霸宠\（女尊 一对一\）

霸宠\（女尊 一对一\）.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 Chapter_7
- Chapter_8
- Chapter_9
- Chapter_10

Chapter_1

霸宠（女尊 一对一）

作者：水之沐

孑然入世

金碧辉煌的厅间，已到达了许多政坛名人以及各大企业富豪。

一身袭肩的黑色礼服，长及大腿，露出女子那晶莹透亮的雪白肌肤，圆滑小巧的肩膀，性感迷人的颈部锁骨裸露在外，粉嫩纤细的修长美腿，以及那丰满的双峰，无一不引诱在场的男人犯罪，更别说那狐媚一般的脸庞，在那巴掌大的面孔上，一双勾人魂魄的双睫带着盈盈的光彩，樱桃般的唇微微上翘着。波浪及腰的栗色长发披散下来，随着女子的走动泛起一阵阵涟漪。

“欢迎各位来宾，郑议员今日邀请各位，不仅仅是请各位来参加他个人的四十素生辰，更是为他今天所要发表的声名作个见证。”随着主持人的抛砖引玉，一位腆着微微发福的肚子，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稳健地走向舞台中央。

“各位来临，今日是我郑某人的四十岁的生辰，很高兴各位能够前来。”待一阵虚无的掌声之后，他继续道：“同时，我郑某人表态，将会继续从事慈善事业，今日，我将捐出我的半数家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以及红十字会奉献我的一片爱心。”一阵发言之后，迎来的是更大的掌声。

道貌伪然，风若情不屑的撇撇那水润的红唇。看着台上那挺拔着身躯，一脸真诚地接受他人赞誉的中年男子，谁能想到他会是那些孤儿的噩梦。

她——风若情今年方二十二岁。不错，她是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可是即使是在孤儿院的日子，却是她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就连这么一点幸福都被眼前这披着羊皮的野狼给摧毁了。

在她八岁那年，孤儿院来了许多衣冠楚楚的大人们，并有很多拿着相机的人不停地按着快门，那不段闪动的光芒刺得她的双眼微眯，头脑发胀。并有人拉着他们孩子，道着谢，并给予拥抱。

当时的她，一直生活在孤儿院，并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只听院长妈妈说，有人给他们捐钱了，对于这些人，她其实是很感激的。

可接下来的日子，却是她和几个女孩的噩梦……

那禽兽的**，那粗糙的双手抚摩到身上的痛感，那发出阵阵腐臭的嘴对着她的唇，以及那丑陋的异物进入身体时那撕裂般的痛感，那长达一个月的黑暗不断侵袭着她的神经，从未间断过……

想到这里，风若情那妩媚风情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丝，让人不不容易察觉的痛苦，那紧握着微微颤动的双手，彰显出她内心那一段不宜人知的悲伤。

今日，是她风若情最后一次出任务……

明日，是她风若情重获自由的日子……

郑禽兽，就在今日，我会亲手将你这畜生撕裂……

右手一个不容易觉察的晃动，那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以惊人之速发出了一根银针，直刺那接受人们称誉的郑某人。

一切，都结束了……

就在“扑通”一声后，伴随着众人的惊呼。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绝代女子华然转身，伴随着那一头青丝的回旋，悄然离开会场。

伴随着秋天特有的萧瑟，风若情身着小礼服，丝丝凉意穿入她那露出在外的粉嫩肌肤。可她依旧感觉不到丝毫的冷意，她的心中充满着激动。暗夜中路灯那灰蒙蒙的光芒将她的身型拉得很长很长，有一种孤单的涩意。

可即便如此又如何，从她出生那日开始，她风若情便与孤单为伍，难道她还怕了同自己一同张大的伙伴不成?

拉下耳边的磁石，微一旋转。

“干爹，我已经完成任务，希望你也能实现你的诺言。”

不错，的确是干爹，是在她八岁那年，从郑禽兽那逃脱后，收养她的人。是他收养了当时狼狈不堪，却不屈服命运的她。

她的干爹——风垣。在如今这社会中不为人知的鹰门少主。

鹰门，光明世界中的暗使，它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存在。存活于这片片光明的大陆已是一千多年，它有着如今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内力武学，远古时代的绝门暗器。鹰门，可以说是大陆的暗神，在暗处维系着陆地上人们的生活。

当时的风垣，也不过二十岁吧，却成了年仅八岁的她的干爹。他给了她名字，给了她长达十四年的不同的人生。

十四年来，她很努力，真的很努力。

她的成长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也出乎风垣的预料。仅仅七年时间，便超越了习武二十年的长辈。

她十五岁便开始出任务，同时也成了风垣专属的情人……

记得她第一个杀害的人，鲜血沾染了她的双手，可是她的心却异常的平静，平静到连她自己都怀疑，自己前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从第一次出任务，至今已是七年了。死在她手上的人不计其数，那死在她手中的人的鲜血，堆砌起来，可以淹没几个她了吧！可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是杀了姓郑的那个禽兽，如若没有风垣的阻止，怕是在她十五岁那年，她便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吧。

走近无人的街巷，来到一片平民区，那简陋的瓦房与她那一身华服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伫立在一破破烂烂的门前，那少有表情的脸上，此时却是浮现一屡真挚的笑容。

张大妈……

那个唯一给了她温暖的女人，那个像妈妈一般温柔的女人，那个在她唯一一次受伤时救了她，并对她精心照料的女人。

离开了鹰门，她风若情竟然没有了立足之地，除了这唯一给过她温暖的地方。

“吱”的一声，门竟然在这寂寥的夜晚打开了，发出刺耳的鸣响。

“若情？你来拉，快，快进来。”那个有着慈祥面容的妇女，在一阵手忙脚乱的诧异之后，忙迎着风若情入屋。

那半垂的黑睫中闪过一道精光与失望，却是没有异议地随着妇女进了屋。

妇女的眼睛飘忽不定，充满着不安，反倒衬得风若情镇定自若。

“口渴了吧，喝……喝水。”

平静无波的眼睫望着那泛着水晕的清水，讥讽的笑容勾起，却也是转瞬即逝，白皙的玉手伸向前，接过妇女手中的水杯，掩饰住了妇女那不安的内心。

微一仰头，以迅雷不及掩尔之势，饮尽杯中水……

她怎么可能不知，这水中加入了鹰门所特有的毒药，无药可解，她怎么可能不知那习惯了十四年的特有气息就在她的周围，她可能看不出张大妈所要掩饰的不安……

精明如此的风若情怎么可能不知道？

“砰”的一声，水杯被一阵忽如其来的劲风扫落在地，一个妖魔般的男子出现在她眼前。

男子神色复杂的盯着她那嘴角溢出的血丝：“风若情，你竟然真的喝了。”

“呵呵……”即使内脏如搬家般穿动疼痛，即使嘴角的血越溢越多，可风若情却依旧笑得妩媚。

风垣啊风垣，虽然可能论武学内力，我风若情不及你，可你却也阻止不了我想做的事，就像这一杯毒药。

细长的手抚上风若情的双颊，擦拭去她嘴角的鲜红，可是却依旧有更多的鲜红沾染。

“你就这么想要离开鹰门，就没有一点不舍？”

“干爹，或者……该叫你风垣，我本就……孑然一身，你说……我会舍不得离开吗？”

“我以为，你会爱上我。”神色复杂地看着这一直孤傲的女子，看着那即将消逝的佳人，竟有丝疼痛袭击而来。

“呵呵……爱上你？咳咳……”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风若情盯着他，盯得他一阵恼怒：“你说，我会……爱上一个心思……如此深沉，心中只有利用，没有……没有爱的男人吗？”

讥讽地一笑：“你知道的，我不会。”很坚定的话语，却是打击到了那妖媚的男子。

是啊，她风若情不是喜欢作践自己的人，没有人尊重她，她自己必须要尊重自己。在鹰门，接受训练，是为了给他们做杀人的工具，而恰巧她的悟性高，肯吃苦，也才得到了风垣的注意，近而成为他的情人。

情人，好听点是情人，难听点便是他眼皮底下的工具吧！

她风若情用得着这么作践自己，爱上这个把自己当成工具的男人吗？

不，她不会，她对他没有任何一点的心动，更别说是——爱！

她要的不多，只是想要家的感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几个孩子，房子可以不大，却一定要充满欢笑。

而她很清楚，这个男人的心太大，却没有她所想要的家的温暖。

不再理会男子那矛盾的表情代表着什么，风若情低头看着已经吓得蹲坐在地上的妇女，那唯一让她对家有了期待的妇女，唯一让她知道什么是温暖的妇女。

“为什么？”为什么要让她唯一一次的心动幻灭？

“他们……他们答应，会帮……帮我的儿子……还债……”妇女颤动的，不安的看着那一脸平静的面孔，没有憎恨，没有痛苦，只有恍然。

原来如此……

一直都是她在自作多情，是她的幻想。她差点自作多情地将她当作了自己的亲人，而她自己却始终是别人眼中的外人。

原来，她一直都是孑然一身啊……

她不怪，真的不怪。她的命就葬送给这唯一的温暖吧，就像是飞蛾扑火，飞蛾扑火呵……

只不过，她再也不想再看这样的世界，不要再看着自己孤单的身影存活了，那样……真的太孤单，太孤单了……

屈服于体内的彻骨疼痛，放弃思考，闭上双睫，再也听不见是谁在耳边呼唤着她……

如果有来生，她依旧会渴望这样的家的温暖，毕竟二十几年的渴求，这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只不过，她会变得更聪明，她会将主动权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

穿越异世

一道华光从天边闪过。

竟是如此，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宁老，你看这……”

“此星看似光华，却暗藏丝丝黑气！终于，终于啊！冥星现世，我冥门少主终于现世了！”老者激动地身形晃动，冥门已是默然上百年，等了上百年，终于让他等到了传说中的少主。激动的泪水滑过那布满橘子皮的老脸。

百年之前，这异世之中有四个鼎立的国家。冥门，作为一个组织，却也是是其中一方的霸主，冥门之中传有绝世的武学及财富，实力相当雄厚，对外的身份也非常隐秘，冥门门主并没有称霸异世的野心，却遭到野心勃勃的三国君王的仇视以及联攻。那场战火延续了三年，似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战争。战争中最苦的是那些无辜的百姓，门主终是决定退出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退出异世，带着冥门隐居于这片世外桃园。数年后，在门主圆寂之时，召集大家，告诉他们，冥门

并不会一蹶不振，要剩下的人勤学武功，积累财富。因为不久冥星现世，冥门少主会带领冥门走向辉煌。

当年他虽然只有八岁，却清楚地记得这承诺，并充满着憧憬。冥门所有的人，都期待着这一刻。他们安心地在这片桃园中练武，珍藏着冥门所有的财富，等待着……

“烈、火、风、殇，你四人立刻动身，前往西盟，寻找我冥门少主，重振我冥门风华！”

“是！”冰冷的睫中闪过期待，四名冰冷至极的女子飞身而去。

老者抚摸着那浓厚的胡须：冥门现世，冥门要现世了……

⊙

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那带着暧昧气息的粉红色帷帐，以及后背传来的硬得撩人的不适应感，脑海中那源源涌来的记忆仿佛要将她淹没。

接受了这一切，就连生性冷淡的风若情也不免有些吃惊。

原来，她确实是死了，只不过她又在另外一个世界生存了下去。

淡然一笑，这一世她仍叫风若情，是风家不得宠的二小姐，这没有什么，反而让她适应得更快，没有亲近的人，没有要在乎的人，为自己而活，很好。

如果说，这一世唯一的好处，那便是在这个叫西盟的国家，是以女子为尊，欧阳家掌握权政，因此，虽然她这具身体已二十二岁，却也不会被逼着早婚，唇微微勾起。

“风二小姐，伊儿还想要……”

冷然地转过头去，发丝黑如墨，眼睛妖媚，眉如细丝，纯红齿白，面如桃花，虽是倾国倾城之容颜，在如今的风若情眼中，却是一个华生生的小白脸。此时他正赤，裸着那白玉般的身躯，分外妖娆。手心轻而柔地在风若情的胸口划着圈圈，风情万种。

风若情双睫微眯，如若是以前的风若情，怕是早沉迷于这样的引诱中不可自拔了吧。可她不是以前的风若情，别说她本身就比较冷

情，就是这男子的容颜再美，却也实则叫她忍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想要致自己于死地的樱粟，她可没有忽视那男子眼底所隐藏的慌乱。想来这风若情的本体，死得也并非没有原因。

不过她并不打算去追究什么，毕竟不关她的事，是之前风若情所留下的风情帐而已。

素手不经意地划出一道弧线，却是轻松的将男子的双手隔挡于外。

“滚开。”轻而柔的声音，吐出的话语却是冷得叫人心寒。也叫那原本极力遮掩惊慌的男子一阵诧异。

抬睫看向那比自己还要美的女子，他一直都知道她很美，冰肌玉骨，明眸皓齿，而更难得的是，这美中带着一股属于女子的英气,剑眉入鬓，红唇轻抿，刚刚枕于脑下的臂膀，还能感觉到那份结实与有力。原本他不就是痛恨这种容貌过人的女子，夺去了他的清白，毁去了他的幸福吗？不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下毒想要毒死她？

怎么会在这一刻，没有了谄媚以及那懦弱的神情，这风若情冷然的样子却是轻松地吸引了他的目光？

“滚开？”以风若情对他迷恋的程度，断不会对他如此说话。

掩去那一份惊讶，潘伊想要再次黏上前去。

“我再说最后一次，滚。”依旧平淡且冷情，可潘伊却依稀觉得这其中带着几分警告的意味。回眸一想，却也觉得好笑，这风若情莫非也懦弱地懂得什么叫警告了吗？

“情主，伊儿……”话音未落，只是一阵天旋地转，潘伊便被扫落在地，没有一丝的怜香惜玉，就这么华生生地裸着那洁白的身躯侧伏在那冰凉的地面。

“来人！”大喝一声，门外闯进两名小厮。

很好，虽然她风若情在这风府没有权势，却也是堂堂二小姐。

“帮他穿好衣服，给他点银两，扔出风府。”

她风若情，一向没有心，更不会对一个对自己有异心的人付出任何想法。一年前，也是他自己因为穷困，卖身于她，既然自愿卖身，就不要跟她谈什么清白廉耻，没有什么谁强占谁的说法，一切都是你情我愿。

之前的风若情喜欢他，忍让他，她可不会……

看着两名小厮将哭喊着的男子拖出房门后，风若情也不再费心思在那上面。手心微微聚力，感觉到有一小团火热，微微运力，感到体内有一团真气的乱串。

看来刚刚进入这具身体，自己的武学真气还不能完全适应。

虽然她不想争什么，却一直很感激风垣，教她习武，让她有了自保以及报仇的能力。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一辈子，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在这一世也是，她必须要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

她就利用两三个月个时间，让自己达到前世的水准吧。

不再多思什么，而是轻松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有多久没有这么舒心地休息过了？前世的她，每一刻都活在仇恨之中，每一刻都活在危险之中，必须让自己时刻保持着清醒才能活到现在。

虽然这一世，她依旧没有感受到温暖，可这样轻松，不用面对朝堂，整日勾心斗角的生活却是她前世所不敢想的。既然来到了这里，她就代替那个软弱的风若情，好好地活下去吧。而在这女子为尊的世界里，男子一生只能属于一个女人，这样的规则让她对于她心目中，对普通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她渴望并决定，她要一个完全忠于她，属于她的男人……

一旦下了决定之后，心也跟着舒缓了下来，静静地入眠……

风家若蓝

来到这奇怪的世界已经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时间内，没有任何来看望过风若情，只有两个相貌平凡的小厮——平儿、丰儿照看着她，还好这两个小厮还算安分，并没有看她不受宠便怠慢她。

虽然在风家，风若情并不受宠，可她并不在意。毕竟都是一些与自己没有关联的人罢了。

在这安静的三个月之中，风若情只是专心地提升着自己的内力与修为，如今，她已基本达到前世的身手。

端坐床前，耳边传来那细微的声响没有逃脱她那灵敏的耳朵。

抬睫看向窗外。

“二小姐，大小姐来看您了。”平儿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风若情在脑海中迅速地搜罗着……

风家大小姐——风若蓝……

她的娘亲——风尚利，风太师。当年西盟的太子太师，但随着当年的太子登基，成为了西盟皇帝，而又未立新主，这太子太师也形同虚设，也只是个虚衔罢了。

如若说在这个风家，真正令人畏惧的是谁，并非是她那名义上的娘亲，而是门外那名义上的姐姐。

西盟国内谁人不知，太子太师貌若潘安，这出众的外表也叫高攀了一户不得了的人家。迎娶了世袭大族蓝丞相家的长公子蓝云洁。并与之生了一个女儿——风若蓝。

风尚利的性子软弱，并未得到多大的提拔。可他与蓝云洁的女儿——风若蓝极赋天资，传闻五岁能书，八岁习武，如今二十四岁，已是西盟国有名的一员武将。加上得到爱子心切的蓝丞相极力的提拔，年纪轻轻便已是兵部侍郎，加上其文才出众，相貌俊郎，前程似锦，已然成为西盟国众男子心目中的良选。

更加上风若蓝并不滥情，二十四岁依旧未娶正夫，只有在她成年之季，女帝所赠送的两名美人。这更使得她成为各名门望族心目中的良婿。

反观自己，她是她那懦弱的母亲**小厮下的意外产物，那小厮也就是她那无缘见一面的父亲。因为懦弱，她的父亲怀孕了也极力地掩饰着，直到快要临盆才传到她娘亲以及大夫君的耳朵里。

她那可怜的父亲在生下她之后，也因心力交瘁而断了气。

而她的出生，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蓝云洁的哭诉，蓝丞相的施压，风尚利那假意的忏悔，都决定了她这个不受宠的二小姐的命运。

蓝云洁因为要维持他那高贵的假善面孔，终究是留下了他，也并未太过苛待于他。

风尚利也未敢再娶妾，风家也只留下了她与风若蓝两条血脉。

而她，也在这样寂寞孤独的氛围下，成为了外人。小心翼翼地成长为一个懦弱无能的风二小姐——风若情。

收回思绪，风若情不明白许久未见的风若蓝怎么会主动找上她。虽说这风若蓝不至于虐待她，可她自恃甚高，并不会主动搭理她这个令她蒙羞的妹妹。

“进来。”

再回睫，只见一如玉般的女子迈着幽雅的步伐踏了进来，只能说是基因好，加上常年习武，风若蓝的美貌中加了点硬朗与结实，这也使得她显得更加挺拔。难得的是那硬朗之中所夹杂着的儒雅气质。那袍蟒衣袍使她更显尊贵，真乃一“翩翩公子”啊！

不怪乎迷倒如此多的大户公子……

就在风若情打量风若蓝的同时，风若蓝也注视着她……

风若情那无波的打量叫她诧异，这是从前那不敢直视自己的妹妹吗?

这个妹妹依旧如此美丽，怕是在西盟境内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她媲美的人了吧，可是他那无能的个性实则让她瞧不起，加上母亲的关系，虽不至于排挤她，可也不与她亲近。虽然见的次数不多，可她总感觉，这个妹妹，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有事吗？”淡如菊，却带着刻意的疏离……

收回打量的目光，拍了拍那有着些细茧却依旧修长的玉手，身后的两名小厮双手分别捧上一只玉盘，其中一只玉盘上摆放着一件做工

精细的紫色长袍，另外一只玉盘上摆放着金灿灿的首饰，华丽夺目。

面无波动，只是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她的姐姐，等待着她的解释。

在这相持中，终是风若蓝败下阵来，先开口道：“明日宫中盛典，女帝要求二品以上官员携家眷参加，你可别给风家丢了脸面。”

得不到妹妹的任何反映与面部波动，风若蓝终有些恼怒，甩了衣袖，转身离开。

风若蓝，依旧是沉不住气，铸不了大气候啊……

看着那摆放在桌案上的礼物，风若情没有一丝心情的波动。毕竟，这一切……与她无关。

但是，为了今后平静的生活，也为了真正地了解这个世界，融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她必须扮演着这个懦弱平凡的角色。明日，她会穿上这身衣服，去参加那所谓的盛典，去见一见那名叫欧阳井华的女帝，以及古代的上流社会。

那无华的眼中，闪过一道精光。

⊙

翌日，风若情刚刚起床穿戴整齐，便有小厮从前厅来传唤。

待风若情到达前厅时，便看到她那所谓的娘亲与姐姐，以及“后爹”已经等候在那，除了她那保持儒雅气质的姐姐一脸淡漠外，她的娘亲与“后爹”全都一脸的不满。

可她不知道的是，她进屋的那一刻，背着初晨的余辉，一身紫色长袍，那随意用发带绾于脑后的乌黑发丝，有一缕垂于耳际，竟是使她的英气多了一股轻柔，可加上她那淡雅如菊的气质，却丝毫不感到不突兀。这样的景象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产生的震撼，这风华足以震慑所有人的心魄，引发嫉妒。

“母亲大人、父亲大人。”不吭不卑，有着风若情的风采。

一声叫唤，拉回了他的惊艳，却也由此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嫉妒与仇视。一个下人的女儿，却有如此倾城之容颜，

“翅膀长硬了，竟然让长辈等你一个人呵……”

连睫毛都没抬，风若情便作辑弯腰：“是若情的不对。”这声认错认得十分及时又真挚，倒让准备长篇大论的蓝云洁一时与噎，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如若是从前，他数落几句，这风若情早就瑟瑟发抖，不知所措了。这更显得她没有大家的气质，也显得他以及他的宝贝女儿的尊贵，这如今……

这还能说下去吗，对已经认错的人不相饶，继续数落不是显得他对待晚辈太过苛刻，这面子一向是他蓝云洁的软肋啊！

“咳……咳……走吧走吧……”风尚利的额头微微出汗，小心翼翼地陪着笑，看着她的金饭碗，她的夫君。

看来她这无能的娘亲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也并非全然没有原因啊，毕竟这看人脸色，懂得见风使舵，有时比掌握真才学更加吃香呢。

不过，看着蓝云洁吃瘪的模样，风若情嘴角微扬，看来，换了个时空，依旧保留着她那魔鬼般的性子啊！

知道身后有道疑惑的目光，但风若情并不想理睬，毕竟风若蓝不是她的敌人，也不够资格成为她的敌人。

她不想屈居人下，却也不会在此刻孤立无援的形势下打草惊蛇。是以，她不会显露全部的自己，但以她的脾性，要她完全做个懦弱的风若情，还真是有点难度，以往的强势也叫她无法忽然的转变。看来如今只有忍耐，走一步算一步，等到自己的羽翼全部丰满，她便不会受困于这小小的天地……

一家人就在诡异的环境下，一同踏上了入宫的马车。

只不过，她风若情被隔离在他们身后的马车，可这又如何，并不影响她风若情丝毫！

宫中盛宴

初入宫门，便可见皇家权贵。

雕梁玉栋，在日光下闪闪灿烂的光芒，刺得人微眯双睫。

真的是不论哪个朝代，不论国家富强与否，这代表统治者地位的牢笼都同样的奢华……

虽说他们风家已是来得很早，可宫门内依然布满阵仗，各个平日里嚣张万分的权贵大族，此时都是全家族出动，穿戴整齐且礼仪万分，想在女帝面前讨个喜头。

不久，他们便被宫中侍卫请到了玉锦园，一同等候女帝的驾临。

玉锦园内已经是安置妥当，四周花团锦簇，那环绕四周的艳丽花朵，散发出阵阵相香气，可谓缭绕。环绕四周的奢华桌椅极尽气派，每张桌上皆整齐地摆放着诱人水果与散发着醇浓香味的陈年美酒。且每张桌子后面皆笔直地站立着两位厮从，这些厮从皆统一身着粉色修身长袍，显现出男子那柔媚的腰身与妩媚的身躯。

或许在别人眼中，那些男子真可谓上等姿色，可风若情的寒毛却是悄悄地竖了起来，即使已经适应了三个月，可她的审美观依旧没有转变，这样细腰娇媚的男子，仍然使她直觉怪异。

玉锦园的台阶之上，放置着一张龙椅，那龙椅上刻着栩栩如生的长龙，周边镀着一层金色，在日光先奕奕生辉，彰显着皇族的气派。看来，这龙到哪都比较吃香啊……

不理会其他人或是诧异，或是惊艳，或是嘲笑的目光，风若情淡定地落座。风家在龙椅左排第二张桌子，而她的姐姐蓝家则是在龙椅的左手侧，他们风家的旁边。

看来有了蓝家的扶持，风家的地位也不可小瞧啊。

片刻后，一个个穿戴整齐的官员们携带着家眷纷纷入场坐于自己的位置上，按照品阶依次往后。

离预定的辰时还有半个时辰，玉锦园内便已是坐满西盟国的高官。

看来，女帝的宴请，没人敢迟到啊。

光鲜亮丽的官员们，以及花尽心思装点自己的官家夫君、公子、小姐，使得这玉锦园如百花齐开，分外妖娆。他们皆是端坐于自己的

位置前，偶尔侧耳低声交谈，显示出良好的气质与风度。

可在这百花之中，要说谁是这百花之王，那当属我们的正主——风若情。

不时有官家公子悄悄地将目光投向他，可在得知她的身份后，倾慕便成惋惜。

能够来到这的，大多都是名门公子，他们将来并定要找个龙中之凤，才能完成家族赋予自己的使命。再美的女子，没有了高贵的身份以及似锦的前程，定是入不了族门之眼。再喜欢，也只能放弃，这便得到富贵同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啊！

“女皇陛下驾到……”

撩亢的声音传来，传遍整个玉锦园，使得众人停下嘴边毫无意义的唠嗑，整了整仪容纷纷站立起身，共同迎接西盟国最尊贵的女帝——欧阳井华。

风若情用余光瞟向前，她从未见过这个传说中的明君，也没这个资格。听说她二十一岁登基为帝，在这二十年期间，将西盟国打理得仅仅有条。只见她身着金黄色蟒袍，那略微发福的腰部系着一根银白色的腰带。墨黑的长发被高高地挽起，用一跟黄灿灿的金线丝绸束于脑后，丝毫不苟地整理于脑后，没有一根滑落……

岁月的痕迹在她脸上留下淡淡的隐记，却丝毫不减她那属于女帝的霸气。

用风若情的话来说，就是“星味”，欧阳井华就像那些越老越有韵味的明星，丝毫不会被岁月所淹没。

“参见女皇陛下，祝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前呼后影应，真有点国家领导人巡查的味道。

女皇欧阳井华在这声势浩荡中步入大厅，迈上台阶，走向场中最高的位阶。

“众爱卿平身，赐座。”女皇欧阳井华待坐定后，微微扬手，让众人坐下。

接下来，便是各大家族炫富的时刻。众人皆是奉上自己所准备的“小礼物”，口中说是“小礼物”，却是每一件都能匝死一堆平民老百姓。

夜明珠、金佛像以及一些搜集来的奇珍异宝被一件一件地抬上台阶，供女帝把玩。

风家也同样不甘落后地贡献了一份玛瑙项珠……

看着一个个家族在台上如猴耍般献宝，讨好着那隔虎观斗的君王，风若情便觉得无趣，这些珍宝在她眼中，只是平凡玩物罢了，前世她见过得太多，多到没有了收藏的冲动。

接下来便是寻常的歌舞戏耍，只不过是规格相对较高而已。

一声躁动，只见一身着绿色丝质罗裙，面色白皙，一对灵动的双瞳，俏皮可爱，眼梢调皮地上翘着，眼睫毛一根根浓密得像扇子一般不停地扇动着，那纤瘦的身段更是如当今的男子般动人。

可令人群躁动的并非是他的美貌，毕竟这样的容貌不算顶级，只算得上娇俏可人而已。光风若情的容貌便是美上他千倍百倍。

令人们诧异的是，这面容俊俏的年轻公子，正是当今女皇最为宠爱的儿子——年仅十七的九皇子欧阳耀华。这九皇子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乃当今女帝最为宠爱的凤君之独子，从小得女帝与凤君宠爱，为人单纯也也骄慢。

如今，他作舞者装扮上台，令众人甚为诧异，不知这鬼马般的九皇子又要搞出什么名堂。

“听闻风大小姐琴艺超凡，不知可否为耀华弹上一曲？”

原来这场女帝宴请并不单纯，而是华生生地相亲会呀。

风若情转睫，看着势在必得的九皇子，以及一脸疑惑的风若蓝……

好戏啊，真是好戏……

面对堂堂九皇子的邀请，风若蓝还不至于有那胆子拒绝，她走上台中早已为她设置好的古琴，抚袍坐了下来。

只见指间如精灵般在琴面上跳跃着，流淌出如溪水般遄遄流动，如展翅的蝴蝶挣脱厚茧，在空中扇动着那美丽的翅膀，自由地飞翔。

随着这悠扬的琴声，欧阳耀华也翩翩起舞。

舞步轻盈、婀娜多姿，浪漫优美，可谓风情万种。

不得不说，这舞步给这相貌不算特别出众的九皇子加分不少……

“啪啪啪……”不知是谁开的头，总之待二人停下，全场掌声如雷般哄响，谄媚的话语也如洪水般涌现而来。

“九皇子此舞真可谓独一无二啊……”

“九皇子的舞步，加上风大小姐的琴声，真是天作之和啊……”

“……”

不愧是混到二品以上的官员，懂得查颜观色，已是懂得女帝此举的目的，无非是想撮合九皇子与风若蓝，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迎合女帝心意而已。

“好好！”女帝激动地出声：“风侍郎真是文武全才，我西盟之人才啊！”

又是一阵大大小小的附和声。

轻抿着茶水，风若情幸灾乐祸地看着她那局促的姐姐，怕是她也是想明白了吧。只是不知道，她能不能为了风家，接收了这个难缠的九皇子。

不出预料，自那场盛宴后，欧阳耀华频繁出入风家，而风若蓝也常常被唤入宫中……

对于这种情况，性情淡漠的风若情一向不予理睬，毕竟不关她的事。可谁知道，这欧阳耀华最后却是扯上了最为无辜的她的身上……

大闹风府

莺歌燕舞，满园春光。

风府一隅，一座别具风格的古亭。绿色蔓滕缠绕在那古意盎然的廊檐之上，衬出片片生机。午后的斜阳透过那层层蔓滕倾洒在这古亭

之中，仿佛和蔼的母亲正在轻柔地抚摩着自己孩子的脸庞，格外舒适。厅中的摆放也十分考究，用材皆上等。

“妻主大人，你看，这是诺巧刺的鸳鸯，可符妻主大人的心意？”温柔地快要滴出水来的声音，来自于亭中身着粉红衣衫的貌美男子，那柔若无骨的身子正倾靠在一旁的风若蓝身上。

风若蓝低垂双睫，看着美人娇羞的面容，抿唇一笑。

接过他手中的鸳鸯坠，端摩一番：“诺巧真是心灵手巧，这鸳鸯真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说完便将那鸳鸯坠挂于腰带之上。

“妻主，这是宫中送来的极品云雾，连菲已经沏好，妻主尝尝。”不甘被妻主忽视的声音随即响起。

不同之前的柔声细语，此男子那撒娇的口吻，配上那副狐媚的面孔，足以叫天下女子捧着大把银子，只为搏他娇媚一笑啊。

这名唤诺巧、连菲二人，正是女帝赠于风若蓝的两名侍妾。

而这一柔一魅的极品男子，却全部集中在这小小的亭阁，聚集在这小小的风府之中。大多数女子所喜欢的类型全部收于风若蓝的座下，不得不说，她的艳福着实不浅。

在这午后斜阳照射，美人相伴，本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总会有那么点不协调的事情发生。

“你们这两个小贱人，不是叫你们离若蓝远一点的吗？”真是震耳欲聋。

这样的魔音在这一个月内，在风府不时地发生。

只见欧阳耀华一身华服，身后跟随着四名侍从，声势浩大地前来。那一脸怒容，着实与他那可爱的面孔不符。

“拜见九皇子。”亭内，亭外所有见到这女帝最为忠爱的皇子，虽然头疼，却也无奈地行礼。

欧阳耀华走上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诺巧、连菲二人踹倒在地。

“你们最好搞清楚，你们只是我母皇送与若蓝的下人，根本没有资格出现在本皇子的面前！”

“妻主大人……”诺巧、连菲二人并不愚笨，知道与这蛮横的九皇子争论下去得不到什么好处，娇艳欲滴地转向风若蓝。

风若蓝搀扶起受到惊吓的二位美人，面上隐忍的怒气。

“九皇子，这是我风府，他二人是我风若蓝的侍妾，请九皇子自重！”

这月余来，不间隔地被唤入宫中陪着这九皇子玩闹，自是知道女帝打的主意。老实说，一开始她对这事并不排斥，以她如今的容貌、地位，是极有可能迎娶皇子的，而她早已有着这方面的准备。

她风若蓝本就对朝政有着极其高的期许，娶了女帝最为宠爱的九皇子，对她的仕途有着极大的帮助，而且这九皇子虽是蛮横，却也天真烂漫，她对他也并非那么排斥，甚至有一丝欣赏。可是这月余，欧阳耀华不断地干涉她的领域，甚至动起了她的侍妾。

虽说对诺巧与连菲谈不上爱，可他们两人代表了她作为女子的尊严，而她风若蓝是个极其要面子的女人，她不会让男子爬上她的头顶为所欲为，即使是皇子也一样。

尤其在风府下人面前，她更不能丢了颜面。

“风若蓝！你竟然敢这样说本皇子！”欧阳耀华气极：“众人皆心知肚明，本皇子看中了你，不久母皇便会下圣旨完婚。本皇子绝对容不下他二人继续留在风府，我命令你现在就将他二人给送走！”纤纤玉指指向那瑟瑟发抖的二人。看着九皇子那步步逼破的模样，真为那处于刀尖的两位低声哭泣的美人感到同情与惋惜。

这些年来，风若蓝只有诺巧与连菲二侍妾，此二人心计手段可见一斑。这时，他们倒是同仇敌忾，双双倚靠在风若蓝身上，只是含着叫人心碎的泪花，猛摇着头……可却比说上千言万语更叫人心疼。

“九皇子，这一点，怕是在下不能做到！”风若蓝自是不会在自己男人面前失了面子，如果他连跟了自己将近十年的侍妾都保不住，那

她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

“你……”欧阳耀华怒瞪着风若蓝，两人皆不甘屈服：“风若蓝，你以为本皇子非你不可？”

“在下没有这么想！”

“好，很好！”欧阳耀华转过身去，大步离去。

而身后的风若蓝也并未阻拦，她只当欧阳耀华是在耍性子罢了。

没有人注意到，欧阳耀华那一闪而过的失望。他在十岁那年，便见到了当时年仅十七的风若蓝，尤记得当时她以一人之力扳倒宫中两名高手，当时落日的余晖洒落在她的身上，竟是如此迷人。原来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完美的人……

经过打听，他知道了她是西盟国的天才。五岁能书，八岁能武，不久的将来必将是西盟的重要支柱。越是了解，越是觉得这样完美的女人只适合他这个西盟国最为尊贵的皇子。

他的心自从那一次便坚定了……

他告诉母皇，他要这个女人做他的妻主。

母皇笑了，直夸他好厉的眼光。

所以这七年来，她的婚事一直拖着，正是为了等他及笄。

正因为这份期待，这份欣赏。所以他无法容忍她的身边有别的男人，特别是在他来了之后！

想到风若蓝那决绝的面孔，欧阳耀华心中的怒火直往上蹦串着，狠跺着脚，仿佛脚下的花草与他有仇一般。而他身后的侍从也只得无奈地跟着这位小天皇，尽量做个隐身人，别一不小心惹他注意，遭他蹂躏……

一道浅淡的人影华生生地从他们几人身旁悄无声息地飘过……

如若是往常，欧阳耀华看到这个现象，只是跳跳脚，怒骂几声也便过了，但是很不巧，此时此刻，他正处于怒火中烧之际，正需要找个素材好的东西烧一烧才能解恨。

“风若情，你这个低贱的女人，连你也敢轻视我，你给本皇子站住！”猛转过身，双手恨恨地插着那纤细的腰身，对着那快要消失的身影大叫道。

那淡蓝色的身影没有一丝的停顿，依旧我行我素的向前走去，眼看就要消失在转角处。

“你们……你们快去给我把她抓回来！”依旧如以往一般被忽视，从前是觉得她是风若蓝的妹妹，是个不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必要因为她丢了自己作为皇子的贵气，可是今天，本就与风若蓝闹翻，他才不要顾及那么多！

看着飘在自己面前的四个武功不俗的人，风若情无奈地叹了口气。

在这一个月，她过得可是如鱼得水，在这女尊的世界，她作为女子要出门并不会受到限制，上一世，她一直想过着平凡人的生活，闲散的时间喝喝茶，种种花。这一个月，她是充分享受到了，而现在，她也正赶着出府再去购些花草种子。

生活可谓闲适……

而那九皇子在她看来，只是个小男孩，要她向他下跪，还真不想。是以，每次见着他，都加快脚步，早些离开。虽然她想在这四人手中逃脱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她并不想那么早就将这份闲适的生活抛去，既然大家都认为她是个无能的风家二小姐，她也没有必要反驳不是。

跟着四人回身去那骄慢的九皇子面前，希望他不要太过废话才好啊……

欧阳耀华

被四位猛将领到面前，面对欧阳耀华的瞪视，风若情依旧不咸不淡。

欧阳耀华这是第一次仔细端详风若情，之前他总是将目光投在风若蓝身上，从未去注意其他人。他知道她是风若蓝的妹妹，也听别人

说过她的美貌，可更多的是惋惜她懦弱胆小，上不了大台面。与风若蓝简直是一天一地。

如今近距离看她，才知道她有多美。

本以为风若蓝已属绝色，却不知真正的绝色是什么。她虽只是身着素色衣装，头发也只是用素色麻绳束起，完全是乔装寻常百姓的打扮，可这却依旧遮挡不住那绝色容姿。美如冠玉，国色天姿，都不足以来形容她的美。

直到看见美人眼中的一丝不耐，才缓过神来。脸庞微微发红，暗自唾弃自己：又不是没有见过美人，宫中美人无数，虽然不及她，却也仙姿佚貌，今日怎么会这么丢人！为了遮掩自己的失态，欧阳耀华怒视着她。

“风若情，真是大胆！刚才没看见本皇子吗？”

在宫中当了十七年的小霸王，不论奴才还是官员，哪个见到他不是三跪九拜，极尽讨好之势，而他也习惯了人们的拜摩，在西盟，除了母皇与父皇，他便是宫中无人敢惹的小霸王，就连东宫王后都让他三分，如今一天之内，先是遭到风若蓝的训斥，再则是风若情的无视，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没看见。”

“什么？”

“没有看见。“风若情极有耐心地重复一遍。

平缓致极，依旧没有一丝浮动。

欧阳耀华嘴角抽搐着。

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堂堂九皇子就这么容易叫人忽视？就这么路人甲乙丙？而且还不止一次被忽视！可看着风若情那坦诚的目光，仿佛她真的是没有看见他，那明显说谎却叫他没有办法。

“那……那现在看见了？”

“恩，看见了。”轻缓地点了点头，是啊，看见了，然后呢？

风若情“恩”完一声，不明所以地望着他。

这明显装傻的功夫，叫欧阳耀华跳脚的力气都没了。跟她说什么？难道要教她，见到皇子要下跪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吗，这真是太丢他九皇子的面子了！

“你……你这个……你……”

无奈地翻了翻白眼，真是小孩子，一点抗击力都没有，和他说话简直是浪费时间啊！

“九皇子请小人过来，就是想问小人瞧没瞧见您吗？如今问完了，小人可以离开了吗？”她可没有时间陪他在这儿磨蹭时间。

“不可以！”看着风若情那将他不放在眼里的神情，他心里真的是十分不爽。

“恩？”望着他，不知道他还要耍什么脾气。不去烦她那出色的“姐姐”，来烦她做什么？她应该没有招惹他吧，每次见着他过来，她都不动声色地飘过去。尽量不去惹他注意，她不想跟宫中任何人扯上关系，更准确地说，她不准备与任何人扯上关系。

依照她的性格，如今已是极力忍耐，可如若真被人当作好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她也不会手下留情！

那睫中微微一闪的冷光，竟然让欧阳耀华一个哆嗦。

“你……你要去哪？”刚说完，便再次唾弃自己。面对她那平静无波的眼神，他怎么这么紧张，他的蛮横与凶悍呢？面对风若蓝，他都可以凶悍的抗争，可面对她，却觉得自己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他的蛮横全部都变成了不成熟的表现。

“九皇子连小老百姓的闲事也要过问？”没有不满，也没有烦躁，只是很平常的询问。可隐藏在这句话中的深意，便是指：你是不是太闲了？

“不管你要去哪，都必须将本皇子带着！”不知怎么，他就是不想风若情这么忽视自己，他就是不想这么轻易地放她走。

风若情奇怪地瞄了他一眼，便不再理他，转身漫步离开。

再一次被华生生地忽视，欧阳耀华咬了咬牙：“你们四个，不要跟在我后面！没叫你们，你们别出现在我面前!”说完，留下四个面面相嗤的人，紧步跟上前。

而那四名被丢下的侍从只地无奈地隐于暗处，保护这个让人头疼的九皇子。

⊙

“你……你等等！”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风若情，欧阳耀华简直气极，真是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就连风若蓝与她在一起，也多处忍让，尽量迁就他。就连母皇也处处惯着他，何时有人会这般待他?他怎么会一时赌气，跟来受这个活罪！

可人总是那么犯贱，别人越是不搭理，自己越要往人家身上靠，用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这每个人的恶性，连九皇子也不会例外。

风若情走进一家商铺，挑选了一些一叶兰与虎尾兰的花种，斜光瞧见欧阳耀华已气喘吁吁地跟上，且一脸不满地盯着自己。她不禁觉得好笑，果真是小孩子。

“现在我要回府，你也要跟？”看着那一双越来越大的圆骨碌，风若情挑挑眉，自顾自地踏出店铺，朝着来时的路离开。

而欧阳耀华则是累极，没气到风若情，却叫自己一肚子火气。

想他堂堂九皇子——欧阳耀华会就这么受这个闷气吗?

答案是——当然不会。

而暖阳之中，漫步回府的风若情，却觉得一阵阴风吹过……

皇子找茬

如今已是初春，春蛙秋蝉，柳绿花红。

风府的情居阁，乃是风家二小姐——风若情的居所。府中上上下下全都知道，这情居阁在府中并不受宠，只要是稍微有出头想法的小厮，都不愿意将青春埋没在那个地方。因此，如今这情居阁只有平

儿，丰儿这两名最老实的小厮，在不明所以的情况被其他人“设计”了过去。

看着那在本是荒漠的庭院中忙碌的二小姐，平儿与丰儿相视一笑，其实，服侍二小姐并不如大家所说的那般可怕。

之前的二小姐，懦弱胆小，在外受了气，有时会拿他们俩个下人出气。可自从那日，二小姐将她最为宠爱的潘伊给踹下床，并撵出府后，有些无法说明的事情在转变着。

二小姐变得不同了……

二小姐变得冷漠了，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却不会为难他们；二小姐变得淡然了，却偶尔透露着一丝人气；二小姐不再忠于男色，且爱上这些花花草草……

总之，这样平和的二小姐，这样对他们不予理睬的二小姐，却更让他们觉得亲近与安心。

经过二小姐的整修，这荒凉的情居阁已是充满生机，绿意昂然。风家主人对于这情居阁一向不在意，当初建造的材料也是能减便减。这庭院本就只有一池碧蓝的池水清澈见底，池水之上的木质拱桥横跨在这水光涟艳的池水之上。在二小姐的吩咐之下，买回了些金鱼与鸳鸯，并在池水的四周移植了许杨柳，扶柳的垂条如春仙子那细嫩的双手，轻柔地抚摩着大地，抚摩着这平镜一般的池面。

不知二小姐从哪找人的木匠，前几日在情居阁内不停地敲打着，制出了一条实用却不奢华的木舟，平日里，二小姐时常躺于木舟之中，闭着双目，沐浴着温暖的斜阳，听着鸳鸯互诉衷肠，听着池中鲤鱼相互嬉戏……那时轻松且自在的二小姐，真的是太美太美了，让他们舍不得松开目光，就这样紧紧地跟随着……此时，木舟则静静地漂浮在池面之上，隐蔽于那斜阳垂柳之中，一阵微风徐徐吹来，引得垂柳左右摇摆，轻缓地浮扫着木舟与池面。微风过后，一切随即宁静了下来，一切静谧如画，让人如痴如醉。

而变化最大，并非是这池中物，以及这木舟，而是那假山环抱，树木葱茏的前院。前院之中已被二小姐种下了许多少见的花草，繁花似锦，暗香疏影。每次微微靠近，便能闻到一阵淡淡的清香，顿时叫人神清气爽。

平儿与丰儿看着这枝繁叶，花团锦簇的情居阁，以及那此时正忙碌于花草之中，叫人难以移开目光的倾国美人，顿时觉得能够服侍二小姐，是多么幸运的差事……

“风若情，你这没用的女人。哪有女子整日摆弄这些没用的东西，你真是丢尽了女子的脸面。”极尽嘲讽之能事，这也是近日来，屡见不鲜的开场白。

平儿与丰儿不用看也知道，那惹不起的主儿——九皇子来了。

拜见完之后，便静静地退至一旁。并非是他们没有护主之心，而是他们清楚地知道，面对这刁横的九皇子的故意找茬，二小姐并不会受到任何欺负与损失，反之，往往是这九皇子被气得跳脚。只是不知，怎么这九皇子越挫越勇，往这情居阁跑得也越来越勤……

听着这扰人清净的魔音，风若情并未停下手中的工作，甚至连头都未抬一下。

面对风若情的无礼，欧阳耀华从一开始的气愤，已是无奈。而这样彻底的忽视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内心那几乎要熄灭的烟灰又开始往上冒。明明他可以强制那该死的女人服从他，对他跪拜，可是他就是不想用武力来逼迫她屈服。认识她到现在，他尝到了什么叫忽视，也尝到了什么叫平凡。在这个女人的眼中，他可有可无。不，准确的说，应该是无比有更好。面对这样的忽视，他好不甘心，他不希望在这样的女人眼中看到蔑视，他希望这女人能像其他人那般，怕他，宠他……

想到这里，他又气愤的要命，自从那日被耍了一道之后，他朝这风府跑得更勤快了，说是来看风若蓝，却每次都要找各种借口来这情居阁。对于风若蓝，他更多的是敷衍，而对于风若蓝那两个侍妾，他

也只是每次瞪瞪干眼，没再采取任何手段，应该是没有那份心思与精力。如今他的心思与精力全部放在如何引起风若情的注意之上。而每次来这这里，都要受一肚子气回宫，他还真是自找罪受的疯子。

“风若情，你就那么无能？女子就该有远大的抱负，出入朝堂，光宗耀祖！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姐姐一步一步往上爬，你就一点也不感到羞愧？”作为女人，最为尊贵的便是尊严，他就不信，这风若情被这样拿来对比，依旧能无动于衷！

可是，等了半天，除了天空传来一阵“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再无其他……

不顾那脏乱的泥土会抹乱那华贵的长袍，欧阳耀华直接冲入花阵之中，抓起手边的花草便扔在脚下使劲地踩着：“我叫你种！我叫你种！……”

此时的九皇子，便如同无理取闹的孩童，骂不过便动手。而面对这种幼稚的行为，风若情也并未多加阻拦，只是这么看着他，看着他踩完一把，再去抓下一把，重复着这样的举动，听着他口中的咒骂。

她不想去回应，她毕竟见过各种各样的世面，知道这其中隐含的淡淡的不寻常。她隐约地感觉到这顽皮的孩子，对她那份不寻常的情感变化。她没有必要去挑明，也没必要可以去扼杀，这是他的事，与她无关。她不能阻止别人喜欢她，却可以控制自己。她清楚地知道她需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知道，她不需要什么……

在那疯狂的孩子累极，停止手中的摧残后，风若情淡淡地开口：“闹完了？闹完就请回宫吧，平儿、丰儿，送九皇子出府。”说完，便不再多看他一眼，处理着那些残枝败柳。

依旧是没有生气，连语调都如此平缓。

欧阳耀华的心中，竟升起了一股悲凉。他竟然激不起她一丝的反映，就连恼怒都激不起啊！原来，她是真的不将他放在眼里……知道了这些，他为什么会有一种想要哭的感觉……

“风若情，你这个混蛋！”迈开大步，离开这没有他一丝落脚之地的情居阁。

而他的背影却也如此悲凉，因为得不到哪怕是一丝的凝望与注视，就这样，孤独地消失在这百花之中……

平儿与丰儿此时才有一丝明白，原来，二小姐并非是淡然，而是她根本就没有心，没有将任何事物放在心里啊。无奈地摇了摇头，便跟上九皇子的步伐一同离去。

诺巧有孕

圆形的香木床上，躺着一位轻柔娟秀的男子，他的眉头微微皱起，面目苍白，顿时叫人心生怜悯。他的身上铺盖着一层轻而透气的蚕丝被褥，淡粉色的床蔓微微敞开，床边跪伏着两名十三、四岁的小厮，正满脸的不安

一阵急缓的脚步声，使得两名小厮如秋天里残留在枯枝上的残叶，正被秋风吹拂地瑟瑟发抖。

“怎么回事？”风若蓝踏入屋内，看着床上那双目紧闭的人儿，眉头形成一个川字，转目投向那床前的人儿。风若蓝的身后跟着一位老者，以及连菲。

“回大小姐，诺巧侍君他……他忽然晕倒在庭院中，小人……小人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说完，赶紧趴伏地面，几乎整个身子都贴在地面上，不敢再看风若蓝。谁人不知，诺巧与连菲两位侍君跟了大小姐将近十年，虽然没有人明说出口，可大家都知道，他二人是大小姐眼前的红人，得罪不得。他们两人被分来伺候诺巧侍君，诺巧侍君温婉娇弱、讲话细声慢语，却叫大小姐疼进心坎。平日里送入房内的赏钱绵绵不断，他二人从中得了赏赐也是其他房中小厮的几倍。可见诺巧侍君的得宠程度。如今出了如此差错，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还不赶紧去医治？”

诺巧平日里温柔大方，深得她心。且将近十年的相处，毕竟也有些感情，此时看着平日里对自己轻声慢语的可人儿一脸病态地躺于床

上，竟是如此凄美，仿佛一转眼，他便会消失。内心不禁一阵紧缩。

“是！”大夫赶紧上前，轻搭腕脉。

“怎么样？”风若蓝急切地询问着。

年逾古稀的年老大夫，忽然轻笑出来，就在风若蓝要发火之际出声：“恭喜风侍郎，诺巧侍君他有喜了！”

如雷鸣灌耳，将风若蓝震在一旁，久久回不过神来。而一旁的连菲则是美丽妖媚的双目微微眯起，思索着……

怎么会，每次欢爱之后，他总是会让他们喝下避孕的汤药，将近十年没有出过任何的意外，为何会在此时？莫非是上一次醉酒之际惹的祸？没有想过会让他们生下自己的孩子，可这身孕意外的到来却也叫他有着一丝惊喜，可想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她便会迎娶九皇子为正夫，便为诺巧以及孩子的处境感到忧虑。

而就在他苦恼之际，诺巧缓缓地睁开双目。“妻主大人……”见自己朝思慕想，几日未见的妻主便在眼前，急忙想要起身拜见，却因身体乏力而跌落床前。

风若蓝赶紧上前，扶住美人。

“妻主大人，诺巧刚刚迷迷糊糊的，好象听见大夫说……诺巧有身孕了……这是真的吗？”

看着诺巧那期待又害怕的目光，风若蓝点了点头。她将右手轻轻地放于诺巧的腹部，那里面孕育着自己的孩子啊。

听到肯定的答案，诺巧激动地轻眨着双睫，面上呈现出掩饰不住的惊喜，随即被恐慌所覆盖：“妻主！求你让诺巧留下这个孩子，诺巧想要这个孩子，诺巧不会打扰妻主和九皇子，诺巧只想要这个孩子，呜呜……”

“这个孩子，会留下的。”看着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诺巧，风若蓝终是决定服从自己的想法，留下这个孩子。“你好好养身子，定要将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其他的事情不要操心。”哪个豪门子女在娶正夫

之前，不娶几门妾室，不生几个孩子？相信这九皇子也不会太过纠结与此。

“恭喜弟弟了，如今可不是一个人了，定要将身子照顾好才是啊。”连菲摇摆着那水蛇一般的柔软腰身，妩媚的上前道贺。“妻主，我连菲与诺巧情同兄弟，等会连菲想留下来照顾弟弟，可以吗？”柔若无骨的身子倚靠着风若蓝，口中的温气轻轻抚过她的耳际。

诺巧与连菲相视一笑，交流着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汇容。

片谀，待所有人都退下之后，连菲也不再隐藏个性，直接坐于靠近窗前的案桌之上：“诺巧，你倒是好厉的手段，什么时候怀上的，连我都不知道？这是风若蓝的骨肉吗，我真的有些怀疑哦……”

“是与不是并不重要，只要帮主子阻挠了风若蓝与九皇子的结合便是。”此时的诺巧不再是柔弱地不能起床的美男，而是目光锐利，面目清冷的冷玉公子：“风若蓝身后代表着蓝丞相一族，而九皇子则是代表着凤御史大夫一族，主子定不会让蓝家与凤家结合，你我待在这风府将近十年，正为了今日的存在！”

连菲低垂着头颅，转动着手中的杯子，无奈地轻笑出声：“诺巧，原来你才是最狠的人。只是怕你也没有想到，风若蓝会留下这个孩子吧。”他由记得第一次见到风若蓝，他便被这个风度翩翩的女子所吸引，那温文儒雅的气质，那份博学与才华，无不叫天下男子抨然心动，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世间有如此出众的女子，才会引起主子的注意，而他们两人，也才有机会，被送到她的面前。

或许一开始，他的心思并不纯正，可安逸的十年，叫他遗忘了自己的身份，遗忘了自己的任务，如若不是前些日子，九皇子的频繁出现，以及主子暗中传送过来的任务，怕是他自己都觉得，他只有一个身份，那便是风若蓝的侍妾吧。

诺巧微微躲闪着连菲那探索的目光，看向窗外。

眉目清秀，气韵静幽……

“即便如此又如何？无论她的意愿如何，这孩子的事情终将传到九皇子的耳边，而这孩子注定来不了这个世界。”那幽怨而无奈的目光震慑了连菲。她如何不知，将近十年，连菲对风若蓝已经产生了感情，而他也是人，也是个卑微的男子，他又如何不期望有个爱自己的妻主，平平稳稳地生活一辈子呢？

可是，主子不会允许，从他们被主子收留的那一日，便没有了可能。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便是帮助主子巩固春秋大业，如若背弃了这一份价值，他们也便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不留一丝印记。

目光恢复清冷，只有那微微发皱的被褥显示出他那不易叫人察觉的，微微的动荡……

冥门寻主

这几日，诺巧居住的宜园可谓蓬蔽生辉，门庭若市，风府中往来道喜的人络绎不绝，毕竟诺巧怀的是风家的长女，风家期待许久的长女。由此诺巧在风府中的地位也一越而起。

风府中风云变幻，却有一处依旧云淡风清。

侧身躺窝在仿佛为她量身定制的木舟之中，随着水纹的浮动，船身轻轻摇曳。闭着双目，伸手轻轻划过那清凉的池面，一丝凉爽扑面而来，如沐浴在日光沙滩之中，舒适且轻松。

平儿与丰儿在池水周围不停地踱着步子，不时引额朝着池心探望。

那细微的声响并未逃过风若情那敏锐的知觉。她虽然讨厌别人近自己的身，可平儿与丰儿却是两个多做少说的孩子，且目光清澈，心地淳朴。她也由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如今渐渐允许他们两人在自己身边转悠。他们很少会侵扰她的自由，如今这番急躁，必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

她虽无情，可看在他们两人将自己的生活起居照料如此服帖的情分上，她也不好太过为难他们。

暗暗运力，舟身以不易察觉的速度缓缓地朝着池岸浮去。

看着渐渐朝着他们涌来的木舟，平儿与丰儿不禁有了丝感动。他们如何不知，哪日情主子不浮在这池水中半个时辰？可今日她早早上岸，定是见他二人有事要报。虽只是微不足道的表现，却足以叫他们心情激派许久。毕竟，情主子可是连九皇子都拿她没办法的女人啊……

待风若情轻抬右足，跨足上岸，平儿与丰儿赶紧上前。

“禀情主子，大小姐房的诺巧侍妾怀了身孕，各房都送去了贺礼，我们情居阁是否也准备些？”

翦水秋瞳微微眯起，发髻有些微散，一阵凉风袭来，抚上了她那只着了层薄薄衣衫的身躯，夹杂着园中花草的香味，清新淡雅，叫人回味无穷。

“是吗？这事就交予你们来办吧，银子自己去取。”扔过一把钥匙，便不再理会，缓缓地踏入木舟之中，再次浮风而去……

十年未有身孕的人，碰巧就在此时怀了身孕，真的有那么巧吗？

女帝对凤君十几年的宠爱或许是真的，或许西盟的所有人都认为女帝对凤君以及对九皇子的宠爱是无私的，可以因为宠爱而完成他的一切愿望。可是她不信。任何一个登上高位者，且在这高处不胜寒之岭，稳坐了十几年，虽然没叫西盟便得大富大强，却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的女帝不会只是个沉迷男色的女子，她的野心不会允许任何破坏她统治地位的事情发生。尤其是足够威慑一方的两方势力的结合……

风若蓝与九皇子，蓝丞相与凤御史大夫，这样的组合，女帝会放心吗？

西盟人的心中，女帝是仁慈宽容的，可仁慈宽容的人能将这西盟牢牢抓在手心几十年吗？

缓缓地伸出手，张开那纤细的五指，眼睛微微张开，从指缝中迎向那初升的太阳，慢慢地接受它的温度。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白云

飘飘悠悠，偶尔有几只野燕飞过，发出阵阵声响，一切都是那么安宁。看向天边那隐藏的乌云，正渐渐地靠近。

这安宁真如表面那般吗？谁也不知道……

可即便是天下皆变得狂风暴雨又如何，这天下与她何干，只有不染了她这小小情居阁，她便永远不会干涉这天下之事！

而再次被留在岸边的平儿与丰儿，只激动地紧紧握着那把钥匙。这是情主子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定会将此事办得妥妥帖帖。

⊙

西盟京城内的聚龙斋。

在这西盟最大的饭庄，四名长相粗犷的女子正狼吞虎咽。他们正是冥门所派出寻找冥门少主的烈、火、风、殇四人。从未踏入过大陆，对着这三分的天下有着许多好奇与陌生，终于，赶了几个月的路，找到了这西盟京城。

“宁老说，黑水晶会认主。可我们都快要将这西盟给转遍了，黑水晶也未有任何反映。你们说这少主，会在西盟吗？”一个看起来虎头虎脑的女子，带着丝急噪，向自己的同伴寻求答案。

“火，别急。宁老说在西盟就一定在西盟。”副风般轻柔的声音，抚平了火的急噪。

“是啊，我们将这西盟给翻个遍，定会找到的！”性格暴烈的女子，那浓眉显出了她坚硬的性格。

“饭庄之中，来往的商旅，官客繁多，我们必定可以探听到些消息。这样盲目的找寻，定是行不通的。”一个略微纤细些，相貌平凡无奇，身着白色长炮的女子，眉间似有一丝愁云，她便是四人之中最为睿智的殇。

其他三人见殇如此打算，便也不再多说，继续进攻桌上的饭菜，为寻找少主补充能量。

“你们听说了吗，这九皇子看中了咱们西盟最出色的女子——风侍郎。”

故意压低了声音，却依旧逃不出内力深厚的烈、火、风、殇四人，他四人默默相望，便竖起耳朵，细细凝听。

“这不足为其，风侍郎才华出众，武艺非凡，且洁身自好，如此出色的女子，如若我是男子，也会倾慕她。”

“是啊，可是风侍郎乃重情重意之人。”接下来是更加低沉的声音，仿佛在述说什么秘密，这引得另一桌的四人运足内力。

“我妹妹在风府当差，听闻风侍郎的一名侍妾前几日怀了身孕。风侍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这番重情重义之人真是少了，只是怕是要惹九皇子恼怒了……”

“这是真的吗……”一阵惊讶的嘘声……

“……”

“这风侍郎会是我们要找的少主吗？”风轻声询问着。

虽然没有得到回应，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风侍郎乃是冥门少主的可能性有多大。毕竟冥门乃是一神秘强大的组织，它的少主必定是不凡之人。而众人口中，这西盟最为出色的风侍郎极有可能便是这不凡之人。

四人皆期待着……殇轻轻地抚上胸口里衣的黑水晶。

你沉睡得终究是太久了啊……

诺巧流产

踏入风府，欧阳耀华如入无人之境。

风府之中，谁人不知，除去九皇子尊贵的身份，他或许便是他们未来的君主，未来风府的正君。是以，见到趾高气昂的九皇子出现在风府，奴仆们是能避则避，尽量不与这蛮横的皇子惹上矛盾。尤其是如今诺巧侍君怀了身孕，还不知这九皇子何时发威，他们还是不要朝这枪口上撞才好。

而欧阳耀华看着见到他全都卑躬屈膝的下人，丝毫不停留。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情景，习惯于接受这样的尊敬。在他的脑海中，主子便是主子，下人便是下人，不得有一丝的越倨。

只是他奇怪的是，为何今日，这些奴才看见他仿佛见了鬼一般，全都躲得远远的，躲不急的也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虽然是满脑的疑惑，却也没怎么放在心中。

“你说，九皇子如若知道了这事，会怎么样？”

“哎，九皇子本就容不下诺巧与连菲两位侍君，如果知晓诺巧侍君怀了大小姐的骨肉，而大小姐也决意留下这个孩子，这事怕会……”紧接着是一阵担忧与哀叹。

“这事我们作为下人也管不了，还是赶紧给主子送点心吧。”

“恩，走吧……”

一阵轻缓的脚步声慢慢消失在耳际。

欧阳耀华的步伐定住，望着那发出声响的假山，消化着他们的谈话内容。

他们说诺巧那个小贱人怀孕了？

眼睛里冒出一团团的火簇，越滚越大，越滚越烈……

他想，他知道今天的怪异何在，原来这些个奴才全部都是在怜悯、同情他啊！

想到这里，更是气焰上升，该死的风若蓝，该死的小贱人，竟然如此践踏他皇子的尊严，如若天下之人知晓他堂堂九皇子，竟然要给他人做后爹，还不嘲笑死他！

“哼，小贱人，本皇子今日倒是要好好会会你！”拂袖转身，大步朝着诺巧的居所走去。连身后跟着的四名侍卫也忘了叫上。

来到宜园，欧阳耀华直接将阻挠他进入的奴才踹倒在地，直闯里屋。

看着那凶神恶刹般的九皇子，看着如门神般阻拦在宜园门口的四大门神，小厮不敢硬闯，只不安地转身便跑，去找大小姐来救诺巧侍君。

此时诺巧只身着单衣，安详地缝制着小衣服，嘴角挂着淡淡的柔情笑意，浑身散发着即将为人父的喜悦。看着贸然闯进来的九皇子，

他有着一丝慌张，立刻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跪于地上，而右手则悄悄地抚上那依旧平展的腹部，用戒备的目光不安地看着他。

而这样的场景，更是刺激着九皇子的神经。

风若蓝是他看中的女人，是他七年前便定下的女人。只有西盟国最出色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西盟国最尊贵的九皇子！他不允许他的所有物被外人玷污，而这个男人肚子里的孩子，便是对他最大的嘲讽与讽刺，是对他尊严的挑衅。

“你怀了风若蓝的骨肉。”不是疑问，而是肯定。

“诺巧确是怀了妻主的骨肉。不过，这都是诺巧的错，不关妻主的事。是诺巧执意要留下这个孩子，诺巧绝对不会打扰九皇子与妻主的，请九皇子放过这个孩子吧”没说上几句，诺巧的眼眶里已经积满了泪花，顺着面颊缓缓地往下留，如小溪轻轻滑过，留下一道道痕迹。

见欧阳耀华没有吱声，更是急得不住得磕着头，直发出“砰砰砰”，令人惊骇的声响。不一会，地面便留下班驳的红点，丝丝鲜血也顺着他的额头滴落在大理石的地面上。

欧阳耀华并未让他停止，只是这么看着他。看着犁花带雨，楚楚可怜，那染了鲜血的妖异，竟然丝毫不影响他的魅力，反而使得他看起来更加的惹人怜惜，恨不得将他楼入怀中好好安慰、疼惜一番。不得不承认，这诺巧乃是一绝色，不怪乎风若蓝如此重视。

不知那个冷血的女人，面对这般娇弱的美人会不会心动……想到那该死的女人或许是喜欢这一种类型的男子，欧阳耀华又是一阵气闷，甚至更甚得知诺巧怀孕的消息给他带来的打击。

诺巧抬头，看着那本该同在戏中的主角竟然神游太空，也便停下了磕头的举动。这苦肉计本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主角都不看了，他还继续有何意义。伸出手，放于额头，滴滴血记铺在那白皙的手指上，竟是如此的相得益彰，看着手指与地面的鲜红，诺巧算计着这戏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换上那垂涎欲滴的哭泣表情，诺巧慌乱地直起身，抓住欧阳耀华的衣袖：“九皇子，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吧……求求你……”

被一阵拉扯给拉回了现实，看着精品绵绸的华服，因为诺巧的拉扯，竟然染上红色的鲜血，欧阳尧耀华不禁一阵嫌恶：“滚开。”微一甩袖，躲开了他那污秽的双手。

诺巧继续攀上前，更是紧拉着他的衣袖，更为大声地哭泣着：“都是诺巧的错，不关妻主的事，要罚就罚诺巧一个人吧……只求九皇子能放过妻主和我的孩子……九皇子……”

“放开！”欧阳耀华又是甩着袖子，想挣脱他的拉扯，因为带着丝烦躁，甩得更为大力。

“啊……”只听一声惊嘘，诺巧撞倒了身旁的檀木椅，撞上了香桌，缓缓地坐落于冰凉的地面。手紧紧地抚在小腹之上，面部紧紧地纠结着，裙下的地面泛出一圈又一圈的鲜红……

门外一阵模糊的争执与匆忙的脚步声……

“九皇子，为什么……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孩子……孩子……”那句句指责，声声带血。

门“砰”的一声被打开，门口聚集了许多的人，而站在最前面的是风若蓝。

看着屋内的一片狼籍，看着满脸鲜血的诺巧虚弱的趴在血泊之中，双手紧紧地抓住腹部，带泪带着绝望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那惊楞在场的九皇子，看着九皇子的衣袖上的班驳血迹。

“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为什么……”听着诺巧口中无意思的低喃，众人皆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事情发生的缘由经过。

“诺巧……”

“诺巧侍君……”

“天啊……弟弟……”

“……”

风若蓝冲进屋，将诺巧蓝腰抱起：“大夫，去找大夫！”大声地朝着门外的一群人怒吼，随即将担忧的目光转向怀中已快没有了意识的男子：“诺巧，你一定要撑住，一定要……”说完，抱着诺巧冲出屋，这过程中，竟没再看九皇子一眼。

而众人也是稍微不满地看了九皇子一眼，便跟着风若蓝匆忙离开。

一瞬间，这原本热闹的屋子里，就剩下欧阳耀华一个人，以及笔直站立在门外的四名侍卫。

欧阳耀华伸出手，那纤嫩的手还在微微地颤动着。看着地面上那一大滩血迹，不禁感到一阵不安，他没有想过要害那个孩子，他没有想过要害人。虽然他平日里有些许骄慢，可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他记得他刚才并未用很大的力气，他只是用了能挣脱诺巧拉扯的力气罢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们说，这是我的错吗？”盯着那“罪魁祸首”，喃喃地开口。

站在门口的四名侍卫不安地相视，其中一名开口：“九皇子并未做错，风侍郎是未来九皇子的驸马，这个孩子留不得。”

谁知，这话并未安慰到那已然木楞的人，反倒引得他一阵狂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错觉，那肆意的笑声中，竟然有着许失望与绝望……

原来，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他——欧阳耀华杀了这个孩子啊！或许，连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皇子愤怒

逼着自己不再去想诺巧以及他孩子的事情。是啊，自己是皇子，就处是处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侍妾，杀死了一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又怎么样，她有权这么做。极力忽视心底那一份不住往上串的不安。

拼命地告诉自己，不是他的错，可想到那洁白的大理石地面上鲜红的凝固，这样的自我麻醉显得多么的苍白。

停住本是要回宫的脚步，叫住一名看到他仓皇想要逃串的小厮：“风若蓝将诺巧带去哪了？”

小厮拼命地摇着头颅，用恐惧的眼神望着他，并带着丝丝谴责，仿佛害怕这个侩子手想要再次对付孤苦无依的诺侍君。

受够了这样的目光，这样的谴责，这让他觉得他自己是天下最暴虐、最残忍无道的人。伸出手狠狠地抓住小厮胸前的衣襟，布满火星的亮光在睫中熠熠风辉：“说，他们人在哪啊！”

“在……在大小姐的屋内……”小厮被九皇子那吃人的目光吓住，急忙伸出右手指向一个方向，伸出的指头在空气不住地微微颤抖着。小厮想起下人们所传的，诺巧侍君横窝血泊、九皇子凶残、暴虐的情景，便万分惶恐。此刻，他已经管不了可怜的诺巧侍君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九皇子一个不高兴，会不会拿他下手……

看着九皇子那愤然离去的背影，小厮露出一脸庆幸的表情，幸好九皇子没有一怒之下拿他开刀，只是可怜了诺巧侍君，本就丢了孩子，九皇子还不放过他，哎，真是没有天礼啊。

来到风若蓝的居所，只看见苑外站满了引额张望的小厮。苑内之人也是慌慌张张地紧张忙碌着。看到九皇子的到来，本是有些许喧闹的小厮顿时安静了下来，没有一丝声音，气氛紧张的怕是石头滑过地面都能被听到。

欧阳耀华已是有些许无奈，他就变成了吃人的老虎，叫人这般害怕?

不去理会这些无关紧要的下人，欧阳耀华想要踏入苑内，却被堵在门口的风府几位武艺高强的侍卫拦住：“大小姐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内，尤其是九皇子。”

如若是平时，欧阳耀华或许会为了这几个下人的胆识而侧目、欣赏，可此时他没有这个心思。想到这样的吩咐竟然是风若蓝下的，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将他放在眼中，他们还知道不知道，他是九皇子？他的母皇是西盟女帝，父皇凤君是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负

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凤家的嫡子，他是西盟国身份最尊贵的九皇子?

即使他刚才还有一丝抱歉，想来看看诺巧的情况，此时也被尊严扫地的耻辱所磨灭，风若蓝不想叫他进去？他便非要进去！

“给我闯！”退至身后的四名侍卫身后，直接给他们下达指令。

这几名高手皆是一副紧张状态，猜测着对方的实力以及自己打赢的可能性……

“放九皇子进来。”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风若蓝出现了。此时的他浑身沾满血迹，一脸的疲倦，丝毫没有翩翩才女风侍郎的从容与风范。

这一声也救了场，让本是紧张的众人呼出了一口大气。

“在这儿等本皇子。”欧阳耀华斜瞪了那几名胆敢阻拦他的侍卫，只身进了苑内。跟着风若蓝，来到一相对安静的地方。

“尊贵的九皇子，您过来做什么？”虽然语气很平淡，也在字里词间充满着敬语，可是欧阳耀华就是听出了她隐含的讥讽与愤怒。

他自知自己有些做错的地方，隐忍着怒火开口：“他……如何了？”

不说还好，一出口惹得风若蓝的怒视，一步一步地迈向他，那气愤的深情震慑住了一向胆大的欧阳耀华，随着她的靠近，一步一步地朝后退着……

“如何了？九皇子以为诺巧如何了呢？”停住脚步，从容一笑，仿佛刚才的愤怒只是他的幻觉，此时的风若蓝又是叫西盟男子砰然心动的翩翩女子。

“九皇子无需担心，诺巧不过是流了孩子，此时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不醒罢了。”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称着她的一身鲜红，竟是如此的诡异：“且大夫说，诺巧身体受创，怕是今后再也怀不上孩子了。这番，不知道九皇子是否满意了？”

心“嗑噔”一声响……

怀不上孩子了？这对男子是多大的打击？而这一切恰巧又是由他而起……

“我没有推他！我明明甩得很轻，不是我的错！”这是实话，他的力度并不大，他也不知道为何这诺巧如此脆弱，轻轻一甩袖便会引起这么大的事端。即使心中有些许愧疚，可霸道了十七年的嘴皮依旧不肯认错。

风若蓝也并不指望他的道歉，且她的地位还需这个刁蛮皇子的巩固，虽然心疼诺巧以及她那无缘的第一个孩子，可男人和孩子以后都会再有，这些和她的仕途相比，完全可以忽视，平复心里对欧阳耀华的气愤，用很平缓的口气继续道：“九皇子无需自责，这诺巧只是一名无关紧要的侍妾。即便是九皇子杀了他，人们也不会有半句怨言。九皇子放心，我会娶你。我们的婚事不会因此有任何的变故！”

前几日，女帝刚传唤过她。跟她提起了她与九皇子的婚事，也提及了欧阳耀华对她七年来的执着，不得不说，她有些许感动。对于女帝提出的婚事，她并未拒绝。既然答应了女帝会好好待他，便不得反悔。且以女帝对他的宠爱，娶了他对自己百厉而无一害。

而听了这话，欧阳耀华则可用目瞪口呆来形容。

她的意思是，她大人有大量，不会去追究他伤她侍妾以及孩子的行为，还会勉强自己与他成婚？他堂堂欧阳耀华要她这般？西盟内，哪家女子不盼着他欧阳耀华下嫁，她竟然依仗着自己对她的那么丁点欣赏，就这般侮辱自己？

难道是他给了她这样伤害自己的权利？

难道他欧阳耀华——凤家的嫡孙，西盟女帝的嫡子，要受这般的轻待？

背过身去，不再去看那此时叫他无比失望的美丽面孔。

“不会有婚事了，你放心，本皇子还不至于下贱到要攀着你——风若蓝！”

不知道身后的风若蓝是何样的神经，可欧阳耀华知道，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竟然在内心松了一口气。他不是非常喜欢与欣赏风若蓝的才学与才能的吗，他不是一直想要嫁给风若蓝为夫的吗？此时，他应该伤心绝望才是，为什么竟然会感到自由与释放？

欧阳耀华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甚至不想再去看那本是很欢喜的美丽的面庞，就这么仓皇逃走……

为何要救

西盟京城内的聚龙斋。

靠窗的桌旁，坐着一名面容娇好的女子，此时她正端着茶水细细的品位，优雅的举止叫人禁不住侧目。或许引起注意的不仅是她那绝无仅有的容貌，更因为大家对她身份的猜测。无人不知，西盟最貌美的女子便是风家那懦弱无能的二小姐——风若情。

一张俊秀而棱角分明的侧脸，眼光如星般皎洁，两弯眉浑如刷漆，唇红润而饱满，随着啜饮茶水而微微撅起，显得如此的迷人与美丽。他们何时见过如此倾城的女子，不是风若情是谁？就连他们心目中的才貌双全的风侍郎，到这个身份特殊的妹妹面前，也是对她的容貌甘拜下风吧。

男子们面对女子，常常是视觉动物。面对如此貌美，容貌比他们最为喜爱的风侍郎更为出色的女人，怎么能控制得住自己的目光？懦弱又如何，这样才能更听夫君的话不是？

而女人们则是一脸妒容，同样是女人，在容貌与气质上为何会差那么多？此时，她们也只有拿她的无能说事，来平缓自己内心的嫉妒。

而面对自己引起的躁动，以及周围的窃窃私语，风若情丝毫不去在意。她的目光放在窗前。窗外是一片荷花池，荷叶碧绿的，一片接的一片，挨挨挤挤，粉白两色灿烂绽放的荷花在这些荷叶中挤出那可爱的小脑袋，在偶尔拂过的暖风中，轻轻的微笑着点着它那小巧的脑袋。

这聚龙斋真不愧是京城第一酒家，地理位置优越，处于闹市中心，菜色佳肴美味，且景色宜人。设置有大厅以及单间，既迎合了平常百姓的要求，也吸引了大多的富贵以及有权势的权贵。其他的饭庄在聚龙斋的阴影下，皆是门可罗雀。

感受着这聚龙斋内不时传过的真气，虽已是极力的隐藏，却依旧躲不过风若请的掌控。毕竟，在前世，她有着极其高的武学才赋，且鹰门的武学是积累了几千年的精华，而她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那比她还要强大的“干爹”——风垣，想要胜她也是不易的吧。

风若情感受着空气中那时隐时现的真气，看来这聚龙斋真的是高手如云啊。不用猜测，风若情已经肯定，这里是一个如前世所说的，积累情报的暗所，毕竟，这样表面迎客的饭店，鹰门底下就千千万万，她是太了解了。对她来说，更想知道的是，这样的聚龙斋，背后真正掌权的人到底是谁？会是宫中的人吗？

如今，西盟看似平静，却暗藏汹涌。女帝越来越重视凤家，对凤家子女极为重用，真如其他人所传，女帝这是对凤君宠爱的表现？如若之前诺巧的流产是女帝的安排，那么只能说明，凤家便如那处于刀尖上的麻雀，站得越高越是危险。怕是不久，这西盟会变天啊……

如若凤家亡了，那么下一个便是蓝丞相家，与蓝家牵连最深的是谁，便是风若蓝，她们风家啊！

不知道女帝计划在多久内削弱西盟的这几大家族，也许是十几年，也许是几年，也或许便是今年、明年……

无论多久，她风若情都不会坐以待毙，不会被这个本就没有感情的风家所牵连，而她也不会对风家提醒半分，既然享受得起如此风光，就必须有地处地狱的准备！

风若情思索着，她此番出来，也正是为了以后的单溜做好准备。什么最赚钱，无论在哪个朝代，都只有一个答案，那便是经商，前世的磨练，让她相信自己的才华，她此时需要的便是窃机罢了。

其实在这里，经营妓院是最赚钱的，可是这是她最差的打算。不是说她觉得妓院赚的钱不干净，而是她实在是受不了那些整日涂满胭脂水粉的男人在她眼前晃悠。

看着这聚龙斋，这餐饮、住宿方面皆被垄断，且他们背后的势力也还未明了，还是少惹为妙……

“不要……走开……不要碰我……呜呜……”

“小美人，你还是老实点跟咱们走，厉王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别不识好歹！”几名一脸横肉的女人围上那哭泣呐喊的倒在地上的男子，看着男子抽泣的模样，满脸阴笑。等厉王享受过，必定会分给它她们这些下人，如此娇美的男子，她们真是有的享受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也是司空见惯了，全当没有看见，埋头吃饭，甚至连头都不再抬起。

厉王，谁人不知。女帝的亲妹妹，渔好美色。只要是稍有姿色的男子被她看上，无论是否许配人家，都逃不出她的手心。而进了厉王府的男子，着实可怜。被厉王享用完之后便赏赐给府中其他奴仆。

这些年，厉王府的冤魂不知几许。

男子已是哭得没有力气，看着周围屏住呼吸、一脸胆战心惊的模样，男子更是绝望。他叫卢鄄，是一寻常的百姓，可谁知他娟秀的容貌却引得了厉王的注意。他的父母被厉王活活打死，而他也即将被带入厉王府，那人间炼狱！

一阵绝望，眼前只有那结实的红色檀木桌的柱子。

猛的挣脱那围着他的女人，撞上那红色的柱子。因为被身后的女人拉了一把，并未撞得头破血流，只是出现了一小段乌紫。

“啪”的一巴掌，打得他是两眼冒火星，嘴角溢出丝丝血迹。

女人越打越凶：“小贱蹄子，想死？我叫你想死……”紧接着是一阵拳打脚踢。

整个聚龙斋充斥着女子的训斥，男子的哭泣呐喊，却无一人上前……

而她们身旁桌前的女子，我们的风若情则是完全无视这一切。男子那撕心裂肺的呐喊，不能引起她的同情半分。

站起身，准备从这场混乱中离去……

突然，裤管被紧紧揪住。“救救我，求你救救我……”看着地上已是乌紫一片的男子，只能算得上清秀吧，只有十六七岁的模样，此时的他满脸的泪水，代表着软弱。

厅内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皆是绝倒，求西盟最为懦弱的风若情，这男孩真是求错人了。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风若情不会救他的时候，风若情果然不负重望，弯下身，直接撕去被男子抓住的裤管，撕去男子最后一丝的希望。

由此，众人也更是明白了关于风若情的传闻非假，她果真是个懦弱的主儿。

不去理会男子那满脸的不敢置信与绝望，风若情饶过他们，走向门口。却发现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她的去路。

浓眉大眼，一脸英气的女子正一脸怒容的对着风若情。风若情不禁对这个女子感到侧目，不是因为她凶悍的表情，而是她体内所流动的真气内力，竟是她遇到学武之人中最为强大的，怕是与她那“天才”姐姐风若蓝，不分上下了吧。

她所遇到的人正是冥门派遣出来寻找少主的四人之中的一位——烈，其他三人都在想着如何接近风若蓝，她一人先行回聚龙斋等候消息，却不想叫她看到这一幕。

“他在向你求救，你没看见吗！”烈的性格最为火暴，爱打抱不平，面对如此需要帮助的男子求助，而眼前的这女人却无动于衷，她感到极其的愤怒。

“借过。”她的斥责，风若情仿佛没有听见。

看着如此无礼且无能的女人，烈更为恼火：“你为什么不救他！”嗓门之大，就连厉王府的打手，以及倒在地上，准备认命的卢鄄都停止打斗，看向她们这边。

“为何要救？”天下之大，她能救多少人？她当年被侮辱的时候，在被当成工具锻炼成杀手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去拯救她？该承受的痛苦只有自己走出来，才是真正的解救。而这男子自己都撞向那檀木，自己都想放弃自己，她救了又有何用。且厉王乃是宫中之人，她不想与宫中有牵扯，也不会为了一个想死的男子，去得罪厉王，去招惹别人的注意！

“他在向你求救！”嗓门更大声了，仿佛被风若情的问题给打击到。

“那关我什么事？”说完，错身想要出门，可再次被拦住。看着那门神般，已是吐不出话的粗壮女人，靠近她的耳边，轻声却坚定地开口：“让开！要救你去救，没看见人快断气了吗？”

果然，那倒在地上的男子，正抓紧胸口，困难地呼着气。烈赶紧上前，也顺带给风若情腾出了空挡。

不去看后续会有什么发展，风若情错身跨出门槛，离去。

她本就是无心之人，她的冷血是出了名的。她不会花心思在这样毫无意义的拯救之上，她不是圣母玛利亚，她救不了别人，即便是救了他这一刻，那么以后呢？如果这个人的意志够坚定，即使受了侮辱，也会挺过来，而且会越来越强大，就如同前世的她！而懦弱的人，即便是救了，也是白白浪费精力罢了！

她——风若情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传话风波

忽然之间，本是被大家热传的九皇子与风侍郎，竟在一夕之间断了来往。

不知是谁漏了口风，说是九皇子善妒，嫉妒风侍郎身边的侍妾怀了身孕，竟然恶毒地将孩子杀死。惹得风侍郎大怒，争执之下二人的联姻也不了了之。

口耳相传，仅短短几日，这个版本的说法便传便西盟京城的各个角落。

西盟的男子们松了一口气，本是想九皇子看中风若蓝，那自己便再无可能，毕竟自己再高贵的身份，也无法与九皇子相提并论，且九皇子又整个皇家撑腰，谁不要命了想与皇族争宠？可如今不同了，没有了九皇子，他们便都有机会。

对于这婚事取消的原因，众人皆偏向与风侍郎。本身九皇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是骄慢无礼的，而风侍郎则是重情重义，此番又为了小小的

Chapter_2

侍妾与九皇子闹番，更是让众人对她的无畏皇权，对她的深情感到敬佩。男子们也更是两眼冒金花，撞破头的想要挤进风家的大门，哪怕是成为风侍郎的侍君，也是甘之如饴。

这些日子以来，风若蓝正常地行走与官场与自己的社交圈。面对他人安慰的目光及言语，她只笑不语，并未反驳。这反而更让大家觉得她是受害的那一方。就连女帝也是一脸惋惜地安慰了她两句，字里行间，仿佛也是认为是她的宝贝儿子的错，叫她的侍妾掉了孩子。并叫她再思量思量，是否真的要取消婚事。看来，这九皇子回宫并没有多加说明此间的经过。

风若蓝坐在回府的轿子中，闭目休神。她并没有去主动找欧阳耀华，因为她的不解释，毕竟如今京城中人皆认为错在欧阳耀华，也认为是她主动取消与九皇子的联姻。如果她主动去找他，那便会损伤她在众人心目中的清高与儒雅。而且在她的认知中，以欧阳耀华对她七年以来的迷恋，必定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她。而且他并未对女帝清楚的说明缘由，便是没有下定决心与她断了来往。她只需耐心地等待便是，他定会再主动上门的。

而丢了孩子的诺巧，在昏迷了两日后也清醒了过来，他在得知自己不能再生育后仿佛失了魂魄一般，不哭也不闹，那悲痛至极却沉默的模样着实叫她心疼，不过她除了惋惜、心疼也无法对他有更多的承诺或补偿。虽然他体贴温柔，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可他毕竟只是她的侍妾，是拿不出堂子的男子，只是她劳累时的一碗参汤，是她寒冷时的一件棉衣，对自己的仕途前程没有任何的帮助……

思绪飘拂，不知不觉，轿子落了下来。

踩在趴伏在轿子下的人凳，着着青色官服的风若蓝飘然下轿。

刚回到自己的屋子，便有小厮匆忙来报：“九皇子派一名侍卫来传话，说是……”

风若蓝轻轻抿嘴一笑，果然……

打断了小厮的话语：“叫她在前厅等着，就说本小姐等等就去。”他终究是忍不住了，没想到竟然比她预料的时间还要短。看来，这九皇子是爱惨了她啊！此时，她并不急着去见那个传话的人，毕竟她要拿拿桥不是，她要叫九皇子以及世人知道，她风若情是如何高傲的人！

听了风若蓝话，小厮并没有立即回身去报。只是踌躇不安地立在那。

“还有什么事？”皱眉看着他。

“这……这侍卫不是来找大小姐您的。她……她是来给九皇子传话给二……二小姐的，如今她已经直接去了情居园！”用了眼角的余光不安的撇着面目逐渐阴沉的大小姐，人人都说大小姐儒雅、气质非凡，可他怎么觉得此时的大小姐，如寒冬里的冷风，叫他的心感到刺骨的惊慌。

“是吗？是找……二妹的……”小厮听了风若蓝的自言自语，更是抖得厉害，他怎么听着“二妹”这两个字，像是要将她千刀万剐似的？叫人心寒啊！

～

“二妹近日来倒是清闲自在。”

刚送走一位，准备回屋的风若情，无奈地听着这明显含着酸味的声音，她这是招惹谁了？她从未主动接近任何人，可为什么这些人多要主动找上她？刚才的九皇子找人传话，要她去见他，如今人刚走，便又来一个。

平复心里涌起的不耐烦，风若情挂着微微的笑容回身：“姐姐来了。”

听到这比自己还要绝色的女子，叫自己姐姐，风若蓝不自觉地微皱了下眉头。她堂堂正君之女，企是她这种下人的杂种能够称兄道妹的！

转头看向这满园的景致，一阵诧异。三、四个月没有踏进这里，不想变化如此之大。本是荒凉的小园，竟然变得如此、如此美丽！柔嫩的柳丝轻轻垂于那干净、透亮的池面之上，池中开满了荷花，池面上停放的木质小舟轻轻摇曳。房屋前的小花园也被充分的利用，种上了各式花草，五彩斑斓，有些花草竟是她也叫不上名字的。

整日看她忙忙碌碌，原来都是在捣鼓这些东西，真是不学无术！

看着她极其美丽的容貌，以及她眼中懒散的目光。风若蓝笑了，她真的是杞人忧天。欧阳耀华怎么说也是堂堂九皇子，是女帝最宠爱的儿子，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身份低贱、又无才能的女人，容貌再美又如何，女帝也不会让自己的皇子嫁给一个下人的女儿，更何况是她最宠爱的凤君的儿子，也只有她如此尊贵的身份才足够匹配。

看着风若蓝沉醉在自己的思绪里，以及最后浮现的那诡异的笑容，风若情翻了翻白眼。真是受够了这些自以为是、假装清高的人，她脑袋里想的那些个事，她偶能够猜个七七八八。可是她不得不装作无辜的模样陪着她这“白痴姐姐”继续演戏。

“姐姐，今日来找若情有什么事吗？”

“啊……”回过头看着一脸不解，甚至有些许不安的风若情，自信心再次得到膨胀。是啊，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够和她相比呢！心也跟着释怀了，想着九皇子找她怕是找她寻乐的吧。毕竟之前九皇子常去情居阁找她麻烦的事，她还是略知一二的。

“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近日在忙些什么。你忙吧，我先回了。”仿佛一刻也不愿多留，转身离开。

风若情看着那风一般的背影，冷哼一声。

真是白痴！

门前闹事

无人的街巷，几名农妇打扮，浑身脏乱，全身结实黝黑的女子躲藏着。

“殇，这一次我们会找到少主吗？”年纪最小，也最受大家照顾的火双目含着期待地望着她们中的大姐，最为睿智的殇。

“会的。”此时的殇正一边给自己的脸上上油，小心地贴上一层仿真的人皮面具，以及一番的修饰。瞬间，从一个年轻的女子变为一个普通的年迈农妇。满脸不满皱纹，黝黑发皱的皮肤仿佛是经过常年的毒晒造成的，白发苍苍的发丝更是使她年老许多。配上那一身粗糙脏乱的粗布衣、以及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木质拐杖，真可以以假乱真。

“咳咳，老妇此番有何不妥？”就连声音，也瞬间变得如老太太般苍老沙哑。

看着殇的“变脸”，其他三人也不得不再次惊叹。

冥门之中有多种技艺武学，并非全部传授出去，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进行指点。就如这世间绝学易容术，在冥门之中也只是寻常，但却只传授给聪慧且稳重之人，而殇便是这极少数人中之一。

一个飘若旋风的脚步声袭来：“她出来了。”在前方探察的风，回来传达的消息。并朝武装整齐的殇竖了下拳头，以表加油。

殇将手放在胸前的暗兜里，握紧那此时有着重大意义的黑水晶，朝着风以及其他两人微微点了点头，便侧身踏出小巷。

此时，风府大门准时打开，门前停放着豪华的轿子以及四名轿妇，风若蓝如往常一样，正准备踏上轿子入宫。

“官大人……官大人……等一等。”一阵急促、如被沙子磨砺过的声音传来。

正要上轿的风若蓝回身，看见一名苍老的农妇正被她的家卫拦住。

“何事？”

“官大人，老妇家里那男人病得厉害，可家里实在没有银子给他医治，人人都说这里的官大人心系百姓，不知官大人可否赏点银子……

老妇给大人跪下了……”说完，便朝那生硬的地面上一跪。

风若蓝眉头一皱，刚要发话……

“二小姐。”

转头看向大门，风若情正跨出大门，站在那，正巧面对着这一闹剧。每次风若情出府，大多素雅出行，不着一丝装点，今日依旧如此。可即使是最寻常的装扮，也无法遮挡她绝色的风华。

反观自己，华丽的官服，一丝不苟的装束，整整打理了半个时辰，反倒成了摆设。

看着越聚越多的老百姓，看着百姓的目光皆惊叹地望着伫立门前的“妹妹”，风若蓝心中的嫉妒越来越深。

她除了容貌惊人之外，哪点比得上她——风若蓝？可为什么，每次两人同时出场，人们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被她给吸引住？即使众人知道她只是个途有空壳的草包，也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射过去。

看着门前的闹剧，风若情哀叹，自己怎么就不再迟些出来呢。

无奈的挂着笑容走上前，朝着那面色阴冷的风若蓝打着招呼：“姐姐。”余光微微扫过那依旧跪在地上的老人，精光微微一闪。

真该庆幸自己前世在鹰门所学，其中一种便是能感受到他人的内力武学程度。即使是眼前这“老妇”极力掩藏着，也掩饰不了她环绕四周的真气与属于年轻女子的气息，始终逃不过她——风若情的眼睛。

虽然不知道这人有着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故意靠近风若蓝，但她也没有必要去揭发不是？

“恩。”近看风若情，更是令人惊艳。不情愿地恩了声，算是回应，转头看着已经快要石化的众人，心中更是不快。

“安一，给些银子给她，让她去医治她的夫君。”朝着身边的随从吩咐着，便先行踏上轿子。

“风侍郎真是心地善良啊……”

“是啊，真是个好人啊……”

“这样出色与为百姓着想的好官不多了……”

“……”

听着周围百姓对她的嘉奖，风若蓝嘴角微微上扬，容貌美有何用，她风若蓝才是百姓心中的神！

伸手揭开轿帘，看着已然跟上的安一：“去跟着那老妇，探探什么来头。”随即放下轿帘，不去看那应声离去的安一。

这老妇来得蹊跷，不得不叫她怀疑。

风若情看着渐渐散去的众人，也迈开步伐离开。

“那……那人不是……”躲在暗处的烈诧异地看着那绝代风华的女子，在火与风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跳出去冲上前拦住了她。

“原来你是风家的二小姐啊！”鄙视地看着那看到她的出现，却无一丝反应的女人。来到这京城已经几日，自是听到被众人渲染的风家两个反差极大的姐妹。风大小姐才华出众，前途无量，二小姐绝色容颜，却懦弱无能。只是没想到，那个叫自己气愤地快要跳脚的女人，竟然正是那无用的风家二小姐。

“同样的姐妹，怎么反差会那么大呢？”嘲笑地看着她，期待着她的气愤与反驳。可没想到风若情只是挑挑眉头，颇有同感地点点头：“的确是。”没有一点的感到廉耻的表情与不自在。

“你……”无礼地用食指指向她，真是个气死不偿命的女人。“你知不知你在百姓口中是什么样？众人都说你……”

“空有其表，懦弱无能，见死不救，风家野种……”

看着侮辱的词一个接一个地从女人那红润的唇里吐出来，而女人脸上却无一丝气愤。本是想刺激她的烈，竟然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你不生气？”

“为什么要气？”挑眉看着那一脸无法理解的烈，不得不说，这个粗犷的女人，是个直爽，没什么恶意的女人。“再说，别人的说辞关我什么事？”说完，从烈的身边滑过。

烈转身，刚要上前追上，右肩被一双手轻而坚固地抓牢。

“殇？”看着已经恢复原本容貌的殇，烈不解的看着他，而他的身后站着火与风。

殇只是摇了摇头，右手依旧抓住烈的右肩，左手紧紧地抓那胸口不住地发热颤动的黑水晶，目光紧紧地跟随着那如风般渐行渐远的绝美身影……

而风若蓝那厢。

“人跟上了？”

安一不安、局促地站在一旁：“回……回主子，人……人跟丢了……”真是丢脸面的事情，没有想到她风府中的第一侍侍卫，身手仅次于主子的她，竟然跟不上一个老妇！

风若蓝猛然转头，满目震惊。

能叫安一跟不上，那便不是与她不分伯仲？在这西盟境内，她已是顶尖奇才！

微微的不安在心中扩散，这到底是什么人？

祁家大少

西盟女帝同母异父的妹妹，欧阳厉琼，人称厉王。

厉王现方过而立，如若从外貌来说，京中除了风家二小姐风若情，还真无人能比。她的美与风若情不同，她有着风若情所缺少的成熟的韵味，外貌更多的是硬朗与威武，单看外貌，足够迷倒西盟大半的男子。

可这世上十全十美的人并不多，就如同西盟第一美人风若情，空有美貌，没有大脑。而这同样俊美的厉王，却是更叫众人害怕。西盟境内无人不知，厉王好美色、残暴至极，杀人的手段千奇百怪，可谓杀人不眨眼。这样的人，足以叫众人退避三舍。

人传厉王经历可谓坎坷。刚出生时，父亲便因难产而亡，在其三岁那年，得了场怪病，被先皇送往雾亦山，请天山姥姥医治，直至十年前，她二十又一，才拿着信物找来皇宫。可那时，先皇刚薨，年仅三十一的大皇女欧阳井华即位。宫中的皇女不多，且大多年幼，新任

女帝面对这忽然冒出来，与自己年级相仿的妹妹十分友善，封其为厉王，赏赐府宅、奴仆以及金银无数，姐妹和善，成为当时成为百姓间的美谈。

初见厉王的官家子弟，见着邪气俊美的厉王，也是羞红双颊，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蹦串。谁能想到，这离宫数载的厉王竟是如此容貌出色。加上如今封王，受女帝重视，地位显赫，嫁于她是如何风光。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厉王的本性全露，着实叫众男子的心碎了一地。

三五不时，不是传出厉王霸占哪个良家男儿，便是迎娶妓院的男倌为侧妃，再则是将哪个下人无故暴打至死……种种暴虐的行为令原本心思微动的男子收住了念想，厉王的坏名声自此传遍西盟。稍有权势的家族，皆不愿将自家的儿子嫁于厉王如此残暴的女子。

这不，今日厉王又看上了一家公子。

西盟第一富商——祁家有儿初长成，祁家二公子祁葆杰在十七岁及笄礼上，惊为天人。美如冠玉，唇红齿白，超凡脱俗……一切能被用来赞美的词不断地相传开来。当然，如此出众的男子吸引了喜兴渔色的厉王的注意。只是这次不同的是，厉王竟直接下了万两聘礼，扬言要迎娶这祁家二公子为正君。

这番，京中男子皆松了一口气，可祁家上下却是闹翻了锅。

“娘亲，孩儿才不要嫁予那残暴无道的厉王……”一名身着白地云水金龙妆花缎男袍，头插丝嵌宝紫发簪，艳丽的色彩衬的本就面目清俊的男孩更是娇嫩可人。男孩满目稚气未脱，正抱着一微微发福、容貌十分平凡的中年女子撒着娇。而此中年女子正是祁家当家女主人——祁樊谷。

“哎，葆杰，这婚事怕是难以推脱啊……”如若这厉王那么好打发，那便不是叫众人闻风丧胆的厉王了。

“妻主，难道真要让葆杰嫁给那个魔头吗？”身旁一风韵由存的中年男子梁思，眼中夹杂着水雾，无措地看着自己的天，自己的地。

“思儿……哎……”

想她祁樊谷虽然相貌平凡，却有颗金子头脑，眼光独到，拼搏了几十年，终于成为这西盟第一富商，女人有了钱就会想着娶个貌美的男子为夫，而她也将这样的想法付诸行动，接连迎娶了两名侧君，五名侍妾，虽然觉得对不起与自己一路走来、却容貌丑陋的糟糠之夫，可她也很够人情的保住了他的正君之位，想来他应该不会多有怨恨。可谁知，随着花轿一个接着一个抬进祁家大门，她那心胸本来该十分宽阔的糟糠之夫竟然抑郁而终，只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祁傲云。

要说这大儿子，和他父亲一样怪异。将近一米八的身高，古铜色的肌肤，没有一般男人家的白皙，身材也如她一般结实壮硕，浓密的眉毛、鹰一般尖锐的眼睛，这样的容貌也成了京中盛传的第一丑男。这容貌丑陋也就罢了，总该学些男人家的特长，好做个贤夫良父。可他偏偏喜爱舞刀弄枪，研究书籍，耍一些女孩家玩的东西，男孩家该学的刺绣、男工他倒是一样不学。难怪如今二十有四了还待字闺中，销不出去。平日里也不见他多说话，这不讨喜欢的个性，也使她渐渐忽视了这个大儿子，将目光转向其他美人给她生的女儿、儿子身上。

要说这其中，当属这梁思最为貌美，也最得她心意。早在正夫死去的两年，她便提将这侧君梁思成为正君。而这梁思给她生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皆是容貌出众，特别是这二儿子祁葆杰，不仅貌若潘安，连嘴巴都那么甜，叫她疼进心肝里了。因此，在前些日子，葆杰的及笄礼上，她广设宴席，让她那些商场上的朋友知道，相貌平凡的她，也能生出如此貌美的儿子！

哎，脸上的光是增了，这麻烦事倒也紧跟着来了。

“我不管，如若叫我嫁于那厉王，我便死了算了！”祁葆杰皱着小脸，甩过袖子。

“妻主，你怎么能忍心将我们的宝贝儿子逼上死路呢！”梁思本挂在眼眶里的雾气凝聚成水滴，一个接着一个滑落下来，那翻真是楚楚动人。“要嫁也该是你那大儿子去嫁，凭什么让我们葆杰先嫁？要是葆杰出个什么意外，我也不活了，呜呜……”作势用大红羽缎做的衣袖抹了把眼角的泪水。

被夫君以及宝贝儿子如此夹攻，祁樊谷只得垂下身段宠道：“别哭别哭，我拼了这条老命，去找厉王说说看，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总行了吧！”祁樊谷暗暗算量着，要用多少的诱饵才能转移厉王的注意呢。

而此时，祁家云阁。

“大公子，正君真是过分，这个月我们云阁拿的月钱又是最少的。”此处居住的正是祁家大公子，人称第一丑男的——祁傲云。

“哦。”看着大公子一点反应都没有，身为贴身小厮，与他情同兄弟的青儿都为他着急。“大公子，不是我说你，就是你这番事事不计较的个性，才叫他们处处为难你。就连家主，都几个月未来看过大公子您了。”祁家哪个少爷、小姐不是挤破头要在家主面前显摆，也只有自己这个傻主子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渐渐被家主遗忘。

祁傲云看着为自己打抱不平的青儿，不禁裂开嘴笑了。给他那古铜色粗犷的面容增添了一丝柔软之色。

他不是不知道青儿是为了他好，在这深家大院，也只有青儿是真心真意对他好的人了。自从父亲含怨而终，母亲无动于衷的那日起，他便不期待得到自己母亲的重视了，也没有想过去嫁人，毕竟他的容貌之丑陋，他自己都清楚的知道。天下女子，谁人不重视自己夫君的容貌，谁人不想娶个貌美如花的男子为夫，而且他也不想像父亲那般，整日面对自己的妻主迎娶新欢，女人皆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他不想步入父亲的后尘。

这样的生活也不错，最起码不会因为母亲的忽视而伤心。如若当年父亲能如他这般想得开，也便不会落得那番悲戚的下场了。

爱子之心

西盟华羽宫内。

“她真的不肯来？”不可置信地看着前去风府的乔川。

“是的，风二小姐说身体不适，不愿来宫中见九皇子。”

令人压抑的沉默在两人之间扩散开去，突然“砰”的一声，本是握在九皇子手中、价值不菲的金步摇就这么被摔在地上，碎成几块。

“出去。”乔川欠了个身，便不坑不卑地出了九皇子的屋子。

“全都出去！”朝着身后的一群下人怒吼道，伴随着劈劈啪啪玉器摔落的声响。下人们全都缩着脖子，小心翼翼地从一旁移动到门口，冲了出去。

九皇子胸口起伏不定，一屁股坐在身后的玉椅之上，双手紧紧地握着。

自从与风若蓝断了来往，他一日没踏入过风家。一日、两日倒没什么，可这将近一个月过去了，那绝美的容颜在他的脑海中却是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怀念那些本不属于美好的回忆。他只当是许久没有与那个没用的女人斗嘴，无聊的荒，给自己找到了适当的借口，便也开心地叫侍卫去找她进宫陪自己玩。可是……

好她个风若情，竟然如此无视他的示好。他都不介意她的无能无才，她倒嫌弃起他——堂堂九皇子来了。

此时的九皇子完全忘记了之前的风若情，本就是对他不予理睬，这番不愿来见他完全是情理之中，不过他自动过滤掉这个叫他更加生气的事实罢了。

……

宫中栖鸾殿。

“近日来，耀儿还好吗？”凤庭筠，这西盟后宫之中最得帝宠的凤君，也便是九皇子的父亲。白玉制造的玉钗将他那一头乌黑柔顺的发丝轻轻绾着，深红色的裙式长炮，腰间系着银绸腰带，显出他纤美柔软的腰身。裙上有些许折裥，使裙子多了一丝飘逸之感。虽说脸上有

些许岁月的痕迹，却使他多了一份年轻男子所没有的韵味。真可谓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不怪乎在这冷情的后宫之中，虽只为女帝孕育一子，却仍旧保持数十载的盛宠。

对于自己这个唯一的血骨，他简直可以说是溺宠，只要是他想要得到的，他这个做父亲的总是会竭力帮他。无论何时，他总是将耀儿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不会叫宫中那些勾心斗角的龌龊事污了他的单纯。耀儿只是个男儿，他总归会嫁出宫的。他自己已经被这宫中的乌气染黑，不想自己的儿子也被染黑。而也由于自己的溺爱，造就了耀儿跋扈的个性，可是他这个做父亲的知道，他的耀儿心地其实是善良的，是纯真可爱的。

“回凤君，九皇子他还好。”乔川对这个于她有救命之恩的凤君，是极其尊敬的。当年，她身为女帝的贴身侍卫，却护主不力，叫刺客得了空隙，差点叫女帝受伤。因为那次的失误，她也差点被处以极刑，是凤君见她为人正直，才从女帝手中要了她去。自那时起，她便在心中下了决心，此生誓死效忠凤君。也是由于凤君的委托，她才会去九皇子身前照料。

“只是，属下觉得九皇子他对风家二小姐有些……”思量了稍许时刻，乔川终是决定将自己观察到的禀告给凤主子。

“有些什么？”

乔川将近日来发生的事情一一汇报给凤君，包括在风府，九皇子总喜欢去找风若情拌嘴，以及前日九皇子寻风若情入宫相见。

听着乔川的述说，凤庭筠一脸担忧。他是过来人，自是知道耀儿的种种不寻常，皆是因为那风家女儿——风若情。怕是连单纯的耀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意吧。

“乔川，你说这风若情是个怎么样的人？真如世人所说，是个空有其表的草包吗？”这风若情的容貌已是传遍京都，就连他这久居深宫的人都听闻一二，当然也听说了此人的无才无能。可是他的耀儿在这宫

中也是见多了美人，虽说都不及那风若情，可也属西盟顶尖，怎么会被那样途有其表的女人所吸引呢?

“属下……看不透……”一开始，看着这整日无所事事，确实觉得她是个无用的草包。可跟随着九皇子频繁地出入情居园，接触这女子次数多了，却反倒看不清了。她对九皇子不像其他人那般巴结讨好，甚至是不假颜色，对于别人的侮辱，没有一丝羞耻气恨，却是怡然自得。她到底是藏得太深，还是懦弱到无能，连她这个阅人无数的人都无法看得透彻。

“你去探探，本君要知道她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经历。”

微眯那琥珀般幽深的明睫，风若情……

耀儿七年前迷恋上风若蓝，她并未多有忧虑。因为他觉得，一个十岁、未经历过情爱的男孩懂什么是爱情?当时的风若蓝着实优秀，如一颗明星般闪耀在西盟的高空，耀儿的着迷也是可以理解。他并不太赞同耀儿嫁予这风若蓝，这样出色、且不懂遮掩光芒的女子，必定有着狼子般的野心，而且她见过这风若蓝几次，她并不觉得她真如表面表现出的那般，儒雅脱凡，这样一个内心复杂的人，并不适合他纯真的耀儿。

可是如若耀儿真的喜欢，他便会极力满足他，因为他是一个父亲，而耀儿是他唯一的骨血。如若耀儿真的嫁予风若蓝，他会助耀儿控制住她。

也幸得前些时日的闹剧，断了耀儿的念想。

可是走了一个风若蓝，又来了个风若情，这风家还真是与他的耀儿牵扯不清啊!

通过乔川的说辞，这风若情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她对耀儿并不如其他人那般谄媚攀结，也并不是渔好美色之人，年约二十有二，身边却连侍妾也未迎娶，如若这是实情，那让耀儿远离这宫中是非，嫁予这风若情倒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可如若这只是她二十几年的伪装，那这个女人着实太深沉可怕了……

一切，还是等乔川探过再做定论吧，毕竟伪装得再成功的人也总会有漏洞可查……

厉王往昔

厉王府建在京都最为繁华的闹市中心，占地万亩，府内极尽豪华。府中设计有几处模仿宫中的亭阁设计，假山环抱，并在几处园林人工堆砌洞壑，费尽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而厉王居住的府邸以及门前的花园皆是富丽堂皇，整个厉王府可说布局错综复杂，选取顶级的工艺与手法，楼阁交错在一起，一切的装饰都十分讲究，颇有皇宫的辉煌与富贵。

此时厉王屋内，芙蓉帐暖，一阵交错的喘息与吼叫声后，一切归于宁静，屋内一片暧昧与氤氲。

平躺在雕刻着镂空花纹，檀木制造，镶嵌红木的大床之上的女子，如绸带一般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后，一阵欢爱之后有些许散乱，却衬得她更是邪魅。那精美的五官如用刀精心雕刻的一般，眉毛细而长，双睫如星般闪烁，那薄而红润的唇微微地翘着，勾起一丝弧度,仿佛还在回味无穷。整个人散发着懒散的气息，像一朵罂粟，叫人想要靠近，却又害怕被其吞噬。

在一旁的地上，斜躺了一个面容娟秀的年轻男子，他正是前些日子，烈从那些厉王府打手手中救下的卢鄄，此时的他chiluo着身子，身上一片乌紫，此时他双目紧闭陷入昏迷，身体微微地发着颤，如同一个易碎的娃娃般，一碰便裂成碎片。

拍了拍手，随即从门外走进一中年女子，她正是厉王最宠信的侍卫奎安，她的右半脸有着一刀横跨鼻梁的刀疤，一身魁梧有力，煞是吓人。

仿佛形成了一种默契，奎安并未多言，只是熟练地手探向那满身伤痕的男子，见还有丝微弱气息，便用带来的外衣将他包裹住，准备带出屋子。

“查出那群人的来历了吗？”正在她要出门之际，床上的女子出了声。那声音就如同她的人一般，懒散而充满磁性，蛊惑着人心。

“还没有。”沙哑的声音，如被火烧过一般。虽然主子没有说具体，可她知道主子是问那日因为这卢鄄而与厉王府起了冲突的那个暴烈女子，还有与他一起，神秘出现在聚龙斋的三名女子。

那四名女子身份、目的不明，行动诡异，且从那叫烈的女子相救那卢鄄，身手定是不凡。她们仿佛长了第三只眼一般，总是能轻易地将她们派出跟踪的人甩脱。

那令人迷醉的双睫紧眯，竟然有她聚龙斋查不出的人物，难道真是平空冒出来的？“继续派人盯着她们。”只要暂时不要叫她们乱了自己的计划，那便先放过她们。如若……冷哼一声，摆了摆手，让奎安带着那还剩半口气的“床伴”离去。

不错，叫风若情怀疑的聚龙斋背后的势力，便是眼前这臭名远彰，令人望而生畏的厉王——欧阳厉琼。这聚龙斋也如同风若情猜测的那般，窝虎藏龙，那里聚集着来自各个地方的高手，是欧阳厉琼积敛钱财，探测消息的秘地。

待屋内再次恢复宁静，欧阳厉琼坐立起身字，盘坐于床上，双目微闭，运作体内的真气。不多时，她的面目苍白，汗水沾满了后背与额头，头顶闪出若隐若现的淡黑色乌气。又是一盏茶的时间，她终于打通了体内的任督二脉，与那刚从卢鄄那处子体内吸入的阴经气血相结合，瞬间，体内深处那急待涌出的疼痛之感渐渐消释，同时大量贮存的生命物质涌入体内，感受着内力的提升。

睁开双睫，仇恨的目光占满整个眼球。

当年年仅三岁的她，忽然昏迷不醒，连宫中御医都查不出个所以然，人人都当她得了怪病，就连母皇也如此认为，便连夜将沉睡的她送给去了雾亦山，请久居山中的怪才，天山姥姥医治。

虽然天山姥姥极力隐瞒，可是终究叫她知道，她不是得了怪病，而是中了剧毒！整整十八年，除了练武便是吃药，依靠着那苦涩的药

汁度日，虽然如今发病的次数由日变成了几个月一次，可每次发病时那锥心的痛苦，便她心里的怨恨越来越深，她痛恨着让她这样一个本该享受富贵的皇女在这深山之中承受如此的苦难。

天山姥姥待她极好，让她暂时放弃了仇恨，留在那雾亦山。

整整十八年，直到十年前，天山姥姥逝世，她才得以毫无顾虑的将心中所有的仇恨释放出来。从天山姥姥的手记中，她知道了，此毒有一种医治的方法，便是每到发病之时，便通过欢爱汲取处子体内的阴气。而那日她才知，天山姥姥手中竟然有些如此强大的势力，这聚龙斋便是其中之一，而这一切也自然而然，到了她，这个天山姥姥唯一的入室弟子手中。

带着三岁上山时，母皇给的信物，以及在雾亦山，照料了她十八年的奎安，回到那久违的宫中。

只是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

母皇刚薨，正宫皇后的嫡女，也便是她同母异父的皇姐登基为新皇。

这个皇姐初见她，待她极好。只是之后不断的被刺杀以及手下查出的事实叫她明了，原来大家都是个伪善的君子。根据调查，当年她的中毒，便是正宫皇后，她亲爱的皇姐父亲所为。

那么多次的刺杀，皆无法伤她丝毫。想来，她的皇姐也是心里明白，她欧阳厉琼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大家皆是表面和善，可大家都在各自行动着。

只是鹿死谁手，无人得知……

正在思绪飘拂之时，门外来了奎安那沙哑的声音。

“厉王殿下，祁樊谷求见。”

“不见，告诉她，本王的花轿十日后准时去迎娶新郎，如若她将本王的正君弄丢了，本王便要整个祁家来陪葬！”哼，看来这祁樊谷对她这二公子是真的喜爱，竟然大胆到前来与她谈判。不过，这祁家的宝

贝二公子，她是娶定了，而这祁家那万贯的家财，她也是要定了！要怪就怪这祁家树大招风，而她便是其中最为狂暴的暴风！

“派几个高手，暗中看好本王的正君，别叫野狗咬了去。”欧阳井华，没有想到吧，你那伪善的儒雅叫你失了先机，而本王的暴虐与好色却成了最好的借口。这一次，即使是你，也别想从中作出任何的破坏！

请求赐婚

夜幕降临，承乾宫内灯火通明。

专管皇帝房事的敬事房的掌事，见女帝处理完一日的政务，便令下人托着一个盘，跪着呈现到欧阳井华的面前。通常一个月之中，她这个掌事也只有几日的权利。虽说作为皇帝，对于后宫男子应该雨露均沾，可他们这女皇却大多时候均留宿于凤君所在的栖鸾殿内，如若不是为了维持后宫以及各方势力的平衡，怕是连这几日的翻牌也可直接省去了。

欧阳井华看着盘中用象牙作成的签牌，签牌小巧且制作精良，分成多种颜色，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嫔妃等级，且在签牌的背面写的每个嫔妃的姓名。伸出手，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块根签牌，下人赶紧唯唯诺诺地接住退后，将签牌递给掌事。

“陛下，今日翻到了霁月殿月贵人的牌。”将翻过的签牌放回盘子中，对着身后的下人喊道：“移驾霁月殿。”

欧阳井华起身，只见一人来报，凤君求见。

赶紧摒退身边的掌事及众干人等，让凤庭筠进来。

只见一身淡色素衣，未施粉黛的凤庭筠一身娴静地迈了进来，在夜晚油灯的照映下，白皙的肌肤透明一般，如年轻的男子，发出淡淡的光晕，迷醉了这暗夜里飘拂的微风，也迷醉了欧阳井华的眼。

拂裙施了个礼，欧阳井华忙上前将他扶起。

“庭筠，此时就你我二人，不必如此多礼。”依旧是那么温柔的面容，依旧是那么体贴的话语，由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在那柳絮飘舞

的季节，她微服私巡，来到凤家，他傻傻地立在柳树之下，问她是谁。而她也就像如今这般，温柔的笑着，却默不作声。

此时此刻，仿佛他们依旧年轻，依旧像年少那般，单纯而真诚。她依旧是那个承诺爱他宠他一生的大皇女，而他依旧是那个羞红了脸，开心不已的凤家公子。

可是她眼角的细纹出卖了她，岁月在流动，他们也在渐渐的老去……

“陛下，臣妾有一事相求。”面对欧阳井华的示好，风庭筠依旧微笑着，态度不坑不卑，就像是一般的臣子对待女皇那般，有礼却显疏离。

欧阳井华的眉头紧紧地皱起，形成了一条小丘壑。虽然她们依旧相爱，可这爱中夹杂着太多的不稳定与阴谋，是从何时开始，他们之间变得如此陌生的，是从何时开始，庭筠不再唤她井华，而是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唤她陛下的？她明明知道，却想假装不明白，她的庭筠是何等聪慧的男子，庭筠是何等了解她野心的男子啊……

“凤君有何事相求？”虽然无奈，却也不再勉强两人回到从前，也知道，他们之间无法再回到从前。

“臣妾想请求陛下给耀儿赐婚。”

欧阳井华顿了顿，为难道：“朕明白，你爱子心切。风若蓝的确是个人才，朕也希望他二人能结成连里，可是……”

“臣妾并非想要陛下给耀儿与那风若蓝赐婚，而是风若蓝的妹妹——风若情。”定定的打断欧阳井华的为难，风庭筠缓缓开口。通过调查，这风若情二十二年的经历全部呈现在他的眼前，并无任何的隐蔽之处，也毫无破绽。既然耀儿喜欢，而这风若情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成全他们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风若情？”

在脑中搜索着这号人物，却发现，除了那耀眼的容貌，以及那唯唯诺诺的模样叫她有些印象外，其他是一片空白。对她的定论，也便

是像外界流传那般，是风家不得见的二小姐，空有绝世的外貌，却无一点才学。这般对她毫无用处以及威胁的人，她还真是从来没有留意过。

“风家那个没用的二女？”真是不懂，庭筠怎么会看中这个女子。与风若蓝简直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朕最为宠爱的皇子，怎么可以嫁于这样的人？”虽然她忌惮风若蓝背后的蓝家与凤家的结合，可也不希望自己宠了十七年的儿子嫁给一个草包，虽然找不出比风若蓝更优秀的女子，略逊一绸也是可以的，而这风若情明显不是一绸、两绸的事！

凤庭筠直视着她的目光，想要望进她的心灵深处……

“井华……”听到期待已久的呼唤，欧阳井华心中却没有惊喜，却浮现出一丝紧张与不安。

“无论你想对我，或者对我们凤家做什么，我都不会怨你。可是耀儿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希望你们的战场挪到耀身身上，这风若情有什么好？她无才无能，永远进不了朝堂，这样耀儿便不会踏足这宫中的争斗；她懦弱无能，而耀儿有些许蛮横，她定不敢左拥右抱，也会处处让着耀儿。这样的女子，耀儿才不会被欺负！”振振有辞，说到激动处，更是双颊微微泛红。

“庭筠，你总是那么聪慧，我常常在想，有的时候，你能愚笨一些那该多好。”讪笑一声：“可愚笨的凤庭筠便不是叫我如此着迷的凤庭筠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矛盾的。

凤庭筠并没有接她的话，因为他知道，她并不需要回答。

他的聪慧，她一直都知道，且欣赏着。

可她不知道的是，他是如此的痛恨着自己的聪慧。他如果看不清她那对皇位的眷念，为了权利牺牲掉一切的凶狠，他依旧会奉献出自己所有的爱恋；他如果看不清凤家的横霸朝野，权雄一方，他依旧会为了自己生在一个和善的环境而感到幸福。可这一些偏偏叫他看清了，而且是如此的清晰。

没有一个帝王会允许这样一个只差一手遮天的臣子存在于世，也没有一个享受过无穷富贵的臣子愿意放弃到手的权势，归隐于田。

一边是他最亲的母亲，另一边是他曾经以为会相爱一世的爱人。他们不会为了他而停止猜疑，而他也无法阻止这世代的纷争，如若真的两边都帮不了，那她只希望能护住自己最宝贵的耀儿。

看着凤庭筠那少有的坚定目光，欧阳耀华终是妥协了。

“朕答应你。”

“谢陛下！”

看着又恢复疏离的凤庭筠，欧阳井华开口道：“今日朕去你寝宫吧。”

“不必了，后宫兄弟众多，陛下别忽略了他们。臣妾告退！”没有留恋，恭敬的一个欠身，慢慢地退出承乾宫。在他离开不久，敬事房的掌事带着众小进来，看着他们，欧阳耀华一阵烦躁，挥了挥那金黄的衣袖，迈开步伐：“起驾霁月殿！”

皇室之中，温情只有少许，剩下的只是君臣之礼，皇室之道啊……

正式赐婚

当风家全家上下跪拜厅堂，接到从宫中来的赐婚九皇子与风若情的圣旨，皆不敢置信。

之前风若蓝与九皇子，虽然大家心知肚明是怎么个事儿，可是女帝毕竟没有明说，大家也没有权利多言些什么，而这一次，是正式下了圣旨，等于昭告天下，是钉在铁板子上的事。

虽然风若情在风家地位卑微，也不知九皇子与她之间何时生出的情愫，可是皇权最大，这次的赐婚完全改变了人们对风若情的怠慢。

风家最开心莫过于风尚利，激动的捧着圣旨，拿出大把的银子用来打赏来自宫中传报的官差。本以为能依靠自己那被称作奇才的女儿与九皇子成婚，提升风家在皇室的地位，而之前闹出的事情差点叫她气得厥过去，本想定会惹得女帝不高兴，没想到这平日里默不作声的

二女却是一鸣惊人，真不愧遗传了父亲绝代的风华，叫那九皇子看迷了眼啊。

也不怪风尚利认为是她这个二女的容貌招来这样的喜事，毕竟除了那容貌之外，她着实找不出其他的优点来。

而在听到这样的圣旨，最为郁结的怕要属风若蓝了。本以为那刁蛮的九皇子，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没想要为了报复自己，竟然想出这样的主意，明明他们两人水火不容，却偏偏选中她，只因为她是自己最为瞧不起的二妹。这样的笑话，世人会如何看待她，是否会认为她这个堂堂兵部侍郎，竟然比不上一个懦弱无能、毫无地位可言的女子！

没想到，本以为只是有些娇气的九皇子，竟然也如此的睚眦必报！

可别人的反应再多元化，也影响不到依旧悠哉的风若情……

“恭喜二小姐，在风家，再也没有人敢轻视二小姐了！”平儿与丰儿喜滋滋的恭喜着自己的主子。对于平日里，二小姐受的白眼以及怠慢，连她们都受到牵连，虽然他们觉得二小姐其实是个好人，可整日被人瞧不起的滋味着实不太好受。此番，终于彻底翻身了！

风若情并未吱声，这样的道喜，自接到那滑稽的圣旨，半日来，已经不知听到多少了。有虚假的，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为之不多的像他们二人那般真诚的……可她并不在意这些，这个圣旨只是一段小插曲罢了。

她风若情不是个为了别人，而委屈自己的女人。唇角微微勾勒出一个浅浅的弧形，看来这风家，是时候离开了。丢掉风家二小姐的身份，她依旧是那个充满霸气的风若情……

“风若情，你这个卑鄙小人！”如狮般怒吼的嗓音远远的飘来。不用看，就知道是那久日未来风府的九皇子。

嘟哝着红唇，瞪着那圆溜溜的瞳孔，婴儿肥的脸蛋，虽然不艳丽，却是可爱至极。如若去掉此时凶神恶煞的表情，也失为一个温婉

可人的清秀佳人。

欧阳耀华拂袖拭去额头冒出的微微细汗，从知道母皇下了这道圣旨后，他便被告知，是他父君的主意。他真的不明白，平日里疼爱他的父君怎么会要将他嫁给这样一个女子，可父君并不多解释什么，只说选个日子，把婚事办了。

气愤的他孤身一人跑来这风府，看着众人诧异以及暧昧的目光，他更是气愤，直冲进风若情所在情居园，像她讨个说法。

“本皇子不管你是怎么讨好父君，让父君请求母皇赐婚。本皇子告诉你，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女人，根本入不了本皇子的眼！”朝着那个叫自己又恨又念的女人怒吼着，发泄着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对她的不满。

“正好，我也不想娶你。”风若情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她也是个受害者，一切都是他这个九皇子搞出来的事端，这番有什么资格跑到她面前叫嚣？凭他是九皇子，还是凭他只是个孩子？

“你如果对这婚事有什么不满，大可以去对你的母皇去撒娇，取消掉这场闹剧，我没有任何的意见。”虽然生气，却依旧从口气中看不出一丝不满。

可是，这样的说辞对娇生惯养的九皇子来说，却是极大的侮辱。见那风若情没有一丝虚假的表情，欧阳耀华心中越来越沉闷，见她将母皇的赐婚说当成是一场闹剧，并且无丝毫眷念，他便像是被一块大石头给堵住，喘不过气来。

“本……本皇子才不会叫你如意！”憋红了小脸，反驳着：“你越是想要取消，本皇子越是要嫁给你！”想到那不情愿的风若情被迫与自己绑在一起，受自己的荼毒，本是阴霾密布的心情瞬间晴朗开来，心中奏起了欢乐的舞曲。

耸了耸肩，说真的，无论他想嫁还是不想嫁，还真的不关她什么事。

因为，她不会娶……

宣誓完自己的决心，欧阳耀华神气赳赳的准备离开。却在风府门口迎上正准备进门的风若蓝，见到她，他的内心无比的平静，没有一丝的伤感。甚至朝着满脸复杂的风若蓝微微一笑，便准备越过她回宫。

“你这是在报复我？”

“呵！”听到这样的说辞，欧阳耀华竟然觉得好笑，不禁轻笑出声。他有什么好要报复他的？

“你喜欢二妹？”风若蓝转身走到他的面前，直视着他的目光，想要望进他内心的深处。见到那躲闪不及的心虚后，她笑了：“你不喜欢二妹，你果然是在怨我。”

不喜欢这样步步紧逼的风若蓝，也不喜欢别人如此大胆的窥探他的内心。欧阳耀华浑身竖起尖刺保卫着自己：“你少自以为是了，本皇子嫁给谁关你什么事！你管本皇子喜欢还是不喜欢，本皇子告诉你，这风若情，本皇子是嫁定了！”

说完朝她冷哼一声，视她为垃圾一般，播开她急步跳离她，步伐越拉越大，仿佛后面跟着什么吃人的怪物……

看着越走越远的背影，风若蓝的脸色变得铁青！

好你个九皇子，好你个……风若情……

有人提亲

夏末的夜晚，席席热气，偶尔的凉风袭来，叫人感到无尽的舒爽。明月高高的悬挂在天空之中，繁星密布，如可爱的娃娃，快活的朝着大地眨巴着眼睛。

正准备入睡的风若情，感觉到窗前一阵若有似无的气息流过。摸上床塌的手微微一顿，便似无事的翻身上床。约莫一拄香的时间，平缓而均匀的呼吸声传了出来。

虽然步伐很轻，可假寐的风若情依旧能够感觉的到，能够清晰的感觉到他们翻窗而入，正朝着她的方向走来。轻轻转动着中指上私下里刚制好的银环戒指，准备着……

可是来人并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而是停在床前几步远的地方。

“殇，你有没有搞错？这样一个女人会是我们的少主？”这个声音很熟悉，风若情的记忆过人，在自己脑海中搜索着，发现这个可以压低的声音，正是之前碰见两次的“正直”女子。

并没有回应的声音，可是风若情紧闭的双睫，感受到微微的光芒，并且有越来越烈的趋势。“怎么会这样！真的是她！”不敢置信却又无可奈何。

在逐渐刺眼的光芒中，风若情微微睁开双睫，看着屋内忽然多出的四人，以及她们手中那散发光芒的物体，惊吓的刚要大叫，却被其中一女子迅速捂住嘴巴。

“别叫，我们没有恶意！”

风若情仿佛受到惊吓般，猛点着头。

捂在唇上那粗糙的手放了下去，但那女子依旧一脸警惕的看着她，生怕她叫出声。

风若情的呼吸渐渐平缓：“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在我屋里？”

四人相互对视了一眼，最终，那名拿着发光的小巧物体的女子上前，将那东西塞进了风若情的手心，可奇怪的事发生了，本是耀眼的叫人看不清的物体，到了她的手中，瞬间暗了下来，只发出淡淡的紫光。风若情翻出手心，原来是一颗不起眼的黑水晶，色泽混沌，杂质较多。可在风若情的手中，黑水晶不断的发着热，发生着变化，当它周遭的光芒消失时，它变得熠熠生辉、纯净透明且油脂光泽。

风若情不解的看着这奇异的现象，而她面前的四人却已是跪拜在风若情的面前。听着她们的述说，风若情对于冥门的起源与现状，以及各方的势力有了大致的了解。虽然对于冥门，她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这颗认主的黑水晶她倒是大方的收下，毕竟按照她们所说，只有她能使唤得动它，这颗黑水晶原来是冥门少主的信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利，有了它便等于可以使唤冥门所有的权势。而最叫她感兴趣的

是，这颗黑水晶在她手中，竟然可以助她百毒不侵。这样的好东西，她风若情何必虚假的往外推。

殇在将黑水晶放入风若情手心时，运气探测着她的内力，却发现毫无所货。虽然不理解为什么黑水晶认定这样一个毫无武功的少主，可她们皆信任宁老的说辞。这风若情必定有其他过人之处吧……

“少主，我回去冥门禀报这件事，让风、火、烈三人留下暗中保护少主周全。”殇上前，对着将黑水晶当作玩具般耍弄的风若情说道。

她们已经认定风若情为她们寻找多时的少主，可有一个人除外。

烈撇着嘴角，怒瞪着那好不推辞的收下“大礼”的女人，这强烈的气息让风若情不禁看了她一眼，唇角微微勾起，一抹邪恶的心思涌现出来。

“恩，就按你说的。不过……”停顿了下，邪恶的如魔鬼般的笑容再起，而被魔鬼指到的烈却一阵不安，果然……

“给她易个容，让她乔扮成小厮留在我身边照顾，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

听了她的话，烈顿时觉得火冒三仗，想她堂堂冥门四大护卫之一，竟然要扮成一名小厮！刚要上前反驳，臂膀被身后的殇紧紧抓住，并冲着她摇了摇头。

“听凭少主吩咐。”

就这样，这件事在当事人干瞪眼的环境下被敲定。

第二日清晨，风家二小姐出门时，怜惜一卖身的女子，将其买入府中，起名烈儿，成了风二小姐的贴身小厮。面对这样一件小事，风家人无一敢言，笑话，堂堂未来九皇子的妻主，就算是再添置十个小厮，也是合情合理啊……

而令一厢，十日时间稍瞬即逝，厉王的花轿准备到来，祁家灯笼高挂，表面喜气洋洋，本该是风光嫁儿的喜事，可当家几位主人脸上那虚假笑容下却是乌云遮顶，无法挪移。面对厉王没有亲临，只找个侍卫待接，也没有敢多说一个字，毕竟谁敢在老虎头上拔须。就这

样，在祁二公子祁葆杰的哭闹之下，轿子被抬回厉王府，这婚事也算是顺利落幕。

自己的儿子就这样被那凶暴的厉王娶了去，梁思整日抹泪，连祁樊谷都没法安慰。

祁葆杰嫁入厉王府，使的祁家的地位提升。不少攀爬的商人以及宫中的官员皆暗中送来庆贺礼物或亲自来访，以表与祁家结交的心思。

这使得平日里得着清净的祁傲云多有无奈，这些日子，常常被唤到正厅，与其他兄弟姐妹一起拜见来访的贵客。

一日，祁樊谷一进屋，便见梁思喜眉笑眼。

“思儿，何事那么开心？”也不怪她感到诧异，毕竟苦瓜了几日的脸，忽然之间变得如此明媚，不叫人诧异也怪。

见祁樊谷进屋，梁思娇媚着把她拉到床边坐下，凑近她的耳边说道：“喜事，天大的喜事……”故弄玄虚般顿了顿，在祁樊谷疑问的目光中继续：“前日来访的太府寺大人，今日来向咱们傲云提亲了！有了太府寺大人的照顾，咱们祁家在商业便如同有了一张通行证！”

祁樊谷惊诧的张着嘴，这这太府寺大人名叫顾常卫，掌钱谷金帛诸货币。对于她们祁家的发展确实帮助很大，可是这：“这人不是已年近六十，且迎娶过不少房侍妾了吧！”这，这是不是太委屈傲云了？

“那又如何，傲云长成那样，男人家的东西又都不会，有人肯娶他，他就该偷着乐了！而且这太府寺大人正君死去多年，这一次是要迎娶傲云为正君。”

“可傲云会同意吗？”想到那不多话，老实乖巧的大儿子，她真是猜不透他的心思。

“这我已经与太府寺大人商量好了……”靠近她的耳朵，轻声说着。

“这……”见祁樊谷还有一丝动摇，梁思便下了猛料，他轻挪着身子，将暖玉般的身躯依在祁樊谷的胸前，轻轻的磨蹭着。

“难道你希望傲云就这么待在祁家，孤单一世吗，人家这也是为了傲云着想啊？”

体内的欲火被挑起，祁樊谷抓住梁思那不老实的小手，将他扑倒在床，想了想，也的确是如此，好不容易有人向傲云求亲，还不知今后会不会再有，总不能将傲云就这么拖在家中：“就依你！小妖精！”说完便朝着那满意的上翘的红唇靠去，屋内暧昧一片……

尴尬初遇

古人给风月场所想了一个美丽的词，青楼。

来到京城最大的风月场所——燕春楼。

就如同书中所描述，电视中所演，即使是西盟最大的妓院，也免不了“俗气”二字。本怀了许期望的风若情，见到这满目太过晃眼的装潢，看着那些身着暴露、脸上覆盖着如城墙般厚的粉黛，扭着腰身，娇里娇气的男子依靠在女子怀中撒着娇，伸出那令人作呕的兰花指，戳着那些满脸迷醉女子的胸口，即使是风若情那引以为傲的淡定，也有了一丝裂痕。

“你这个……”

在风若情扫来的淡然注视中，想到这几日被这女人看似无意的“折磨”，扮成小厮的烈撇了撇唇，不情愿的改口：“二小姐，为什么要来这样的地方？”本以为这风若情就懦弱点，无情点，没想到还是这等风流的人物，竟然带着她，就这样大摇大摆的逛青楼！

仿佛看白痴一般，风若情上下瞟了瞟一脸不情愿，浑身别扭的烈：“女人来青楼还能做什么？难道你……”眼光朝着她身下望了望，嘴角虽然未动，却不由自主的又升起了邪恶的种子，没有想到当时的无意将她留在身边，竟然是如此正确的决定，这个烈真是个单纯又好逗弄的女子。

“你……你这个女人！”被她目光激怒的烈冲着她怒吼道，此时的她早已忘记了彼此的身份。认识这个女人，算她倒霉，这样的捉弄已

经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如果不是她身体够结实，心脏够好，怕是早已倒在坟墓里了！

风若情可没功夫等她消气，转头冲了迎来的老鸨说道：“给我找间上房，找几个好点的小倌过来。”

看着虽是一身素装，却是上等的锦罗所制，在这样一身素装之下，风华难掩的女子，老鸨便知道是条大鱼：“这……”

“烈儿，给钱。”也不回头，就冲着仍旧在怒火中烧的烈吩咐道。

听到烈儿这样娘的称呼，烈嘴角抽搐的厉害。再次哀叹自己苦命的人生，竟然跟了这样一个魔鬼主子啊！

不情愿的拿出准备好的银票，塞到老鸨的手中，看着老鸨那眉开眼笑的鼠样，便知道这银票的分量不轻。

看着老鸨那谄媚样，风若情暗道：这银子真的是通行全球啊！

跟着老鸨来到一间布置精巧的上房，不多时便进来六名长相清秀俊俏的年青男子，皆是着有些许透明的薄纱，薄纱有些许下滑，露出一大片胸前白皙的肌肤，如若是一般的女子，怕是早已扑上前去。

六名小倌看了看，这坐于桌前品茶的风若情生得极美，连他们都未见过如此美的人儿，虽然想上前，可见她淡漠疏远的神情，竟然没有一个人敢靠近，而烈装扮的小厮此时怒火还未熄灭，也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瞬间，两方人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

风若情微微皱眉，心中的失望更甚。自从得知冥门的存在后，她便决定涉足这她最不想的青楼生意，因为这青楼是最来钱，而且最好隐藏探测消息的地方。今日来到这最大的青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本是想看看与之竞争的可能性，可是没有想到，竟然会如此不堪一击。

失望至极的风若情只摆了摆手：“你们会些什么？”

见客人问起，六人皆一阵欢喜。上前就要朝风若情身上靠去，其中一人更是大胆地将手搭上风若情的肩头：“奴家会的可多了，你想玩什么……奴家都可以陪你玩……”

话音未落，便听“啪”的一声，男子“哇哇”大叫了两声，那本搭在风若情肩膀的白皙小手此时已是紫红一片。

没有理会他，风若情继续面向其他五人：“你们会些什么？”

“……奴家……奴家会琴……”

“奴家……会琵琶……”

“……唱曲……”

“……”

五人皆是一脸惊恐的望着她，不敢再试图靠近这绝美的女子，免得落得同样的下场。

“一起来吧。”

在风若情的一声吩咐下，五人忙抱起自己的家伙，坐于一旁表演了起来。

而听着那些低俗的淫词艳曲，风若情最后一丝的期待也幻灭了……原来，这就是西盟最大的青楼啊！

而就在风若情隔壁的暗厢，门被一将近六旬的女人轻轻打开，探头探脑的四处张望了一番，才敞开门，让人悄悄的将一包重物抬进。

来人屋后忙手忙脚的将袋中的重物搬挪出来，移至一旁的床上，便带着赃物纷纷退下。

床上躺着的，乃是一名面容硬朗的男子。古铜色的皮肤，结实的身躯，此时的他正双目紧闭，仿佛正在沉睡之中。

站于床边的顾常卫满意的看着床上的男子，她顾常卫这一生什么样的男子没有过，可还真没有见过如此丑陋的个性男子，只是不知他外型丑陋，床上功夫如何？想着想着，顾常卫脸上那yinhui的表情更加令人作呕。

拿过桌案上的一小杯凉水，朝着男子脸上直扑过去。

缓缓的睁开双目，看着这陌生的环境，涣散的目光看着那冲着他直笑的“老”女人，一身直摇晃的赘肉，那耷拉下来的眼袋，裂开嘴时

那疮黄的牙齿，令他一阵哆嗦。记忆慢慢回复大脑，他记得母亲唤他过去，在闲谈之中，他喝了桌前的一杯茶水，下面便没有了知觉。

不安在心中扩散，看着眼前面目显得有些狰狞的老女人："你……你是谁……这……这是在哪儿……"挣扎着想要坐起，却又跌落床前，浑身使不上劲。

老女人并未多言，直扑上前，撕咬着他的唇，他的衣服，她看似年老，蛮力却还满大。瞬间，祁傲云上半身的衣服便被撕成一片一片的废物，那胸口也是被撕咬的一阵青紫。

这样狂暴的举动吓坏了他，他使劲的挣扎着，却不想得到那变态女子的几记耳光。

"装什么清高，老娘这可是连聘礼都下了。是你家人把你送到老娘的床上，等你成了老娘的人，你就等着乖乖嫁到老娘的府里来！"如若不是怕家中那个公老虎坏事，她也不会来这青楼与他交欢，不过却是比在府中刺激的多！

说完，便再次上前，想要霸占这个惹起她兴致的男子。

听了她的话，祁傲云是满目震惊。虽然知道母亲不重视他，可他没有想到，毕竟是有着血缘的牵连，母亲怎么会将他卖给这样一个老女人！

心中的一丝伤感化作力量，将那伏在自己身上的女人推倒在地，踉跄的起身，将桌案上的茶杯摔落在地，化作一块块碎片。随手抓起其中的一块，指着还未来得及起身的顾常卫："你，你别过来！"抓住身上那已经破碎的衣衫试图掩盖着自己的身躯。

边威胁着边朝门口退去，拉开门闩便冲了出去，一头撞进一个温暖的暖墙，一阵淡淡的清香袭进他的鼻间。

"你……你这个贱人，敢跑！"屋内的顾常卫已然反映过来，冲出门准备抓回那个伤了自己的丑男人。

听到那魔鬼般的声音追来，祁傲云更是紧紧抓住那正欲甩开的臂膀，感受到并不粗壮的臂膀却是结实紧致。已然无力的身子强力地支

撑着。“救我！”吃力的抬头，“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他从未见过生得如此好看的女子，顿时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窘境，只呆呆的望着那越来越冷的俊颜。

风若情刚出门，准备回府，便被个男子如此熊抱。本就郁结的心情更是结上冰霜，看向那紧紧扒住自己的男子，他的个头少说也接近一米八，那半露的上身结实有力，完美的身材展露无遗，皮肤虽不白皙却显阳光。浓眉打眼，高挺的鼻梁，最终要的是，没有其他男子那股子粉香味。

风若情一阵打量，终于碰见个比较看得顺眼的男子。

看着他那酥软的身子，以及后面追出来的丑陋的老女人，风若情立马便知他中了药。可是她依旧秉承不管闲事的原则，准备甩身走人。

微微用力，挣脱他。

“二小姐！”身后传来不满的声音，烈本已经平复的怒火再次川升，哀叹道，她怎么会跟了这么个主子！

风若情看了看她那气愤的表情，感到好笑。真是正义感多得过头的女人！

这一阵骚动，引来众人的围观，几人皆是比较有特色的人，顿时变有人认出了他们。

“这女子我认识，是女皇刚刚赐婚于九皇子的风若情！”

“那位，那位不是顾大人吗！”

“这男子如此丑陋，莫不是祁家大少爷祁傲云？”

“……”纷杂的声音不端的传来，围绕的人群越来越多。

风若情抚了抚额头，真是吵！

见已被人认出，顾常卫一阵紧张，看着那已经无力的祁傲云道：“你这个贱人，竟然勾引我，想爬上我的床！”

听着她的怨望，祁傲云已是无力反驳，他的意识越来越涣散，他将希望的目光投向那依旧旁观的风若情：“救我……”却依旧如石沉大

海，得不到任何回应。

抓紧手中的茶杯随片，狠狠的朝手臂一挥，顿时血流如柱……

风若情本是无波的双睫微微一缩，闪出道道欣赏，真是个倔强的男子。

而那番，顾常卫继续叫嚣着："……你真是不知羞耻，想这样赖上我顾常卫！"

"没有想到祁家大少竟然是这样的人……"

"丑也就罢了，竟然……"

"怕是看自己的弟弟嫁入厉王府，嫉妒了吧！"

"这样的男人，打死他算了，真是丢脸……"

"……"

丝毫搞不清楚状况的众人纷纷奚落着他们眼中的丑男。毕竟一个是太府寺大人，一个是祁家丑陋切不受重视的大公子，谁轻谁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算这其中有什么隐情，也是顾大人说了算。

不理会他人的纷言纷语，祁傲云又朝着臂膀划了一道，血再次涌出，暂时的清醒再次回到脑中，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毫无办法。

风若情单腿屈膝，蹲在他的面前。

"给我一个救你的理由。"

定定的看着那总叫自己暗然自卑的容颜："我想活！"是的，即使母亲不重视，即使没有人重视他，他也要为了自己活下去。他不知道如果自己陷入昏迷，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是屈辱还是死亡，可是他不想死，他要活着！

沉默陷入两人之间，就在烈忍不住要上前时，风若情冲着那强撑的男子点了点头，男子仿佛松开了紧甭的弦，放心的瘫软在地，放任自己陷入黑暗之中，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眼看见这个美丽的女子，便觉得她是个可以依赖的人。

只见风若情站起身，对着那口若悬河的顾常卫开口道："顾大人，这个男人我看中了。"

四周顿时倒抽一口气。

谁人不知，这风若情乃是未来的皇子妻主，而她此时竟然说看中这样一个风德败坏的丑男！可偏偏，没有人敢反驳她。

“这，这个祁傲云……”顾常卫指着那倒地的男子，那男人是她下了聘，准备迎娶回去的男人啊！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过往，可是我相信，顾大人一定会卖若情这个面子。”就在顾常卫被噎得不知如何回答时，风若情冲着烈说：“把他带回风府。”说完，不再理会这一团乱，率先走了出去。

烈看着那玄酷的背影，终于露出这一天的第一个笑容，其实她这个主……还不赖！

抱起地上那男子，将身上的外衫脱下覆盖在他的身上，去追赶自己的主子。

“二小姐，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救他。我还以为你真是个无情的人呢！”

风若情一脸怪异的停下步伐，古怪的望着一脸兴奋的烈：“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救他？”

“救人要什么理由？”烈搔了搔头皮，不解的问。

“我救他，是想看看，等到明日，这事在整个京都传播开来，他还会不会像现在这般，想要活下去。”邪恶的笑容再起，直雷的烈全身焦黑。

主啊，原谅我吧！我竟然认为魔鬼会有变成天使的一天！

决定回去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尤其是西盟两个地处南北两个极端的人物被联系到了一起，加上顾常卫的大肆渲染，那便更是如火上焦油，传遍整个京都。仅仅一天光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西盟最美，且近来风头最强劲的女子风若情，竟然在第一青楼燕春楼，为了祁家丑公子祁傲云，与顾太府寺大人针锋相对，甚至还将祁傲云带入风府。

人们纷纷将敌对的目光指向“祸水”人物——祁傲云。尤其是男子，更是诋毁他，用了什么下三滥的伎俩，才惹得两个女子为了他而争抢。更叫她们幸灾乐祸的是，刚与风若情被女帝赐婚的九皇子面对这样一个“情敌”，是多么大的侮辱，该如何发挥他那泼辣劲。不禁，众人唏嘘两声，虚假的为那可怜的祁傲云祈祷两声……

而在风府中，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还未醒来的祁傲云熟不知，在这短短的一日之内，天地皆在变化，等待他的不再是平静，而是惊涛拍岸，狂风暴雨……

“二小姐，如今外面将这位祁公子渲染成这样一个放荡公子，真是太过分了！这叫一个男子如何生活下去？”烈义愤填膺的为那个依旧躺在床上的男子打抱不平，也希望那狠心的二小姐，能够一不小心，发发慈悲，帮帮这位公子。虽然这狠毒的主子，之前抱着那么一个邪恶的心思，可她没有想到，这消息传得如此之快，且如此之扭曲，且听闻这祁公子在家中并不受宠，着实叫她同情，也只有主子，能帮帮他，以他们冥门的势力，收留一个小小的男子，还是不成问题的。

听着烈的唠叨，风若情简直佩服自己，听那么多次，耳朵都没有生茧。烈那单纯而直白的个性，头脑里在想着些什么，她岂有不知的道理，可只不过，她不想理睬便是。

躺在情居园内的凉亭之内，迎合着和煦的阳光，温暖而舒适。

想起那西盟国内，唯一叫她看着舒服的男子，想起那毫不犹豫，伤害自己的行为，想起那鲜血直留的场面，以及他那对生命对未来渴望的目光，多么像以往的她啊……

在她的手中，从来都只有死人，有多久没有头脑发热，去救人了？

她并不会无故救人，他既然为她所救，那便是她的人。不过，她真的很期待，他醒来之后，面对四周的打击，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唇微微地向上翘着，是选择屈辱的活下去，还是为表清白，以死明志？

“祁公子醒了！”

平儿的一声惊呼，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僵持。烈紧步回旋，想跟去看望，仿佛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去，看着那雷打不动的风若情，隐忍的丝丝无奈：“二小姐，你不跟去看看那位公子吗？”虽然，知道这句话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可是她依旧不见黄河不死心。

“你去看看，如若他能下床了，便叫他回去。”丝毫不理会他所处的境况，她想知道的就只有他回去后的后续发展。

听了这话，烈简直想抽自己一个巴掌。

问她？简直是多此一举！她之前一两天在她耳朵边唠叨的话，看来她真的当作是耳边风，一句没听进去。“笃笃笃”，踩着重重的步伐，宣誓了自己的不满，就在这么毫无回应的孤寂中跟着平儿进屋。

此时被安置在边屋的祁傲云已经被丰儿扶起身，依靠在靠枕之上，本是黝黑的肤色之上，透露着点点苍白，唇因为几日的缺水而显得干裂，发丝有些许油亮。或许是他本就丑的惊人，如此这番颓废模样，竟然也叫人说不出什么，只觉得理所当然。

见烈进屋，祁傲云赶紧起身，那看似虚弱的身子竟然支撑着自己的重力，虽是摇摇晃晃，却依旧坚持站立着，对着烈行了个正式的大礼。烈急忙上前，扶起他，让他坐于床头。

祁傲云此刻虽是脑里如糨糊一般，可是那日昏迷之前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他记得这个壮硕的女子，是跟在答应救他的美的冒火，却叫他无故信服的女子身后。如今怎么……

飘拂的目光朝着烈的身后探了探，目光中夹杂着许期待……

知道这位祁家公子是在寻找着她那无情主子的身影，可她总不能直接跟他讲，说她那主子根本不是纯粹的想要救他，而是存着一点歪心思吧？而此时，她那主子也在忙着晒太阳，“抽”不出一点空来看看他吧！

硬着头皮，烈解释着：“我家二小姐她……她本想过来的，可是她在……在忙……”越说到最后，越是无力。她家那主子，整日里除了忙

晒晒太阳，种种花草，没事再溜达溜达青楼，还能忙什么？搔弄着那一头笨重的发丝，掩饰着心虚。

虽然疑惑，可祁傲云也并未再开口，只是微微一笑，便不再多问。

祁傲云回忆着，那日，他在迷糊之中，听见身旁的人称呼那位绝色的小姐风若情，如今想来，应该是那近日因与九皇子的婚事而被闹得轰轰烈烈的风家二小姐。也不怪他这个处于深院之中的商家公子能够知晓，实在是周围的人都在讨论着她。就连他身边那聒噪的青儿，都集中火力，直朝着她。

也是通过青儿那张大嘴巴，他知晓风若情这个人，也通过青儿那鄙视的目光，知道她无才无能，想靠着九皇子这跟大枝条往上爬。不过，除了这些，人们提到更多的则是她的美貌，玉貌花容，闭月羞花。说她如若是男，必定倾国倾城，惊为天人。身边的小厮爱慕她的很多，也听闻不少家的公子倾慕着她，虽然无才能，可那貌容也足够迷倒众生。可是大家的公子不愿失了颜面，下嫁于她，而身份低微的人家也自觉得高攀不起风家，因此风若情年至二十二，婚事依旧被耽搁着，此番与九皇子是女帝亲自下旨赐婚，暗地里不知多少男子心碎一片。

可听的再多，也不如亲自见到来得震撼，他无法用任何的言语来形容她的美，总之，他在她的面前，第一次感到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是丑陋不堪的，第一次哀叹，为何他不像其他男子那般娇柔多姿。当她允诺救他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再认同世人的说法，在他心中，这样一个为了他而与人争斗的人，必定不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见祁傲云面露忧愁，想是他已是猜测到了一些，正在为了自己的处境而无奈。烈想了想，终是决定不顾及她那无情主子的吩咐，将这位公子逼上绝路。在她看来，一个清白家的公子，被毁了青誉，那便是断了生路，今后哪家女子还敢迎娶他？即使是再丑的男子，也期待有一日能够风光的，清白的出嫁吧！

“祁公子，如若你没有去处，大可留在这里，二小姐会找人照顾好你的。”

看着热心的烈，祁傲云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除了青儿，这是第二个给予他关心的人，虽然感动，却不会允许自己总是这么麻烦别人。虽然他的母亲可能与这件事有关联，可是他必须回去，况且青儿还在祁家，他不能丢下他。

谢绝了烈的挽留，执意要回祁家。在整理，休息了一个时辰后，在他即将离开之时，祁傲云向烈提出，想要当面向风若情致谢。

处于懊恼状态的烈，答应了他。

或许她那主子见到这样一个坚强的男子，会改变主意让他留下也不一定。

流水桃花，万紫嫣红。在溪水湍湍流动声中，一个淡绿色背影倚靠着，与这满园绿意竟是如此的和谐一致。

烈将他带至这园中，便躲于一旁。此时就只有梳理后的祁傲云一人，面对这样景致，他竟然不敢上前打扰。

“身子好了？”实在受不了身后的安静，他准备站到什么时候？风若情开口道。

“是……是，多谢二小姐关心。”仿佛受宠若惊般，祁傲云赶紧出声。“还有，多谢二小姐之前的救命之恩！”说完便跪拜下来。

风若情并未出声叫他起来，只是伸出手揉了揉酸胀的肩膀：“既然没事了，那就回去吧。”站起身来，转向祁傲云，看着今日的他依旧未施粉黛，没有那股子粉香味，身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褂子，映衬的身形结实而强壮，就连此时跪在地上都是不坑不卑。

淳朴而塌实……

她，并不讨厌，甚至，有些许欣赏……

走过跪在地上的祁傲云身边，长袍被风轻轻卷起，划过一道风华。

“烈儿，你送他回去吧。”别以为她不知道烈那么点心思，可是她不会为了她而改变心意。“还有……”顿住脚步，直视着前方那傲然开放的桃花，唇一点一点地裂开：“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见面。”

祁傲云不解的看着远方，看着那珊珊倩影，思索着那句话的含义……

傲云回府

此时的祁家闹掀了锅，先是顾太府寺大人前来取消了与祁家的婚事，再则成了四方人世的笑柄，而祁傲云的“丑”以及“不知羞耻”被他们拿出来大肆渲染了一番，就连祁樊谷那丑陋的长相，也被人们连带的笑话了一番。

加上梁思的渲染，使得祁樊谷更是气愤。而正在这种热当头上，她那给她丢尽脸面的大儿子，祁傲云回来了。而在他身边，还跟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女子。

“啪”，在祁傲云刚踏入屋门，还未站稳之际，在大家还未反应过来之时，一个响亮的巴掌便已经挥洒到了祁傲云的脸上，在那右颊之上，留下一道红红的印记。

“你这个畜生，你还知道回来？你怎么不死在外面，真是丢尽了我们祁家祖宗的老脸！我祁樊谷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竟然生出你这么个毫无是处的儿子！”伴随着掌声，随即到来的便是不堪入耳的咒骂，以及身后一群人等幸灾乐祸的奸笑……

听着一个母亲这样咒骂自己的儿子，面对儿子所受的屈辱，没有一丝的关怀，烈愤怒了，她迈开步子刚要上前为祁傲云争辩，却被抓住。看着祁傲云冲着她摇了摇头，烈只得平息怒火，假装镇定的站在一旁。

“妻主，别气了。这也不能怪傲云，毕竟他已经二十有四了，哪个男子那么大还待字闺中，也不怪傲云心急。”梁思一脸柔情的上前轻抚着祁樊谷那起伏不定的胸口，看似为祁傲云开脱，却是更加坐定了他

勾搭女子的罪名，将祁傲云推到风浪尖头，也使得那本就起伏不定的胸口更是波浪滔滔。

“有你们这么做父母的吗？不信任自己的儿子也就罢了，还和外人搀和着，一起侮辱自己的儿子！”不顾祁傲云的阻拦，烈那火暴性子终于爆发了，冲着那惺惺作态的众人吼叫起来。

“你……你……你谁？”祁樊谷指着她，被她那凶煞的表情振到。

“傲云啊，本以为你就勾搭了顾太府寺大人和风家的二小姐，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么一号人物。你……你真是……这一次，父君也无法再为你说情了……”梁思将惋惜与失望演绎得淋漓尽至。

这番不论清红皂白的话，简直将烈气得暴跳起来。

“母亲。”不同于祁樊谷的恼怒，梁思的惺惺作态，以及烈的暴躁，一道清泉般平缓而沁人心扉的声音响起。

“母亲做了些什么，傲云都知道了。可无论如何，您依旧是傲云的血亲，傲云会敬您，可傲云对您只有一个要求，那便是尊重。”顿了顿，继续道：“如果哪一日，母亲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傲云也不会再勉强。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也不会怪罪傲云的。”没有愤怒，依旧保持着祁傲云特有的坚强与笑容可拘。他这是在强势的告诉自己的母亲，他的决心。他愿意给自己的母亲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如若再有下一次，他便不会再认这个母亲，这个家！

许是想起了那早逝的糟糠，许是想起了自己将儿子送到顾常卫床上那件龌龊事，也或许是被那沉默不多言的大儿子突然吓到，总之祁樊谷竟然没有反驳，只是满目惊诧。

“既然父亲没有话要交代，那傲云回去休息了。”辑了个礼，转身对烈露出一抹真心的笑容：“谢谢你送我到这儿，我没事，你回去吧。”知道烈是担心自己才跟着进来，可是他没事，真的没事，这世间本就他一个人孤单的活着，他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目光。只是与自己无关的人罢了，那是伤不了他的。

露出坚忍的笑容，就这么坚定的，一步一步的离开正厅，朝着自己那偏僻的小园，朝着自己那孤独的天地走去。

那份坚强叫烈震惊，那临走时的笑容叫她为了这样一个男子而感动。

“我是风二小姐的小厮，风二小姐吩咐了，希望你们好好照顾傲云公子，如若不然，哼……”留下一句威胁，便不想再在这压抑的空间里停留一秒，愤然离开。

厅中留下祁樊谷与梁思则面面相觑，难道这风若情，真的看中他们祁家的“丑公子”？

而在风府，烈回府后竟然一言不发，也没同风若情回报一声，便直接回自己的屋里。而暗中保护风若情的风，此时正一袭白衣，站于风若情的身后。矛盾的目光看着风若情，她暗中跟着这个主子好些日子了，可依旧看不透她。说她是懦弱无能，可有时却充满霸气，可说她深藏不露，却也没有见她有什么大的野心与行动。可此时，她竟然叫她跟着烈，跟进祁家，将一切事情汇报给她。她不知道，这主子是料定烈回来后的反映，还是无心安排，依旧叫她无法看清。

将祁家厅中之事，原原本本的告诉给这个主子，包括每个人说过的话，每个人的神情。

说完后，风若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而风也只好静静的立于身后。

“哦，这样啊。”过了稍许，风若情终于出声了。可透过这再简单不过的几个字，风却仿佛感觉到主子的好心情。

其实，风的感觉并没有出错。风若情此时确实有着丝开怀。对于那唯一叫自己看着舒服的男子所独有的坚强，让她觉得自己没有白白的去救一个人。叫她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世界，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坚忍而生命力顽强的男子。

不得不说，她欣赏这样的男子，也认可他，唇角轻敏，这样一个淳朴而坚强的男子，应该会适合吧？右手手指轻而有节奏的敲打的捉

面，心里暗暗的下了某样决定。

不过，此时她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事缠绕着她，她必须集中心力，这决定也只得暂且缓一缓……

望着那零落的散星坚定的在暗黑的空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风若情微微勾起唇角，闪露出绝色的自信风华。

而回到自己院落的祁傲云，面对抱着自己哭泣的不成模样的青儿，看着自己的衣衫瞬间被侵透，无奈地苦笑着。

“青儿，莫非你是水做的？”

青儿轻轻拍打了下他：“大公子，你还有心思说笑。你知道外面人都怎么说你吗，说你同时勾搭顾……”突然哽咽住，怯怯地看向祁傲云。他真该死，怎么在这个时当，提及这样伤人心的事？

可是祁傲云却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恼怒与伤心，而是一脸兴致勃勃的看着青儿：“还说了什么？”他是知道外人传了自己许多坏话，从母亲那也能看得出来，这些话肯定难听至极。不过具体传了哪些，他还真想听听瞧。

青儿看着他那股子兴味，仿佛是要听别人的故事，而非自己的。

无奈地摸了把眼泪，哀叹道，早该知道他这个主子的大条。

真是白替他担心了……

捉奸在床

与西盟连边的白离国，地势险要，环境相对恶劣，那里的女子大都孔武有力，身形高大，就连男子有比西盟的男子强壮结实的多。白离人善于骑射战斗，加上女帝闻人千止心胸宽广，光纳贤士，贤才能才皆相奔投靠于她，在闻人千止的统之下，百姓归附，竟也叫其他两国为之忌惮。

而存在于这个异世的另外一个国家赤耀则是处于动乱之中。赤耀国地势、人土可谓优越，可如今刚刚登基年载，方二十有余的女帝侯沛严性情暴劣，且生性多疑。对于一些敢于直言的贤士予以打压或处于极刑，在她的暴政统治之下，人才流失，人心浮动。贵族中一名叫

杨祜的人举兵反之，随之而起的是各方的起义，如今赤耀国内波荡，侯姓王朝岌岌可危。

这叫其他两国皇室皆暗藏心思，谁人不想趁乱分一杯羹？欧阳井华深觉此时是用人之时，对于贵族也是暂时放下成见，极力安抚，对于部分将领进行了提携，而其中，风若蓝也由原本的兵部侍郎提升到兵部尚书。

对于这一点，九皇子也到风若情那闹过一回。想是被自己放弃的女子如此受重用，而他的“未婚妻”却整日里摆弄些没用的东西，不思进取，着实心里不平衡。可依旧是一场喧闹，然后石沉大海，毫无生命迹象。

在这热当头，白离国派遣使者带着几件瑰宝，前来西盟，领头的竟是白离国最受女帝欣赏的大皇女——闻人秋。

西盟女帝热情招待，并大设宴席。

席见来了各大权贵，就连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厉王也是一袭宫装端坐于席间，可见女帝对于白离来访的重视程度。而在其中，最格格不入，叫众人心里不舒服的便是风若情，因其与九皇子搭上关系，也被纳入皇家贵族一列，一大早，风若情便被叫起，平儿、丰儿围绕着她，精心装点了半个时辰，直到一身光鲜才满意的停下忙碌，让她随着风若蓝一同进宫。

坐于席间，并没有什么人来与她搭讪闲聊，而风若蓝却是左右逢迎，加上前些日子才被晋封，更是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

而最受欢迎的便是白离的来者，白离大皇女，甚至极有可能成为白离的太女，将来的女帝——闻人秋。风若情看着那一脸从容的女子，她就像一般的白离人，体貌雄伟，虽是端坐于欧阳井华身旁，却丝毫不落下风，自有一股雄踞霸气，不加丝毫掩饰。

对于她们的相谈甚欢，大家都心知肚明。

时长两个时辰的宴席，看着无数的歌舞乐曲表演，台下的众人几乎成了摆设。

看向身边的厉王，左拥右抱，丝毫不顾及其身旁刚刚迎娶的正君。风若情不是好奇心重的人，可是她也听说过，这厉王正君便是那祁傲云的弟弟，也不禁将目光挪移过去。

确实不失为一个美人，可稍显稚嫩，许是年纪太小的缘故。此时他一脸嫉妒与哀怨，却不敢出声。看来这厉王对待男人还真是有一套啊！

许是发觉到了风若情的目光，厉王轻扫过去，迎上风若情刚要离开的双睫。

“你便是耀华未来的妻主吧，恩，的确有过人之处。”边说着，右手还在身旁美人的腰间轻佻的抓了一把，惹的美人扭动着那水蛇般的腰身，咯咯直笑。

左手抓过置于案前的酒樽，让令一身侧的美人给其倒上美酒，将酒樽伸置风若情面前，轻抬了下头颅，用目光指了指风若情案前丝毫未动，已经置满酒水的酒樽。

而那祁葆杰也将目光移向她，许是知道大家所传的，她与他哥哥的那点破事，一脸鄙夷。

风若情笑了笑，举起酒樽，举向厉王，便爽快的一口饮下。厉王赞赏的冲着她笑了笑，也轻汲起酒水来。之后，两人又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不再有交流。

风若情抚摩着额头，看着越来越混沌的场景，目光扫过厉王，以及那只留一点酒迹的酒樽。用指尖沾了点，无意般放置鼻间轻闻了下，没有任何问题。目光透露疑惑，她并非中毒，只是迷药罢了。可……她是如何中圈的呢?

如今烈不在身边，她也无法表露太多。只得强撑着，朦胧中看着女帝宣布宴席结束，看着风若蓝被其他官员叫唤过去。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不寻常，风若情缓缓闭上双目，伏于案前，运用着内力，保持着头脑中最后一丝清晰，静观其变，而且她也想看看，到底如今的她碍着谁的事，范得着用这么大的力气来设计她。

“看来，风二小姐是醉了，你们扶风二小姐去休息吧。”

“是。”

随即感到一声脚步从身后走过来，风若情感觉虚无的自己被从有力地架起。不知走了多久，她被放置在一个柔软的床上，随即一人上前扒着她的衣物，这也叫风若情明白，他们的目的并非想要杀她。

摆弄了稍许，来人悄然离开，如来时般无声无息。

又是一盏茶的时间，风若情渐渐恢复了知觉，身体也恢复了些力气。她睁开眼睛，看向四周，是一间古朴的房间，毫无特色可言。扭头看向躺在自己身侧的有些面熟的男子，他双目紧闭，也倒有睡美人的意味，看他那不是很平缓的呼吸，想来也是同她一般，中了药，中了别人的设计。在脑中搜索一番，终是想起该男子是曾经与之前的她有过几面之缘的商家小公子凌苔，后被选秀入宫，也便断了两人之间还未升起的情愫。只是凌苔进宫后，并未得宠，至今未得任何册封。

她已是怀疑到了厉王身上，只是不知，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啪”的一声，门被打开……

风若情急忙闭上双睫，听着嘈杂的脚步声。

一袭凉水被泼上了面部，将风若情与凌苔同时泼醒。

看着站在中间的风若蓝，以及身后助她一同寻找的众人，将本就不大的屋子占据的满满的。看着立于后面的几人悄悄的出屋，想来是去向某个大人物汇报情况去了。

风若蓝一个巴掌挥到风若情的脸上，嘴里痛声训斥着。而凌苔则刚缓过神来，抱着手中的裘被遮挡住那裸在空气中的躯体，缩在床角，怯怯的看着这满屋子“捉奸”的人。

不多时，女帝匆忙赶来，看着自己刚刚赐婚给爱子的风若情，与自己名义上的男人，撕混在同一张床上，脸瞬间绿了下来，凌苔被女帝身边的侍卫给拉了下去，想是后果不容乐观。瞬间，这尴尬的床上只剩下一个衣不遮体的风若情，而女帝吃人的目光紧盯着她。

也幸得风若蓝还顾及她是风家人，跪于女帝面前替她求情。

许是顾及到如今的局势，风家的势力，以及风若蓝对西盟的作用，女帝终是松了口。

“罢了罢了，这次是朕的失误，竟然准备将耀儿托付给这样的人。风尚书，朕看在你的面子上，放过她这一次。可是，没有之前的赐婚了！”扫过床前的人，冷哼一声，愤然离开。

随着女帝的离开，围观看热闹的众人也零零散散的离去，只留下风家二姐妹。风若蓝直起身子，抓起散落地面的衣衫，扔至风若情的脸上，冷声道：“赶紧给我穿上，我在门外等你！”

看着人来人去，风若情无奈了。

虽然这过程不是甚满意，可是这结果倒是合了她的意，而且这后续的麻烦事也会不断啊……

整理好衣衫，手无意间扫过发间，却发现零散的发丝上少了样东西，鼻间还萦绕着那样物品散发的淡淡清香……

她风若情不怕被人设计，可最痛恨的便是，被自己身边的人设计！

扫地出门

捉奸在床，此事一闹，宫内虽是极力想要遮掩，却依旧堵不住悠悠之口。

风尚利与蓝玉洁夫妇，也在风若蓝的告知下，知晓了风若情所闯下的大祸。想到此番不是一般的男女苟合，而是涉及到女帝的后宫男子，如若只是得罪一般人家，以风家的势力，完全可以压制下去，可这一次是西盟国的女帝啊，如若女帝哪日想起这件事，一个不高兴，因为一个小小的风若情牵扯到整个风家，那……

本就看风若情不顺眼的蓝玉洁见风尚利如此焦虑不安，便也计上心头，在她耳边吹起了枕边风：“妻主，此番为了保住风家，必定留不得这风若情。”顺着风尚利的思路，分析着当前的形势。“如今若蓝刚提升为兵部尚

Chapter_3

书，这对风家来说，是多大的荣耀。如若因为风若情，失去了女帝的信任，那真是大大的不妙啊！哎……”

那一声叹息直直的敲打在了风尚利的心脏，留下一道深刻的痕迹，擦拭不去。

风尚利咬了咬嘴角，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之上，发出“轰隆”一声巨响：“的确，风家几代相传，不能毁在这没用的子孙身上！”

蓝玉洁在一旁露出一丝浅笑，手轻轻的扶压着风尚利的胸口，平复他的气愤。

深夜，一小片灰色的浮云缓缓向那皎洁的月亮飘去，一点一点的吞噬着那夜空中唯一的光芒。一丝轻风飘来，带来一丝属于初秋的凉爽。

刚回到自己的居所，风若情的脑中依旧有些混沌，想来这迷药下的着实分量够足。

平儿与丰儿见主子回来，体贴的上前伺候着，风若情抚着额际，想要压去盘旋在脑中的轻微刺痛。

“二小姐，不舒服吗？喝点茶水可能会好些！”平儿体贴的上前，那清雅的容颜上挂着浓浓的关心。

低垂的头颅，那紧闭的双目猛然睁开，露出那琥珀般明亮的双睫，一道精光闪过，一直以来，平儿与丰儿都表达着对她的关心，而且对她照料的也很好，风若情轻声道：“放下吧，你们先出去。”

两人并不多言，放下茶水便双双走出门去，并体贴地将房门从外面带上闩好。

感觉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风若情走到窗前，将紧闭的窗户一把推开，并吹灭窗台前的香烛，顿时，屋子被一片黑暗腐蚀，只透过丝丝月光。在这不甚明亮的光线之中，一道黑影子飘逝而过，叫人不易察觉。

“少主，殇已将找到少主的消息传达给了冥门。如今宁老已经带领冥门踏足大陆，做着准备，只等少主前往汇合。”在这寂静的暗夜之中，来者压低了声音，以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传报着。

“恩，知道了。”风若情欣慰地笑了笑，不得不说，这冥门来得真是时候，在这里，给了孤军奋战的她足够的背景与后台支撑，让她不必再这么小心翼翼的掩饰着自己，躲避着风波，因为，即使再小心，这无边的风波依旧翻滚到了她的身上。

两人不再言语，双双将目光移向门外。

“小心，有人过来了！”殇轻声提醒着风若情，便准备悄然从窗口离开，却被风若情一把准确地抓住肩膀。殇疑惑的看向她，只见风若情用手指指了指门，又点了下头颅。殇随即意会过来，点了点头。

刚接近门口，准备耳朵贴于门前的两人，只感到一阵冷风迅速的侵袭而来，便被捂住双唇，就这么抓着他们的嘴角，将他们扯进了屋子。这过程中，他们竟然来不及发出一丝呼叫声。

一个火褶点燃，燃亮了窗台前的烛台，屋内一点一点地明亮起来。

“果真是你们。”看着平儿与丰儿，虽是已经怀疑他们与她被设计有关系，可她并未去揭穿。可这一次，抓个正着，叫她不得不再次面对这叫她不想面对的事。

平儿与丰儿看向屋内的两人，皆是一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被这陌生的女子一把抓住，却无丝毫反抗的机会，可见该女子功力之深厚。他们贴身照拂在二小姐身边将近两年，从未见过二小姐结识过这样的人物。

风若情伏下身子，用两只手挑起两人的下把，“啪“的两声，便重重的挥下。未修剪的指尖划破了两人的面颊，渗出丝丝殷红，风若情将沾血的指尖放入唇边，勾勒起唇角，伸出舌尖慢慢的扫过。舌间沾染的那点鲜红，使得她染上邪恶的气息。

“二……二小姐……”平儿与丰儿面对这平日里并不多言的主子，瑟瑟发抖。人们之当她的不多言是懦弱，却不知，此时的不多言却是叫人胆寒，叫人心裂！

直起身子：“之前的迷药是你们下的。”

看着两人轻微的一个哆嗦，便知她猜的没错。

她的记性一向过人，当她察觉到本该束于脑后的紫色绸带无故失踪后，便察觉到其中的猫腻。那绸带是早晨平儿帮她梳妆时束上的，当时绸带之上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对于当时绸带之上所散发的清香，也并未多问。因为她也知晓，一些贵族小姐，所扎的发带会用花草浸泡，现在想来，以前也听闻，有一种奇异的花草会散发出一股沁人的清香，只有在其草香最浓郁的稍许时间闻其香味，才会有中药的可能。在一日之内，喝下酒水，与其药香混合，便会至人昏迷，却叫人不易察觉。

这类方法知道的甚少，而这种草药也甚难寻觅，想起邀她共饮的厉王，会是她吗?

“是谁收买的你们？”她能够感觉到两人的确毫无内力，只是个平常的小厮。

见两人咬紧牙齿，不肯多言，风若情又是两个巴掌挥上。

“这一次是什么，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钱还是家人？呵呵……”顿了顿：“如果你们再不开口，我便会叫你们什么都没有……”说到后面，声音轻而缓，却异常坚定，平儿与丰儿丝毫不会怀疑此时在他们面前的恶魔所说的话。

“我……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前几日有个女子，拿我们的家人安全，威胁我们……我们才会……请二小姐饶恕我们吧……二小姐！”两人猛磕着头，完全被这样狠厉的主子吓到。

两个手刀，两人双目一番，便瘫软在地。

“少主，怎么处理他们二人？”

风若情看着躺于地面，于自己相处几个月的小厮，她知道他们并未说谎，他们只是一个小棋子，怎么会知道这背后之人是谁。其实不用他们开口，她也能猜出一些，如今，厉王的可能性最大，其次便是女帝。

“消去他们的记忆，把他们送走，永远，不要叫她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相信，这难不倒你。”见殇点了点头，继续道：“让风和火易容成他们的模样，跟在我身边。顺便查一查他们二人家里还剩些什么人，让风和火分别去照应。”

殇再次轻点头领，看向自己的少主。她始终坚信，自己的少主是个不凡之人，却不想，不加掩饰的少主却如此的充满戾气与气势，只是不知，这到底是冥门之福，还是祸……

翌日一早，风家上下全聚集在祖宗的木牌之前，也请来了几位深具名望的长老前来。

一大早便被叫唤起来的风若情，见着这样的场面，也大概猜出个七八。

跪于堂中，听着母亲对着祖宗的哭诉，哀叹着家门不幸。

“如今，你闹出这么大的事，我们风家也容不下你。风家在城北郊区有个别府，如今划于你名下，别府中有些银两，只要你省着点用，应该够你用上十年半载。自此，你不再是我风家的子孙！”风尚利对着所有风家人以及长老的面，划清了与风若情的血缘关系。

风若情自是听出了她的意思，自此桥归桥，路归路。她风若情的生死不关风家的事，而风家所有的荣耀，她风若情也分不到一杯羹……

呵呵，正何她意！

见风若情不吱声，风尚利以为她是被吓傻了。

“你最后还有什么要求，风家会尽量满足。”

风若情抬起头，定定地看向风尚利：“我要我那三个小厮，其他的，通通不需要！”那强势的语气竟然使屋内一片寂静，看来病猫忽然

的发威，威力更甚老虎啊！

这扫地出门的事，省去了烦琐的过程，就这样，风若情带着她那仅有的三名小厮，平儿、丰儿、烈儿，就这样简单的扎个小包裹，离开了她待了二十二年的风家。

呼吸着那天空中自由的空气，扫去心中长时间的隐忍与阴霾，风若情看向那碧蓝的空际："风若情，来了……"

⊙

时间如白马过隙，飞速滑过。转眼间，风若情被风家扫出家门，已是半个月过去了。

在这半月之中，人们也渐渐有了新的话题，转移了对风若情的议论与关注。那便是白离大皇女提出要与西盟联姻，而西盟女帝欣然同意，为表诚意，将于十日后开宴，让符合要求的男子各自展示才艺，并允诺这联姻的人选由大皇女亲自挑选。人们纷纷热议着，是哪位皇子或贵族公子会屏雀中选，远嫁白离。

而恢复了平静生活的风若情，将这别府中所有的奴仆全部遣散，重新招进一批下人，当然这"下人"的来处当属冥门。这宁老也趁此机会，成了新府的管家。

这几日，京都新起了一座青楼，正开在第一青楼燕春楼的对面，起名绮梦阁。其老板是来自外城的富商，大有抢燕春楼生意的劲头。里面的装潢极尽巧妙，小倌们除了容貌过人外，更是有些许才情，除去**的情场欢爱，更多的是一些雅致的表演，设置的极具情调的小小包厢，更是吸引了不少官场及商界女子，甚至有些文人雅士也因倾慕阁中赋有才情的男子而纷纷前往。短短几日，便有一部分客人流向绮梦阁，就连普通百姓，也对这绮梦阁中的公子充满的向往。

而这风若情离开风府后，几日内几乎日日在这绮梦阁流连，将风家所给的大把银子洒向这绮梦阁。人人皆言，她短短一日之间，被取消与九皇子的婚约，既而被风家赶出家门，必定心中郁结，她这番也是借美人来消百愁。

而在绮梦阁的一个单独的包厢之内，风若情斜躺于床上，看着宁老推荐给她的心腹，芙伶。相貌素雅却气质不凡，五指在琴弦之上挥洒自如，让听者有飘飘欲仙之感，凭借这份脱俗的气质，也被人称为绮梦阁的花旦。

没有人知道的是，这芙伶是这绮梦暗中的负责人。

闭上双目，听着芙伶汇报着近日来，在这绮梦阁中所打探到的消息。最多的还是关于白离大皇女与西盟联姻的事情。而她最想知道的便是关与厉王，冥门的人竟然也无法深挖出她的底子，而芙伶在这绮梦阁竟也探听不到什么虚实。

真是个麻烦的人物啊……

伴随着琴声的结束，芙伶停了下来。想起风若情提及，让他注意关于祁家的消息，虽然不知道是何缘故，终是咬咬唇，继续道："还有个消息，自少主脱离风家，顾常卫再次向祁家提及婚事，想要迎娶祁家大公子为侍君。"

紧闭的双目猛的睁开，祁傲云，那个倔强而生命力顽强的男子。

前世，鹰门中所有的人都认为，她风若情是最不向往婚姻、最不可能与一个男子永远绑在一起的女人，其中包括她的干爹——风垣。可是，他们全部都猜错了，她风若情，其实是最渴望家庭，最渴望婚姻的。只不过，她渴望的是细水长流，向往的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丈夫。

在这一世，女子所处的主导地位，叫她这种念头更加的强烈，她想要一个完全属于她的……丈夫……

可那种胭脂粉香味浓，走起路来扭扭捏捏的男子着实不入她的眼，唯一叫她记在心中的便是那坚定的目光，以及那相对正常的容貌。

她不会无故救人，救下祁傲云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他的命是她的。她并不会去想感情啊那些虚无的东西，她恰巧想要体会家的感觉，而碰巧碰到了适合的男人罢了，合眼的长相，同他一般的经历，

同她一般的渴望生命，同她一般坚定的目光，这样的世界不会有比她更适合自己的男人。当然，她不会将她的想法告诉任何人，更没有习惯将她的思想晾晒在太阳底下供大家观赏，而当时救下他所说的“借口”也不过是敷衍烈的说辞罢了。

她不会去帮他堵住悠悠之口，他必须学会自己去面对这一切。她希望今后与自己并肩的男子能够是个坚强，不轻易放弃生命的人，而她潜意识中，也希望，他面对他人的蔑视，能够依旧如此的坚强。

如若之前他面对这样的困境，变颓废自哀，那么她便会只当他是无关的人，也或许会亲手解决掉他，毕竟，她的双手从不救懦弱的人！是以她让风暗中跟踪他回祁家，想起风之后所说的，他回到院中那毫无芥蒂的玩笑与笑容，她无法否认，心底松了一根弦，涌上心头的是淡淡的欣慰。

本是打算待摸清楚厉王的底细，一切安定了之后，再去安排祁傲云的事，可如今看来，是等不了那么久了啊……

她的所有物，岂容他人沾染?

白离皇女

夜深人静，月上中天。

“欧阳井华，那件事是你安排的吗？”

刚处理完一日的政事，带着一身的疲倦，踏入栖鸾殿的欧阳井华，还未站稳，便听见一声质疑。看向自己的爱妃凤庭筠，他还未梳洗，依旧身着宫装，该是知晓今日她会过来。他没有行礼，怕是太过心急，不过，这也是她曾经给过她不必礼拜的权利罢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就连这样的质疑与询问也保持着声线的平稳，没有一丝的颤抖与不稳。由记得曾经的他是多么的温柔，对他是多么的脉脉含情，可是现在，看着他的同样平静的面孔，欧阳井华却觉得一阵冷风吹过，如深冬里的寒风，叫人毛骨悚然，心里透着彻骨的冰凉。

挥了挥手，身侧的奴才纷纷欠身离开。

“你说的是什么事？”疲倦的走向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茶水已是冰凉，没有一丝温度，看来他等了自己已是不短的时间了。

凤君愤然站起身子，站定在他的面前，平静的声线中终是带着丝颤抖，暴露出隐忍的不满与怀疑：“风若情被捉奸，难道不是你找人做的？那风若情给她再大的胆子，她也不敢在宫中搞出这样的事来！我知道你对风若情不满意，也不赞成耀儿与她的婚事，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做出这样卑劣的事情！”

大掌猛的拍向桌面，震的茶杯也蹦跳得老高，她额头的青茎暴露：“凤庭筠，你竟然胆敢如此跟朕大呼小叫！”

凤庭筠冷哼一声，这一个“朕”终是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两人就这么默默相视无语，本该相爱的夫妻，对视的目光中却充满了隔阂与愤恨。

欧阳井华从这压抑的对视中逃离，转身走向床前，窗外的月亮半圆，一缕缕轻柔的月光毫不吝啬的散向遥远的大地，穿过那已快光秃的枝丫，穿过这充满幽怨的窗户，拂上面部，是那样的舒服。

一声哀叹，释出无尽哀愁……

“庭筠，你我夫妻十几年，我应允你的事，何时反悔过？”

凤君咬紧苍白无血的下唇，几欲破裂出血。

“我的确不情愿耀儿与那风若情的婚事，可是既然答应了你给他们二人赐婚，便定不会从中破坏。这件事，虽然有些疑点，可无论如此，她与那凌苔躺在一张床上，众多官员全部看见了！”转过身，定定的看向凤庭筠：“风若情是朕未来的儿媳，而凌苔则是朕选入后宫的男人，朕能怎么做？为了朕的颜面，为了皇家的尊严，朕只能这么处置！”

凤君也知自己误会了她，她一向理智，可一旦碰上耀儿的事，考虑的过多，顾虑的也过多，反叫他丧失了平日的敏锐与理智。可伤害已经造成，这道歉的话似乎也迟了……

“今日你早些休息吧，朕去书房。”知道他的尴尬，欧阳井华主动开口，随着奴才的摆架，离开栖鸾殿……

⊙

深夜厉王府。

厉王欧阳厉琼手里把玩着一块色泽透明，圆润的紫罗兰翡翠，坐于暗室，身侧站着奎安，听着堂下几人的回报。

手慢慢握紧，再展开时，手中那名贵的翡翠已是一团粉末。

“呵呵……”一阵清而缓的笑声从厉王口中溢出，可奎安明白，她这主子笑声越轻，却是更危险震人。而低垂着头颅的几人更是不敢抬睫，身体轻微的发着颤，仿佛在害怕着些什么。

只觉一阵疾风扫过，堂下几人皆被重击倒地，纷纷呕出一口鲜血。而再回首，侵袭之人已是安然回到座前：“本王今日才知晓，原来本王养的都是一群废物！”

狠戾的眼瞳紧缩，射出凌厉的光芒。

风若情，那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竟然与那人有关联。如今这风若情新府之中招进的奴仆，虽皆能查出其过往身份，不是普通的农家人，便是城中寻常的百姓，可她总觉得不会就那么简单，可手下的那群废物又查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

没有想到，京都竟然有这样一个隐而不露的女子！风若情，这样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人物，她怎么能将其放入皇宫，迎娶皇子，成为那欧阳井华的人？

⊙

玉锦园内，秋风瑟瑟，带入丝丝凉意。

“大殿下，看来这一次，这西盟女帝是真心想要与我白离结盟，殿下定要挑选个容貌、才华皆出众的男子……”牧苛面露喜色，想这西盟男子不像她们白离男子那般健硕，皆是明艳若桃拂柳之姿，叫人砰然心动。

闻人秋斜目看向那只差淌下口水的牧苛，如若不是看在她从小便跟在自己身边，早就将这聒噪的麻雀给拍飞了。虽然听从母皇的吩咐，提出要与西盟联姻，可是打心底，她还是比较抵触的，而这牧苛竟一点也不知察言观色，还哪壶子不开提哪壶……

“你们这群奴才，给本皇子退下，竟然胆敢拦本皇子的路！都反了是不是？”一声咆哮，叫闻人秋顿住脚步，面露诧异之色，朝着声音的发源地走去，身后的牧苛紧步跟上。

只见玉锦园内，一身着华贵的男子正一手掐腰，指着挡在其身前的四名如石像般魁梧的女子，嘴里喋喋不休，那圆润的小脸此刻胀得通红，像一个熟透了的红苹果。

“九皇子请回，陛下吩咐过，不允许九皇子出宫。”

闻人秋一脸恍然，原来是西盟的九皇子啊……

“你……你们……啊——”这几个侍卫只听从母皇的指示，对于他是丝毫不给情面。如若硬闯，定是又会被她们老鹰抓小鸡般给揪回来，扔进华羽宫。

自从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事之后，他便想去找风若情问个清楚。可母皇这一次竟是铁了心不许他去，认为这有失皇子的身份，有失她作为女皇的颜面，竟连父君也无可奈何。被阻拦了好几日，心中的郁结已是越聚越大，一声毫不估计身份形象的咆哮吼出，华生生的眩晕一群人等。

牧苛耸着肩膀，身体微微朝后仰，想要闭开这几欲震破耳股的噪音。

“没想到这九皇子看似娇小，嗓门竟然那么大，真是不像个皇室皇子！”撇唇鄙夷的看向那玉锦园。

“呵呵……”在牧苛不解的目光中，闻人秋轻笑出声：“有点意思！”

来到这西盟，尤其是在这宫中，看到的男子皆是娇弱如花般脆弱，讲话细声细语，见到她，皆远远就含羞躲开，一点也没有她们白

离男子的爽朗大方。如今竟然叫她看到这么个小辣椒。

有意思……

若情提亲

“娘，我决计不会嫁于那顾常卫的！”面对着祁樊谷与梁思的同时到来，想也不会有什么好事。可没想到，上次那件事，使得他身心被辱，被人议论纷纷，到如今还未缓过劲来，现今才没几日，又再次被提出来，而这一次不同的是，直接向他提出，并且是以通知的口吻。

虽然知道上次那件事与自己的母亲脱不了干系，可顾及母子那仅有不多的牵连，也看在已亡故父亲的面子上，他没有去追究自己母亲的过错。本以为母亲至少会有那么一丁点的愧疚与不安，可谁知……

他看似无争无求，只是因为他生性不爱计较。可这件事，他决计不会应允的！

已是猜到傲云对这门婚事会有很大的抵触，也想过哄骗他的说辞，可见他回决的竟如此坚决，祁樊谷也不禁火冒三丈。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是你想不嫁就不嫁的？”自从葆杰嫁入厉王府做了正君，虽是叫祁家风光了一段时日，可人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见葆杰虽是正君，可在厉王府并未受到独宠，厉王依旧抢占着美人，留连美人窝。不仅如此，这性格孤僻的厉王也并未与祁家有太多的亲近，大家也便不再热乎的想要攀上祁家。毕竟，谁知道，这好男色的厉王是不是一时兴起，才迎娶了这祁家小公子。

而祁家作为京都第一富商，四处皆是觊觎、嫉妒的野狼，想要在商界站稳脚步，必定需要依靠结识各路官员，打通各方关系。本来好不容易要与顾太府寺大人攀上亲缘，却叫这不听话的儿子和那半路不知打哪冒出来的风若情给插了一杠，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婚事告吹，惹怒了顾大人，还叫外人看她们祁家的笑话。

没想到，这番，风若情刚出事，这顾大人便重新上门，虽说是从正君贬低到了侍君，可对于名声皆毁的傲云来说，也算不错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祁家可以重新攀上顾大人这根枝，在商界呼风唤雨。

所以，这一次，傲云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傲云啊，你娘也是为了你好，这顾大人在京都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嫁于她并不吃亏。虽说是个侍君，却也比寻常百姓家的正君要好上不知多少。再说，如今……难道你准备一辈子窝在祁家吗？”在这两方僵持的情况之下，梁思做起了和事姥。

“父君，您不用多说了，无论您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这门婚事！”

“啪”的一声，祁樊谷那厚实的手掌甩出一记重实的巴掌，狠狠地甩在祁傲云的右边脸颊之上，顿时浮现出一圈清晰可见的五指印，可见这一巴掌是丝毫没有留有情面。

“你这个逆子，白养了你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祁家，会有这不愁吃穿的好日子给你过吗？现在你倒是反了，对祁家一点贡献都没有，反倒还学会忤逆长辈了……”

“家主……”正在祁樊谷愤怒的冲着祁傲云咆哮，口水直喷之际，一个怯怯的声音从门完传来。

“什么事？！”满肚子的不爽快被打断，更是积郁在怀，直冲着那始作俑者咆哮了过去。

小厮直哆嗦着身子，脑袋轻微抖动着，如秋风里的垂挂枝头的残叶，再一阵秋风便会将其吹落。

“门外，有……有人来……向大少爷提……提亲！”咽了口唾液，喉咙滑动，强忍着被猛虎拆骨入肚的危险，终是勇敢的将话汇报完。

“提亲？”祁樊谷与梁思皆是一楞，怀疑的目光投向那也是一脸疑惑的祁傲云身上。

向他求亲？他们有没有听错！

让小厮引前来提亲的人进屋，走在前面的是一白发苍苍的老者，虽是冰髯雪鬓，却是精神矍铄。老者身后跟着数人以及十几名小厮，小厮搬着八箱大礼盒，礼箱之上用彩色的绸带包裹好，并在上头系上

大大的红色蝴蝶结。每个礼箱置于地面，发出铿锵一声向，可见分量之足，之厚重。

“你们是？”这样郑重的提亲，必定不是什么小户人家。可这老者她并无印象，京都何时出了如此的人物，而她竟然不知道？是以，她也挂上笑容，在未探听清楚来者身份之前，皆不可轻举妄动。

老者抱拳施了个礼，其动作之流畅，一点也不像个老态龙钟的人，此人便是冥门德高望重的宁老。

“我家主子名叫风若情，老夫今日是代替我家主子，前来向祁家大少爷提亲。”宁老伸手指向身后那一堆彩礼：“那是聘礼。”

一个风若情，震慑了屋内的一群人……

祁傲云更是觉得自己头重脚轻，几欲站不稳脚步。风若情，这三个字，这些日子不时的在他脑海中浮起，当人们讨论她，传播着关于她的流言与近日来的遭遇时，他都会不自觉的竖起耳朵去聆听。知晓她被女帝捉奸时，他为她感到紧张，也有着一丝失落。而听说她被撵出风家后，他更多的则是担心。

可关切的再多，也没想过两人之间还会有所关联，更别提向现今这般，她竟然会派人上门来提亲，还带着这么多的彩礼，这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

虽然有着不敢置信，以及来自自身的卑微感，可却无法压抑住内心深处急欲涌出的开心与欣喜……

“哈哈……”数秒的宁静之后，祁樊谷大笑起来，就连身侧的梁思也是作势捂唇轻笑。

“我道是谁呢，原来是风‘二小姐’啊！”带着浓浓的讥讽口吻，本以为之前那风若情与傲云的牵扯是毫无可能，没想到两人真的是暗中结情，如今都上门来提亲了。

“傲云啊，你还真是有魅力，父君倒是小瞧了你。只是不知，这风若情是想娶你做侧君还是侍君呢？”梁思斜视冲着祁傲云挑了挑眉头，这风若情即使被扫地出门，也得到了风家别府的地产以及一些金银，

也算是个小富婆，以祁傲云这名声与条件，顶多做个侍君，再多也就看在祁家的面子上，做个侧君罢了。且众所周知，这风若情整日流连青楼，对这傲云也必定不是真心喜欢。

不等祁傲云回声，宁老再次开口："此次，我家主子是以正君之礼向祁大少爷提亲。"

此话一出，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叫众人瞪大双睫。

而傲云则是完全石化，不知该如何反映。

祁樊谷首先反映过来，只觉这是天方夜谭。

"想娶我家傲云为正君，岂能就这么简单的八箱彩礼便可了事的？"

虽然一听便知是故意为难，可宁老依旧不气不恼，面容和详："那祁大商人认为还需要些什么彩礼，我们定会竭力办到。"那八箱子的珍宝，别说一商人之子，便是高官家的公子也是不少。

看着那分量定是不轻的彩箱，心中计较了一番。这风若情刚被踢出家门，虽得了些产业，可却丝毫不知节约，请了众多奴仆，且整日将大把的银子洒向那青楼中的妓子，如今又送出如此多的彩礼，以她这般毫无节制的挥霍，不假时日，必定会坐吃家底。难道让她娶了傲云，等着将来让祁家养活她吗？

将风若情与顾常卫两方对比了一番，心中自有决定。可这风若情将来会如何，还不明朗，也不宜直接拒绝了事，看来只能叫她知难而退。

"恩……"故弄玄虚一番后："其实，我也并非要为难你们。话说，顾大人前几日也来向傲云提亲，虽是侍君，却也给了几箱彩礼，还拿出一处地产赠于我们祁家。而你们这是想要迎娶我们傲云为正君，至少要比顾大人……别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这八箱彩礼我先收下，至于地产，只要与你们府宅差不多大小即可。"

在心里奸诈的笑着，顾大人的确送了几小箱彩礼，也送了一个小别院，她这也是故意为难之。谁人不知，这风若情只有一处地产，那

便是风家划给她的府宅，而以她如今的资产，想要再买个那么大的府宅，既耗财，又消力，怕也是比较吃力。

她就不信，风若情会痴傻到这般，为了一个并不出色，又毫无用处的男子，费劲自己的所有财产。

面对这般狮子大开口，宁老身后的人差点冲出来与之争辩，却别宁老一个眼神压了回去。

转过头来，看向洋洋得意的祁樊谷，宁老诡异一笑："此话当真？"

"当真，如若你们真能达到我的要求，我便退了顾大人的提亲，让傲云嫁于你们的主子！"

宁老转身，接过身后递过来的锦帛，锦帛之上还沾有未干的墨迹。

锦帛之上，将祁樊谷的要求分条罗列下来，叫人一目了然。

宁老将锦帛递于祁樊谷："老夫回去得对主子有个交代，这番就请祁大商人画个押，也好有个凭证。"

这一举动，有种赶鸭子上阵的感觉，祁樊谷当即楞在当场。

"如若我不画呢！"在商场上混了那么久，她当然知道，画押代表着什么。

"祁大商人纵横商界，定是明白这商场之中，诚心二字是何等的重要。"微微侧头："你们说，是吗？"

从宁老身后走出二人，祁樊谷定睛一看，竟是在商界同样赫赫有名的李大商人，以及自己商场上的死敌徐迫。

面对这样的架势，祁樊谷即使不想画押，可为了保持自己商场中的形象，以及不在"敌人"面前丢失颜面，只好狠下心在那锦帛之上按下手印。

这风若情定是办不到，祁樊谷也只得如此安慰着自己。

满意的看着锦帛上那清晰的指印，宁老满意的将其递于身后，抱拳施礼后便转身带着众人等准备离开。

“等等……”

宁老及众人转身，看向终于回过神的祁傲云。

“我……我想见风二小姐，可以吗？”至今他仍然不信，她会向他提亲，他想要当面问个清楚，他的心很乱，不知该如何是好。

“可以。”宁老点了点头，并用眼神暗示其跟上，随即再次转身。

祁傲云慌乱的朝着祁樊谷施了礼，不等她说话，便紧跟在宁老一群人身后，离开。

只……留下被气得不轻的祁樊谷在身后暗自咒骂。

反驳无效

碧云满天，阵风时袭，拂得黄叶满园，给秋天增添了一份萧瑟。

可更加感到丝丝凉意的是坐于前厅桌前，已然坐等了一个多时辰的祁傲云。手轻然的放在身旁的桌上，即使不特意去留意，也无法忽视手中那光滑细腻之感。毕竟喜好读书，且从小生长在大商之家，对这桌子的用材也略知一二。

这桌子以及身下的木椅，寻常人家看可能会被其精巧的做工及独特的风格样式所吸引。可以看出，其工艺的手法精妙，且采取了镶嵌的手法，难度超过雕刻几倍，虽是如此，桌椅之上的图案丰富精美且逼真。

可他一眼便看出，价值不在做工，而在材质。这满屋的木质家具，竟然皆是采用花梨紫檀所制，因为其产量少，而且只采用去掉树皮以及外层剩下的芯，所以显得弥足珍贵，在西盟境内，也只有宫中皇家贵族，以及大富大贵的人家才用的起。

想这风若情竟然如此挥霍，不禁有些担忧。

“主子回来了。”门外服侍的小厮进屋通报。

心“扑通”一声蹦跳了下，那本是表面平静，实则波涛汹涌的心湖被这一块小石子划过，漩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

风若情踏进屋子，看似平常，却并没有刻意掩饰那一丝疲倦。

今日让宁老到祁家提亲，自是知道那祁樊谷不会轻易便同意，也安排好了一切对策。只是没想到这祁傲云竟然也恰巧在现场，而后竟然会要求来见她。当手下的人来绮梦阁寻她时，她也是一阵诧异，安排好一些事务，耀眼的霞光已是缓缓变得昏暗。府中的人也明白，她不喜被人催促，便也没人再来传报，她也以为，这祁傲云应该早已回家，不会等那么久的。可刚回府，便有人来报，他在正厅等了她一个多时辰。

刚见屋，便见他那略显粗糙的手指不经意间摩挲着桌面，她便捕捉到他内心的那份不安与紧张，却在她面前硬是强撑着镇定，真是个矛盾却可爱的家伙。

见她进屋，祁傲云忙站起身子，这是风若情第一次直视他的身高，想起之前的见面，他不是倒在地面，便是跪在地上，这还是第一次两人站立着面对面。

虽然知晓他并不矮，可这么直观的见着，还是不得不再次感慨，终于碰见一个身高比较“正常”的男子了。

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女子的身高比男子高很多，而她则是属于标准的西盟女子的体型，换算成前世的算法，她应该是一米七七左右，而这里的男子大多在一米七以下，这也是她感到无法接受的地方。毕竟，她还真不敢想象，比自己“娇小”那么多的男子，依偎在她怀中会是个什么光景。

而这祁傲云竟是与自己差不多高，在西盟，算是人高马大，很少见的了，配上他那古铜色皮肤以及结实的身躯，真是完全不符合“西盟”的审美观。

“听下人说，你想见我？”屏退身边跟随的人，独自来到桌前，取过一旁没人用过的，装饰典雅的青瓷茶具，给自己斟了一小杯茶水。茶水已是冰凉，可她丝毫不介意，一口便全部饮下。毕竟她什么水没喝过？怕是给她血水，她都可以当白开水喝下肚吧！

随着风若情的走近，一股有些许浓厚的属于胭脂的粉香味随着衣袍的摆动，飘进了祁傲云的鼻间，想起近日来她流连青楼的传闻，看来不用问，也该明白她是从哪儿才回来。微微皱起眉头，为了鼻间的不适应感，以及内心的不适应……

见他没有吱声，风若情微微侧目，刚巧以风若情那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他那不容易察觉的小动作。

“今日有些事情，耽搁了。”想是他因为等得太久，对她心生不满。本不想解释，也不习惯解释，可见他那模样还真是蛰到了她的眼，而且毕竟这男人是她准备娶进门的，便也不想计较那么多。

“有什么问题，你问吧。”毫无征兆，就这么忽然去提亲，看来是吓到他了。

坐于他旁边的花梨紫檀木椅之上，并让他也坐下，等待他的询问。可他坐下后，竟然不动声色的轻挪了一下，将脸微微转向前方，避开她这个方向。

风若情微楞，眯起那弥漾的双睫，看着他那不自在的模样，稍稍一想便知，怕是原因出在她那身还未来得及换下的衣衫。

对于衣衫上沾染上的味道她是知道的。这粉香味已经熏了她好些日子了，以前她不想做青楼的生意便是不想闻这粉香味，不想见到那些奶声奶气，翘臀扭腰的男子。不过也幸好混入绮梦阁的冥门男子，虽长得妖娆了一些，却也因为常年习武而显得比较硬朗，而他们也只是“卖艺不卖身”，并尽量在她面前少涂抹那些胭脂水粉。

可毕竟是青楼，总要接待一些来寻欢作乐的女子，而这些女子偏爱那些“粉男”。出入这青楼，难免会沾上些味道，而她也几乎对这形成了一种免疫力，将其直接过滤掉。

见祁傲云那显露出的微微不满，以及自己难得解释一次，竟然得不到回应，不易被波动的风若情竟也有了丝微微的恼火。

“我不想嫁给你。”祁傲云忽然回转身来，看向她。

这一声反驳却如一盆冷水，瞬间使风若情熄灭心里的那丝恼火，反倒叫她恢复了平静。迎上祁傲云的目光，等待着他的解释。

“我不是针对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任何一个女子。我知道的，这一定是你一时的兴起罢了，你我之间并没有感情……”说到这，他的语气微微弱了些，面颊也有丝泛红。

“你怎么知道我是一时兴起？而关于感情，这也并不是问题，我们成婚之后可以慢慢培养。”她并不否认，她只是觉得他适合，对他并未滋生出什么情感，而她自己也不知道，情感会不会出现在她身上，毕竟她从未对一个人付出过这样的东西，也不知道这东西发生在她身上，到底会是个什么模样。

“我……不明白……”

祁傲云咬了咬唇，欲言又止，而风若情也难得的耐心的等他开口。

“我很丑！”终是说出了这他一直不在意的事实，在她面前承认却觉得无比的难堪。低垂着头，竟不敢看那如星般明亮的双睫中可能盛满的歧视。

“呵呵……”风若情看着他憋屈了半天才憋出的三个字，如若是在前世这般模样的男子，怕是早已经被一群狼女给啃得骨头都不剩了吧，也只有在这奇怪的地方，才会被说成是丑，真是滑稽。

“我很美，不是绝配吗？”西盟京都的第一美配第一“丑”，还真是震撼人心的组合。“而且，我并不觉得你丑。”

难得风若情如此间接的夸赞一个男子的美貌，就连前世那帅到天神共怨的干爹——风垣都未得到她的一丁点称赞。而不幸的是，第一次的赞美却得不到群众的呼声，只换来祁傲云的忽视。

毕竟，跟随自己二十四年的“丑”字，哪是一句话便给抹灭的。

“我……我不会男红，不会刺绣，总之……男儿家该学的东西，我都不会……”他从不认为这是缺点，他一向喜好看书，喜好跟着前院的

师傅学些拳脚功夫，可如今也被他搬了出来，毕竟，就是寻常的女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男子吧。

风若情伸手托着下额，眼神微微向上，不知在想些什么。

以为她终是想明白了，祁傲云本该松一口气的，此时却仿佛被鱼刺卡到，刺痛得紧。

男红？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难道是古代女子裁衣缝纫的那些针线活？男人拿那绣花针，在那缝补衣服？想想还真是觉得够怪异！

“学那些有什么用？”微微皱着眉头，忍住那几欲爬满手臂的鸡皮疙瘩。“衣服布庄有卖，刺绣可以让别人来做，不是吗？”还好他不会这些，否则她还真会让他躲远点去捣鼓那些针线。

风若情并不会花那个心思编制假话去安慰别人，只要是说出口的话，绝对是她心中所想。这一本正经的模样，却也叫祁傲云找不出一丝破绽，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我比你长两岁……”音量不禁抬高。

“就我所知，这西盟并没有律法明文规定，女子必须比男子岁数长才能婚配吧？”

条条被驳回，而最后这一句直憋得祁傲云瞠目结舌。

“我娘开出的要求很过分……”在自己身上找不出说服她的理由，只得转向别处。的确，他娘不仅要她那么厚重的彩礼，而且还要这府宅。就是其他有些权势的贵族，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便能筹备得出的，更何况是以她如今的状况。

“这我听说了，你不必操心。”

张开左手五指，按压在桌面之上，站起身子，右手中指按压在太阳穴之上。

这些日子，她真的很忙碌。冥门的情况以及人手，她利用这短短的几日去了解，既然做了这冥门的少主，便肩负起一份责任。冥门遗留下来的钱财就连她也无法估算到底有多少，也幸得冥门中可用之人很多，她只须选好人手，直接安排便可。

这几日，她便忙于安排，暗中派遣人手，分配一部分人去赤耀国，趁着那里的战乱，招收一些流离失所的壮丁加以排编整练，冥门想要兴起，除了这群武艺高强的人之外，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才能在虎视耽耽的三国之下抬头挺胸。而如今，羽翼未丰满之时，只得潜伏于此。既然要养活一整支军队，便不会嫌弃银子多。是以，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她更是找了一批头脑灵活的人，在商界各个领域暗中操作。

“好了，如若你今日就是想告诉我这些，那便不必再说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今日你先回吧。”将站在门外，乔装成丰儿、平儿的风、火二人唤进屋子，让他们送祁傲云回去。

直到走出府门，祁傲云都处于云里雾里，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风若情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皇女选妃

今日百姓议论纷纷，茶前饭后，皆在讨论着同一件事情，那便是白离大皇女在西盟选妃。

西盟京都所有适婚的皇子以及正二品以上官员的公子全部聚集在宫中的玉锦园，共有九人，其中皇子三人，均等待白离大皇女闻人秋的挑选，成为白离国的王妃。一旦被选中，便由女帝亲自下旨赐婚，并与十日后随闻人秋返回白离国成婚。

虽说的是王妃之位，可毕竟白离国离西盟甚远，且那里地势险要，环境相比西盟，要干燥恶劣的多，谁家想让自己从小娇生惯养的儿子去那里吃苦。再者，正品以上的官员子弟，谁家不想下个险注，谁家不指望在西盟嫁个得宠、有前途的皇女，将来或许有可能入主东宫，也好帮衬着自己的家族。再不济，就嫁个贵族小姐，两个家族相结合，也是毫不费力的。

可谁都明白，以如今三国的局势，为了给西盟与白离的合作加个双保险，这场联姻是势在必行。加上女帝一句“此联姻之人，必定是我西盟功臣”，各人仿佛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女帝的恩泽，如若被选上，

那女帝必定会重赏与提拔，且有了白离国做靠山，必定能使家族兴盛。是以皆来了兴致，开始精心准备。

而这一日，日暖风恬，轻风徐徐。太阳早早便升至高空，耀眼的阳光张狂的伸着懒腰，映衬得整片天地如水般清澈，如玉般纯净；几缕白云缓缓的在天际滑动，半晌才滑出一小步，仿佛也流连着，想要观赏这聚集在玉锦园中的美人，想要看一场“百花争奇斗艳”的动魄场面。

玉锦园内花团锦簇，中设高阁。

当女帝欧阳井华与闻人秋一同到来时，只见园内聚集了西盟所有排得上号的高官，而几名等待闻人秋挑选的公子则还未出来。依稀听见低声浅语。随着下人的通报，众人立马跪拜于地。

走至阁楼，安坐于楼阁之中，看着底下跪拜的臣子以及公子，欧阳井华极其气派的一挥袖，则众人如训练有秩般谢恩站起。

随着欧阳井华的几句貌似开场白的话语，这场选妃宴也拉开了序幕，而各家公子也按照抽签的顺序依次出场。

首先出来的是武将军家秦骜的公子秦虞，此男子肌肤细腻，体态秾纤合度，身着大红百花曳地裙，手腕以及脚踝之上系着金丝响铃，随着他的款款步伐而嘤嘤作响，一双妩媚至极的双瞳似不经意间划过前方的高阁，极尽诱惑。

不愧是不拘小节的武将军家的公子，浑身充满着自信。

他跳了一段金蛇狂舞，红裙随这摆动，身体柔软而有韧性，完全显露出属于他的妖媚与凌厉，就如一条灵活的红色舞蛇在场中游动，却紧紧得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睛。

就连闻人秋，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直到秦虞下场，小官传下一位上台，众人才渐渐地回过神来。

精彩，真是精彩……

这怕是在场所有人的一致的心声。

随之出场的则是八皇子，仅长九皇子月余。她不比秦虞，不属于那般张狂的美，他的容貌极美，有股温柔婉约的意味，只是脸色有些许苍白，在胭脂的掩饰之下，也仅仅是透出病态的红晕，却是惹人怜爱。

他只是静静地安坐于古琴之前，先是随意的拨弄了一下琴弦，发出细微的呜呜震动声。随即微微闭着双睫，手指如生风般在琴面上流动，琴声舒缓，却叫人之前激昂的心情平复，沉浸到这细水长流的温暖之中，随着琴声的消逝，依旧叫人回味无穷。而他并未立即起身，只是用手轻压在琴面之上，使震动的琴弦平静下来，眼睫仍旧闭着，微微抬头，迎上那和煦的阳光，嘴角含着一丝笑意。

如此的安静，安静的叫人不忍惊扰。

仅短短几秒时间，竟让人觉得如此漫长。

有了这般高水准的开场，接下来的表演是各有千秋。看来各家都是茆足了劲，想要在女帝面前表现，也不想在白离国面前丢自己的脸面。

在所有人都展示之后，女帝欧阳井华转向闻人秋："大皇女可有中意的人选？"虽只是寻常的询问，可却遮掩不住那面上以及语气中的自豪与骄傲。

"这么多的佳人，真是叫人大开眼界。"顿了顿，继续道："可前几日，我遇到了合适的人选，今日也是冲着他来的，可谁知……"

"大皇女所说的是哪家公子？"欧阳井华微惊，难道是谁隐而不报？这可是欺君之罪，料想也不会有人胆敢如此。莫不是……升起一股淡淡的不安，可是……

"是九皇子。名叫欧阳耀华。"微闪的睫光似不经意间扫过女帝。

"耀华他今日身体不适，恐……"不知道她何时见过耀华，自取消了他与风若情的婚事后，并禁止他出宫后，耀华便很是气恼她，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她也惊觉耀华对风若情不寻常的念想，而更加坚信，取消婚约的决定是正确的。也因为这件事，耀华不肯参加这场选妃

宴，而她也不认为，以她这儿子的古怪个性，能叫白离的皇女选中，再加上她也不想再与凤庭筠起争执，便也特许九皇子不必前来。

“那便让他好生歇息，不用特意赶过来了。”就在女帝暗松一口气时，她的下一句话则叫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而关于和亲的人选，就选他吧。”伸出手，站在身侧伺候着牧苛忙递过茶水，打开如玉般的瓷盖，冒出袅袅水雾，顿时，茶香四溢，沁人肺腑。饮了一小口，顿觉体内舒畅，轻笑着称赞道：“好茶！”

将茶盖盖上，随即站在身侧的牧苛接过她手上的茶具。

不知是不是多长了一只眼，就在女帝刚要开口之时，闻人秋开口了：“待亲事成了后，我白离便与西盟结百年之好，共同发兵赤耀。”一句话，堵住了欧阳井华的口。

是啊，此次的和亲是何等重要，不仅仅事关她自己，而是关乎两国，关乎两国共同的利益。作为一国的女帝，权益相衡，不再开口，心中已是暗暗有了决定。

而众家公子以及皇女面对结果，虽有不满，却也得假意欣然接受，毕竟，来者是客，还是如此大牌的客！

回到女帝给自己安排的璟瑄殿。

这璟瑄殿离女帝居住的华羽宫并不远，坐落在其东部。因有专人服侍以及把手，这里也算是个安静悠哉的好地方，其宫殿后面有一个花园，每次经过，都能闻到淡淡的芬芳，叫人心旷神怡。

“殿下，今日那么多优秀且貌美的男子，您怎么会选那个九皇子为我白离国的王妃？”见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人了，牧苛终是有机会将满肚子的疑惑提了出来。怎么看，那种蛮横的男子都配不上她英明睿智的大皇女殿下，论长相吧，白离比他出色的比比皆是，也不见殿下多施舍一眼，论才德，那日那毫无形象的吼叫还真是……

以殿下这般英姿，怎么说也该配一个倾城且柔情似水的美人，暗暗得为自己的主子“打抱不平”。

“你不觉得，这九皇子很可爱吗？”

“可爱？”诧异得瞪大双目，她牧苛跟了主子那么多年，以为主子是眼高于顶，俗物入不了她的眼，才不近男身，直至今日她才真正明白，原来主子的喜好不比常人啊！

闻人秋抿唇一笑，想起那日那活力充沛，叫人印象深刻的男子，不否认，她对他还真是有些好感。她知道自己的婚姻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他毕竟还有一些选择的权利，如若一定要成婚，那便是他吧，与他成婚的话，自己也不是那么排斥。

况且，她也已听说，这九皇子是这宫中最得女帝宠爱的儿子，与他成婚，对两国也更有保障。这一点，便不必与牧苛明说。虽然她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也并没有想过主动去争取皇位，可她毕竟是白离的大皇女，有时也会感到身不由己啊……

唯一要求

人们刚听闻风若情向祁家大公子提亲，以及在某些人的特意渲染下，这风若情与祁家签订的协议也为众人所知，这天方夜谭的诡异事件还未被完全人们消化完毕，闻人秋选中九皇子为皇妃，几乎眩晕了众干人等。而百姓茶前饭后，又多了一项可以唠嗑的话题，几乎茶社以及各大饭馆这几日是日日爆满，四下里皆是讨论着这今来婚姻路一波三折的九皇子。先是因为善嫉而与风若蓝决裂，再则女帝为其与风若情赐婚，也因风若情的“背叛”而终结，这事过去还未满一月，如今便被白离国的大皇女挑中，只是不知这一次是否还会出其他的意外。对于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有些堵庄以此开庄赚钱，众人下注……

这结果等于是在选妃那日，便昭告天下。而九皇子与凤君，则是通过女帝派遣的小官前去通报才得知这件事。当即凤君便去找她对质，可被女帝以政务繁忙为由拒之门外，这也是第一次，女帝对凤君如此避而不见。

而九皇子则依旧被女帝派遣的侍卫看守了，不许其出宫，尤其是选妃之后，更是下旨让侍卫贴身跟随，将其活动的范围圈固在他所居住的华羽宫附近。

一整日，“铿铿锵锵”的声音就没有断过，对于九皇子那源源不熄的战斗力以及破坏力，守在门外的侍卫也是相视无语。

“你们这些狗奴才，全部都不把本皇子放在眼里是不是？都反了是不是……”咆哮的咒骂不断传来，而对于九皇子对她们仿佛永不停息的辱骂，她们已经当成是一日三餐，皆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纯当没有听见，依旧像木头一般执行着女皇的命令。

又过了一日，就在这华羽宫几乎被拆毁之际，终于女帝新的旨意下来了，宣九皇子前往静园。被禁锢了两日的欧阳耀华在走出大门时，孩子气般狠狠地踹向门边的侍卫，虽是影响不到她们丝毫，却也叫他解了点心中郁积过多的闷气。

来到宫中西边的静园，那里景色宜人，也相对安静，一直是母皇的静地，每当其烦躁之际便会一个人待在那里，就连身边服侍的人都得守在园外，不得入内。

欧阳耀华虽不知他的母皇为什么要在那宣见他，可他定要趁这个机会，表明他不会嫁去那什么鬼白离国，别说是大皇女，就算是白离国的女皇亲自抬八台大轿前来求他，他也不愿意嫁！

到了静园，小官们自动守在园外，只放他一人入内。

假山之中，湍流不息的溪水，园中心是清可见底的池水，池的四周是无尽的脆竹环抱，池边梯桥，直通往搭建在池中心的水榭楼台，水榭的屋顶为造型优美的卷棚歇山式。四周打上落地的窗帘，开时让阳光倾洒进来，通畅明亮，并能欣赏到这满园的迷人风光；闭则幽静安详。

欧阳耀华如今已十七，来过这儿的次数用十指都能数得过来。踏上梯桥，迈向那池中的水榭，水榭之中，母皇与一名嘴角含笑，给人以亲切之感的女子端坐其中。当他踏入时，女子抬头，毫无避讳地盯着他端详了一番，而他也毫不示弱地回视过去，丹唇外朗、修短合度，那份浑然天成的儒雅竟是连那风若蓝也比不上。

这样出色的女子他却从未见过，想她应该就是那白离国的大皇女，那个选中自己的闻人秋……

“母皇。”狠瞪了她一眼，随意的屈膝意思了下，便坐到供休息的靠椅之上。

欧阳井华见他这般不知礼束，微微皱眉：“耀华，这是白离的大皇女。想你也知晓，朕已决定让你代表我西盟前往白离国和亲，今日特安排让你二人见见面。”

“哼！”极不待见的冲着闻人秋冷哼一声，直恼得女帝狠瞪着他。

“大皇女，朕这个儿子从小便骄横，也请你多担待些。”

闻人秋倒丝毫不介意，并没有因为这无理而气恼，嘴角依旧含笑：“九皇子此乃真性情，我很欣赏。”

这话倒叫本就不爽快的九皇子更是恼火了：“你有什么欣赏的，本皇子才不屑！”转向一旁的女帝：“母皇，我不要嫁给她！”

“放肆！还不向大皇女道歉！”女帝猛拍了下桌子，这耀华真的是从小被自己以及他父亲宠溺坏了，如今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在外来使者面前，竟然如此大呼小叫，真是丢尽了她的老脸，更丢尽了她作为西盟大国的威仪！

“我不！是她的错，凭什么要我道歉？”纤指直指向闻人秋：“本皇子就是嫁猪加狗，也不嫁给她！更不会去白离，你死了这条心吧……”

“啪”，一声响彻天际的巴掌声，使得四下顿时寂静的吓人。

欧阳耀华那伸出的食指还停留在半空，脸上是不敢置信，而闻人秋也是一楞，诧异地看向女帝。

女帝挥出的右手微微一顿，随即抓紧放于身侧：“朕将这儿留给你们！”说完，重重地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这是母皇第一次打我……”轻声的低喃竟然微微刺痛了闻人秋的心。欧阳耀华咬着红唇，几欲出血，狠戾的目光直射那惹起这一切事端的闻人秋。双手发泄般地将桌前的茶水全部扫落在地，有一杯竟然

不偏不倚地撞上闻人秋，而她也不躲不闪，那绿色的衣襟之上瞬间是一片水渍，狼狈之至。

“都是你！你现在就去找母皇，取消这可笑的婚事！”九皇子直冲上闻人秋，抓着她的衣领，对她又是打又是踢。

对于他的发泄，闻人秋也并未吱声，对于这不痛不痒的拳头并不制止，而是随他用拳头发泄出自己心里的气恨。直到他的拳头的力道变轻了，她才缓缓开口。

“这婚事无法取消，如今两国上下皆已知晓，这不仅仅是我二人的婚事，更是两国的婚事，出不得半点意外，你我都承担不起这后果。”她无奈地闭上双目，她想过，他会反抗，却不想会如此激烈，也未想到女帝会伤他。可这事，真的无法反悔……

毕竟，她此时代表的是整个白离国，这婚事代表着整个白离国的期望与尊严。虽然觉得对他很抱歉，却无法承诺其他……

沉默在两人之间散播开来。

“我去找父君，他一定有办法说服母皇！”如细菌一般，猛得一把推开她，直冲向园外。闻人秋顿了顿，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只见门外一阵喧闹……

“九皇子殿下，凤君已自请去了冷宫……”

小官的话语正好落在刚出园的闻人秋耳中。

只见欧阳耀华六神无主，神色凄然的站在那儿，如迷路的孩子般……这一次母皇是狠下了心，连父君都没有办法……

闻人秋上前，用眼神叫其他人退至一边。她走上前，轻轻的抱住了他，轻拍着他的背，给予他安慰。顿时，欧阳耀华的泪水滑过，委屈的直啜泣，惹得闻人秋心一阵紧缩，这阵紧缩叫闻人秋心惊，也暗暗决定，既然这婚事势在必行，那么她定会好好待他！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此时的他已是没了主见，也没有拒绝闻人秋的靠近。“我不要当这九皇子了，我不要当了……”泪水如开了闸的洪水，倾泄而出，嚎嚎大哭起来。

闻人秋无奈又心疼的伸手抹去那碍眼的泪水，让他看着她的眼睛：“每个人都是这么矛盾的活着，都有自己的责任，你作为西盟的皇子，承受着这份荣耀，便相应地要付出代价。你不能逃避，也逃避不了……”

恨恨地推开她，不言一语，转身朝自己的宫殿跑去，原本立于一旁的侍卫也随即闪身跟上。

“九皇子……”回到华羽宫，他的贴身小官匆忙上前，因为女帝对九皇子的隔离，他已是几日未见到他的主子。

泪眼朦胧，看向他：“这几日，发生了些什么事？”父君为什么会在冷宫？还有那该死的风若情……

“九皇子，凤君几次求见陛下，都被拒绝，是以凤君一时气恨，自请去了冷宫，而陛下、陛下也默许了！”顿了顿，偷偷瞄了眼九皇子那凄然的神情，想起九皇子吩咐自己打听的事：“还有……还有风二小姐被撵出家门后，整日流连青楼，前几日竟去祁家向祁家大公子提亲，如今已是满城皆知……”

吃惊的看着来报的小官，那个对自己不屑一顾的女人，竟然会主动提亲？心中的疼痛更甚，竟差点叫他无法呼吸。

究竟是什么样的男子，竟然能入她的眼！此时的他，被好奇淹没，可如今他被禁锢在这宫中，不得离开半步，胸口起伏不定，看向那缀缀不安的小官。

“去跟母皇说，要本皇子答应这门婚事，可以，但是本皇子有一个条件！”双目圆瞪，凶狠的看向那小官，惹得他一阵哆嗦：“本皇子要会会那祁家大公子！”

承乾宫中，正在批着奏章的女帝，听着下人的传报，笔尖一顿，顿时墨迹在奏本上散播开来。

看来，耀华对那风若情还未死心啊！翻开自己的手掌，还能感觉到手心的酥麻，那是她第一次如此对待耀华啊……

“朕准了，去祁家，将那祁傲云带入宫中。”

让他彻底死了那份心，也好……

初露柔情

祁傲云被宫中来的人传唤入宫，不仅是祁傲云本人百思不得其解，就连祁家人也是大吃一惊。祁家虽是商界中的佼佼者，但是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不比为官者，就连京都小官，面对商人，也是有一种趾高气昂的感觉。是以，他们之前并不希望自己的宝贝儿子嫁入厉王府，不仅仅是因为厉王的凶残与好色，更是怕自己的儿子受了委屈，而祁家给不了帮衬。

厉王已是叫他们心惊胆战，而这一次却是更大的来头。众人皆明白，这祁傲云与这女帝非亲非故，此次被召唤入宫，定非好事。梁思则暗暗窃喜，而这祁樊谷却是一阵不安，想这傲云可是自己的“宝”，要出了意外可怎么向顾大人交代。

随着宫中的来者，踏入停放在祁家后门的寻常小轿，就这么暗中抬往深宫。

雕栏画栋，飞檐斗拱，美妙绝伦……

入了这宫门，祁傲云才知晓，这皇族与商家的差别，才知晓，皇子、皇女与普通的公子、小姐的差别。

跟随着几位魁梧的侍卫，来到华羽宫。侍卫将他带到门口便将他交由华羽宫内的人，自己立于华羽宫的门前，像座门神般把守着。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多心，那些下人打扮的男子，对他的目光中含着一丝鄙夷与不待见，以及隐隐中有着许幸灾乐祸。

穿过一道道廊檐，来到里屋，祁傲云“砰”的一声，被站于身后的一名男子一脚踢跪于地上：“九皇子，人带到了。”

听着下人的出声，祁傲云一惊，竟然是与风若情有过婚约的九皇子！心里隐隐有些明白，为何他会被无缘无故地宣入宫中。

只见一身着宫缎素雪长裙，镶嵌着金色丝边，腰间系着黄色腰带，显示出他那纤细的腰身，婀娜的身躯。一头长发一缕一缕束起，

用金钗固定于脑后，端坐于正中，显得高贵而华丽，随着初升的日光洒射进来，满身的金黄使得他整个人是明晃晃的刺眼。

可他那稚气未脱的脸给他露了馅儿，面如桃花，肌肤白嫩，此时他那明亮的园睫正死死地盯着跪伏在地面，一脸不解的男子，一阵诧异与不解。

这样一个男子？！

身材不比他柔软婀娜，皮肤不比他晶莹透亮，眼睛不比他灵动有神……甚至连他的万分之一都不及。而他今日还如此精心装扮自己，生怕被比下去，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此时的祁傲云只身着寻常的衣装，也并为有丝毫装扮，此时又是狼狈的跌于地面，与那端坐堂前的欧阳耀华，真可谓一个天，一个地……

拿自己与这样一个男子相比较，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怕是连寻常的男子，都不屑为之吧！真不明白，风若情究竟为何向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男子求亲，难道他堂堂九皇子，论身份，怕是在西盟没有一个男子敢与他相提并论，论长相，也算是娇俏可人，她为何就是对他不正眼相待？难道她的正眼，是要留给这样一个连他都觉得不堪入目的男子？

他不相信，这定非她的自愿，定是有人逼迫她！

定是母皇，定是那风家的人，定是……这男子使了什么妖术……

心中不由自主地给风若情找着借口，也用这样的借口来麻痹自己受创伤与打击的自尊。

站起身，定定地站在祁傲云身前。

“你就是祁傲云？”语气中带着浓浓的，丝毫不加掩盖的讥讽与嘲笑。

忍出浮起的一阵难堪，祁傲云回过神来，端跪着：“是！”对于这宫中的礼仪，他一丝也不了解，也只能少说少错。

“你倒是给本皇子说说，你和风若情是怎么认识的？”

“这……”想起那段不堪的往事，竟然是发生在她的眼前，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那么的尴尬，现在想想，连他都懊恼的想一头撞死。而这样的事情，叫他怎么说的出口，叫他怎么面对这九皇子的逼问?

“怎么？说不出口了？呵呵……”看着祁傲云那别扭的模样，欧阳耀华竟然开心的嘴角上扬：“本皇子倒也听说了一些，没想到你竟然能让两个女人相互争抢，本皇子还道是什么国色天资的绝世美人，没想到……“咂着唇，嘴角那抹笑意更浓，就连站于九皇子身后服侍的男子也忍不住掩嘴轻笑。

这一切，都叫祁傲云更感难堪，可他并不多作解释，在他看来，越描反而会越黑。

⊙

缕缕晨曦，刚要出门的风若情被派往祁家，暗中跟随保护祁傲云的暗卫拦住，当她听闻祁傲云被接入宫中，便知，这定与那九皇子有所关联。

毕竟她风若情入宫的次数并不多，也并未与宫中的人相结识或者结下仇恨，更别提祁傲云，那是更没有可能。除了九皇子，还真没其他的人会找到祁傲云。

毕竟是她的缘故，且那祁傲云已经被她当作自己的所有物来看待，是她的责任，她不可不管。让暗卫与暗中派遣入宫的人接头，得知他的确是被送往九皇子殿中，担心那有时不太讲理的九皇子惹出什么事端，因为自己而拿祁傲云出气，便将手边的一切事务暂且交于殇去处理，自己赶往宫中。

可在宫门，却被那些守门的侍卫拦下，理由是她已被风家除名，便是平民百姓。就在刚要起争执时，来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风若情看着那浑身看似暴戾却夹杂着掩盖不住的霸气的厉王，黑睫微闪。

“这风若情乃是本王邀请进宫的朋友，何人敢阻拦？”那细长的双睫一眯，震慑了所有守门的侍卫，可她们依旧守在那，犹豫不定，毕竟没有陛下的命令，她们也不敢放行。

在心中冷哼一声：“你们去禀告，本王就在这等着！”以欧阳井华对她的忌惮，她倒不信她会拂了她的面子。

侍卫诺诺地前去，稍许便回来，传达女帝旨意，让所有守门侍卫放风若情进宫。

厉王率先踏进宫门，见风若情与一同前来的烈并未跟上，便回头看向她们，看着她那上挑的眉角，风若情回礼一笑，不再推辞，紧跟着她进了宫门。

虽然怀疑这厉王怎么那么巧便出现在宫门口，也怀疑这厉王陷害了她之后，为何此时又帮她，莫非是她对自己调查到了什么？可无论如何，此时敌我还不分，没理由闹僵。而这厉王的示好也恰合她意，她也没理由自装清高，拒绝不是？

而跟随着厉王一路无阻的来到九皇子所在的华羽宫，并让侍卫放她入内后，风若情心中如柳暗花溟般，明白了些什么。

原来，这厉王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知道祁傲云的去处，以及猜测到自己的动向，那么她出现在宫门口帮了自己一把，并非巧合，而是特意安排！这东宫之中，必定有不少属于她的人手！而她竟然也无惧于女帝的施压与怀疑，就这么引她来寻祁傲云！那么她的势力与目的是……

看向那透露着危险的女子，她并不认为以她们匿迹上百年的冥门，以及她特意的掩饰，会这么轻易便被厉王所查出，那么厉王这是在借这个机会警告自己？或是想拉拢她？

警告她，没那个必要，她对这西盟并没有兴趣，更不会阻碍到她的野心；拉拢她，那就更没有必要了，因为她不是任何人所能够拉拢的！

华羽宫园外并没有下人，看来皆是被唤入厅内。

“九皇子，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和九皇子相比较，这不是乌鸦对凤凰麻，没的比……”随之是一阵“咯咯”，貌似娇羞的刺耳笑声。

与烈放轻步伐，直闯里厅。看着零零散散站立的众人，对着那跪于地上的男子讥讽的目光以及嘲笑的言语，看着男子那不恽不火，故作镇静的神情，看着立于正中，一身尊贵华服的九皇子那不加掩饰的得意与傲慢，一团火苗缓缓升起，越燃越烈，越燃越旺……

她并未多想，她生气的理由，只直觉的认为，祁傲云是她的，且是她未来的夫君，容不得外人去欺负！

而越是恼火，她的表面却越是平静，甚至嘴角扬起，笑意浓浓：“不知九皇子，请我的未婚夫到这宫中小坐所为何事，如今谈完了吗？”

忽然蹦串出来的陌生声音，使得所有的娇笑顿住。

风若情！

虽然只见过她两面，可祁傲云还是一听便听出了是谁的声音，一阵惊喜，原来，他一直将她藏在心底！转头看向她，带着浓浓的欣喜与担忧……

而她的出现，同时也使得九皇子的怒火与不安更甚：“你竟然来了，为了他？”伸出的食指，因为不敢置信而微微抖动着，指向那还未回过神来的祁傲云。

迈着款款的步伐，上前将祁傲云拉起，却因他长时间的跪坐，起身时的踉跄而放缓了动作。“他是我未来的夫君。”一句话堵住了九皇子的质问，是啊，他什么立场来质问她？

“他有什么好的？身份、地位还是这拿不出手的长相……”声音不自觉的提高，问出了满腹的疑惑。他比自己好在哪里，为什么她对自己总是不假颜色，却要去娶这样一个男子！以往他寻她入宫，她都丝毫不给情面的拒绝，而如此却是在第一时间赶到宫中来见他！她是在怕什么？难道怕自己虐待了他不成？

难道，她是真的看中了他……

“够了。”感受到怀中的男子微微一瑟，狠戾的目光直射那喋喋不休、不知人间疾苦的皇子：“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男子，那又如何？这，好象不关九皇子你的事吧！”

这一个“喜欢”不要紧，却是让两名男子，一个欣喜，一个心伤。

一直知晓她不给自己面子，可如今却在这男子面前，如此对待自己，九皇子难堪之至，却也被风若情那无情的目光所震慑：“我……我是九皇子！”如今的他，想不到任何能够回应这震慑人心的目光，只有九皇子这个身份，被紧紧的抓牢在手中。

冷哼一声，风若情觉得没有必要和这样的孩子计较纠缠：“除去西盟女帝以及凤君的宠爱，除去这九皇子的身份，你还是什么？”拥着祁傲云转身准备离开：“等你不再总是麻烦身边的人，等你有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时候，再来叫嚣吧！”

九皇子就这么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看着风若情毫无眷念的离去，看着她身旁的烈在转身时那一闪而逝的同情，以及在风若情怀中那不时转头表达着歉意与不安的祁傲云，他竟觉得自己是如此的不堪。

是啊，他如果不是九皇子，没有母皇和父君的宠爱，那他，真的什么都不是了……

祁傲云不安的看着那有些冷然的俊美，终是憋不住开口：“风二小姐……”

“不要叫我风二小姐，我已经不是风家人了，直接叫若情吧。”

“若情？”祁傲云的脸微微泛红，幸好被他那古铜色的皮肤遮挡了去。咬了咬下唇，薄薄的唇角动了动：“你刚才的话……是不是太重了，九皇子他好象很伤心，他毕竟是个小孩子……”

“难道因为他是孩子就迁就他吗？十七岁，不小了……”她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手染无数鲜血，已经在生死中徘徊了许多次！“他需要有人鞭策他长大，否则不仅仅是他身边的人会受伤……”这种无知最终也会害了他自己。

转睫看着祁傲云那不太赞同的目光，只见他轻簇眉头，一脸的思索，风若情坏心一起：“再说，你是我未来的夫君，你被侮辱便代表我。”

“我不是……”快速回道，随即担心自己的否决会让她受伤，又面露尴尬，改口道：“娘……娘不会那么轻易应允的……”

“她会应允的……”面露自信，眩晕了祁傲云的眼：“你就等着准备婚事吧。”

看着自己的主子再次面露小魔牙，便知主子的魔性又起了。烈同情的看着那一头雾水的祁傲云，主子成婚也挺好，最起码多了一个被主子“调戏”的人，那她便能轻闲悠哉点了……

敲定婚事

面对祁傲云的回府，祁家人本该不那么吃惊，可看着风若情竟然陪同着，以极其高调的方式一同回来，那便不一样了。

祁家门外的小厮揉了揉双眼，看着一个做工精巧华丽的轿子停在自家的门前，而从中走出的竟然是自己家的大公子，更匪夷所思的是，随之下轿的竟然是被传的沸沸扬扬的风若情，这些都不是叫小厮最吃惊的，叫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美美的小姐，竟然在下轿后，便上前拥住自家的公子，这这莫非……

就连路边经过的百姓也是瞪大双目，纷纷停住脚步，想要将这一幕看清楚，好回去有唠嗑的题本。

看着四周纷纷站立盯着他们的人，祁傲云挣了挣，用手推了推她，想挣脱风若情那惹事的右臂，可那臂膀就如生个根，丝毫动摇不了。祁傲云诧异的看着那丝毫不受影响的风若情，想他曾跟前院的师傅，学过几招功夫的关系，力气比寻常家的男子要大出许多，却不想竟然没有用。

风若情也不看向他，目光依旧直直地看向前方，以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道：“别动，难道你想就这么趴在这大街上？”虽然语气

依旧同寻常一般，可祁傲云却隐隐的感觉的到，语气中的调侃与那一丝怒火。

不知她怒火的缘由，以为是自己的推搡惹得她不开心，僵直着身子，不敢再乱动。

感觉到他的不安，真是个心思敏感的男子，风若情无奈的暗中轻叹了口气。

而更叫她懊恼的是，她恼怒个什么劲？他自己跪在那那么久，把腿跪肿了也没感觉，关她个什么事？他被那群人讥讽嘲笑，一副平静的模样，她又做什么……生气……

这个男人……

想到这，手臂猛然一个用力，惹得祁傲云一个惊呼。将烈以及其他人留在门外，便拥着祁傲云迈向祁家大门，看着祁家的小人，皆是张大嘴巴，看着他们两人，看着祁傲云那羞涩的快要低垂到地面的脑袋，风若情不禁缓平了心里的懊恼与丝丝怒火，嘴角微微上翘着。

“你们……”听闻下人的描述，祁樊谷与梁思纷纷赶过来，远远便见着此番情景。

“这……这成何体统……” 祁樊谷想着这都被下人以及门外的人给瞧见，这可真是丢了她的老脸，顾大人还不扒了她的皮！

说着，便要上前将祁傲云从风若情的怀中拉出来，却在刚要碰触到祁傲云的时候，被一只手优雅却坚定的挡住，那只手看似不经意的轻然划动，却将祁樊谷挡至一旁。

“你们大公子住哪儿？”其实并不需要问，她早已知晓这祁傲云住哪，只不过，她并不想让人知道，她暗中在祁家所派遣的暗卫。

“那……那个方向……”一旁的小厮被这强大的气场震慑到，诺诺回道。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也不多加理睬，便绕过站在一旁的两个木墩，镇定自若的将祁傲云拥进深苑，朝着小厮指的方向迈进。

这前厅离这祁傲云所在的住处，有着很远的一段距离，而在这段时间里，两人却有如处于低气压，没有一个人主动开口。

“大公……公子，你回来拉！”从祁傲云被带走，便一直惴惴不安的青儿见自己期盼了许久的主子终于回来，激动的上前，却被一个身影迅速挡住。风若情看着那双目发直，直傻楞着盯着自己猛瞧的小子，想他应该便是暗卫所说的那贴身小厮，便也放下心来。

“青儿……”见青儿如此明目张胆的盯着风若情，顿感尴尬，反倒是风若情一脸的无所谓。青儿被这一声呼声拉回了思绪，可目光依旧有些漂移，朝着风若情那方向悄然移动。

“好生照料你家主子。”并不温柔地将祁傲云交给那小厮，风若情便准备离开。

突然失去了支撑，一时不适应，祁傲云腿一软，幸好青儿迅速反应过来，搀扶着他，才没落得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的下场。

“大公子，你的腿怎么了？”一时紧张，竟然毫不避嫌地撩开祁傲云的下摆，看着那一阵刺眼的青紫，诧异的看向祁傲云：“这……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祁傲云的目光不自在地飘向风若情，急忙想要将下摆放下。

可这目光却引起了青儿的误会，只见他一股脑蹦串起来，跑到风若情面前：“是你？是你将大公子弄伤的？”看她人模人样，好吧，他承认，她长的很好看，是他见过最好看的人。可是如果是她伤了公子，他照样鄙视。

这质问惹得风若情微微皱眉，但可以看出他倒是满忠心，便也没说什么。

“青儿，不关她的事，这伤……回去和你说。”急急地唤住青儿，也为了他的关心而感到温暖。“还有，风二小……若情……”在风若情的横扫中迅速改口：“谢谢你……”这一次，他再迟钝，也知道她帮了他，无论她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思，他都感到淡淡的感动以及甜蜜。

“恩。”对于这声道谢，风若情倒也没推辞的受下：“不过我要的感谢，不是这两个简单的‘谢谢’。”祁傲云一脸不解。

嘴角微微向上翘起：“如果你真的想谢，就嫁给我，慢慢地用行动向我道谢吧。”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得寸进尺，风若情倒是理所当然的所要着。说完，保持着这微翘的唇角，离去。

“大……大公子！她……她是风若情？就是那个向公子您提亲的风若情！”一声盖过一声，青儿简直被这惊人的一幕给震惊，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传说中的风若情，真……真是太震撼了！

⊙

行至前厅，祁樊谷与梁思依旧守在那。

“这风二小姐，我也不是故意为难于你。如若你达不成我提出的条件，那……”祁樊谷也并不想与风若情直接起冲突，只得通过这委婉的方式来提醒于她。

风若情横眉一扫，打断她的话：“风家别府的地契，明日让人送来。”步伐没有停滞，越过他们两人后停住，微微侧身：“而婚事，就定于月底。”

月底？祁樊谷与梁思一惊，也只有十几日的光景，看着风若情那势在必得的模样，不知为何，两人皆是一阵心寒……

锋芒初绽

翌日，风家别府的地契由宁老带着众小厮，以及当时作证的商人一同送往祁家，在这样浩大的队伍面前，祁樊谷再怎么不满，也只得接下地契，当着众人的紧逼，应允了月底的婚事。

而风若情也在这京都繁华区域另购了一处独家别院，起名栖云轩，一点也不掩饰她对祁傲云的势在必得。这别院虽不大却雅致，也幸得风若情搬入这新府没多少时日，招进的下人也并不算多，是以，这迁移的工作也算方便。在将地契交予到祁樊谷手中后，短短一日，便搬空了别府，住进了栖云轩。

这样的声势，想不为人知也难。就连主动与风若情断绝关系的风家，也是成了百姓热议的话题。

风尚利以及风若蓝等风家人，这两日感受着身边那异样的目光以及那刻意掩饰却更叫人难以忽视的轻声议论，再好的忍耐也变成虚设。

“那个混帐东西，到哪都不让人安生！”风尚利猛然拍着桌子，一脚将来报的小厮踢翻在地，直翻滚了两轮，可见用的力度之大，胸中愤恨之深。先是惹怒女帝，害得那好不容易盼来的赐婚就这么黄了，如今竟然连她们风家的产业也这么拱手让人，还是为了那么一个男人，真是丢尽了她们风家的脸面啊！

“去，去把那混帐东西给我找来！”指着那颤颤巍巍的小厮，撕吼着。

然，只一盏茶的时间，小厮便回来了，而这一次还未禀报便如秋风中的落叶，摇摇欲坠。

“人呢！”皱着眉头，看着小厮身后，空无一人。

“二……二小姐不肯过来……”小厮偷偷用余光瞄了下自家那头顶冒火的主子：“她……她还说……”

“还说什么！”已是快被气到极限的风尚利反倒笑了，声音极其轻缓，却是叫小厮哆嗦得更是厉害。

双手伏地，支撑着整个身体，整个面部几乎全部贴在地面上，只见那贴合的地面的脸上，双眼紧闭，眉头紧锁，仿佛聚集了全部力气，奋然开口：“二小姐还说，她既然已经脱离了风家，那她的事便与风家无关，还请……请家主也不要再多管她的闲事。”

等待了半天，预期中的铁板脚也没招呼上身子，小厮感受着四周那叫人胆颤心寒的寂静，僵直着身子，不敢动。

风尚利起伏着胸口，怒到极至，竟是发不出火来。

眯着双眼，风若情，那个叫自己忽视了二十几年的女儿，在她的印象中总是唯唯诺诺，也幸得如此，才没让自己的正君多加注意她。

没想到，这一放出府，反倒翅膀忽然长硬了，竟然懂得反驳她。

胆子，倒是长大了啊！

“你，去将大小姐找来。”

“是……是……”如释重负，小厮连施了个礼，便连滚带爬地爬离风尚利。

稍许，风若蓝便身着云雁细锦衣袍前来，举手抬足之间尽显贵族的气质。

微微感到宽慰：“蓝儿，这若情虽是已脱离了风家，可外人依旧会将她与我们风家联想到一块儿。这一次，她竟然敢做出这种糊涂事，连带让我们风家也成了整个京都的笑柄……？”

风若蓝意会，随即抱拳，弯腰：“母亲，您放心，这事就由蓝儿去办吧！”

风尚利点了点头，看着立于一旁，叫自己骄傲的长女，风尚利不得不哀叹：同样是自己的骨血，为何这反差就如此之大！

⊙

本是信誓旦旦的风若蓝，到了栖云轩，却是被两名小厮毫不客气的拦截在门口，理由是风若情不在，让她以后再来。这是风若蓝，第一次被如此无视，想她在这西盟谁人不认识她，见了她谁不是巴结讨好？她就不信，这两个对她没有丝毫笑脸的奴才不知道她是谁，就算没见过她的脸，此时听了她的名号也该明白，站在他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人！

风若情不在，那她进去等总可以吧！可任凭手下的人怎么解释与争吵，那两名小厮就是死守着不大的苑门。

“怎么回事？”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那本是如豺狼般凶狠的小厮立刻如小绵羊一般拜见来者，直叫风若蓝看得目瞪口呆，看向那精神矍铄的老者，难道这老者便是之前风若情请的管事？没想到这管事道是本事，竟然能将底下的奴才管制得服服帖帖。

两名小厮简洁却清晰地用几句话，将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宁老转头看向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放她进来吧。"小厮虽是不情愿，却依旧点了点头，放风若蓝一干人等进入苑内。

被带入到一个厅房，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无论是带她们前来、或者是在一旁侍侯的小厮，虽没有言语，却叫她感觉到他们待她的不待见。这样的感觉，还真的是很陌生，更加不适应。

风若蓝依旧保持着她那洒脱的气质，就连品茶也注意着自己动作的优美。睫子微微转动，将这屋内的装饰劲入眼底。琳琅满目的瓷器，颜色各异，叫人看了眼花缭乱。屋内放置着几盆娇艳欲滴却不知名的盆栽，给整个屋子增添了丝生气。

从未时，一直等到酉时……

看着天一点一点地昏暗下来，风若蓝是满肚子的火气。就在她要坐不住之时，风若情才姗姗来迟。

而进屋后，风若情也丝毫不知客气地坐于她一旁的椅子上，看着如此明显的无视，风若蓝终是怒了，可终究二十几年的压抑，只悄然猛吸几口气，平复后才开口："二妹……"顿了顿，忽觉这样的称呼已不适合："你真的要娶祁家那低贱的商家公子？"

冷睫微扫，并不回声。

"你这是在宣示你的不满？再怎么说，你也是从风家走出来的，竟然挑了这么个男子……"

"是啊……"懒懒地打断她的自以为是："我如今也不过是寻常的百姓，算起来，是我高攀了人家也不定。难道风家如今让你来，是想请我回去？"带着丝讥讽。

一口噎住，风若蓝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转移着话题："别的我们可以不管，可你竟然将我们风家的别府就这么送了出去，如若这男子貌美贤惠也就罢了，却偏偏……这外面的人会怎么说你，怎么说风家人，难道你都不感到丢人吗？"

那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差点叫风若情喷笑出来。

“丢人？”唇角上扬：“何为丢人，我还真不知道！”猛然站起身，她对于这无关紧要的风家，真的已经是耐心快用完了。将她甩出门时是一点不含糊，如今有什么资格对她的事评头论足？“送客！”随后便这么华生生地大步踏出，仿佛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

而被“送”出苑外的风若蓝，恨恨地盯着苑门。

“主子，要不我们闯进去？”看着主子那不甘的模样，身边一狗腿建议道。

“进去做什么？再被请出来？”咬着唇，她真的没想到，自从那次捉奸，才月余不见，这“妹妹”改变得是彻头彻尾，对她是毫不留情面，是她之前为了防备她以及父亲，伪装得太深？

想到之前九皇子与自己的婚事，猜测着，定是因她中途掺和了一脚，才被搅黄。愤愤然，既然她那么想娶这祁傲云，那她便偏不从她愿！看来，只有给祁家施加压力了……

⊙

夜幕降临，夜晚的风带着阵阵凉意，朦胧的月光下，树影婆娑。

栖云轩内花园中，一名女子伫立着。清冷的睫子叫人看不出情绪，月光下绝美的容颜，叫圆月也黯然失色。

一阵疾风袭过，转瞬即逝……

翻过手心，看着那随着疾风而塞入手心的纸条。随即一个握拳，将之揉碎，再张手，已被揉成纸末的纸条伴随着一阵凉风，融入到这暗夜的空中。

风若情一个旋身，随即向屋内走去。

早料定这祁樊谷不会这么轻易地让祁傲云嫁过来，却不想这次竟然连自己的“姐姐”也搀和上了一脚，真是有趣……

隐忍了那么久，如今冥门在赤耀国发展的军队也以成百倍的数量增长，而暗中分散在西盟商业领域的人，也迅速帮冥门积攒着钱财，三国之中，到处皆隐藏着暗卫。此时的她，不再是那被束手束脚的风

若情，是时候出来透透气，顺便也让他们明白，她风若情也不是好惹的主儿！

任何想要阻止她的人，她都不会善待！

嘴角上扬，衣衫在这冷风中飘扬，竟隐隐散发出一股魔鬼嗜血的恐怖……

⊙

次日，京都在有心人的特意渲染下，传出了件大消息。

顾常卫大人家昨儿个半夜娶了个新夫，竟然是祁家那刚及笄的小公子祁灵凡。而到了今儿个一大早，这祁家小公子竟是又哭又闹，惹得整个顾府是鸡犬不宁。而这一夜之间，整个京都都知道了，两家结亲、顾大人迎娶祁灵凡为侍妾的消息，这回是生米煮成熟饭，而这顾家以及祁家皆是京中有头有脸的人家，想反悔也是不成了。

顾常卫倒是不气不恼，虽然不明白，为何这花轿从后门抬进府后，一阵迷糊之后醒来，这喜床上的人竟然变了样。可想这祁灵凡年轻水嫩，不知比那祁傲云好上多少倍，倒也不吃亏，便是喜滋滋地假戏真做，在祁灵凡的泪眼朦胧中，强行让这祁灵凡成了自己的人，来个真正的生米煮熟饭。

事后，这顾祁两家倒皆是欢喜。只不过，这顾常卫是欢喜天上平白无故掉下一个美娇夫，并生生地砸在自己这把老骨头身上，而这祁家则是以为自己的计划得逞，为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欢腾不已。

而这其中，最不甘愿的便是刚刚及笄，对未来妻主憧憬无数的祁灵凡。想他虽是祁家侧君之子，却也深得母亲宠爱，他并不喜欢祁傲云这个“长兄”，毕竟每当外人将自己与这么一个容貌不端正的男子联系到一起，他便觉得羞耻。

而前天晚上，他碰巧听到了母亲想要暗中将祁傲云嫁入顾府的计划，而被母亲发现后，他也自告奋勇的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是以，昨儿个晚上，是他“请”这个兄长到自己的屋内，说些男儿家的心事，也顺便请他，喝了点茶水，而那茶水之中，也顺便加了点料……

亲眼看着他喝下那么精心准备的茶水，然后离开自己的住处，本想万无一失，也想着这个令自己感到羞耻的“哥哥”终于不会出现再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可谁知……

这人是嫁过去了，可主角，竟然变成了他！

平白无故，清白的身便被那臃肿、老态尽显的老妇人夺了去，他的一切全部都毁了，却还是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一切。如若是他嫁了过来，那喝了迷药的祁傲云，他在哪儿？

是以，在顾家大闹一顿之后，找了辆马车，在人们的指指点点中，冲奔祁家。

当兴高采烈的祁樊谷看着哭红了双眼的小儿子，听着他的诉苦，一阵诧异，随即带着祁灵凡朝着祁傲云的住处奔去。

而看着安然无恙的祁傲云，祁灵凡则是哭得更为大声，祁樊谷则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直傻子般楞楞地猛盯着一头雾水的祁傲云猛瞧。

“母亲、灵凡，你们……这是怎么了？”看着有失常态的两人，一脸不解。

“你……昨儿个夜里，睡得……可好？”坐于地上久久不得起身的祁樊谷一脸古怪的问着。

“很好啊。”想了想，昨天夜里回来后，便头脑晕晕呼呼，直接躺到床上，一觉睡到天明，倒也深沉，想来应该是太累的缘故吧。

“你骗人，你明明……”指着祁傲云刚要说出一切的祁灵凡，一把被蹦串起身的祁樊谷掩住嘴巴。“没事，没事。”说完，直接将呜呜直叫的祁灵凡给拖了出去。祁樊谷虽说有时楞了点，可毕竟是商人，头脑还是灵活的，明白这事情之中透露着丝诡异，也隐隐地感觉得到，这事怕是与那人脱不了干系，这是对她的警告，还是威胁？可此时却没有丝毫的证据，她连一根把柄都没有抓到，想想便觉得胆寒，胆小的她也不敢多说，直怕这事，这报复，下次再直生生地砸在她的头上。

来到前院，恰巧碰见匆忙赶来的梁思：“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也是才听闻下人说起这场乌龙，难道是那些没用的下人，弄错人了？

祁樊谷

Chapter_4

松开了捂住祁灵凡的右手，并没有回答，只是怪异地看着自己这个灵动的小儿子。

“母亲，你赶紧将我们换过来，让他去顾府，我要留在这儿，我不要嫁给那个老太婆……”

梁思也是聪慧之人，看到这入，也瞬间明白了，看来这祁灵凡是被当成了替罪羊，错嫁到了顾府，目光与祁樊谷相接触，两人皆明白这事不好办，这顾大人，他们是得罪不起，而此番这顾大人并未上门来寻人，想来是并未怪罪他们送错了人……

两人心有灵犀般哄骗着祁灵凡，总算让其先回到顾府，而其父亲，祁樊谷的侧君江映安，也在祁樊谷的刻意吩咐下，以为自己的儿子出了远门。

本以为这件事，便这样压了下去，可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京都又盛传，这祁家为了躲避风若情的提亲，竟然想暗中将祁傲云嫁到顾府，却不想偷鸡不成蚀把米，因夜月朦胧，心中有诡，送错了人，这反倒成了大家的笑柄，而在众人监视下，这祁家是想再搞出点什么花样，也难……

而这祁家经过这件事，令人诧异的是，安生了不少，对这即将到来的婚事也积极了起来，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祁傲云与风若情的婚事，而此时，离两人的婚事，也只有三日而已……

大婚之日

对于风若情娶夫，各方皆抱观望的态度。一是不肯定这场叫人吒舌的婚事是真是假，再则便碍于风家未有风声，叫人拿摸不透。直到厉王派人送了一份厚重的礼箱前往栖云轩，这观望的众人才争相行动起来，纷纷面挂笑容，跟风似的纷纷往这栖云轩以及祁家送去贺礼。这一时之间，两边皆是门庭若市。

对于厉王这阴晴不定，不易讨好的古怪个性，此次竟然的公开示好，而两方相比较，众人皆认为厉王是碍于其正君祁葆杰，此次是给足了祁家人面子。

打开厉王送来的贺礼，直叫人惊呼起来，并没有繁琐的珠宝首饰，绫罗绸缎，有的只是最直截了当的金银，满满的一箱，足足千两，却也的确符合厉王那张扬的个性。对于厉王的示好，风若情并不推搪，毫不客气地将送来的厚礼收下。对于宁老的疑惑，风若情则解释道："无论这礼收还是不收，这厉王都借着这举动，让外人认为我风若情与她的关系匪浅，更引起了宫中某些人的注意。"如若这厉王利用了她，那她为何要假装客气地将这份厚礼送还回去？再者，如今她还并不想与那厉王撕破脸，比起西盟的女帝，叫人捉摸不透的厉王或许更加可怕。

对于自家少主的大婚，栖云轩上下都很兴奋与期待，不用风若情多做吩咐，便皆紧锣密鼓地张罗着。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

大婚前夜……

按照西盟的习俗，大婚前夕两位新人是不能见面的，否则会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而大婚的前一夜，新人双方则需沐浴干净，为次日的新婚做好准备。

雾气氤氲，阵阵水雾向上升起。祁傲云泡在木盆之中，而他的贴身小厮青儿则坐于一旁的木凳之上服侍着，祁傲云与青儿一同长大，虽是主仆，却是情同兄弟，也从未将他当作奴才使唤过，此次却是让他这般伺候着自己沐浴，顿时感到浑身不甚自在。

可自己的数次抗议，被青儿反驳回来之后，便也不再开口，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他自是明白，青儿外表看似柔弱，性子却执拗得很，便也随了他意。

"大公子，今日这风若情送来的喜服倒也古怪，竟然是四喜如意云纹锦锻所制的衣衫，虽是制造得很是精巧，并非只适合女子，这京都

也有大家公子喜爱穿，可毕竟是大婚，怎么能穿成这样呢？”青儿愤愤地擦着祁傲云的身后，直觉地认为这是风若情在戏弄自家的公子。

无奈地笑了笑，这送衣袍过来的人已经解释过了，说明自家主子并非戏弄，只是想举办一场别样的婚礼。可青儿就是无法释怀，直觉得这风若情不够诚意，虽是交了别府的地契很叫人吃惊，给自己新苑起的名字也很叫人想入非非。可定亲以来，也未见她有何大的举动、准备，虽是明白这短短十几日，时间是紧了些，也或许缺少举办婚礼的银子，可这样子还是要做做的！

再者，这风若情虽是去青楼的次数明显少了许多，可依旧隔个几日去一次，本以为她是真心想要娶亲，没想到……这将他家公子置于何地？

祁傲云倒是不介意这些，他自从知道自己母亲所做的那场乌龙事之后，自从知道自己母亲对待自己是这般不留情面后，他已是不想再待在这个家中，再继续替父亲守在这牢笼之中。想起风若情那般强势而坚定的宣誓，在这水雾之中，脸微微泛红。想到她对自己的不介意，想到她为了这婚事所付出的代价，他也没有了继续反对的那份坚持……

眼睛微微转动，看向放于一边，留于明日大婚所穿的衣袍，红的刺眼的光芒，提醒着他即将为人夫，而这于这衣袍，他倒是挺满意，他在学些拳脚功夫的时候，全是穿着这类服饰，平日也喜爱这类装扮，舒适方便得多。这送来的衣衫，倒真的是合了他的心意。

“此番嫁人了，大公子也要为自己着想，不要这么事事不争，否则今后这风若情的侍君还不爬公子头上去……”忽然察觉自己说错的话，感觉到手下那光滑结实的后背一阵僵硬。“大公子，青儿口笨，真是该死！”虽然他明白，以风若情那长相，不可能只满足于公子一人，可他竟然就这样说了出来！

祁傲云并未回头，只摇了摇头，表示没关系。

青儿也不敢再多言，免得在大婚前一日坏了心情，可他暗暗下着决心，他一定要永远保护主子，明日跟着主子到这栖云轩，他定要保护主子不受欺负！

⊙

翌日，天公作美。

日光熹微，缕缕晨曦揭开了一日的开始。

当青儿早早赶来唤祁傲云起床之时，他已是端坐在自己的床前，裘被皆被整齐地放置在身后的床上，看着那无生气的木床，便知主人早早地便已起身。

青儿看着那傻楞楞地坐在那的主子，竟是连自己进屋都不没抬睫子看他一眼，摇了摇头。看来，他那大条的主子，此时才有点即将嫁人夫的样子，才知道紧张无措。

青儿也不去唤他，直接走到他的身后，为其梳妆打扮起来。

头皮传来一阵酥麻，祁傲云眨巴了下双睫，转头看向身后的青儿，神情依旧一片迷茫。

“青儿，我今日……真的要嫁人了？”半夜醒来，便一直觉得处于迷梦之中，总觉得这是在做梦，他如今已是二十有四，本以为要孤老一生，可如今，却要嫁人了?

青儿停下手中的忙碌，特地将头伸到祁傲云的眼前，坚定地点了点头。

木然地回转过头，感受着刚才头皮处的酥麻，口中喃喃自语道：“原来是真的……原来不是梦……”

“噗嗤”一声，青儿终于忍俊不禁轻笑出声，也不去等待他反应过来，继续为其梳妆，看来他这主子，反应过来还真得需要一段时间……

待青儿将祁傲云打点妥当，那厢也远远地传来锣鼓声。

本来，新郎该是凤冠霞批，至于喜帕倒是随意带与不带。可祁傲云着实不习惯那烦琐的发式，青儿也只得给他做了个简单却不失仪态

的垂髫。

打开门，小厮们全是身着大红服饰，喜笑颜开的来接新郎，走出自己的房屋，才发现母亲以及祁家上下皆是守侯在那，送他出门。就连已经嫁入厉王府的弟弟葆杰也特意赶了回来。

母亲上前，执起他的手，倒说了几句临行时的嘱咐，便将他领出了门。

祁家大门缓缓地打开，本以为只是寻常的迎亲队伍，可祁家所有人看着门外的这一幕，皆只可用目瞪口呆来形容。

一夜之间，祁家门外多了一条望不到边际的“红色小路”，红色的地毯从祁家蔓延到街道的尽头，想是一直延伸到栖云轩的方向，这栖云轩与祁家虽说距离并不远，却是要经过京都的几条繁华街道，这般浩大的工程，古来也只有一位皇子嫁入官家才有过。

被这红艳艳的地毯所吸引，百姓皆被吸引而来，他们何时见过如此盛大的婚礼，而且新郎、新娘还是这般有名气。百姓们围绕在祁家门前，围绕在这红色地毯的两边，那人群竟是也随着这地毯，湮没在街道尽头……

在百姓所形成的这一片杂色之中，风若情那独特的光芒依旧遮挡不住。

今日的她，难得打扮得如此郑重。长发一丝不苟地绾于身后，身着同样是四喜如意云纹锦锻所制的直裾式大红喜袍，腰身束起，腰间佩带着玲珑玉带，玉带之下垂着细细的珍珠流苏，那精致的面孔，在这大红的喜庆之中，显得光彩夺目，既显得华贵，更显出那一份飘逸之感，此时她骑于棕毛大马之上，更是衬托出她那一份英气。

众人皆是踮起脚尖，引额想要见一见，这叫人迷醉的新娘。

见祁傲云出来，风若情翻身下马，款款走近，站定在祁傲云面前，笑了笑，伸出右手。傲云脸唰得红了，将手伸了出去，抓住了那纤长有度的手。在风若情的带领之下，走向那停在一旁豪华的红色八人大轿。

祁家人也跟着走下红地毯，可随即又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震撼。想他们祁家已是这京都的首富，可也不会奢侈到这般……

红地毯的两边，每隔几步，便站着一名花童，手执红色花篮。男女小童间隔站开，身高体形皆是相差不大，相貌皆清秀可人。男童身着粉色古纹双蝶云形千水裙，女童身着淡蓝色桃花云雾烟罗衫，头梳小髻，用度皆不含糊。蓝粉相间隔，更衬得这一片大片是如此的娇艳刺目。这么多的孩童，莫非是将整个京都差不多大小的孩童全都找来了！

祁樊谷与梁思咽了口口水，相视无语，祁葆杰更是愤恨、嫉恨地望着那迈上轿子的祁傲云。凭什么他差自己那么多，却能嫁得如此风光，能得这风若情如此重视？那恼恨的目光如一道利剑，毫不掩饰，刚要上轿的祁傲云感受到那异样的目光，回首，正巧对上那道气恨，不觉一楞。

“大公子，该上轿了。”也处于震惊的青儿，提醒着他。

顿了顿，祁傲云咬了咬唇，飘然上轿。

随即，喜轿被站定的八名壮硕的轿夫抬起，身边的锣鼓声再次响起。风若情也翻身上马，为身后的一群迎亲队伍引路。

行经几步，路边的孩童便将花篮之中的花瓣挥向空中，顿时，空气中飘散着阵阵花香，花瓣漫天飞舞，真个京都皆是沉浸在一片花海之中……

而这这叫人咋舌的婚礼，已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随着迎亲队伍的接近，这惊呼声便更嘹亮。坐于轿中，虽是看不见那场面，可听着那久久不息的声响，想着上轿前那惊鸿一撇，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这便是他的婚礼……

还未缓神，轿帘被掀开，青儿扶着他进了栖云轩。

栖云轩中，也是看得出经过了一番整修，焕然一新。此时宾客迎门，官场以及商界中，皆来了不少人，就连厉王也派了人过来。因风

若情脱离了风家，是以这长辈也由宁老充当。风若情执起他的手，来到礼堂正中。

“九皇子前来贺喜！”一声燎亢的传报，叫本是欢喜的众人一惊。

看着这喜庆的场面，欧阳耀华心一恨，答应了与那白离皇女的婚事，将这离开的日子硬是延迟了几日，便是为了参加这场婚礼。本还暗想着婚礼当天能发生什么意外，可现在看来，看着门外那扑满街道的火红，这两位新人倒是把大婚办得有声有色……

微微侧头，身后的侍卫将一只红锦盒递上。

“这是本皇子送给你们的贺礼。”

侍卫将锦盒递到祁傲云手中，便退至一旁。看着手中有些分量的锦盒，祁傲云倒有些不知所措。

“不打开看看吗，这可是本皇子的一片心意。”

诧异地看着他那平静的面容，几日不见，这九皇子倒变得深沉了些。他转头看向风若情，见她微微点了点头，便垂目，将它打开。

一把小巧精致的金制剪刀，跃入众人眼中。窃窃私语声四起，在这么个大婚的日子，送了这么个不吉利的东西，可送礼的人是九皇子，众人也只敢私语……

风若情也有些微怒，正要出声……

“此剪刀就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有蝴蝶双飞之意。对于九皇子的心意，傲云不胜感激。”款款笑意，轻声慢语，却轻易化解了这一屋的尴尬。

将锦盒小心的合上，小心地交于身旁的小厮。

风若情睫光微闪，望向祁傲云，有一股欣赏以及欣喜暗自流过眼底……

本来，如若九皇子就此罢休也便作罢，可偏偏一个人的个性不可能改变得如此之快，吃了这么个鳖，他怎肯罢休：“呵呵！蝴蝶双飞？”鄙夷且同情地撇了撇祁傲云，虽是精心打扮过，可依旧遮掩不住他那份“尊容”。

“你确定，会是蝴蝶双飞？不是三蝶、四蝶、五蝶……”

虽然没有明说，可大家都明白这话中的意思，这九皇子是在暗指祁傲云将与众男子来分享一个妻主，虽然这也是大家心中所想，可也没人敢在如此场合说出来。想这风若情如此容颜，定是风流多情之人……

而这怕也刺痛了祁傲云的内心深处最为担心的，他是不是定要走上，父亲的老路？脸唰得一片苍白……

发凉的手心忽然一阵温暖，被轻轻抓住。

“这倒不劳九皇子担忧，蝴蝶双飞挺好，这栖云轩怕也容不下那么多美蝶。”同样回过去，却隐隐地含有着某种承诺，虽然不知道真是否真能实现，可对于她对自己的袒护，祁傲云已是很感动。

九皇子愤恨地想要上前，却被一旁的侍卫拦住，以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请九皇子别忘记答应过陛下什么。”

脚步停住，是啊，他答应过母皇只来看看这婚礼，不会闹事，他还答应，参加过这场婚礼，他便嫁去白离……他这么做是想做什么？他隐隐知道自己的不甘心以及对风若情那异样的感情，可……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了……

看着婚礼照常举行，看着每个人脸上都是喜笑颜开，而他……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而这场婚礼，直至许久，还被人津津乐道。对于这风若情为何能拿出如此大的手笔，有人说是厉王的那份厚礼，也有人认为是祁家为了弥补这丑公子，而出钱风光嫁儿……

洞房之夜

大婚在一片锣鼓庆贺声中结束，虽然这庆贺中，有真心、也有假意，可这些都没有关注，大家只知道，这祁傲云正式嫁予风若情为夫，且为正君。

拜过天地之后，祁傲云被带入洞房，这栖云轩本就不大，在喜房中，依稀能够听见外面热闹的喧嚣，能够听见酒后那谄媚的庆贺恭维

声。不得不说，除了婚礼，就连这酒席也是无懈可击，豪华到极至。

青儿轻声扣门，进屋，他倒是满脸通红，很是兴奋与激动，如果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今日要出嫁的新郎是他呢。

“大公子，青儿今天是大饱了眼福，这婚礼真是太气派了！”说着，还抿唇摇了摇头，以表他那难以表达的震撼。“想来这风若情对大公子您还真不错，这次，怕是她把收的所有彩礼都搭进来了。”

祁傲云并不言语，却是锁眉暗自担忧着。他也听闻了送礼的人很多，可如今风若情只是在坐吃山空，经过这场耗资巨大的婚事，这余下的银两，不知够栖云轩的上上下下用多久。

那厢酒席之上，对于一些官员以及商人的敬酒，风若情并不推辞，皆是二话不说便饮下。在她看来，婚礼是很神圣的，如若只要喝些酒便可，那她为何要推脱？她的酒量并不大，是以在前世，她从不在人前喝酒，是以也没人知道她的酒量。虽然不至于一杯即醉，可这么一杯一杯直直地灌下去，也是醉眼迷蒙，看着眼前那不停晃动的虚假笑脸，以及那一句句谄媚的奉承，本就有些昏的脑袋更是如进了水的铅，沉重不已……

如若是以前，她早已掀桌走人。可……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撑着头部。

眼看着还有几名不识时务的人又要上前邀酒，而风若情并未理睬，使得这几人很是尴尬。烈急忙上前，将风若情面前盛满醇酒的酒樽接起，豪爽地向前一拱手，代她喝下，邀酒的人也是顿悟过来，状似无意地客气了两句便回了位，这才解了一时的尴尬。

烈平日里虽是不怎么待见这主子，可对这磨人主子的大婚，她可是期待已久，容不得半点差错，如若再不行动，怕是这主子是要发彪了。招手将一旁服侍的人唤了过来，同众人解释了番，便让其将风若情送去喜房。被扶起的风若情，瞟了眼烈，没想到这平日里呆呆的丫头，竟然也知道察言观色……

屏退跟人的随从，一把推开喜房的门。

祁傲云与青儿皆是一惊，看向她。此时，她那一头乌发，已是有些松散，更有几缕顺着丝丝汗水伏帖在脖颈，双颊似男人般染了一层粉嫩的胭脂，使得她平日里清冷的面部柔和了许多，配上那一身大红的喜服，竟是薰红得让人觉得——可爱，而如蒙上一层水雾的双睫微微眯着，更是勾人魂魄，正费力地盯着祁傲云。

青儿会意一笑，悄悄地绕过步伐有些不稳的风若情，踏出房门，在带上房门时朝着祁傲云暧昧一笑。

屋内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祁傲云看着她，至今不敢相信，他会嫁给这般的女子，毕竟是男子，而这也毕竟是他的洞房，虽是婚前，并没有人教导他这洞房之事，可也塞给他几本小书，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他还是知道些的。想到这，呼吸更是急促。

而偏偏风若情依旧站在门前，就这么看着他。

“你喝醉了，要不我给你倒杯茶水？”在这紧张的氛围之下，祁傲云也不再像个羞涩的小男生般，主动打破这满屋的尴尬。等了稍许，见风若情依旧没有吱声，便决定不等她的回复，主动起身。

可就在这时，本是动也不动的风若情忽然移动了，飘然来到祁傲云面前，按住他的肩膀，使得他跌坐在喜床之上。

“你是我的，如果有一天你背叛我，我会将你碎尸万段！”那狠戾的神情，因醉酒而殷红的双目，带血的宣誓皆重重地敲击在祁傲云心中，本该是叫人惊恐的威胁，却让他感到丝丝心痛，那抓地他生疼，几欲掐入他肩膀肌肤的力道，让他察觉她内心的那一丝期盼与……害怕。

“我不会背叛你。”在没察觉之际，这承诺的话便这么脱口而出。

还未来得及懊恼，便被重重地压进了被褥。

只见风若情紧闭着双目，整个人趴伏在他的身上，幸好他身体比较结实，才不至于被这忽然而来的力道压倒。这是他第一次与女子如此亲密的接触，想要推将出去的手也顿住，低头看着胸口的人儿，此时的她没有了平日里的犀利，没有了平日里的冷然，此时的她就像个

无辜的小女孩，正甜美的睡着，往日的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此时全然肤如凝脂，螓首蛾眉……

可这样的姿势着实叫他尴尬，而那来自身体深处的燥热与冲动更让他觉得羞恼。

“……若情……”

“唔……”她抬起头，张开迷蒙的双眼。

“我们不是成婚了？叫声妻主给我听听……”虽是就这么看着他，低哝地要求着，可给祁傲云的感觉就像是讨糖吃的女孩。可这“妻主”……

猛摇着头，他还真叫不出。

“恩？”猛得贴近他边向褥里躲边依旧摇着头的刚毅的俊脸，渐渐靠近他的唇，用双手将他的头两侧固定住，把他逼到死角，不容他逃脱。

“叫不叫？”见他依左右转动着眼珠，表达着自己的决心。风若情也不再出声威胁，直接将唇压上他，随即松开。

“叫不叫？”再次出声威胁，可这次却是把祁傲云吓得魂飞魄散，唇上那柔软如蜜饯般香甜的感觉还萦绕心头。

“妻……妻主……”见她那叫人晕绚的脸又要靠近，祁傲云急忙唤道。

就差丝毫便贴上他的唇定格在上方，微微定下心来。

风若情唇角向两边翘起，那笑容让人如浴春风，如此真诚及满足，那一瞬，她眼中隐藏极深的欣喜，如突然开了闸的洪水，像翻滚的海浪直冲向他，几呼叫他沉溺在这片汪洋之中，虽是如昙花一现，却也足够叫祁傲云诧异与震撼不已。

就在这当时，唇再次压下……

不比之前的蜻蜓点水，而是轻轻地吸吮着他的唇部，不容他闪躲……

她紧搂着他，让他感受到她的渴求，本欲挣脱的力道沉溺在这温柔之中，双手也环上那纤细的腰身，将她压向自己。

耳鬓厮磨，满室春光……

屋外的繁星，悄然的眨巴着眼睛，伸长了脑袋，想要窥探着这情人间的私密……

⊙

翌日清晨，丝丝晨缕射入新屋。

风若情微微睁开双目，适应着这室内的光线，头部仍觉昏胀。忆起前夜的洞房，忆起那一瞬间他咬牙隐忍的惊呼，将手探向身侧，却是空无一人，从那泛凉的被褥可见，他是早已离开。

她其实是知道的，虽然她醉得头昏脑胀，可还是有残留的意识，她记得她说的每一句话，那是许多年以来，她第一次将自己内心的渴求摊放在另一个人面前，是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要求一个人不能背叛自己……

她终究是软弱了，借着醉酒的借口……软弱了……

忽然，警惕的目光紧盯着门口，指间的金环紧扣着。

“吱呀”一声，门开了。只见祁傲云捧着盛满水的木盆，见醒来的风若情，微微一楞。

“你醒了啊……”垂目，如平常般的口吻，可那轻轻晃动的手指泄露了他的紧张。

风若情看着他，此时他已是换下了一身大红的喜服，穿上了他从夫家带过来的青色衣衫，简单朴素，可从那泛白可看出穿着时日已长，想起之前见他，也是这身打扮，想是由于他在祁家不被待见，用度方面皆受苛刻。想到这，眉头紧皱，她风若情的男人，怎么能被如此苛待?

“今日，让你那小厮陪你去买些服饰。”见他欲开口，便知他要推脱。“这身打扮，是想叫外人认为我风若情亏待了自己的夫君吗? ”摸定了他的心思，一句话便堵住了他所有的拒绝。

毫不避嫌地掀开裘被站起身来，将白皙的身躯展现在空气中，直惊地祁傲云将木盆放置一旁的桌案上，转过身去。

“我……我先出去！”不待风若情出声，便踉跄地冲出房门，几乎可用落荒而逃来形容。风若情轻笑一声，挑了挑眉头，看着那害羞的男人，心情忽然好了起来，倒也没有再为难于他……

而躲在门后猛喘着大气的祁傲云，脸憋得通红，如煮熟的虾蟹。

低头看着他那一身青衫，想起风若情的吩咐，有丝为难。他有他的考量，经过这场大婚，栖云轩已是耗资不少，这厉王以及他人送的彩礼再多，有定是所剩不多，而这栖云轩并没有其他的入帐，且这风若情挥金如土，既然他嫁入了栖云轩，那便得为整个栖云轩考虑。

想起自己一直的渴望，深思熟虑，终是下了决心……

初宠傲云

元和三十一年农历十月十五，正值下元节，丰收忙碌的时日。那日，西盟九皇子远嫁白离，也便是在风若情与祁傲云那旷世大婚后的第二日。

想是女帝怕再出纷乱，早已将一切准备妥当。

因着即将入冬，天气有些微凉，可天空倒是晴朗，蓝湛湛的一片，如同一片汪洋的海域，蓝色的天际之上无比洁净，没有一丝浮云。

两国联姻，关系重大。这一日，西盟宫门之外可谓声势浩大，整整齐齐地排放着白离迎亲的队伍，因两国之间路途遥远，急着赶路，这花轿也便换成了气派的马车，在这批大红的队伍之后，则是武装整齐的西盟送行队伍，一直送到两国边界处。此时，就连女帝也是一身黄袍地出现在这宫城门口，其身旁站着后君，身后跟着黑压压的一片精心装着的嫔妃以及官员，宫门两侧的侍卫一直延伸到队伍前方……

“大皇女，朕就将耀华交给你了，你定要好好待他！”拍了拍气宇轩昂的闻人秋，郑重的语气中带了丝真诚。可这真诚却无法打动一旁一直默默不语的欧阳耀华，听到一直疼爱自己的母皇这般说法，只换

得他的一记凌厉及含着怨恨的目光。直到如今他才明白，这帝王的温情有时真的叫人无地自容，而获得帝王的宠爱更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并不理会闻人秋那客套的话语，虽说这些日子她很迁让自己，对于自己的吵闹也是不愠不火，可他依旧记得是她将她拉入这趟浑水，逼着他长大，去面对掩饰在背后的浮华……

直直走向后君身后，走向为了给他送行，今日才从冷宫出来的凤庭筠，走向真心疼爱自己的父君，跪在他面前。虽不言语，却是泪两行，默默表达着歉意。

只有他父子二人知晓，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前几日，乔川同他说，他的父君与凤家已经私下安排好，要带他远离皇宫，逃离这场婚事。那一日，他才深觉自己一直以来的天真，他才知晓一直跟随在自己身边的乔川竟然是父君的心腹，才知晓他原来，一直是生活在父君的保护伞之下。

离开皇宫，说的轻松，可他可以想象得到这背后巨大的风险，如若出一个差错，满盘皆输，且牵扯巨大，父君、整个凤家包括他身边所有的人……

他忽然之间感到害怕，失去了这一切，他还剩下什么，还是那尊贵任性的九皇子吗？况且就算离开了皇宫，他要一辈子这么躲躲掩掩地生活，用另外一个，依旧是别人给的身份、见不得光地生活下去吗？不再是皇子，他只是个普通的百姓，那便也没有机会再接触到他想见的人，这样生活着有何意义？

原来风若情说得一点都没错，不是九皇子，那他便什么都不是！

既然如此，他就更不能逃避，他拒绝了乔川，也拒绝了父君，他要嫁去白离，他要依靠自己，继续骄傲地活下去，他定不会叫那风若情如此轻视自己……

明白了自己孩子的坚持，凤君隐忍的泪水脱框而出："傻孩子！"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逼迫他长大，真的——太过无

情！他不是没想过，同耀儿一同去白离，可他清楚地明白，身边新增的数名侍卫，明则保护他周全，暗则是那欧阳井华派来监视他的耳目罢了……

离别的时刻到来，在一旁喜官的搀扶下，欧阳耀华一步步迈向马车，身后的侍卫及百官皆必恭必敬地跪拜："恭送大皇女、恭送九皇子殿下！"

鼓声奏乐纷纷响起，道路两旁那鞭炮在叫嚣着为他们送行，震耳欲聋……

马车渐渐转动轱辘，整个队伍开始出发。欧阳耀华掀开帘子，看向自己生活了十七的皇宫，一片金碧辉煌，却是让人深觉压抑，像一个金制鸟笼，原来——他一直是一只最华丽的金丝雀，自以为自由却被无形的丝线牢牢地圈固在这金丝牢笼中……

⊙

虽说这九皇子远嫁白离是举国欢腾，可这栖云轩上下依旧有条不紊地生活着，这栖云轩内皆是冥门中有才能且忠诚的人充当着管家、小厮等，且每个人都有着各自捏造得叫人查无可查的身份来历。

因此就连调查已久的厉王也是查不出个猫腻，更别说刚将目光移到风若情身上的女帝等人。这女帝、这风家，以及整个京都都知晓，这风若情在被逐出风家后，变了……

说她胆小懦弱，却是胆敢与这顾家大人抢夫；说她毫无主见，却是眼都不眨吧一下，便将这硕大的别府地契拱手送人；要说她无能吧，竟然将这婚事办得有声有色。加上冷血厉王的特殊眷顾，更是将众人眼球集中到了她的身上。

正因如此，风若情也将燕春楼内的事务放手给芙伶，自己则是借着新婚窝在栖云轩内，这一番改变，却叫那些个等着看祁傲云笑话的人跌破眼球，尤其是京都内男子，上至大家公子，下至寻常百姓，皆是瞪大双眼，紧盯着他。贵族公子因其自己的身份高贵、相貌翘楚而未得如此隆重的婚礼而对祁傲云心生嫉妒，寻常百姓则是对这样气派

的场面而感到羡慕，只是这羡慕的同时，也是同样有些不满于自己的命运。

是以，不同的理由，却造就了同一个渴求，那便是希望亲眼看到祁傲云出糗，可他们不知，心思邪恶的人的念头，往往难以得到实现……

栖云轩后花园内。

才入住这栖云轩不到月余，这儿便遍布奇花异草，如一日之间开遍栖云轩，满园色彩缤纷、花香四溢，叫人赏心悦目。风若情虽是难得遇见能勾起她兴趣的事或人，可对这花草却是意外的执着，只要是她居住的地方，必定是花香满园。在前世，自从出任务以来，每当她手染无数鲜血、即将湮没人性之时，看着这些形形sese、顽强生长的植物，鼻间闻着那些极力散放的芬芳，她便感觉自己依旧是那个充满渴望的风若情，依旧是存活在这天地间。在前世，干爹也给了她一片花园，她喜欢亲力亲为，在那后花园种下一粒一粒代表生命的种子。

一阵轻缓的步伐向自己迈进，经过一两日的相处，她知晓来者是她新娶的夫君，便也不再像之前那般警惕。

看着走到她面前的祁傲云，他身上穿着崭新的蓝印花布衫，虽不尽华贵，却是淳朴自然，在市面上也尽受一些平常商家子弟的喜爱，本想着尊重他的喜好，可见他如此为自己省钱也只觉无奈，不过这衣衫倒是符合他的个性，便也作罢。既然知晓他的喜好与自己的猜测所差无几，赶明儿也可直接让冥门旗下，那专为官家及富商制作服饰的成衣铺送些衣衫过来。

“……若情……”扭捏着，虽是已经成婚，且这几日里，也是夜夜做着最亲密的事，也会在被“威胁”的时候叫上几声妻主，可如今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那样亲密的称呼还真叫不出口，“我想与你商量件事。”

“恩，说吧。”晒着午后的阳光，惬意自在的风若情也明白，在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男子被压迫已久的世界，不可能一步便让他改掉这

种小心翼翼的个性，也只有让他自己慢慢明白，她不比其他西盟女子那般霸道，也不比其他西盟女子那般视自己的男人如无物，既而放开自己，将真正的自己展现给她看。

“我……”垂于两侧的双手紧张地抓着衣衫，本是展平的衣衫此时已是一片细微的褶皱。看着那耐心等他开口的风若情，踌躇不定。

这事虽是早已有决定，可磨蹭了许久也说不出口。虽说按照他的估算，这栖云轩或许还存有些银两，可这样只出不入，也不是长久之计，而风若情也未见她有过什么规划，这样下去必定撑不长久。或许是部分继承了母亲的血缘，他一直对从商有些兴趣，之前是被约束在祁家后院，没人逼他学习男红已是不错，别提男子从商这种败坏家门的事了。可如今不同，天时、地利、人和，如今栖云轩是他的归宿，他很想，通过他的努力，让栖云轩里的人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坚定地握紧拳头，定定地看向风若情，一口气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在他说完后，风若情终于睁开那明媚的双睫，本以为她会出声反驳，或许会同其他人一般，认为让男子抛头露面是见很不体面的事，暗暗想着，该如何回应这些质疑，可……

“真是你心中所想？”这是他第一次对她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叫她感到许意外，却也是有着丝欣赏。她从不觉得在这西盟，男人是弱者，就像在前世，她同样不承认，作为女子的她是弱者一样。如若这从商真是他的兴趣所在，那她不会反对。

坚定地点了点头颅。

“那好，你直接去找宁管家，让他将栖云轩的帐目交予你，随你处置。”她目前并不准备将冥门搬出水面，也不想那么早便将他拉入浑手，是以这栖云轩放在台面的银两虽不少，却也有限，如若他高兴，便全数给他也无关紧要。

没有任何波折，如此轻易的应允，却叫祁傲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过，你毕竟是男子，让殇跟着你，有些事让她代替你出面也方便些。还有，明日回门，我同你一起回祁家。”

又是一个惊喜叫他本就很懵的脑袋更是变得一团糨糊，只傻傻地盯着她猛瞧，尔后又如被春雷击中般顿悟过来，欣喜地笑开了颜，那傻乎乎的模样，直叫难得做次好人的风若情头皮一阵发麻，干脆闭上眼睛不去看他。不过无法否认，第一次迁就，也可以说是宠一个人，尤其是自己的男人，感觉真的是很不错……

风光回门 ...

“王爷……”祁葆杰身着轻纱坐于床边，浓妆淡抹，衬得她那本就白皙的肌肤更是粉嫩，粉妆玉琢，在这月下更是显得千娇百媚，那在薄纱之下若隐若现的身躯发育完全，可谓是妍姿艳质，如此绰约多姿配上那羞涩可人的神情，任哪个女子见了，也不免激湃万分。

当然，这好色名声远扬的厉王也不厉害。在自己这正君进了自己的屋，便有人通报给他，而正巧他也有事要同他说，便没有将他逐出去。

一进屋便见如此风光，睫光中一道精光闪过，他当然知晓自己这位正君主动到他屋里的目的，自己也就在新婚那日叫他初尝人事，看着他那惊恐的目光以及那并不属于倾国的容颜，顿时叫她失了兴致，之后便再也没碰过他，想是独守空闺已久，耐不住寂寞，这番竟主动找上门来了。

也并不指责，荤的吃多了，偶尔来点小菜也是不错的。这活色天香的小美人确实挑起了她的兴致，邪媚的讥讽勾起，既然主动送上门，岂有不吃之理?

走上前，一把拉过他的臂膀，狠狠地吻了上去，猛烈而汹涌，直惹得祁葆杰嘤嘤地小声低吟，感受着体内那熟悉的一阵掀过一阵的热潮……

云雨过后，欧阳厉琼翻身半依靠在床塌上，衣襟半敞，细汗微露。而祁葆杰则仍旧没缓过神来，躺于床上急促地呼吸着，脑中的热潮还未退下，一如初夜那般毫不温柔，肆意地掠夺，却没有了那日初时的疼痛，反叫他无比地满足。

歪着脑袋，看着那俊美与邪恶于一体，无比矛盾却勾人心魄的女子，这样一个身份高贵且邪媚的厉王，初嫁她时，自己也同远观的外人一般，视她如魔鬼，对她充满恐惧。可同处厉王府这么久，看着她每日宠幸后院的侍君，并不如外人所传那般，冤鬼无数，反而那些侍君大多露出满足的神情，这勾起了他对初夜的回忆，体内一片空虚，竟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她所吸引，嫉恨起那些能够服侍她的男子，是以今日他才会如此打扮，想要引起她的注意……

“明日，该回门了。”一声低语，打断了祁葆杰满脑子的激动，“准备一下，本王明日去祁家，你同本王一起。”

还不等祁葆杰有反应过来，欧阳厉琼便将一直守侯在门外的奎安唤了进来，丝毫不顾及他那被撕得破烂，毫不遮体的薄纱。虽然奎安是目不斜视，却也足够叫他窘迫不已。

欧阳厉琼直接将裘被扔在他身上，简洁地吩咐奎安将他送回自己的住处，直羞得祁葆杰满脸通红，他没有想到，作为正君的他，竟然会同那些低贱的男子同样的待遇，也会半夜被毫不留情的逐回，是以他并未多带遮体的服饰，可见恢复以往那般邪恶神情的厉王，却是不敢吐露半句不满，只得随着奎安身后离开……

⊙

翌日一大清早，栖云轩门外便备好了两辆马车，四头棕毛骏马气宇轩昂地屹立在这两辆马车前方，两名车夫也是看着异常魁梧，与那骏马一般结实。排在后面的那一辆马车之上，装的皆是为回门所准备、携带的礼品，在西盟，新婚第三日，新娘要带新郎回夫家，已是形成了一种风俗。如若新娘实在抽不出空，也可让新郎携带礼品单独回门，可不管怎么样，如果是想在新郎父母面前留下好印象，准备一些厚重的大礼还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栖云轩地处京都相对繁华的街道，而两辆豪华马车一大早便停放在栖云轩的大门前，基本占据了街道一小半的空间，自是吸引了

不少百姓围观。稍稍转动脑子便知，这一日是那祁家大公子回门的日子，是以不少没事做的人纷纷等候在那儿，凑着这份热闹瞄上两眼。

直至巳时，这栖云轩的大门才迟迟打开，随即一排小厮恭候在门前，就连本是一声不吭，坐在马车前方的车夫也是一个利落地翻身下马，恭恭敬敬地守侯在一旁。这叫本是为了看热闹而等得心焦的百姓一个机警，想来是这回门的主角要出来了，只是不知这主角是一人还是两人罢了……

果然，一紫一蓝的身影相继步出大门，恭候的众人人纷纷行礼。而这两人站立在一起，再次给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着他们的百姓，一阵晕眩。身着紫衣的风若情虽是美得令人眩目却让人感觉有些清冷，可其身旁那祁傲云落落大方以及和颜善目的模样，却是相得益彰，一点不觉得突兀，有着令人诡异的搭称之感。

掀开珠帘，迈上松木制造的车厢，看着踩于脚下那柔软舒适的波斯地毯，同样是松木打制的圆形木桌及木椅摆放在车厢的正中，那松木圆桌之上还摆放着特制的熏香以及陶瓷茶具，整个车厢便如同一个小小的暖房，淡雅温馨。就连马车在急速地前行着，也是感觉不到一丝的颠簸。

服侍的人皆坐于后面一辆马车之上，此时，这车厢内只剩下她二人。

“其实，不必这般大费周章的，我母亲不会在意这些……”她能够陪他回门，他已经是很开心，可他清楚地明白，他的母亲不会在意他有没有回门，也不会有那个心思去关心，他嫁了人家，过得是否幸福。想到这儿，情绪微微有些低落。

“我并不是做给她看。”拿起茶壶，有条不紊地砌着茶水，“我只是想叫外人明白，我并不会亏待自己的夫君罢了。”她要让别人明白，如今这祁傲云是她的人，是她栖云轩的半个主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欺负羞辱的。

这句简单的对话之后，两人皆各怀心事，不再言语……

回到祁家，不想却见到了一位不该出现在祁家的大人物。

祁家几乎全部出动，簇拥着一名女子，那便是厉王。这乃是厉王第一次亲自驾临祁家，之前无论是提亲，拜堂娶亲、还是回门，皆是让手下代劳，自己倒是从未露过面。是以，也叫外人明白这祁家并未因此而大跃龙门。而这一次，厉王大张旗鼓的前来，叫祁家是风光尽现，也叫外人重新评估着祁家。

只有祁葆杰清楚地明白，厉王此时前来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那三日前大出风头的祁傲云与风若情两人。

看着几名小厮搬着厚重礼品，由风若情陪同着前来的“兄长”，嫉妒如蚂蚁一般吞噬着他的五脏六腹，这世间所有的男子长得再美，也不过是为了能风光地出嫁为人夫，得妻主的宠爱。而这两样，他皆没有得到，凭什么自己一直很瞧不起的“兄长”却是样样得以实现？这风光，全部被他们二人抢了去，此番竟然连自己的妻主也是为了他们才踏入祁家，这叫他情何以堪？

“哈哈！”双喜临门，先是那场婚礼、再则厉王以及风若情的登门皆是给足了她面子，祁樊谷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开怀大笑，“应该改口叫娘拉！”看着对自己难得恭敬的风若情，内心一时膨胀，这得意忘形不知觉便显露出来。

说完，在场的人皆是一楞。虽说这话是对着风若情说的，可这厉王毕竟也娶了自己的二儿子，照这说法，不是厉王也该叫她娘了吗？祁樊谷顿时冷汗直冒，这厉王的娘，不就是太上皇？这……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免得这张老嘴害得她的脑袋搬家……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担忧且小心地偷瞄着厉王，见她并无异色，这才微微放下心来。

而祁傲云也是同样不安，如今，他已是有些了解他这妻主的个性，是个既不吃软，也不吃硬的人，不禁有些担心，风若情的不给情面，使得众人皆是尴尬，“娘，我们才成亲三日，若情怕是还叫不出口，今后机会还多着呢！”

“是，是，那下次再说，进屋吧进屋吧！”见有人给了她台阶，祁樊谷也便主动顺着这台阶自己滚了下来，擦了擦冷汗，想来下次要管住自己那无良的嘴了！

经过这一场小风波，大家也都规矩了许多，尽量少言，免得出错。

晌午就餐时，风若情倒是彬彬有礼，按照西盟的习俗，给祁傲云的家人一一敬酒，也幸得风知晓她不谙酒性，让她吃下一颗解酒药。才使得这下肚的酒水如茶水一般，毫无醉人的感觉。

“之前在宫中见过一面，深觉你是一名爽朗大度的女子，叫本王很是欣赏！”看着厉王主动端起酒樽，爽快地一饮而尽，这多少叫风若情有些许意外，厉王的主动示好，无形中将自己拉到了她那一方，即使自己没有表态，也给了外人以及女帝这样的错觉，果真是奸诈且危险的人物！冷哼一声，饮尽桌前的酒水，相对的目光中，有着针锋相对，有些波涛汹涌……

果不其然，厉王对这风若情的特别“关爱”也很快传遍西盟，传入皇宫，传进女帝的耳际……

被封冏卿 ...

半个月后，急速赶路的闻人秋终于带着西盟九皇子回到白离，并于翌日完婚，在大婚之后立即清点军队，时刻准备与西盟一同发兵赤耀。

而在这半个月内，西盟也是风云变幻……

人们皆知女帝与凤君的感情之深，在这后宫之中，凤君的盛宠不衰已是说明了一切。可此次九皇子远嫁白离却是使二人行同陌路。而如今，女帝更是看中了武将军秦骜的儿子——秦虞，并将其纳入后宫封为虞贵妃，与凤君几乎平起平坐，于此同时，也同时纳入了几名官家公子，分别给予封号，顿时后宫雨露均沾，可谓风光。

说起秦虞，众官员便忆起那日白离皇女选妃时，首位表演的那名妩媚至极却充满自信的男子，那秾纤合度的体态，属于年轻男子的细

嫩肌肤，更别提那震慑全场的金蛇狂舞，也不怪乎引起女帝的注意，竟然将盛宠十几年的凤君也压了下去。“只闻新人笑，哪顾旧人愁。”终于恢复“正常”的女帝也让众官家燃起希望，皆期待着与皇家结亲，光宗耀祖。

而对于别人的同情或是幸灾乐祸，凤庭筠丝毫没有感觉，或许是在彻底的失望以及心死之后，便什么也不在乎了……

不日，女帝晋封秦骛为神武大将军，带领数名将领，点精兵十万，前去与白离军队汇合，共赴赤耀。明着说是帮助赤耀平定内乱，可这样的说法也只能糊弄那些无知的老百姓，皇族内部皆是明白这次发兵的目的是什么。

欧阳井华自是明白，数十万精兵远赴赤耀，这京都虽说还剩余三十万精兵，可还有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何时爆炸，那便是——欧阳厉琼。是以，此时是笼络人心之时，这凤庭筠虽对自己不满，却依旧有着丝情意在，有凤庭筠在，这凤家也有所顾忌，而此时对凤庭筠的矛盾与冷漠，也使得凤家那本是嚣张的气焰得以缓和，暂且对于她们，也可不必顾及。而风若蓝代表着蓝丞相一族，且颇具才能，重颜面，只要施与一点恩惠，加以重用……

在秦骛大将军离京后数日，女帝赐婚八皇子与风若蓝二人，不日完婚；并与大婚后，命风若蓝统领京都一部分精兵，保护京都安全。这两人倒也是良配，八皇子容貌极美，温柔婉约，惹人怜惜，必定不会与风若蓝的两名侍君争宠，正合风若蓝心意；而这风若蓝绝世的风姿与才华，也叫八皇子心生倾慕，才女配佳人，可谓一拍即合！

为了筹集军饷，女帝更是颁布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便是加重商人的苛税，而这首当其冲，损失最大的便要属京都第一富商——祁家。以表恩泽，安抚祁家，除了给予祁家一些恩赐与福利外，更是颁布圣旨，破例册封风若情为太仆寺卿，俗称冏卿，每日同其他官员一般入宫，却只是专门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

风若情接过圣旨，真不知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冏卿？这倒叫她想起了西游记中那个在别人异样嘲讽的目光中傻着乐，干得挺带劲的小小弼马翁。看来她已经是无辜地被夹入到这厉王与女帝的争斗之中了，如今女帝也因为厉王的举措开始注意到她，想要将她放在眼皮底下看管着……

看着那明皇的圣旨，暗笑着……

这女帝真是好沉的心思，借了这么个名目将她招到宫中。如若她抗旨，那便可名正言顺地除去她，如若接旨，那她不仅成了众人的笑柄，也在女帝的监视下，与厉王断了来往。太仆寺卿，她不介意！可是她们皆是错估了她——风若情，她可不是厉王或是一国女帝便能招降掌控的人！

⊙

身着太仆寺卿的官服，来到这宫中。听着来接待她的小官那细致地讲解，风若情基本明白了这太仆寺卿的差事主要分为两大方面。首先，她可以说是这西盟、这皇宫内的“马匹之王”，专门负责饲养以及训练马匹等杂碎的事务。关于这，她可以将差事交给下面的小马官去办，不碍她什么事；其次，女帝出巡或参加重大典礼时，她作为太仆寺卿，必须安排好女帝出巡时的一切马匹以及随从人员的调配，更要亲自上阵，为女帝驾车。

说的好听点，是个官差，有着调动几个人手以及无数马匹的权利；说的难听点，不过是女帝御用的马夫罢了！

只要女帝不出巡，倒也没她什么事，只要躺在那儿双手一探，自是有小官与那些个马匹打交道，去处理那些琐碎的小事。且平日里，这地儿也没有官员会过来，就算需要马匹调配，也是由下人来传达，也算清净。

想着重建冥门仍需月余时光，且手边事务皆有人接手处理，那她也就老实些，先待在这宫中做个清闲的小官吧。

而对于他进宫为“官”，祁傲云倒是很开心，认为这栖云轩也算是有了金钱来源，却是对自己渴望已久的从商念头有了退却。而她只不过继续着她那挥霍无度的花费，倒是无意中让傲云的“危机意识”再次升起。

“没想到，你也会有翻身的一日，竟然能进宫混个官职。”如沐春风的声音，却因其话中的嘲笑与讥讽而坏了感觉。

歪着头，看着那一脸春风得意的风若蓝。的确该得意了，失了一个蛮横的九皇子，却因祸得福，娶进了更为娇美温柔的八皇子，如今房中三门夫婿相处得其乐融融，且借着迎娶皇子，在官场上风头尽现，掌握着一部分兵马，成为了真正叫人忌惮的兵部尚书——风若蓝。

看着周遭那简陋的装饰，了无生机的凄凉寂静，想来这风若蓝不是来办事的，而是来借机向她炫耀的?

果然，嫌恶地看着那几乎泛灰的桌椅，也不碰触，生怕将她那红晃晃的朝服给沾上一丁点灰尘，“看来你满适宜这儿的啊，倒也挺配。”

本是倚靠在那命人专门打造的舒适倚塌之上的风若情，干脆一个旋身，将整个身子躺入其中，双手叠于一起置于脑后，将右腿悠闲地搭在另外一条腿之上，果真舒服！

“恩，的确不错。挺清闲的活儿，没事可以睡睡觉，也可以喝喝茶，还有银两拿，挺合我意。”

那双目紧闭，舒适的模样，叫本是看她笑话的风若蓝一阵气急，她怎么会忘记，她这个“妹妹”本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虽说最近给她风光了一把，也是因为有银子给她撑腰，自己毕竟是从小与她生活在一个府宅，早该明白她那充斥骨子里的无能是去不掉的！

重重地哼了一声，甩袖离开。

她想要轻松，那她便叫她轻松不起来！

第二日，如往常一般来到宫中的风若情，便被女帝派遣过来的小官给请去了宫中禁军的训练场地，让其每日跟着这些威猛的禁军晨训足足一个时辰。理由是，作为女帝的御用马夫，如此弱不禁风、不懂武功，如何保护女帝安全?

由于她是个没有功底的“新人”，教头算是“特殊照顾”，每日要么让她搬运些沉重的沙包，要么直接让她蹲一个时辰的马步。而能够晋级为晋军的皆是些出类拔萃的人才，皆是有些眼高于顶，对于风若情这样一个毫无进取之心，懒散混事的女子更是鄙视到了极点，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好的眼色。

对于这些，风若情倒是不怎么在意，反正也是无聊，权当是打发时间罢了。

虽有些怀疑女帝怎么会心血来潮想起她，可也没打算追究。直到几日后，在宫中无意中再次碰上风若蓝，她那得意以及了然的模样，叫她心里有了丝猜测。而到她开口，她便连猜测也可直接略去。

“看来几日的训练，倒是让你结实了些，也不枉费我建议女帝给你这次机会。”那故作清高的模样，实实在在叫风若情嗤笑出声，轻轻摇着头。原来，贼眉鼠眼的小人并不是最叫人恶心的，恶心的是这种批着羊的皮身，来掩饰其狼的本性的人类。以往的风若蓝，从没叫她真切地记住或在意过，对于她的那些伪装以及小吵小闹，她也全当是被蚊子叮了一下，直接忽略掉。可今日，她那龌龊而幼稚的举动，却是有些叫她烦躁。如若她再如此不知收敛，惹到自己头上，即使她不屑于她为敌，也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她！

“别来惹我。”挂着温和的笑意，看着她。看在她是这具身体的“姐姐”份上，她难得“善意”的提醒着她，可此时的风若蓝并不了解，当风若情露出如此温和的笑容，便是她耐心殆尽的时刻，她只当这是在无能地示弱，并为此而得意不已。

可她不知的是，在不久之后，她便要为她此时这般无知的举动，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微微泛酸 ...

日子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如流水一般，缓缓地流逝。

元和三十一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距离九皇子远嫁白离，已是一个半月过去了……

此时正值冬季，玉树琼枝、寒风刺骨，每个人都裹上了厚厚的衣衫。

难得清闲一日的风若情，靠着一旁的暖炉，手中还抱着一个小巧的手炉，宁老看着这主子，自己已是一把老骨头，阅人可说无数，可这年轻的少主子却如一片深不可测的汪洋，叫他看不真切，也摸不透彻，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自己这主子办事手段之犀利，看人用人之精准，她定非池中之物。

“宁老，您这是想用您那灼热的目光，将我融化掉吗？如若您再年轻个百八十岁，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那调侃的语调，不正经的申请，叫本是神色肃然的宁老一窘。

这个该死的臭丫头，就知道寻他这个老人家开心。

之前那死气沉沉、心思深沉、对任何人或事都不理睬的模样，叫他心疼，叫他担心，那时的她叫人不敢主动靠近；可如今虽说是有了些人性，也渐渐地让风、殇等人溶入她的生活，而且如今她娶了夫君，对少君的宠爱，也只有他这个老人家看得真切，也感到些许欣慰，可叫他无奈、郁闷的是，有些许转变的少主，倒是迷上拿他这把老骨头逗趣了……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这少主看似清冷，却是个内心热乎的人。她不是个会向人示好的人，却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她所关心的人活得更安稳、快乐。

“老夫是来找少主说正事的。”懊恼地瞥了她一眼，“少君如今在外开了间药铺，生意倒也算兴隆。”语气中含着淡淡的赞赏。

“药铺？”在这有些许动荡的形势下，开药铺倒是不错的选择，看来他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真的是有些经商的才华，不过……

“他懂药理？”

诡异的笑容浮现在宁老那布满橘子皮却精神烁烁的脸上：“他不懂，可有人懂！”

与宁老相处那那么久，自己已经渐渐地从心开始接受他，他给自己的感觉，就像是长辈、像亲人，只有对他，风若情才有着一份发自内腑的尊重。此时，她自是明白宁老是想要自己好奇地追问，想来是近日来与自己的对阵中次次落败，心有不甘吧。

垂着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如若他高兴，自己退让一次又如何。抬睫，好奇地盯着他：“这是什么意思？”

晃动着脑袋，很是得意显摆了一番，直到觉得钓足了风若情的胃口，才继续开口：“是一个叫白凌容的女子，长得倒满俊秀，在这京都也算个小有名气的医者，有她坐镇少君的药铺，还怕没生意？更重要的是……”故意顿了顿，才以看好戏的口吻道：“这白凌容与少君还颇有些渊源，且听殇说，这白凌容对我们少君怕是有着些其他的心思！”

“恩？”微微皱起眉头，白凌容？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可不可否认，宁老的话叫人很不舒服，心底淡淡地泛着一股子酸味。直到此时，她才真正想继续听下去，可这宁老也是姜的很，似乎明白，这话题已经勾起了她的兴趣，反倒不再继续说下去了，“剩下的，少主可以自己直接去问少君。”说完，便万分得意地离开。

看着那乐得轻飘起来的步伐，风若情很是无奈，这宁老，一把年纪了，还同孩子般与她逗趣，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

片刻，门忽然被从外面推了开来，随即迅速地合上。

只见祁傲云搓着手掌，鼻子被冻得微红，唇色苍白，青色的衣服外面套着一层厚厚的夹袄，整个人看起来比嫁入栖云轩之前要开朗自信地多，看来，让他放出去闯一闯，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抬首，见风若情竟然这个时辰出现在屋内，一阵诧异。

风若情抱起手中的小手炉，走上前，顺势将小手炉塞入他的怀中，执起他的右手将他拉到床前坐下，“很冷吧？”那么久的肌肤之亲，两人已是彼此熟悉，对于这样的举动，祁傲云也不如刚开始那般羞涩。

点了点头，虽然日日同塌，可因着她被封为太仆寺卿之后，皆是早出晚归，而他开设的药铺也刚刚起步，两人交流的时间毕竟有些短。虽然他很想将自己的快乐亲口告诉她，可在他看来，对什么事都不太在意的风若情，怕是也没有那个耐心去听他的废话吧。且直到如今，他都不知，如此美貌的女子为何要迎娶他，想到这，不禁有些黯然。

细嫩的手心搓揉着祁傲云那微微有些细茧的右手，状似无意道：“听说你开了间药铺。”

惊喜地转头，看向她，点了点头。

她……竟然知道？

“可以跟我说说，这间药铺吗？”

“当然！”祁傲云连忙回答，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初时的想法，以及今后的打算，“也幸好有凌容的帮忙，这药铺才得以顺利地开张……凌容她……”

听着他神采飞扬的一口一个凌容，想这凌容便是宁老所提的那个白凌容了罢，心底那酸气微微有些泛浓，捏着傲云的手心也不自觉地加重了力道……

“你与这凌容是怎么相识的？”

“凌容啊，她是我儿时的玩伴，那时她娘是我们祁家的管事。之后不知是何缘故，他们一家离开了我们祁家，没想到事隔多年，竟然会再次遇上！”那欣喜的表情，直叫风若情有些呕得晃，不过见他如此坦诚相告，想来也是没有发现那白凌容的心思。稍稍平复，哪日，定要去会会那个眼光与她同样独到的白凌容，如今这祁傲云已是嫁入她栖云轩，她还是早些死了那份歪心思才好……

见着那喋喋不休的嘴巴，还在不断地冒出“凌容”二字，风若情终是失了耐心，直接将他拉了过来，那小手炉也顺势滑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祁傲云吃惊地看着她，此时已是忘记了所有言语，只听得自己的内心“扑通扑通”的声响，心脏几欲蹦跳出来，手指紧紧地抓住身下厚厚的被褥。屋子因为有那暖炉驱寒，本就很暖，加上风若情那暖和的身躯紧拥，以及自己内心的紧张，傲云初进门时的寒冷已被驱逐不少，额际甚至冒出了些许细小的汗珠。

看着风若情那泛红的面颊，以及浑浊的双目，已经人事的他自是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

“此时……才过未时……”

“那又如何？”

“还没到……没到就寝的时辰……”窘迫的开口，之前，他们都是夜里才会有更为亲密的举动。

“呵呵……”声音微微的沙哑，带着醉人的醇厚，“谁说只有到夜里才能做那档子事？”果真是纯真的可爱。直接用行动告诉他自己的决定，重重地吻上他那微微恢复血色的红唇，辗转吸吮着，直到感觉到他的呼吸开始急促，并渐渐回应她的吻为止。抬起头，看身身下的祁傲云，那红得撩人的面颊、以及羞涩的神情，叫她忍不住再次吻了上去，只不过这一次，缠绵与不易察觉的温柔倾注其中，如流水般源源不绝地流淌……

双手轻轻地拉开他那厚重的夹袄，扔至一旁的地上，将手指探入里衣之中，感受着指尖之下光滑的肌肤，感受着肌肤之上那轻微的颤动。祁傲云只觉在那调皮手指的逗弄之下，如被扔进火炉中一般，浑身上下都烫了起来，不多时两人便坦诚相见。

风若情一把抽掉自己发丝之上的发带，如丝涛般乌黑亮泽的发丝倾斜而下，洒落在傲云的面部，洒落在他的身上，洒落在一旁的被褥之上……

待几番缠绵厮磨之后，已是到了酉时，已是过了两个时辰。

磨蹭了好一会，才慢吞吞地打开门觅食的祁傲云，一出门便碰见了守侯在那，不敢去打扰他们的青儿，一把将房门带上，窘然地接受着青儿那了然的窃笑，心里却带着浓浓的欣喜……

接下来的日子如往常一般，风若情继续在宫中继续着清闲的“弼马翁”生活，而祁傲云也继续打点着药铺的生意。

不久，从边境却传来个大消息，镇守在边境安阳的几名官员，偕同督粮之人，以边境“流寇”横行为由，拒绝向境外进军赤耀国的西盟精兵提供粮草，并一同携带粮草逃离安阳。这叫女帝大为震怒，立命几名亲信携粮草赶往安阳，也幸得去得及时，才稳住大局。

有动乱才会有立功的机会。朝中官员纷纷献计，当然，这机会怎么都不会牵扯到风若情那小官衔之上。不过，马匹的调配，却也将风若情拖在宫中，象征性地忙了几日。而这一“忙”便也延迟了与那白凌容见面的时间。

再不久，这远征赤耀的精兵竟攻占潼山，宫中上下欢庆，女帝一个高兴，召集正三品以上官员一同前往皇家狩猎场，举行狩猎比赛。

而风若情作为女帝的御用马夫，当然也很“荣幸”地被应允一同前往。

在这一场狩猎大赛中发生的意外，也使得风若情与那白凌容在另外一种状况下，以另外一种身份得以相见……

猎场惊魂 ...

在西盟，有专门为皇室帝王准备的狩猎场。

可以想象，在这要什么没什么的远古时代，可以用来娱乐的项目真的很少，而帝王在众人围簇之下，自由的空间更是少得可怜，这狩猎可说是盛得各国皇室的喜爱，盛久不衰。在西盟，女帝可带领已经成年的皇女以及百官一同进入皇家狩猎场，进行一系列的狩猎活动。多为正规的、大规模的。而此次远征大军初次告捷，龙颜大悦，邀众

官一同冬猎，如此可在女帝面前表现的大好机会，众官自是重视非凡。

为公平起见，女帝要求，参加冬猎的众人无须自行备马，皆是到宫中驷院自行挑选马匹。毕竟是难得一次的皇家活动，谁人放心让小厮前来选马，皆是亲自前往。这一时之间，风若情那儿倒是门庭若市，而且来的皆是些有头有脸的大官。

本就是没地位、没名气，最多就是顶着一张叫人忽视不了的脸在招摇着。对于她以及她的一些事迹，那些自恃甚高的高官还真“不屑”理之，顶多是惊鸿一瞥后，便直接无视。也有个别官员因着厉王的关系，同她寒暄两句。

而她，近日来的晨练也换成了“御前驾马”的练习。

冬猎那日，万里无云。

狩猎大军浩浩荡荡地前去位于京都北山的围场，那儿常年有侍卫把守，毕竟不比荒山野岭，围场内的猎物皆是是有专人饲养，自是没有那些野生狂兽的凶猛。到了围场，除了一些贴身的近卫军得以入内保护女帝安全外，其他人一律守在围场外围看守。

而女帝的一句“作为太仆寺卿，怎可不懂马上狩猎。”使得风若情也随着神气赳赳的“大部队”，一同踏入这硕大的围场。随着女帝一声令下，众马甩动长鞭，马匹嘶吼声四起，随即纷纷朝着四处奔腾而去……

风若情随意挑选了一只马匹，手中执着柘木长弓，背上挂着装满艾叶头箭的箭箧，这每支艾叶头箭之上皆是刻着一个“情”字。在这苍凉的树林中无聊地转悠着，看着那些毫无危机意识，也不知躲闪的小动物，丝毫没有拉弓的兴致。这种被饲养着，在需要时放入围场的动物，没有野生兽物那种生存的危机感以及时刻警惕敌人的意识，这样的狩猎完全是一边倒，是场华生生的皇家射箭表演。

“怎么不开弓？”忽然传来的声音叫风若情一惊，看着离自己有十步之遥的厉王，对其有着丝防备。虽说十步有一段距离，却不至于叫

她毫无察觉。

她自第一次在这宫中见到这个女子，竟然发觉自己丝毫感受不出她有任何的内力，可之后被陷害，叫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她的身上，视她为自己来到异世之后最强劲的对手。她那“姐姐”——风若蓝，算是西盟青年才俊之中武学最好的人才，可依旧叫她摸了透底。

可她……

而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她真的如表面所表现的那般，丝毫不懂武学，毕竟她自三岁因病被送上雾亦山，整整十八年，任何人都不知道在那发生了些什么，且回宫数十来，她也从未展现过半点武功。

要么，她便如那唯一叫她测不出深浅的干爹——风垣，武学修为在她之上……

如若真的是第二种，那么这个女人真的不容忽视啊！毕竟在这深宫之中数十年的遮掩，这样的心思，这样的深沉都是令人惊恐的武器！

看着那容貌俊秀妖媚，几欲于她不相上下，如若不是她那凶残、暴烈的名声，怕是这“西盟最美”的称号也就不一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此时她身着黑色飘逸的长衫，外面套着一件无比奢侈华贵的皮裘，虽是如此，却依旧可看出她那修长的身形，脚上蹬着厚重的马靴，踩动靴下的马镫，缓缓向风若情走来……

此时的她背光而来，可风若情依旧看见她那看似温和的黑睫之中，所隐隐藏着的犀利光芒，嘴角的笑容也是显得如此不真实，丝毫不如之前所见的那般温和友好，这样的她，才更像百姓口中的魔鬼吧！

“没有狩过猎吗？”蹬着马，来到风若情身侧，同她一起慢悠悠地行着。

“的确没有。”对于自己琢磨不透的人，以及实力或许在自己之上的人，风若情并没有那个不屈的精神，主动去找死。能屈能伸，这也是她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

厉王黑睫一眯，风若情只觉眼前一片金光灿灿，一条占满整张弓，栩栩如生的傲视雄鹰直飞入眼帘，一支金箭搭上弓弦，并“嗖”的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射出去，气势如宏，所到之处明黄如流星一般，一闪而过，绚丽夺目。

再回首，那把金箭已是扎在十米开外的冬青之上，箭头之上是一小片滑落的冬青树叶……

虽是表面没有显露，可风若情的心却是狠狠地一震，如此精准的箭法，如此强劲的力道，如此深厚的——功力！

防备地看着她，不明白她将隐藏了数十年的功夫展现在自己面前的目的。

“你，不想试试吗？”似丝毫不知自己的啊一手，所带来的震撼。

风若情只是这么看着她，并不出声，“还是不会？那本王亲自教你可好？”一把抓过风若情的臂膀，运力将她拉出马背，落到自己的身前，而受了惊吓的马儿惊恐地嘶吼一声后，便朝着树林深处逃窜了去。

而这过程之中，风若情就如丝毫不懂武的人，任她摆布。

忍受着臂膀上的疼痛，想是已经乌紫一片了吧。清楚地感受到从臂膀之上侵入体内的暖流，明白这欧阳厉琼对她的怀疑，可她前世所修炼的武学，毕竟是千年精华之积累，岂是如此轻松便被探出？

就算她欧阳厉琼再厉害，调查过她所有的经历，也不会查出她是来自异世的一缕幽魂，继承了这一世的记忆，同时带来了一身的武学。

果然……

叫人疼痛的力道渐渐消去，欧阳厉琼抽出另一支金箭，放入风若情的右手，并执起她的右手将箭搭入自己的弓弦之中，瞄准不远处的一只野兔，唇慢慢靠近风若情的耳际，吐着温热的气息：“知道吗，在西盟，只有女帝才可使用这样的金箭，而总有一日，这弓上的雄鹰会变成一条翘尾长龙！而对本王造成威胁的人，皆会如这野兔一般……”

箭顺势从风若情手中飞将出去，顿时，野兔血溅当场！

“呵呵……”轻缓的笑容缓解了这紧张的气氛：“此话怎样？”

松开风若情的手：“栖云轩那唤殇的女子，倒是有些眼熟。”此话一出，风若情心中已是有些了然，原来，她一直怀疑的京城聚龙斋幕后的黑手，居然正是她眼前的厉王！想来她已经盯着自己很久了吧。

“本王至今仍然记得那场婚礼，用了不少银两吧……”两人皆心知肚明，这银两是风若情自己所出，这样的手笔，的确不得不叫厉王心惊。

不过，厉王对她的忌惮，也是风若情想要得到的。而那场大婚，除了想给祁傲云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叫一直对如何处置她而举棋不定的厉王明白，她也不是能够轻易除去的人，不要轻易对她动手。

“厉王不怕我去向女帝告密？”

“哈哈——”大笑出声，尽显嚣张霸气：“既然本王敢说出口，难道还怕她知道不成？况且，你会去告密吗？”那自信的口吻，却也叫风若情明白，她的实力不仅仅如此而已。

她的目光不在西盟，更不想无聊地临门一脚，夹到她与女帝的恩怨之中，只要她们别主动招惹她……

“厉王多虑了……”见她如此费尽心思，想用武功以及背后的势力吓退她，那她也不好浪费她这番美意不是？况且，不久之后，待一切准备妥当，她便会离开西盟，她们的是是非非也不关她什么事。

“最好如此！”

之前的硝烟味瞬间消失，只闻“滴答滴答”的马蹄声，以及苍鹰飞过头顶的叫声。

就在这安详的氛围中，厉王一把将风若情推下骏马，惹得若情一声闷哼，想来是跌得不轻：“风寺卿因被猎物所惊而坠落下马，总不会毫发无伤。”看着狼狈地跌坐地面，隐忍不满的风若情，欧阳厉琼唇角勾起。

虽然根据调查，这风若情二十多年来皆生活在风府，从未离开，也从未有过习武的经历，可她总有些芥蒂，此次几番探测，皆无所获，尤其是刚才那一瞬间的甩落，即使是刻意隐瞒，也会有一丝的警觉泄露出来，而她却表现得毫无破绽，想来她是真的不会武。

看着那蹬着马，一度潇洒离去的欧阳厉琼，以及不时从臂膀和臀部传来的彻骨的疼痛，风若情第一次有了想要破口大骂的冲动，这该死的九尾狐狸……

～

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怀疑，风若情便放弃了自行运功疗伤的念头。只得忍着疼痛，狼狈地一步一步地走回到围场的出发地。此时众人已是满载而归，一阵得意洋洋。而最为风光的要属少年天才——风若蓝，其满箩筐的猎物，直叫众人嫉红了双眼，伴随着女帝的赞赏，其他口不由心的称赞声此起彼伏。

而此时，手中空无一物，以如此狼狈之姿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风若情，显然成了其他人的比较对象。

“风寺卿，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搞得如此狼狈？”一名官员假意伸手，想要上前搀扶，顺便在女帝面前展现其关爱同僚、友善友好的一面。

微一转手，躲过那只伸过来的蹄子，抬头见女帝也是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看着她。而她的右手边，正是一脸假讪的罪魁祸首——欧阳厉琼。

“没什么，只不过是不小心跌下马罢了。”

一阵讪笑声四起，鄙夷以及幸灾乐祸的目光纷纷直射过来，而这其中，风若蓝那道尤为热烈。

女帝轻声咳了一声，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下次小心些。”女帝打量了风若情一番，见她着实狼狈，浑身的泥土，面颊之上有些许擦伤，透着丝丝血迹，便并未多加指责，只皱眉状似关切了一声。风若情低头谢恩后也拖着步子来到女帝左侧站定。

众人也不敢多出声嘲讽，赶紧让近卫军清点个人所捕杀的猎物，好等着回宫论“数”行赏，顿时间，女帝身后只剩下两名近身侍卫。

正在众人皆松于防备之时，正在清点猎物的两名近卫军相视一望，随即极其有默契地一同蹦跳起来，拔出剑梢无比迅速地朝着女帝的方向刺去，眼中充斥着凶光以及杀机。众人皆被眼前被一幕所震惊，纷纷伫立在那，忘记了言语。

女帝机警地一把抓过风若情挡在身前，看着越来越近，即将砍上身的尖刀，风若情那手指刚要运力成掌刀，可随即如星般双睫一眯，飘过一丝了然，撤散内力，“护驾！”大叫一声，同时转身朝女帝身上一扑，并在转身时以任何人都无法察觉力道，微微变换了个姿势。

那背对女帝的双睫中精光闪过，嘴角浮过一丝冷笑。此时的姿势，她与女帝皆有一部分暴露在刺客的面前，如若尖刀砍到她的身上，那么女帝必定也躲不了会受伤，她便不信，某些人还能沉得住气……

剑袭上了她的右背，滑过一道血痕，可风若情依旧不动，只见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立于女帝身后的两名近卫军行动了起来，迅速拔剑，如两道惊宏，飞入她们与刺客中间，四把剑相抗击，发出铿锵的响声，火花四射。四人纷纷被剑的反噬力给震得退后数步，随即又拼杀到了一起。

而失了这个机会，女帝再次被簇拥过来的近卫军保护在中间，风若蓝也赤拳上阵，只几个轮回，便叫两名刺客招架不住，而其中一名被几名近卫军近身拿下。随后，只见风若蓝一个掌风，一举将冲上前的另一名刺客拍飞入空中，一阵天旋地转，随即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依稀听见骨头碎裂的声响。

这样的一手，叫众员看得是瞠目结舌，皆露出惊恐的目光，看向风若蓝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恐。看着那倒起不起的强壮刺客正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如此强大的力量，却是来自这样一个平日里面带浅笑，体态优雅的俊秀女子，这才是高手，真正的高手啊……

“陛下，这是从这两名刺客身上搜出来的！”一名近卫军将两块令牌恭敬送上，看着令牌之上印刻着赤耀国的标记，众人神色皆是大变，女帝也顿时勃然大怒：“赤耀啊赤耀，朕本是好心想要帮助你等平熄内乱，既然如此，别怪朕无情！”

转身看向风若情，那后背厚实的冬衣之上，泛出些血迹：“风寺卿伤势如何？”

“谢陛下关心，无碍！”果真是帝王，这做戏的功夫真是高明。这一出戏可谓一箭双雕，既有了进犯赤耀的正当借口，又借机试探了她。如若不是她在一刻之间想通个大概，怕是还真的会使出武功，露了自己的底牌，如若真是这样，怕是已将厉王与女帝这两把尖刀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了啊！

看着那两名及时出手的近卫军，从这两人的气息便可知，此二人是顶尖的高手，可为何躲在女帝身后迟迟不肯出手？况且这行刺如若这么简单便成功，那这皇位之上不知该换多少主子了！所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便是，这场行刺乃是女帝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罢了！

“此次风尚书以及风寺卿等人救驾有功，回宫后论功行赏！”

“陛下英明！”众官纷纷跪拜，冷汗冒出。

风若情低垂着头，想着这短短一、两个时辰内，这厉王与女帝竟同时对她出手，想着上下的伤痕，冥门也将完成重建，看来是该想办法早些脱身，离开西盟了……

～

在女帝的安排下，风若情接受了御医的治疗，将背部的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清换了件衣衫。待回到府中，已是亥时。虽是已从暗卫那知道了风若情受伤的消息，可亲眼见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宁老等人的一阵“大惊小怪”，叫她顿感一阵温暖，出声安抚了几句，以及嘱咐宁老，让这栖云轩内的人暗中遣离回冥门后，便赶回自己的屋子。

推开房门，放轻了脚步，走了进去，本想着按照以往的习惯，傲云应该早已熟睡，虽没点烛台，却依旧将屋内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在

这寒冬之中，傲云像一个蚕蛹般，将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头颅在外面，可从他那不稳的气息便知，他并未睡着。

走到桌前，点燃烛台，漆黑的屋子顿时被烛光所笼罩。

祁傲云拉下裘被，假意刚刚才醒似的，有些不自在地开口："你回来拉？"想着自成婚以来，自己这个小妻主从未在外留宿，是以今日她的迟迟不归，叫他一阵不安，久久不能入睡。如今见她异于出门时的穿着，心中的不安扩散，心中微微有些失落。

这宫中的消息还没有广泛地传播出去，是以除了围场之中的人，其他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走上前，脱下厚重的衣服，掀开被傲云捂得滚烫的被褥，钻了进去，顿时，浑身的寒气驱散，真是暖和。拉过傲云这个大暖炉，直接拥入怀中，"这么晚还不睡，是在等我吗？"

"没有！"如长了刺的刺猬，忽然大叫着反驳，惊慌中手肘拐到带动身体翻了个身，将风若情狠狠地压在身下，那不轻的重量叫风若情苦哼了一声。

这才察觉到她的异常，傲云忙将她翻过来，只见洁白的里衣之上，一片殷红的血迹，忘记了羞涩，直接将风若情的里衣扯了下来，那包扎伤口的绷带之上又泛起红色，在这暗夜中竟然显得触目惊心。

"你受伤了？"眼眶有些微红，开始自责起自己刚刚为何那么卤莽。

"没事。"拉过里衣，翻身再次拥过他，而这一次，怕触碰到她的伤口，傲云是一动不动地任她拥着。

将围场中发生的尽量简化地说了一遍，看着傲云那担心以及小心翼翼的模样，暖流再次从心底流过，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替她担心、替她难过。

"既然御医看过了，怎么还会出血呢？明日让凌容过来帮你再瞧瞧吧，她医术很好的！"殷切地望着风若情，提议道。而本想拒绝的风若情，听到凌容这个名字后顿时将拒绝的话就这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你来安排吧。”是啊，早便准备去见见这个白凌容，借着此次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倒也不错。

翌日一大清早，就在白凌容还未到来之前，这宫中的圣旨反倒先过来了，而跟着这道圣旨一道前来的，还有一名娟秀貌美、性情温婉的男子。

“……风寺卿救驾有功，女皇陛下念及风寺卿与凌秀人情真意切，且凌秀人并未受恩宠册封，特破例赐凌秀人于风寺卿，另赏赐白银千两，玛瑙……”珍宝赏赐不断地从来宣报的小官口中读出，可却没有在意。

微微转睫，看着傲云那瞬间便得苍白的脸，心生不忍。

领旨谢恩之后，风若情抬头看向那于她一起，被捉奸的凌秀人凌苔，依旧如那日所见那般弱不禁风，楚楚可怜，可也依旧引不起她的半点怜惜。通过她所接收到的记忆里，这凌苔与之前的风若情倒是差点擦出火花，只不过这火花却被他那贪念权力富贵的野心所熄灭。丈着自己的几分姿色，入了宫中却淹没在一片姹紫嫣红之中，郁郁寡欢，可谓凄凉……

看着凌苔那脉脉含情的目光，冷嗤一声。难道女帝和他认为，如今脱胎换骨的她，还会被这种俗物所吸引?

“风小姐……”轻柔的叫声激不起她的柔情，只使得她眉头高耸。

右手一挥，止住了他的话，“前尘往事不必再提，我给你一个机会，如若你想要离开，我可以帮你。”

“不……凌苔不愿回去，凌苔愿意留在栖云轩服侍风小姐……”急急地出声表明心志，风若情看着他那躲闪不及的心虚，顿时哑然一笑。

要留? 那便留吧!

小波小折 ...

“主子啊，你怎么能让什么凌的，住进我们栖云轩呢? 这要置傲云少君于何地啊……”自从接了圣旨，并将凌苔安排住进栖云轩之后，这

烈便如一条甩不掉的尾巴一般，紧紧地跟随在风若情的身后，直发挥她那永远都无法磨灭的“正义感”。

“少君人呢？”安排好一切，进了书房，将那圣旨随手扔到一旁的桌案之上。想着祁傲云离开前厅时，那落寂而无奈的目光，心中有些堵得慌。

“现在才想起他呀？”烈哀怨地瞅了风若情一眼，极力地用眼神来控诉自己的不满，如若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风若情的夫君呢，“少君他早早就回房了，都没有出来过，哎，也不知少君他会不会想不开……”轻摇着她那笨重的头颅，用余光轻扫，想以此来引起风若情的担忧。

忍住想翻白眼的冲动，看着那小儿科的表演，果真是个头脑简单的人，那么点心思，只要一眼，便能看得透透啊，感觉一旁假山背后的轻微声响以及熟悉的气息，状似无意道：“我进屋去看看，你就别跟来了。”不再去理她，直接往自己的屋子走去。

看着风若情离开的背影，烈得意地窃笑着。

忽然，从假山背后探出一颗小巧的脑袋，左右探望着，见四周无人，才蹑手蹑脚地蹦跳出来，跑到烈的身旁，如星般闪亮，笑意盈盈，充满期盼地盯着烈猛瞧：“怎么样，怎么样？”

看着仰望自己的青儿，烈轻咳了一声，掩饰自己的不自在。烈的身形比起一般女子要壮硕高大得多，而青儿却是标准的西盟男子，如水一般。一身的淡粉衣裙，衬出他柔软有度的身形，虽然五官只算得上清秀，却因其白皙滑嫩的皮肤而显得雅致，眼睛大而有神，使得他看起来更加娇俏，此时，笑意满容的两颊带着两个浅浅的酒窝，甚是顽皮可爱。直看着烈那纯白的小心肝“砰砰”直跳……

分别是风若情和祁傲云身边的贴身小厮，一来二往，两人的接触也便多了起来，青儿虽是自小跟随在祁傲云身边，至今也是年过婚配之年岁，可在烈看来，他依旧保留着少男的纯真与可爱，以及那份对主子难得的真诚与忠心。

“你……你放心，主子已经去少君房里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如变脸王一般，迅速地拉下了脸，重重地哼了一声：“还以为这风若情是真心待我家大公子，没想到他那花花肠子依旧是没变，就这么让那男人住进来！不过，还算她有点良心……”皱巴着小脸，瞪了同样身为女人的烈一眼。

而这烈则是比这窦娥还冤，平白无故被人同这风若情给牵扯在一起……

～

“在想些什么？”熟悉的声音以及熟悉的味道袭入脑中，祁傲云转头看向站在自己身旁的风若情，才察觉到自己已经坐在这桌旁发了好一会儿楞，竟然连她推门而入的声音都没有听见。

他没有说话，扯出一抹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想要站起身子，却因保持坐姿的时间太长，而双腿僵麻，一个踉跄，幸好风若情及时伸手环住他的腰身，让他斜靠在她的身上，才不至于出糗。

祁傲云一阵窘迫，挣扎着想要从她的怀中挣脱出来。

“在我面前，你就别逞强了。”收紧手臂，紧紧牵制住他的腰身，不让他逃脱。

神色忽然黯然，是啊，他的确是在逞强。从那在他看来，比二弟葆杰还要水嫩美丽的凌苔出现在他们面前之后，他便一直在逞强。

那样柔情似水，惹人疼惜的男子，竟然与他的小妻主年少时有过一段“热烈”的感情，更加没想到，风若情这般冷然的性子，竟然会为了他，胆敢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宫中与他私会，她……定是很喜欢他吧……

接到那道圣旨，他多么想上前将它撕毁；看着那对着风若情含情脉脉的男子，他多么想将他撵出栖云轩；看着此时紧拥着他的风若情，他多么想宣泄他的不安与不满，可是……

沉默在两人之间散播开来。

风若情看着他，轻含着笑，若有所思道：“你是在介意那凌苔吗？”从未在清早如此注视过自己的夫君，浅浅的晨曦透过窗户，洒落在其眉眼之间，竟是如此的清俊明亮。

风若情眼中闪过一道迷醉的光芒，如暗夜之时，天边的一道转瞬即逝的流星，璀璨夺目，“如若你介意，那便将他送出去吧。”虽然很想知道女帝送他来的目的，且将这有目的之人放在眼底总是比较好掌控些，可如若傲云真的很介意，那送出去又何妨？

可是……

“我没有介意，毕竟女子三夫四侍也属正常……”虽然一时的欣喜如坠落的星辰砸进心底，可那波动也只是一时。女子麻，尤其是有些家底，或官爵在身的女子，谁家不是几个夫君？即使送走了这个，下面又会来几个呢？他挡得了一时，能挡得了一世吗？

“真的是这么想的？”一如往常，却有股阴恻恻的味道。风若情用力攥紧他的腰际，手指更是透过那厚厚的冬衣，掐进了他的皮肉，疼得祁傲云唇色苍白，透着丝不易察觉的冷汗。而在这冷汗之中，他依旧艰难地点了点头……

那隐忍的模样，叫风若情不自觉地放松力道，闪过一丝无奈：“我与那凌苔……”

“不必向我解释，我都明白的。你与那凌苔有着感情，且之前在宫中，你也叫他失了名声，这番留下他也是情有可缘的。你放心，我定会将他视为弟弟，好好待他……”

刚要开口解释，便被打断，并被如此扭曲，风若情顿感懊恼。

“弟弟？”风若情冷哼一声，真是莫大的讽刺！难道他这是认为，她要将这凌苔收入房内？连解释都不给她，便给她定了如此罪名，真是气煞她了！

猛然低头，狂烈地吻上那令人生气的唇，那苍白的唇在如此热烈的吸吮下变得红润起来，同床那么久，两人早已熟悉了彼此的身体，

只一个吻，便叫傲云失了神智，直到那同样激烈爱抚的手指探入他的衣襟，带入丝丝凉气，才回过神来。

虽是同样的吻，却叫他感觉到风若情的泄愤。傲云不由自主地挣扎起来，竟意外地将沉溺在这狂乱之中，毫无防范的风若情一把推开。哆嗦着的双手整理着被扯开的衣襟，双目低垂，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你……你的身子还未好，我去找凌容给你瞧瞧！"说完，不待风若情反应，便匆忙的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该死！"风若情猛捶着一旁的桌面，看着那慌张逃窜的身影，咒骂出声。

～

也幸得有这代表着护驾有功的伤口，才使得女帝仁心大发，让她在家修养几日。待白凌容过来时，风若情也早已倚靠在床边等着她了。一同进来的祁傲云有些许不自在，寒暄了几句，便将门带上出了出去。

打量着那慢条斯理地放下药箱的白凌容，身形与她一般高却更粗壮些，五官只算得上周正，皮肤有些粗糙，总的来说，这个女子属于在大街中看不见的类型，与自己简直相差甚远，便也微微放下心来。

"请将你的伤口给我瞧瞧。"很是有礼的对着风若情，看着那张祸水脸也只是一楞，便迅速恢复过来，虽然已经传遍京都，可她还是不敢相信，傲云的妻主竟然是这般模样。

无所谓地翻过身去，这小小的刀伤还能看出什么大的名堂，就当是清换绷带罢了。白凌容用香灰先给她消毒止血，随即按照一般程序给风若情覆上草药……

"傲云是我的夫君。"有着浓浓的警告以及宣战的意味。

覆药的双手一顿，并未出声，便又继续给她上着药。

"听说你和傲云从小青梅竹马，可在傲云及笄那年，你们全家怎么会被撵出来呢？"感觉背上的手重重地压下，一股巨痛袭来，可风若情却轻然笑了出来。

“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一次，白凌容没有逃避话题。既然说到这份上，她当然知晓风若情的意思。当年是她们向傲云提亲，被狗眼看人低的祁樊谷给撵了出来，而对于这，她们也没有刻意地隐瞒。风若情会知道，她并不意外。

“我想说什么你会不知道吗？”回过身，定定地看着她：“我这是在警告你啊，不要觊觎我的所有物！”

抿嘴一笑：“

Chapter_5

听说今日你刚收了一个男人……”

“你的消息倒满快。”

笑意僵在嘴角，有些不自在：“我，我这是希望傲云过得幸福！希望他不受一丁点委屈！”

“在栖云轩，傲云怎么会不幸福，怎么会受委屈？”翻过身，将抹了一半草药的伤口探在她面前：“继续。”

继续着手中的活儿，可一股叫人窒息的压抑感却重重地压在她的心头，叫她一时喘不过气来。白凌容神色复杂的看着她的脑后，莫非她之前都是在轻敌吗?

～

由于前些日子，西盟京都外的郊区，流窜出一群号称瓦埔寨的土匪，虽说是土匪却不如一般的土匪，她们只打劫官差及富商，而这自是涉及到西盟权贵一族的利益，深得权贵们的痛恨。可这瓦埔寨看似不大，却是藏龙卧虎，朝廷几番绞杀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如今，朝廷中几名大将皆是远赴赤耀，而留守宫中的武将，女帝为了自身安慰，自是不敢轻易将其遣出。迫于权贵的压力，女帝不得已对外发布公告，公开选举智勇双全的人才，帮助朝廷剿灭瓦埔寨。而这主要以武论人才，并无等级的限制，由兵部尚书风若蓝等人担任考官。因时间紧迫，以及为表重视，这场选试于十日后在皇家校场举行。

另一方面，自从风若情为救女帝而被刺客刺伤之后，这地位瞬间提升。百官亲自上门探望，皆被宁老一句“主子需要静养”给撵了回去，是以才会有如今风若情这般闲适的生活。

可是，依旧有着不死心的人，厚着脸皮上门。

看着如入无人之境的风尚利，并面露嫌恶的看着这“小小”的栖云轩，无聊了几日的风若情倒是难得有了些耐心，于她玩起了虚伪的游

戏。

“你花了大把的银子，住进这么落魄的地方，就为了娶这么个男人？”讥讽地看着那窘然的祁傲云，就算自己的女儿再无能，配这么个男人还真叫她抬不起头。

“傲云，你去看看，药煎好了没有。”看着毒蛇般凌厉的目光直射向自己的夫君，风若情很是不满，直接将他打发了去，并在傲云转身要离开之际，将他拉过身来狠狠地吻上一口，才让他带着潮红一起离开，而想当然，那道紧盯着他们的目光更是火星直冒。

这些日子，对于傲云对自己的戒备，她也是有些无奈，也只能借着这伤势叫他不得不照顾她。而对于凌苔，除了三翻两次要找自己，被看守的侍卫拦下来外，倒也没出其他的纰漏。

“真是太不像话了！你们，你们竟然如此不知羞耻……”风尚利显然被这明目张胆的一吻给震惊地一时语塞。

“风太师，我与傲云已经成婚，而且您现在所站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喜房，这怎么能叫不知羞耻呢？”毫不客气地翘起右腿，并不把这气得头顶冒烟的女子当成是自己的“母亲”。

“好，好，我不管这些！”平复着激动，想起此番前来的目的：“若情，之间你犯的错的确很严重，可如今你立了如此功劳，也算是将功赎罪，你依旧是我们风家的子孙！”真是想不到，她竟然救了女帝，如若将她找回风家，那便是女帝欠了她们风家一个人情，这样大好的机会，她怎么会放过？本想叫蓝儿过来，可不想蓝儿却借故推辞，而派遣过来的小厮也被无情的驱逐回来，这才叫她拖着这把老骨头，亲自登门。

“呦，您这是想要‘请’我回风家吗？”故作诧异地看着风尚利，随即面露哀愁地摇了摇头：“虽然我也很想回去，可我怎么忍心让风家担上出尔反尔的名声呢？”见风尚利急忙想要开口反驳，风若情再次出声：“风太师，我知道，你不介意。可是我介意啊！即使不能回风家，

可我依旧会为你们风家祈福的！”一个“你们”，划清了她与风家的关联，直叫本是信心满怀而来的风尚利，一股子灰头土脸地离去。

“风太师呢？”端着冒着水雾的汤药而来的祁傲云，看着仅剩风若情一人的房间，有着许奇怪。看那风太师嚣张的模样，怎么也不会这么快便离开啊。

“走了。”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接过他手中的汤药。平日里她的话不多，只是懒得去说，其实她的毒蛇嘴与她的狠辣同样具有杀伤力，想着刚刚风尚利那有口吐不出的模样，还真是痛快。对于这种上不了台面，四处蹦跳的小角色，与她周旋都是浪费时间。

“她今日过来……是为了何事？”不管怎么说，她依旧是风若情的母亲，对于她的讥讽与嘲笑，他还是有些难过的。

边喝着药，边将她来的目的说了一遍，直听得祁傲云傻楞地看着她。

“你为什么要拒绝？”到风家当风光的二小姐，总比屈居在这里要好得多。

将残留着药渣的空碗放于一旁：“为什么拒绝？”冷哼一声，“难道回去受她们摆布吗？她们想找回去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背上这道为女帝而留下的伤口！”难得一次，替之前的风若情，宣誓着自己的不满。

被那阴冷的声音一震，祁傲云忽觉自己的问话勾起了风若情不满的思绪，而对于这，他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他也有过，只不过，他从未将这些不满开口说出来罢了。

忙停住话题，整理着一旁的空碗。

“这几日药铺的生意如何？”知是自己有些吓着他，也便放缓了声音。

听到这话，祁傲云拿碗的手一抖，神色有些慌张：“很……很好啊……”想起昨日，白凌容忽如其来的表白，他才知晓，一直以来，凌

容对他怀着什么样的心思。如若还没遇到风若情，她或许会被感动，可……

想起白凌容的失落，不禁有些亏欠与黯然。

风若情自是知道，他如此表现的原因。殇在清晨刚跟她回报，这白凌容在见过自己的第二日，便向他表明了心意，也幸好他拒绝了，“恩，那我就放心了。”只是这放心中包含着其他的意思罢了，看着祁傲云离开的背影，轻声低喃道：“幸好你没有背叛我……”

选举前夕 ...

栖云轩后院中有一座花园，园子虽然不大，却是美不胜收。小桥流水，四周环绕着假山。因此时已经入冬，万物尽显苍凉，可依旧有一片葱绿的竹林尽显生机。园子右侧有一处独立的阁楼，就如一间寻常的房间，里面摆放着桌椅茶具，而巨大的落地窗户，可将整个花园尽收眼底。平日里，祁傲云很喜欢来这儿，抱着一本书，坐在这高阁之中，悠闲地看书。

药铺的生意有了白凌容的照看，渐入佳境。这一日，他依旧如往常，坐在高阁之中，感受着那独有的宁静，可总觉得有些不舒服，仿佛有一双哀怨而仇视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他。而青儿也一如既往地趴在一旁的小案台上打着瞌睡。

将近黄昏，祁傲云伸了个懒腰，唤醒青儿，步下台阶，却在花园边角的出口处看到了最不想见到的男子，两名看守花园的小厮恭敬地冲着傲云行了个礼，随即又阻拦在男子的面前，不让其踏入花园。想来，自己之前感觉有人盯着他，便是他了吧。

此男子正是住入栖云轩，却几日未得见到风若情的凌苔。此时的他身着有些单薄的衣裙，身子在这寒风中瑟瑟发抖，双手环抱在胸前，神情凄凄然地望着众人，自有一番“冬美人”的特征。

见着他，本来还睡眼朦胧的青儿顿时如充满活力的小公鸡，神赳赳、气昂昂地杵在一旁，直怕自己的傻主子受到欺负。

朝着一旁的小厮笑了笑，想让她们退到一旁：“让他进园吧。”可那两名小厮却依旧冷着张脸，固执地堵在那儿：“情主子有吩咐，除了少君，其他闲杂人等不得擅自入内！”笑话，这凌苔什么样的心思，这栖云轩内谁人不知？平日里云少君为人和善，自是得了不少人心，如今也正是共同抗敌之时，对于这个对情主子不怀好心的凌苔，自是不能顺了他的意。

凌苔本是柔顺的神色，顿时阴暗了几分。

看着平日里很是“听话”的小厮，此时却枉顾自己命令的祁傲云，有着些尴尬地冲着凌苔笑了笑。对于这些平日里，对他百般维护的人，他真的做不到像主子对待奴才一般，出口使唤她们。

而这凌苔倒也识相，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而是浅笑着上前向祁傲云示好：“既然如此，傲云哥哥便别为凌苔费心了。”这一声“哥哥”既直接点出了傲云年岁已大的事实，也暗示了他即将要取得的身份。

而这一声“哥哥”也顺利地让祁傲云的脸色苍白了一下。

“傲云哥哥，可以和凌苔随意走走吗？”傲云不顾青儿及小厮的阻止，点了点。流水边，傲云默默地听着凌苔对往事的回忆，听着他如何与风若情偶遇并一见倾心，以及之后的被迫分离，心中的堵闷更甚。凌苔的意思他的当然明白，可是他却要硬是装傻，为了心底的那一份淡淡的不舍。

回屋后，面对风若情了然的目光也是继续保持着寂然，而这却是使得两人之间那隐形的隔阂更甚。

～

“你真的要这么做？”绮梦阁的老鸨担忧且不赞同地看着芙伶，“少主如若知道，定不会叫你冒这个险的！”

提及少主，芙伶的眼神一滞，闪过淡淡的哀愁，“那就不要叫少主知晓。”想起近日来频频光顾绮梦阁的厉王，想来他已经怀疑他们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知道是个危险的洞穴，可他依旧

想闯一闯。厉王每次前来，皆点名要见她芙伶，而却皆被拒绝，可奇怪的是，依厉王狠毒的个性，却也没有为难于他，真不知她藏着什么心思。

而叫芙伶下此决定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前些日子的相处，看着果断而有魄力的少主子，心弦被不知不觉之中便有些紊乱了，可面对他的情素，主子却是装作不知，想是之后娶了新主，便没再涉足这绮梦阁，也是为了躲避他的感情吧。他知晓主子的心里不会有他的位置，却依旧想以此来吸引主子的注意，立下大功。

身着淡粉色罗衣，身批浅绿色的飘带，脸上裹着精美的妆素，衬出他那窈窕、修长的身形以及淡雅、脱俗的气质。娟雅的容颜在这一身装束之中，显得更是叫人无法忽视。

“厉王来了吗？”

老鸨无奈地点了点头：“来了，依旧是高台靠窗的那间包厢。”

自信一笑：“她不是一直要见我吗？那就见吧！”

绮梦阁花旦芙伶卖艺不卖身，甚少出面，之前也只有风若情以貌取胜，受其接待外，再无他人。听闻在这一日，这芙伶将演出，看台之上早已是坐满寻欢的宾客，而阁楼贵族包厢之内也是灯火通明。就在众人等得心焦之际，奏乐响起，飘渺的歌声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四周的灯光皆被熄灭，只留下舞台上那一盏……

只见一淡粉色身影自空中飞向舞台中间，淡绿色的飘带在空中划过一道绚丽的色彩，像是破茧而出的彩蝶，急欲展现初生的风华。

飞过厉王的帘前时，嘴角闪过一丝妩媚的笑意，醉人的目光直射进帘子后面。芙伶隐约中看见一极品的女子，一双充斥着捕猎者般凌厉的双眼，并冲着自己举杯一笑，心微微一紧。

收回自己的目光，芙伶站定实地之上。随即配合的乐曲翩然起舞，舞台上方飘洒下无数的白色花瓣，如雪花般落在芙伶的肩上，滑过他的脸庞，并散发出清雅的香气，使得芙伶如这漫天大雪中，舞动的精灵。他那淡淡的身影，在雪中摇曳，时而袅娜如那岸边的拂柳，

时而时那水中的蛟龙，真可谓瑰姿艳逸、体态轻盈，迷住所所有人的目光，眩晕了所有人的眼睛……

真不愧为绮梦阁的花旦芙伶啊！

芙伶一舞成名，那一夜，厉王一掷千金，强行向绮梦阁要人，当夜便将芙伶收入厉王府，而其他人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比起绝世的美人，自己的性命是更为重要啊！

厉王府厉王寝室。

重重帘幕，如烟如雾。

硕大的房间只剩下芙伶与厉王两人，芙伶依旧是舞时的装束，还未来得及换下，厉王坐定在他身边，饶有兴致及深探地看着他，面对如此深沉的厉王，芙伶依旧是面不改色。

“为什么想要来厉王府，没听过外人是怎么说本王的凶狠毒辣吗？”厉王抚过放于案前的一把古琴，琴身乃是檀色，有些许刮痕及班驳，看得出经历过岁月的洗礼，可在这暗夜烛光之中，发出幽然的光芒，一看便知是把不可多得的好琴。厉王将双手轻柔地放置于古琴之上，极其珍视。

“厉王殿下说笑了，是厉王殿下赎芙伶出绮梦阁啊！”

轻笑笑了出声，厉王并没有抬首看向他，不知是谁冲着帘后的她露出那抹蛊惑的表情，那眼中所包含的意味，坐于帘后的她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呢。本来是想由他来顺蔓摸瓜，抓出风若情的身份，如今见着那一舞之后，却是叫她对他刮目相看，也对他升起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对他，她是势在必得！

放置于古琴之上的双手飞快地飞舞起来。悠扬、流畅的琴身倾泄出来，诧异地看着她，芙伶看着如此温和的厉王，不想如此生性的女子，竟然有如此琴艺，本想着这琴不过是一把摆设，没想到……

忽然，琴声戛然而止。

厉王嘴角的那抹柔情渐逝："从今日起，你便住在本王的寝室。"两人都明白，两人之间各自的目的，而这也是一场拉锯战，谁胜谁负，谁也不知……

芙伶本是做好了牺牲身体的准备，也想着厉王叫他住在他的寝室，必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可不想，第一夜，他竟是被这看不出心思的厉晚撵到一旁的塌上，而她倒是安稳舒适地躺于床上，没有一丝的怜香惜玉。暗自诅咒了一声，拉过好心被施舍而得的一床裘被拉过。

而这一夜过后，厉王府所有人都重新认识了芙伶这个男子。本想着他不过是厉王一时的玩具，如同以往一般，玩后即丢。可他却打破了厉王府一向的规矩，竟成了唯一一个在厉王寝室待了整整一夜的男人。厉王内侍卫及小厮对他更为恭敬，而后院男子，尤其是祁葆杰，则是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拔之为快……

直到第二日，风若情才被告知芙伶的事，看着姗姗来迟的宁老，想起那进退有度的男子，风若情满是震惊："真是胡闹，他怎么能擅自去那厉王府！"厉王这么危险的人物，怎么是芙伶所能应付的？虽然对于芙伶的情意，她不能接受，可是对于他，她并不讨厌，准确的说，甚至有着些淡淡的欣赏，毕竟这样一个办事有力且温谦有礼的男子，很难不叫人欣赏。

宁老摇了摇头，责备地看了她一眼："主子，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他为何甘心冒这个险，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芙伶对她的感情，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而对于风若情的闪躲，大家也都明白，芙伶自是也明白。可这感情的事，他们这些个外人也插不上手啊！

只是可惜了芙伶这个傻孩子……

风若情沉默了数秒，有着股淡淡的愧疚："让他离开厉王府！"对于芙伶的心意，避而不谈。虽然对于自己来说，厉王虽然是个未知数，可她并不需要芙伶如此冒险。

宁老摇了摇头，芙伶在自己身边那么久，他看似不多语，却是有着自己的固执，既然他已经如此决定，便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

～

距离女皇公开选举武才只有短短三日光景，这参加比武选试之人已是如过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可就在这时，祁傲云的药铺却发生了一件麻烦事……

几名病人服用了白凌容所开的药方之后，病死家中，死者的家眷大闹药铺，而这白凌容也忽然如人间蒸发，携带着药铺的钱财，消失得无影无踪，其留下的身后帐，使得祁傲云是焦头烂额。

这两三日，风若情明显感到傲云的焦急，她虽是大门不出，却是知天下事，对于傲云的药铺所发生的事，她也是在第一时间便得知了。只不过，此时的沉默只是想让傲云主动对她开口罢了。

可如今药铺之前的全部入帐，已是全部赔了出去，药铺也被迫关门。而得到赔偿的家眷，依旧以金额不足，而每日上门闹事，也幸得被侍卫拦住，才不至于闹到她面前。不仅如此，这官府也是注意到这祁傲云……

如此境况，他还准备着自己解决，隐瞒着她吗?

“我听说药铺的事了。”祁傲云的手一滞，手中的茶壶瞬间落于坚实的地面，碎成几片。傲云神色复杂地看向她，他没有想过，自己会被身边信任的人所欺骗，至今都无法相信，白凌容竟然会做出那样的事。儿时那么多年的友谊与情感，皆如过眼云烟，消失无踪。

他本想着自己解决这一切，不想叫若情知道他的失败，可如今看来……

“这事你不必再操心了，剩下的由我来解决吧。”傲云太过轻易便相信感情，这白凌容来得突然，走得也很突然，必定不单纯，这些复杂的事情，他并不了解。

猛摇着头，那一大笔赔偿金几乎是栖云轩全部的家产，他怎么能够？只要他一个人站出来，是不是便可以保住所有的人呢？将这天真的想法说了出来，却不想得到若情一记狠光。

“你如今是我的正君，是这栖云轩的少君！”一句话，表明了她的坚决，也使得傲云有着深深的感动与震撼。看来，他真的不是经商的料，是他害了栖云轩啊……

待傲云收拾了地上的碎片离开后，殇走了进来。

“如主子所料，那白凌容确实不单纯。她当年离开祁家后，便被蓝丞相所收留，如今是蓝丞相的幕僚，而她的这个身份，无人知晓。而此次会盯上傲云少君，正是风若蓝的吩咐。”

蓝丞相，便是她那“姐姐”——风若蓝父亲蓝玉洁一族，想来是她太低估了她的这个姐姐，也对她太过仁慈了。先是在之前陷害祁傲云嫁予顾常卫那一幕中搀和了一脚，再则在宫中百般刁难，想来是如今自己受女帝恩赐，受风家重视便心生嫉恨，再次搅黄了傲云的药铺。

“殇啊，你说，是不是怪我之前对她太多仁慈了呢？”

看着主子那阴沉恐怖的笑容，殇由心底升起了一丝恐惧。

“看来‘对敌人仁慈，便是对自己残忍’这句话，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错啊！”看向殇，“将女帝赏赐的银两全部赔出去，并对外宣称，风若情为家计，要参加女帝的公开武试！闹得越大越好……”

殇诧异地看向她：“主子，你会武吗？”也不怪她如此惊异，毕竟主子从未在他们面前动武，且根据主子的气息，也是没有丝毫内力，完全不像个习武之人。如今参加这武试，所谓高手如云，如若有个什么闪失，那……

“我说过我不会武吗？”殇一楞，思索了一番。的确，主子没有说过，是大家自发地给主子下了定论，看来大家都低估了她啊！神色复杂地看向风若情，她这个主子，会是深藏不露吗……

翌日，风若情拿出栖云轩的全部家当，赔偿给前来闹事的家属，也平息了官府的注意。而这栖云轩也因此遣散了一批下人。对于风若

情的痴情，再次叫众人大吃一惊，甚至有人怀疑那祁傲云是个有妖术的妖精，将本是流连花街柳巷的风若情迷得是七晕八素。

而就在当日，为了养活栖云轩，风若情拖着围场为了救女帝所受的伤，入宫面圣，主要要求参加为了围剿瓦埔寨而所举行的比武选才，指望能加官进爵，飞黄腾达。而女帝则顾念她之前的救驾，以及如今伤势还未痊愈，特赦她直接进到最终的比试。

这可是叫京都众人笑破了肚皮，尤其是在那尚书府。

自风若蓝封了兵部尚书，迎娶了八皇子后，便自立门户，成立了尚书府。听着心腹安一的描述，哈哈大笑起来。风若情啊风若情，那么无能的一个人，仅仅想通过一次救驾便想一步登天，真的是痴心妄想。如今还妄想参加这场武试，也不掂量一下自己，莫非她以为跟着近卫军参加了几次晨练，便可以力敌群雄了吗？更何况，她风若蓝还是这场武试的主考官，她定要叫她出尽洋相！

“事情办好了？”

安一点了点头：“白凌容如此已是身首异处。”

“很好，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呵呵……”风若蓝那笑声在这漆黑的夜晚更是阴森恐怖，安一不安地看着自己的主子，什么时候，他那在人前温文尔雅的主子，在她面前，竟是变得如此叫她心惊。是因为那个风若情吗？

想起那个对主子如此忠心的白凌容，却是在成事之后，被主子如此杀人灭口。想起那白凌容得知这一切时，浑身是血的诅咒着他们时，她竟是感到如入地狱般的森冷害怕，将来，主子也会对她痛下杀手吗？

如若是以前，对于这样的想法，她定是会嗤之以鼻，可如今呢？她还有这样的自信吗……

被毁容颜 ...

这一日，西盟皇家赛场聚集了众人好手，黑压压的人群，使得正中的赛场几乎要被淹没。每个参赛的武者皆是精神抖擞地准备着，想

要在这场比试中大显身手。随着比试正式开始的锣鼓声从席间传来，个个更是伸长了脑袋，摩拳擦掌着。四周贵宾台位上，坐着几名官员及权贵，却并不算多，想是皆在等待着真正的高手过招。

由于人数太多，比试也分成了几块场地同时进行，并采取混战的方式。随着比试的开始，众人不分三七二十一，全部硬冲上去，想在这混乱的战斗中脱影而出。顿时，每个赛场皆是一片混乱，哀号声、惨叫声此起彼伏，而伴随着这些凄惨的叫声一同出来的，则是如沙包般被踢出场外的武者。

而对于这样的初试，风若蓝并未到场，只是委派了几名小官代为评判。而这比试整整比了三日，共有八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而这场吸引整个西盟百姓及贵族眼球的决赛，也将由三日后正式开幕。

令一方，同样要求参赛的风若情则是一点也不担心，就在每个人都引长脖子想要看她有什么秘密武器时，她依旧白日去宫中当差无所事是，其余时间也就待在自己的栖云轩，丝毫没有试前的紧张，就算是临场抱佛脚也没有。这可叫众人摸不着头脑，猜不准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连私下派遣安一去探听消息的风若蓝，也是一头雾水。越是琢磨不透，便越是忐忑不安。尤其是此时在宫中，看着满脸轻松的风若情从自己眼前飘过，心里的不安更是提到了嗓子眼，莫非她有什么必胜的把握?

眼中阴毒的光芒一闪，唤过一旁的安一……

～

翌日，刚入宫的风若情便被小官告知，长史大人亲自前来挑选马匹。

来到皇家马厩，只见一名小厮将一匹黑得发亮的骏马牵出，向那长史大人介绍着它的“光辉历史”，而这长史大人也是一脸的兴致勃勃。

“这匹马叫疾风，是个认主的马，至今还未有人能降伏于它，小的相信长史大人必定可以……”这一番吹捧，直吹得那身体有些许发福的长史是飘飘欲仙，急欲上马一试。

风若情走上前，眼睛瞟过那头骏马的马鞍，以及那见她过来有些许不自在的小厮，嘴角浮现一股叫人暴寒的浅笑。

“长史大人，如若没有比较，怎可知此马的难得呢？”纤手轻抚着马儿身上的棕毛，惹得马儿仰首嘶吼一声，鸣叫声震遍天际，这一声叫吼更使得长史两眼放光，猛盯着那匹骏马猛瞧。

“太仆大人，此话何解？”自风若情近日的风光之后，众官员皆是对其敬重了几分，畏惧于女帝的威严，也不敢再对她不恭不敬。

眼神缓缓移动，直射向那牵马出马厩的小厮：“她乃是马中好手，就让她给长史大人表演一番，也好让大人见识一下，此马的珍稀。”

这一声，使得那本就不安的小厮“扑通”一声跪下，直摇晃着脑袋：“大人，小的……身份低微，不配……不配……”

“胡说，我说你配你便配，还不上马给大人开开眼？”有着暴风雨前的宁静，那小厮便如这包暴雨中，被刮得瑟瑟发抖的小树苗，跪于地上久久不敢抬头。

“怎么，再不上马，本官便不客气了。”轻跺着步子，似不在意间的低喃着：“听说你家中还有三房夫君，一个老母亲，也不知他们会不会因为你而被牵连……”小厮那晃动的身躯一震，似想通了似的，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如若将实情说出来，风若情不会放过她，另外一个主子也必定不会放过她，还不如此时拼个时运，以她驾驭马儿的能力，或许结局不会那么悲惨。

看着那躁动着的疾风，咬了咬牙，终于踩着马镫上了马。

马儿在她的身下躁动不安地扭动着身子，而她也只是在远地安抚转悠着。那桀骜的性子，更是让人有上前一试的渴望。

“跑起来给大人看看。”语气中带着威胁，直指马上那想糊弄过关的小厮。

一蹄马镫，马儿狂奔起来，那名小厮在马背上颠簸地左右晃动，也幸得她马技不错，才不至于被摔下马来。可就在此时，意外出现了。马背上的马鞍忽然断裂，马儿仰头一阵嘶鸣，那小厮便如脱了线的风筝，中众人惊恐的目光中，被抛入空中后，随即重重地砸在地面，发出杀猪似的哀号声后，便没了声息……

“大……大人……”风若情身分的小官此时也不知该如何言语，显然是被这忽如其来的一幕给震惊了，而那长史则完全呆掉，直张着那血盆大嘴，傻乎乎地直望着马场中间，那马儿摆脱了控制，更是在马场中间直蹦跳着，看着躺在地上的那抹“破布”，大家还真担心再来个吓人的场景。

“叫什么？还不过去看看？”皱眉露出担忧的模样，指示着身边的小官。那小官忙使唤出几名马厩里的小厮，将那躁动的骏马制服拉入马厩，那小官这才哆嗦着小腿，壮着胆子走上前。

颤微着手指伸向前，半晌才回头，对着风若情及长史的方向吼叫着：“还有……还有气儿！”正在此时，另一名小厮领着太医院匆忙赶来的生员过来了，看着那浑身擦伤，并无太多血迹的小厮，生员回首恭敬地向风若情回报：“此人伤及内脏，且胫骨皆断，怕是即使醒过来也是废人一个了。”

生员的意思，风若情当然明白。不过是对于这种人，救了也是白救，可是……

“无论如何，这人也在本官身边待了月余，本官怎可见死不救。我命你，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她！”以施舍及关切的目光，指着那昏迷不醒的人。她怎么可以叫她就这么安逸地死掉，既然胆敢向她动手，她怎么能叫她好过呢？她不会牵扯她的家人，可是这后果怎么也得有人负不是？

可她的这番心思，并没有人能够猜得透彻。

生员及身边的小厮皆是被她这一番重情重意的言论所感动，直言风若情乃是一关心手下的好主子，而在这几个人的渲染之下，人们对风若情则是完全改观，一时之间，风若情的名声直线般上升，众家小厮也皆是想跟随这样一个重视下人的好主子……

见了这么惊险的一幕，那本是雄赳赳的长史大人，如缩了头的乌龟，再不敢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而风若情为了表示歉疚，更是送了她几匹温顺的宝马，直捧得长史笑容满面地归去。

待一切处理完后，潜退身边所有的人，独自来到马场中间，捡起那被人遗忘的马鞍，那

不甚明显的割痕，怎么可能逃得过她的眼睛呢？而这宫中，几次三番想要害她的人，就那几人。想起前一日，风若蓝那闪烁不定的目光，心中有着了然，比起厉王，也只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人，才会想起来耍这种马戏团的小把戏！

～

这几日，看着栖云轩上下，仅剩余几人。想着因为自己的一时轻信，便害了自己的妻主以及整个栖云轩，便心生忧虑。而对于凌苔的冷嘲热讽以及责备，他也是无话可说。

可最叫他担忧的则是第二日的武试决赛，他不知风若情为何固执地要参加这次选试，虽然是规劝了数次，却只得“你放心”三个字，丝毫无法动摇她的决定。而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地靠近，想着这武场上的意外，那股子担忧更甚，直搅得他这几日睡不安生。

端着刚学会的银耳莲子羹，来到房内。看着风若情那还未来得及换下的衣裳，便知她依旧如往常那般时候，回来不久。将银耳莲子羹放置桌上，有些别扭地看着她，想着几日待在家中，不想做个没用的米虫，总想着做些什么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便跟厨房的师傅学了些手艺。也不知好是不好……

看着有些浓厚的银耳与莲子，风若情也不想拂了他的面子，接过桌上的碗便喝了起来。

“味道怎么样？”有些不安地看着她。本认为男子学这些并没有什么意思，可如今见风若情吃着自己精心准备的食物，一股子满足涌上心头，感到淡淡的甜蜜。

“恩，不错。”虽然浓厚了些，味道太过甜了些，闷得时间有些长之外，其他都还好，且她的口并不刁，对于他的心意，她能够体会。

心满意足地收拾着碗勺，想起明日的比试，以及几日来的争执无果，“那个，明日的比武，你确定能赢吗？”

对于这反复问了多次的问题，风若情已是不想再重复回答。直接一把拉过他，一吻不能自己。对于风若情这不定时的欢爱，傲云已是没有了那份不适，直被吻得呼吸紊乱、两眼迷蒙。若情解开他的衣扣，将他那光洁赤裸的身子放于床上，唇由他的嘴移到他的耳际：“如若不放心，明日你与我一道吧……”看来不让他亲眼看见，或许她这个夫君能整日被担心所淹覆盖，而她也快被这口水也湮没。如今，她会学着对他放开自己的防备，让他走进自己的内心。

见她如此说，祁傲云一阵欢喜。她说话的声音带着沙哑，极其轻缓，可傲云却是听得清清楚楚，那温暖的气息拂过耳际，使得他心跳加速，感觉到耳朵边那那样的灼热难耐。

欣喜之下，直接搂过风若情的脖子，将她反压在身下，对着那红唇便亲吻了上去，风若情一楞，随即哑然失笑，这可是他第一次如此主动呢！

云雨过后，两人已是大汗淋漓。

傲云许是想起了自己的反常，有些羞恼地别过身子，不敢去看风若情那满是痕迹的身子。忽然，一双手戏谑地抚上他的胸膛，划过他的锁骨……

“若情……”无奈地回身，一把抓过那调皮的手，有些挫败地叫唤着。

若情一笑，“如今，该轮到我了吧……”挣脱他的手，更为热烈地爱抚着他，唇反被动为主动，吻上他的每一寸肌肤，使得他躺在床塌

上的身躯轻轻颤动着，又一轮的情海再次掀开帷幕，这一次，如火山爆发一般，仿佛永远没有止境，在这寂寥的夜晚，两人如饥渴的野兽般，缠绵而激情……

～

第二日，日上三竿。

赛场之上已是仅剩为数不多的几名，而这一次，显然人们更为重视，这看台之上的守卫也是比平日多了几番，看着那明皇的身影，听闻今日，女帝将亲自给予最终的勇士以册封，几人更是摩拳擦掌，想在女帝面前展现自己的看家本领。

经过又一轮撕杀，这比武场也只剩下两人。两人皆是气喘吁吁，忽然其中一人举剑，冲向前去。另一人扬剑相抗衡，在这一击中，“铿锵”一声，剑应声而断，漫天的剑气消失无影，在这一片混乱中，无人看得真切到底结局如何。尘挨过后，只见那身着紫衣，一身肩胛肌肉的中年女子，扬起的剑砍断来袭的剑尖，直刺另一女子的胸膛，血如雨般洒落在武场正中……

许久权贵携带家眷一同前来，第一次见如此血腥的比试，皆是捂住眼睛，惊得直不能语。

虽说比武不想闹出人命，可这打斗场之上，谁能保证就没有个失手的？是以在上场之前，皆要签定生死状，生死由天，而这意外亡故，当然也并不会追究他人的责任。

之前的比试，虽有重伤，却还未发生过今日这般事情，将死者的尸体搬了下去，现场的气氛随着那洒落的班驳血迹而显得有些沉闷。而那唯一站立在场地中间的中年女子，则是振臂欢呼着。

“陛下，该命风尚书宣布比试结果了。”女帝身边的小官提醒着。

欧阳井华环顾了番四周，刚要开口……

“这风太仆怎么还未到？”悠悠的声音，由女帝的身侧传来，只见厉王正百般无聊地托着下巴，右手敲击着前方的桌面。有些不耐地看

向入口，那风若情不会是如此出尔反尔之人吧，她可是为了看她精彩的表演，才会来旁观这无聊的比试。

这一句话，也叫众人想起了那差点被人忽视的人。

女帝也恍然思起：“风太仆人呢？”她的确给过她直接挑战胜者的权利。

小官不安地望了望，却丝毫没有望见风若情的影子。

台下的风若蓝，本是见风若情未来，暗自窃喜着，可却迟迟等不到女帝的旨意，知晓女帝是在等那风若情后，则有些不安。在其刚要请旨之时，场中响起了一阵躁动。

只见一身着黑衣的女子，如同黑夜中一朵迷人的罂粟，她的面上带着丝笑容，却是给人极冷的感觉。其身旁跟着一差不多身高的男子，反差极大，叫全场的人无法忽视。

人们从未见过风若情如此阴暗的装扮，以往虽不至于选择光鲜耀眼的服饰，却也是紫，蓝等色，如此全身黑衣，还真稀奇，可无论怎么样的穿着，皆是能被她诠释得如此完美，淡然，这是建立在没有那几个不顾形象的哈欠的情况下……

她的到场，让本是沉闷的当场再次热腾起来，厉王也是露出一抹饶有兴味的笑容。

看着停放在一旁、没了生息的人，祁傲云的脸色“唰”的惨白……

轻拍了他一番，将他领到席间坐下。自己来到女帝面前，受了几句教诲后，在众人嘲笑声中，选了一把精巧却不实用的小匕首，便来到那被血染红的场地，看向场中，她今日的第一个对手。

风若蓝拿过一旁小官手中的生死状，亲自拿到武场中间：“虽说你我姐妹一场，可这毕竟是比试，要按规矩来。”

看了眼她手中的生死状，风若情眉头也没皱一下，便将自己的手印按上。而风若蓝，自是满足的走了下去，她倒要看看，这风若情到底有何本事！

中年女子打量着她一番，看着她相较于她，纤细不少的风若情，嗤笑了一声：“早听闻风大人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那语气中所包含的贬低自是丝毫不加以掩饰，而风若情却耸了耸肩，装作没有听懂一般，“这皮囊的确太美了些。”

见如此没有大脑的对手，中年女子决定不再拖延，速战速决，提刀便要上前，却被风若情扑倒在一旁，惊险地闪过，而女子则从她身边闪过。这一 个开场，那不顾形象的一蹦，直叫在场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只有厉王神色有些凝重，别人不知是因为道行不够深厚，可他却知道，那看似狼狈的一跳却很有讲究，似有意而为之。没想到，之前这风若情竟然连她都骗了过去！这是她回到西盟后，唯一一个有可能与她抗衡的人，骨子里的血液在澎湃叫嚣着……

等了稍许，那场中的女子才回过身，看似占据绝对优势的她，此时却感觉到田中气血越来越不顺畅，手心泛凉，费了好大的劲才将手中的剑握住。再次扑上前，却再次被惊险地躲闪过去，如此几番下来，众人也失了耐心。

“这便是风太仆近日来在晨训中所学的本领？”女帝并不回头，却意有所指地问着一旁的近卫军总领。那名被祸及的总领僵红着脖子，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看着那场中，如戏耍般的风若情，左右惊险地躲闪那大刀，真是感到近卫军的老脸都被其丢光了。

就在众人等得不耐烦之际，风若情忽然蹦上前，一个伸腿，竟是击中了那中年女子的脚胫，只见她一个踉跄，竟然失了平衡，直直地摔下了比试场。

这一幕，使得全场目瞪口呆，皆张大嘴巴看着场中那莫名其妙取胜的人。而心脏提到了嗓子眼的祁傲云更是直楞楞地直视前方：“赢，赢了？”这怎么可能？

“我不服！是她在投机取巧……”莫名落败的中年女子自是不服气，直叫嚣着，却被风若情中途打断：“的确，我是占了些便宜。想是

这位英雄经历几番撕斗，已是有些虚弱，这样的确不甚公平……”

寂静之中，将两人的对话映衬地更为响亮，直传入每个人的耳边。

“可重新再比试又不何规矩，这样吧……”扫视全场，将视线定定地定在风若蓝的身上：“便由风尚书带为上场吧，如若风尚书赢了，那这胜者的头衔就归她所有。”直指那气息还未平定的女子。

全场如冷风横扫，一片落叶声都显得如此清晰。

过后，窃窃私语声四起……

某人惊诧道：“她疯了吧？”

另一人摇了摇头，仿佛在想象着她的凄惨后果：“她竟然向风尚书挑战……”

“……”

只有祁傲云紧捏着衣摆，脸色泛着白，不安地紧盯着她。

“呵呵。”风若情挑衅地看向风若蓝，“怎么，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吗？怕输在我手下，会很惨？”明晃晃的激将法，或许对别人没有用，可风若蓝，她却是十成十的把握。如此要面子的女子，怎么容许自己在这样大的场合失了容面，尤其挑衅的人还是她这个没用的“妹妹”。

果然，只一阵疾风扫过，众人还未看清楚，风若蓝便已经站定在武场正中，自是又赢得众人的惊讶、赞美……

“陛下，公平起见，风尚书是否也该签下生死状呢？下官怕一个闪失，伤了风尚书。”这一番言论，更是叫人笑破肚皮。

“当然。”瞟了身边的小官一眼，小官随即将生死状送过，风若蓝自是不负众望，潇洒地在众人的期盼中签下。

两人相互对望。

“你在找死吗？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冷笑着，看着风若情，想着如何不动声色地将她除去。

“知道我今日为什么要穿黑衣吗？”问了一个驴马不相及的问题，直叫众人摸着头脑，“这样，你的血溅上去，才不至于太过明显。”

“哦，还有。我会手下留情的，你的命我暂时不想要。”

这样嚣张狂妄的宣誓，直气得风若蓝脸色唰青。

只见其脚步轻点，使用了上场时的那一套诡异的瞬移步伐，所有人瞪大眼睛，却依旧看不真切，只觉眼花缭乱，风若蓝人便消失在场心。

在此时，只见风若情闭上双目，感受着那越来越近的气息，只见她扬唇一笑，握紧手中的那把精小匕首，忽然迎着那股旋风冲了上去，就在大家为其捏了一把冷汗时，只听场中传来一声闷哼。

祁傲云更是一把撑在椅子上，站了起来，眼中有着迷蒙的水雾。

只见一个黑色身影，长衫飘飘，一把银白的匕首在日光下熠熠生辉，透着丝丝鲜红，那抹红色顺着刀尖落于地面。被一股慑人气息所震撼的风若蓝，砰然一声倒地，其面上留下的那道从右眼帘至右边嘴角的一道长长的血痕如此触目惊心，可见下刀之狠绝。

众生哗然，西盟的青年才俊——风若蓝，竟是如此简单便落败，甚至于没有一招一记的花样，就这样被风若情一个旋身甩刀给毁去了那绝美的容颜。

这一刀怕是永远也不会被磨灭，时刻提醒着她，今日在众目之下所受的羞耻……

人们矛盾的目光射向如魔鬼般，舔嗜着刀尖的风若情，摸不清她到底是碰巧还是……

但通过这一战，却是让人明白，这风若情是个不简单的主啊！

别人不知道，可风若情却明白，风若蓝并非仅仅受了一刀而已，在那一个擦身之中，她已是将内劲全部汇集于刀锋，扫过她的胸口，与其内力相撞击，如若是常人，早已如风筝断线飘落场外，也幸得这风若蓝确实有些本事，竟然是将这撞击尽纳于体内，加上本就不想至她于死地，便也没有使出全力。虽不至于叫外人看出端倪，可此时，怕是她已是伤得不浅，即使恢复了，也只能恢复到半成的功力而已……

有什么，比受尽屈辱地活着还要折磨人呢？呵呵，看来，她注定是魔鬼啊！

安一上台，将目光中失了焦距的风若蓝给扛了下去，此时的她如一抹破布，任由安一摆布，如此的风若蓝，众人皆未见过，望向风若情的目光中更是多了几份敬畏。

女帝微眯双睫，闪过一道精光，直直地看向她。

这样的人物，如若不能为己所用，那只有……

那一日，兵部尚书风若蓝重伤在床，在西盟百姓面前丢尽了脸面；而风若情却名震西盟，那琢磨不透的奇怪武功更是叫人畏惧。

而与此同时，女帝册封风若情为兵部员外郎，命其带领三千人马平扫瓦埔寨……

初袒心胸 ...

随着风若情的名声一日之间爆红于西盟，这冥门上下更是对着自己这个主子崇敬万分。以他们对主子的认识，如此果断深沉的主子，断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是以，这大败风若蓝怕也是实力之内的吧。

宁老则是一句："你个丫头……"这一句简单的称呼，却是包含着太多。包含着对风若情隐瞒自己实力的责备，包含着对她的期许，更包含着对将来冥门兴盛的渴望。栖云轩那剩下的人，看向风若情的目光中含着星光，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而风府之中，却是云雨欲来。

"该死的小孝女，竟然蓝儿伤成这样！"看着那毁了容貌，成了整个西盟笑柄，自己引以为傲的爱女，风尚利大声咒骂出声。想起那一直被自己忽视的二女儿，此次却是大出风头，早知道如此，她便不该将她撵出家门，怪只怪她隐藏得太深，竟是连她这个做母亲的，都不知道她何时偷学的武功。

一旁的蓝玉洁则是抱着自己那已是不省人事的宝贝女儿，整个哭成了泪人，这样的蓝儿，今后还如何见人啊！忽然，他站起身子，一

把抓住风尚利的前襟，躲在他怀中嘤嘤直哭：“一定，一定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那个该死的风若情，竟然将我的蓝儿伤成这样，一定不能放过她……呜呜……”

风尚利无奈地轻拍着爱夫的背部，安抚着：“一定，等她回来，我定要好好处罚她！”口中安抚着，却做着令外一项打算。虽然她也很疼爱蓝儿，可如今蓝儿怕是再不能为风家光宗耀祖了，也只有依靠那大出风头的二女，无论如何，她都是风家的人，定是要回风家！

此时的她，早已将当初撵风若情出门，忘记得一干二净。

“不够……不够……”猛摇着头，眼中凶光毕露：“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她，我要她死……我要她死……”那凶残的目光，加上那如猛兽般的吼叫，如同魔鬼一般，失去了理智。蓝儿是他全部的希望，是他的骄傲，全被那该死的孽种给毁了，他要叫她不得好死！

“洁儿，这不太好吧……”风尚利见如此狠绝的蓝玉洁，隐隐有些不安：“怎么说，若情也是我风家的女儿，这……”

“出去！”蓝玉洁猛然推开她，失望得看向她。她是自己的妻主吗，是那个一直宠爱蓝儿的母亲吗，如此蓝儿躺在床上生死未卜，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洁儿……”

一把串珠摔了过来，蓝玉洁如发了疯的狮子般，将身上所有的珠宝全部扯下来，扔向风尚利，“出去……你给我出去……你这个懦妇……滚……”

在这一阵混乱的扫射中，风尚利一步一步向后退去，直至门外，门“砰”的一声，当着她的面，被重重地甩上。

蓝玉洁气喘吁吁地顶在门前，双眼泛红，看着床上那本该众人举目的爱女，此时病恹恹的模样，泣不成声：“蓝儿，你放心。为父定会帮你报这个仇！”想他堂堂蓝丞相之子，即使不依靠风家，他依旧可以兴风作浪，暗中将那风若情给除掉！

～

月朗星稀，夜凉如水。

风若情与祁傲云刚要入寝，忽闻门外传来嘈杂的争吵声。

看着傲云好奇的目光，风若情则是一把拉过他，她自是知道门外的是谁，无外乎就是来了栖云轩数日的凌苔，由于她的躲闪以及下人的“尽忠职守”，这凌苔是一面也未见着她。如今想是忍不住了吧。

这一次，凌苔似乎并不打算如以往那般，轻易便放弃，只听见那嘈杂声是越来越大。傲云看向若情，自前几日那一幕，若情在他心目中瞬间上升为一个可以依靠的妻主，一个有担当有能力的家主。

无奈的松开手，如此个吵法，还真是不要形象了。

打开房门，冷风顺着门缝刮了进屋，使得没有多少内力护体的傲云一阵哆嗦，状似无意地将傲云搂进怀中，用自己的体贴帮他取暖。

见门外那直射过来的嫉恨目光，傲云直觉地想要挣脱，却不得其门。

今夜的凌苔倒是精心装点过，那挂于身上的珠宝闪亮得简直能把这黑夜驱逐。见着风若情出来，那本是吵闹不休的嘴顿时停歇了下来，眉眼也是弯弯带着委屈，直想向前靠去，却再次被拦住。

“什么事？”

见风若情主动开口询问，还未等小厮开口，凌苔便抢先道着自己所受尽的委屈，边说，那两边豆粒大的泪珠便滚落了下来，在这寒风直吹的夜晚，自是有一番风情。而那两名被指控的小厮，则是气得满脸胀红。

风若情也不吱声，随着他控诉，待他哭诉完，才用目光询问着，他此次前来的意味。

在风若情这般目光之下，自是难得有男子能够招架得住。凌苔羞红着小脸，意有所指地看向祁傲云，“我能与你单独聊聊吗？”

风若情看着有些失落的傲云，想着这些日子为了怄气，叫他因这凌苔受了些委屈。本是打算利用凌苔，可如今，她改变主意了……

“不用了，这夜深人静，孤男寡女的，总会引人误会。且你我如今只有陌生人，我也并不认为有什么可谈的。”直接回绝掉，看着他那悲痛欲绝，深受打击的目光，无一丝一毫的波动与怜惜。而这也使得偷偷观察她的傲云微微放下心来。

“情，你我怎么可能会是陌生人呢？当年……”那一个“情”道得极其神情，凌苔用手抚着胸口，凄惨地摇晃着脑袋，以表其不能接受风若情的无情。

直接拥着祁傲云回身进屋，并在进屋前无情地对小厮吩咐着：“请他回去，如若不走，直接用丢的。”

两名小厮欣喜地应着，而与此同时，门也“砰”的一声被关上，将门外的一切隔绝开去。

“若情，你们之间……”抿了抿唇，终于问出了这些日子一直想要问的问题。总是猜测着一个人的心思，使得自己变得疑神疑鬼，他实在看不起这样的自己。此时问出口，得了一个答案，无论是什么，他都得学着去消化，然后走好自己的路。

而他不知，他的这口开得正合若情的意：“我只解释一遍，我对那凌苔没有丝毫感情，以前没有，现在、将来更不会有，留他在栖云轩不过是另有目的罢了。”而这目的，在未明了之前，告诉于他也是徒增加他的担忧罢了。

傲云一阵欢喜：“你对他没有感情，那……对我呢？当年为何要娶我？”他这几日想了很多，而通过刚刚，他能够明显得感觉到若情对他的特别。

她不是来着不拒的女子，却独独舍弃一切硬要娶他为夫；她不会逼迫着他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当他受了委屈，也是她毫无怨言地全部包揽下来；她对外人是淡然中含着疏远，对他却有着淡淡的——宠溺。

或许，他能够猜得到答案是什么，只不过依旧有些不敢相信，也或许是想要听到她的亲口承认罢了。

听到如此直白的问题，若情微微一楞，看着他那明明想要知道，却还装作无意的模样，隐住嘴角的那一抹子笑意，直接将他按倒在床上：“你说呢？如今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问题还是等下次再讨论吧。”说完，直直压上他的身子。

对他什么样的感觉？虽是有些清楚，之前觉得合适不过是个娶他入门的借口，可以她的个性，如此别扭的话，她还真的说不出口……

～

自风若情册封刚过几日，女帝便下旨，命兵部员外郎风若情，带领三千人马平扫瓦埔寨，并特许其新君祁傲云跟随前往。

这三千人马相较于瓦埔寨的数万人，真的是为数不多。可女帝仅以“相信风外郎的能力”为由，将此问题一笔带过。

期间，风尚利也来过栖云轩数次，却皆被挡于门外，不得入内。而如今风若情正值盛宠，风尚利也是有气撒不出来。

深夜，栖云轩书房，前去讨伐的前一日。

分析着瓦埔寨的情况，在那地方，只要有才能皆可出头，大家皆是依靠实力、本领来站稳脚步，是以这瓦埔寨并不如一般的流寇土匪那般，靠着一时的兴起来打劫寻常百姓。对于瓦埔寨那当家寨主——乔雁山，更是多几份欣赏。

想着已是快要离开的时候，便在这之前会会这乔雁山吧。

眼睛不动声色的瞟过窗外，窗边闪过一阵轻微的声响，看来有人是等不住想要对她动手了啊。

拿过一旁的毛笔，在纸上“唰唰”地写着……

夜深人静之时，一道黑影闪过书房，将放置于暗阁之中的布兵图纳入怀中，并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地跳窗离开。独留窗下两名小喽啰，看着人影飞入飞出，却不动声色，暗夜守空窗。

即将入林 ...

深夜厉王府。

自从前些日子，芙伶被厉王从绮梦阁重金赎出，并当夜带入府中，便每日都住在厉王的寝室。在外人眼中，他自是风光无限，夜夜承受恩宠，几乎霸占了厉王在府中的所有时间，可只有当事人知晓，芙伶不过是这厉王身边的“高级服侍”罢了，为厉王放着浴水的芙伶恨恨地想着。

厉王在一旁，如往常一般，在芙伶为其准备温水沐浴之时，慢悠悠地解开自己的衣衫扣子，瞬间只剩下一件里衣，对于这厉王的“不知羞耻”，在他面前，毫不顾及地袒露着身子，芙伶已是麻木了，不过幸好她并未与他提起更为亲密的事，这倒使得他有些许安心。

想来这厉王也是阅人无数，眼高于顶，对他的身子不甚喜欢吧。

厉王站于他的身后，看着他因为倒水而翘着的臀部，咽了口口水。想来她的耐心真好，对着这样的诱惑竟然也能数日纹丝不动。

坏心一起，状似无意地提起前日的那场比试。听闻风若情在武场大胜的消息，芙伶是大吃一惊，只怀疑地看向告诉他这个消息的厉王。欧阳厉琼哑然，想来是连芙伶也是被那风若情给隐瞒住了。

挑起芙伶那消瘦白皙的下巴：“你喜欢那风若情？”虽然说与其日日共处一室，却并没有太多的交流，可通过之前他所表现出的担心，以及如今的欣然，她多少可以想明白些，怕是这芙伶早已倾心于那祸水样的女人。

并不否认，芙伶看着她。竟然有些哀怜自己，对于风若情的好感，他表现得如此明显吗，可是依旧得不到回应。

看着那悲戚的目光，看着丝毫不否认对风若情的好感，厉王胸口如有一团火冒了出来。

看着他那包裹在浅绿色衣服里的姣好身材，想着平日里夜夜让其待在自己屋里，好几日了，也未招侍宠过来服侍，想着他那纤侬有度的身子，体内迅速窜起一团火焰。

放下捏住他下巴的手，手臂环绕上他的身子，纤细的腰身细致可握，手缓缓从腰部向下摸去，抚上他的臀部，使得他一个激警，戒备

地看着她。

“不错，连臀部都这么挺翘，这么有弹性。”靠近他的耳边，喷撒着热气，说着下流的话语，使得他耳朵泛红，脸色也因气恼和羞恼而一片血红。

手大力地撕动着他的外衣，芙伶虽是想要阻止，却是挡不住这情场老手那老练的手法，瞬间，他便如那扒了皮的熟虾，也幸好厉王给他留了件有些许透明的外衫，虽是能将他的身子一览无遗，却是给他保留了最后一份遮体的心安。

那纤长的右手顺着他的背部缓缓上移，滑过他那光滑纤长的颈项，用指尖轻轻调弄着他那突出迷人的锁骨，视线更是停留在那胸前遮掩不住的迷人风光。

“别看……”芙伶用手遮掩在胸前，有着恼怒地盯着她，声音也提升了音量，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被一个女子这般轻薄，第一次将清白的身子这般呈现在一女子的面前。

只见厉王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猛得将他拉近，使得两人的身体紧紧靠在一起，没有一丝缝隙：“你以为你今天能逃得掉吗？”在他还未反应之际，将他一把抱住，扔进一旁的浴水之中，瞬间，那本就单薄的衣衫被浸透，衬托出他那似丝绸般滑嫩且充满弹性的肌肤。

“没有想到，你倒是有一具迷倒众生的身子。”看着如此美丽的身躯，加上芙伶此刻因羞愧全身泛着醉人的玫瑰红，叫欧阳厉琼的目光更是热烈地紧盯着他，那如火炬般的目光，火热的视线让芙伶升起了浓烈的恐惧与害怕。

想要抗拒的身子被跳出水中的欧阳厉琼紧紧压住：“既然敢招惹我，你以为此时还能抽身吗？”浓烈的笑意以及如魔鬼般的双睫，第一次让芙伶体会到人人惧怕的厉王的可怕之处，第一次怀疑自己之前的决定。

欧阳厉琼并未给他多余的时间去思考，直接掰开那微微张开的红唇，火舌钻入他的口中，灵活舌尖老练地挑逗着他。在这般攻势之

下，以及想起自己深入厉王府的目的，芙伶这从未经人世的男子终是败下阵来，这种情形不是早已便想过了吗?

这一日，厉王寝室内异常火热，在男子全身紧绷地爆出一声长啼后，屋内瞬间恢复了平静……

厉王猛喘息了几口气，带着满身的汗水，翻身躺于芙伶的身侧，看着那在自己身上昏了过去，浑身痕迹的男子，舔了舔唇角，身体有些酸楚，许久没有如此满足，这种事在她看来，原本是一种负担，是一种需要，可在这奇特的男子身上，她却真正地得到了快乐……

～

虽说是讨伐，风若情却将这当作一次游玩。

想着婚后也未有机会带着傲云四处游玩，正好利用此次机会，就当是“蜜月”了。

祁傲云这二十几年以来，一直是处于深闺，甚少有机会四处游玩，且经过这些日子于若情感情的激升，这一路上，则是一反之前的沉闷，显得异常兴奋，指点着窗外的风景，冲着风若情叫唤着。

虽然路途并不遥远，可当到达目的地时，傲云已是有些困倦，若情让他下去休息后，便唤过身边的人，一同商量这围剿瓦埔寨的计划。

瓦埔寨处于京都城郊的一片不算大的竹林之中，许多被派遣去围剿瓦埔寨的军队竟是在这竹林之中转悠几日，也未找到瓦埔寨的踪迹，不能不无功而返，想是这片竹林是被布了阵法。

风若情对阵法了解并不多，是以她先派遣了几名兵员先去探路，却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听着这，风若情对这瓦埔寨更是多了几分兴趣，“直接将这片竹林给我砍光。”

“这，这片竹林乃长了数百年，先帝极为喜爱……”想是瓦埔寨便是抓住这点，才将窝匿的地点藏于这片竹林。先前也有前来围剿的将领想到这种办法，却也受限于此，怕得罪女帝，这种直接而了当的手法，才会无法实施，也才会久久对这瓦埔寨无可奈何。

这种这讨好女帝，并不在风若情的考虑范围之内。她答应前来围剿瓦埔寨，不是因为圣命难为，而是对那首领乔雁山感兴趣，“砍了，后果我来承担。”对着那有着异议的官兵吩咐着，她本就打算这事之后，便离开西盟，还怕了那皇帝制罪不成?

而皇宫之中，女帝也是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

在皇宫密道之中，看着一脸讨功奉上围剿计划的凌苔，女帝是一脚将其踢了下去。看着那不明所以，吐着鲜血的愚蠢男子，欧阳井华真是悔不当初，真不该将这愚笨的男人送到栖云轩去，本想叫他做个内应，却不想他却因自己的嫉妒之心，而做出这种打草惊蛇的事情。

看着那丢落一旁的计划书，女帝一脚将其踩得粉碎。风若情这人不容小窥，之前便不待见这凌苔，想是早已有了戒心，怎么会如此轻松让他得逞？怕是他着了别人的道还不自知。

风若情啊风若情，如此叫人摸不清看不透的人，即使留于己用，怕是也不放心啊，看着台阶之下的凌苔，狠光一现，没有了利用价值的东西只有毁灭……

一道密函传来，看着密函之上所传报的，风若情打算砍光竹林的事情，女帝大笑出声，将密函递给身边那最为信任的近身侍卫，侍卫一惊：“陛下，这风若情怎可……”这竹林怎可就如此砍光？女帝本该勃然大怒才是，怎么会笑得如此开心？定是气愤到了极点。

却不料想：“砍得好，砍得好啊！让她砍！”一片竹林她并不看在眼里，竹林再美也是死物，如若一片竹林可帮助她除去一个不知危险系数，拿捏不住的“敌人”，那也算尽了它的职责。

在侍卫惊诧的目光中吩咐着：“这风若情不顾皇家颜面，乃是藐视皇族，该当何罪呢？”兴奋地敲击着桌面，“去将蓝丞相唤来。”

这蓝丞相因风若蓝的关系，已经是几次上书要她处置那风若情，想是蓝家对那风若情已是深恶痛绝，除之为快啊。如今既有了借口，也有了利刃，再不动手，那她便是疯了，哈哈！

如今，只要等着风若情动手砍了竹林，最好是将她于那瓦埔寨一同灭除，那便真的是一箭双雕了……

～

那厢，风若情分配了百余名兵员，磨刀霍霍向“竹林”。待她一声令下，砍伐声四起，仅仅一个时辰，便秃了一片，而那些个士兵似是看到了希望，砍得更加带劲。

这就在这时，流箭从竹林深处扫射了出来，士兵纷纷中箭，捂住胸口倒地，其余士兵见此变故，纷纷逃离竹林。

而这不仅没叫风若情退缩，反倒引起了她的更为浓厚的斗志。

穿着盔甲不利于砍伐？那便直接动手烧吧！

听着这样的命令，士兵们皆是脸色一变，用砍的还有新生的希望，这烧的话，怕是真的连灰都不剩了……

命几名士兵身着盔甲，向竹子周边铺洒着燃油，并命他们动作尽量的放慢。她便不信，在她动手烧了这片竹林之前，他们还不出来。

果然，就在一名士兵颤颤巍巍地手握火把之时，一名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那人嘴角含着笑，清澈的眼睛如那初融的白花，叫人无比舒适。黑色的眼睛如繁星般闪烁灵动，左边脸上带着深深的笑窝，甚是甜美可爱。直到此人被领到风若情面前，大家都纷纷猜测着他的身份，如若说这样一个可爱的男子是土匪，大家还真承受不了。

可是结果往往……

这风若情早已在他们瓦埔寨是红透半边天大名人，也知是她前来讨伐，本想叫她吃个闭门羹，却不想此人如何狠绝，如若真叫她烧了这片竹林，他们寨里的姐妹还真会出来一拼。

“我叫方元雪，的确是瓦埔寨的一员。”似是不知他的这句话给人带来的冲击，也不知道承认了身份所可能遭遇的危险，“你便是那风若情？”眨巴着眼睛，好奇地盯着她猛瞧，丝毫没有男儿家的羞涩。

打量完之后还有模有样地点了点头，“恩，满好看的。比大山姐姐漂亮多了。”半天得出的一句评价几乎叫众人绝倒，这风若情的容貌自是不用说，哪是些山野土匪所能相比的?

风若情倒也没觉得什么：“大山？你是说乔雁山？”

提到这个名字，方元雪猛点着头，一脸欣喜。忽然，似乎是记起了他那大山姐姐交予他的任务：“大山姐姐想请你到寨中一聚，就你一个人。”手指指向风若情。

身后的官兵纷纷抗议着，揣测着瓦埔寨的居心叵测。

“你放心，我们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我们瓦埔寨从未出尔反尔过。”在这意见不一的喧闹声中，方元雪嘟哝着嘴，反驳着。

“可以。”风若情终于开口了，“不过我要多带一个人。”

方元雪疑惑地看着她。

“我的夫君也要随我一起。”很多时候，土匪并非真的土匪，而官兵也并非真的官兵，从瓦埔寨的作风来看，它的兴起并受着百姓的拥戴，并非是没有理由的。将傲云单独留在军营，她并不放心。

方元雪了然地点了点头，早已听闻了这风若情宠夫的程度，不想是真的，对这风若情不禁多了一份欣赏。况且多一个男子，大山姐姐想是不会介意的。

见方元雪点头，风若情继续吩咐着，将身旁的精兵头目唤到身前：“三日，如若三日我未出来，便直接将这竹林烧个精光。”

方元雪一楞，看向风若情，真是个防心甚重的家伙啊……

当祁傲云得知风若情的决定时，一阵欢喜。

“你不怕到时，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吗？”风若情神情闪烁地看着他那日渐丰盈的脸，也变得日渐开朗的笑容，有着丝不确定。不知道让他一步一步地跟随自己，步入危险到底是对是错。

可这一丝置疑终因一个“不怕”而烟消云散。

是啊，既然他已经是自己的夫君，那便也就没了反悔的机会。

傲云目光灼灼地看着她，比起危险，，他更害怕被隔离在她的世界之外……

如何抉择 ...

随着方元雪踏入竹林。

这方元雪并不防备着他们，或许是觉得即使带着他们走这一遍竹林，他们也必定看不出什么端倪。不过，也确实如此，风若情对这些个阵法着实也不感兴趣。

初入时，是一片茂密的竹林，越是入到林子里面，竹子便越来越稀少，甚至有着不规则的几片空地，与刚进来的时候，完全不同。方元雪在前面熟练地带着路，再深入往里走去，便看见一片大的花园，姹紫嫣红，繁花紧簇，在这冬季里显得如此怪异。

而花园前面则是一座大的木屋，没有刻意的雕琢与装饰，显得如此的质朴与平凡，丝毫不像是一群土匪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这儿了。”此时，绕了许久的方元雪终于停了下来，指着前方的大木屋说道。

风若情与祁傲云皆是有些底子的人，是以走了那么久，气息并未紊乱，看着前方花园中那几抹熟悉的花草，风若情眉头微皱，却并未吱声。

忽然一阵有着许诡异的冷风袭来，将那些花草吹拂地摇摆了起来，一阵沁人心扉的药香迎面而来，风若情闪过一丝疑惑，却并未采取其他的举动。

待怪风过后，只见傲云抚着胸口，瘫软在地上，而风若情也是一脸惨白、看似无力地支撑站立着。

只有方元雪没有丝毫不妥地回身，环绕着他们走了一圈，“恩，中了我们的向葵莲，竟然还能站着，果然有些本事。”此时，依旧是那可爱、天真的模样，却多了丝邪恶。

那手轻佻地抚摩上风若情的修长的眉眼，滑过她那高挺的鼻梁以及紧抿的唇，不禁咂了咂嘴，感慨万分道：“这眉毛、这眼睛……果真

是人间极品啊……”

“小雪，闹够了没有。这西盟第一美人的皮相，是不是摸起来很舒服呢？”一道清亮包含着宠溺的女音传来，而这一声虽是很轻柔，却方元雪立即变了脸色，随即松开了手，像一条可爱的小哈巴狗儿，冲到来人的身边，只差没摇晃那条小尾巴了，一脸巴结讨好的可爱模样。

此时，傲云已是出不了声，只是撑着身子，看向来人。

被一团人簇拥在前方的是一个清涩年轻的女子，容颜十分清秀，带着丝病态的苍白，身形修长却显得有些单薄，虽说已是猜测到她的身份，可听见方元雪唤她“大山姐姐”时，

还是叫风若情与祁傲云二人受了些冲击。

谁能想到，乔雁山——如此硬朗的名字，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斯文秀气，且带着病容的女子，这哪里像是一个“土匪”，倒像是个白面书生。

乔雁山只抬了抬手，身边那些壮实的手下便兴奋地走上前，将风若情与傲云二人给架进屋子。

屋内倒不比外面所见的那般的简陋，进了屋子，简直像是两个天地。

红木雕刻的家具，醉人的熏香，倒真像是个书香小苑。

见乔雁山略带斥责的目光直射过来，方元雪急忙开口转移着话题：“大山姐姐，这就是那近来很有名气的风若情哦，而那个就是她的夫君。”指头直指祁傲云。

乔雁山斥责又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一眼，随即也顺了他的意，将目光转向了被架进屋的二人。

这仔细一看二人的长相，倒也是大吃了一惊，站定在风若情面前，端详了稍许，转身对着那方元雪说道：“果真是国色天香，也不怪我们小雪爱不释手。”

那面露微笑，目光闪烁不定的模样，直叫方元雪寒毛直竖，摇摆着双手，这瓦埔寨谁人不知道，这大山姐姐是个标准的狐狸，两面狐

狸啊，“大山姐姐乃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岂是她可比拟的，呵呵……”感受着自己的双眼已经快要眯成了一条线，方元雪直在心中哀悼着自己的欺软怕硬。

冷哼一声，乔雁山将目光重新移了回来，露出一抹诡异至极的笑容，“风大人，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呢？”

“如若我三日不回去，你这老窝便会成……一片废墟。”拖着快要瘫软的身子，虚弱地开口道。

“哈哈……”乔雁山大笑出声，“那批凡夫俗子，难道我们瓦埔寨还怕了不成？”说完，身后随即响起阵阵附和声，激扬澎湃。

“还是多担心你和你那爱夫吧。”此时傲云无力地躺于地面，身体无力，头脑却很清晰。忽然，乔雁山跪立在风若情的面前，“向葵莲，听说过吗？此花含有剧毒，中毒的人先是头痛，渐至昏倒，三日时间，毒发时便是无药可救。当然，除了我乔雁山，这世间没有人能制出这解药！”自信满满地笑着，想要断去她的最后的侥幸。

看着风若情投射过来的阴狠目光，乔雁山更是笑得畅快：“想来你也明白了，你们中的毒便是这向葵莲。”

“你想怎么样？”在乔雁山转身之际，她没有看到风若情嘴角的那抹别具深意的浅笑。

“我只是想知道，这外人所传是真是假，想看看风大人到底有多宠自己的夫君罢了。”从怀中掏出一只小锦盒，“这里，只有一颗解药，到底是救你那夫君，还是自救，这可全部要由你来决定了。”将小锦盒扔至风若情的面前，那掷地的轻微声响却如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了两人的心中。

“当然，这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如若救了你那亲爱的夫君，你便是死路一条，当然，我不会为难一个男人。可如若是你吃了这解药，或许还有可能与我们一拼，为你夫君报仇。”

“大山姐姐，你好阴险啊……”感受到忽然投射过来的恐怖目光，方元雪缩了缩那小脑袋，冲着那目光“嘿嘿”傻笑了两声。

傲云看着她，聚集浑身全部的力气冲着风若情笑了笑，似是放弃生命的释然，以及对即将到来，可以预料的选择的无怨无悔。

看着祁傲云的眼睛，风若情摇了摇头，真是个傻子，难道他以及自己会放弃他?

风若情抓过地上的锦盒，冲着乔雁山笑了笑，她想要看她的笑话，那还真是选错人了，“这需要选择吗？”打开锦盒，拿出那米粒大小的药丸，放在鼻间闻了闻，果真是解药。

就在众人认为她要将其放入口中时，她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药丸塞入祁傲云的口中。

众人皆不言语，只诧异地看向风若情。

“莫非你以为，你可以从我这拿到第二颗解药？”乔雁山极其不理解地看向她，她实在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女子，竟然会为了一个实在称不上美丽的男子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在她看来，这简直是太过愚蠢了。

傲云看着她，眼睛里渐渐迷上一层水雾，他也没有想到，她竟然会做如此的决定。同时想到，或许三日后，她便会死去，心里更是如刀绞般疼痛，此时，他才更为深刻地知道，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对自己这个妻主的依赖，对她的感情……

“的确是有这个打算。”轻哼一声，讥讽地看向乔雁山。

两如对视着，目光中闪过诧异，闪过兴味，闪过激赏……

乔雁山轻轻摇了摇头：“可惜啊可惜，难得碰到一个如此有意思的人，却是命不久矣。”如若不是碍于某个人指示，她还真舍不得就这么将她给除了。

“哦？怕是以你的本事，还杀不了我吧。”虽是语气有些虚弱，却是铿锵有力，不怕死地继续挑衅着，可乔雁山并不生气，只当她是死鸭子嘴硬。

“将他们带去石室。这三日，就让你们好好尽诉衷肠吧！哈哈……”身后的人走上前，将两人架起，离开。

“大山姐姐，你真的要杀了那风若情？”方元雪看着那离开的背影，有些惋惜，那样痴情的女子，那样的感情，真的是叫他羡慕，“什么时候，我才能碰到这样的爱情呢？”但凡是男子，都期望有个深爱自己的妻主吧。

那叹息的口吻，惋惜的模样，直差没把乔雁山给气到吐血，这个恼人的家伙，莫非还真把她当作空气、把她当成“亲姐姐”了？重重地哼了一声，走到方元雪身旁，重重地拍了他的脑袋一下，拉回了他那飘拂老远的思绪。

如若不是他自己耍赖，要去将那风若情引过来，如若不是看在他平日里比较机灵，逃命的功夫可谓一流的话，她定不会叫他出去惹这个桃花。

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他的，竟然要受他的摧残。

～

入到石室，门被当着他们的面，“哐铛”一声重重地落了锁。石室内一片漆黑，只有一盏油灯，四处皆是空荡荡的一片，冰冷的地面更是刺骨的凉，倒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子淡雅的气味，叫人不至于活活被被不见太阳的闭塞小屋给闷死。

这瓦埔寨竟然能弄出这么个地儿，也算是一绝。

此时，退了药效的祁傲云急忙摸索到半靠在墙壁上的风若情身旁，伏在她的胸口，环抱着她的腰身，紧紧地不肯松手。此时的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一动不动地伏在那。 本是闭着双目的风若情，也便由着他，想到身后，墙壁对面那轻缓的气息，本不想出声，可胸口传来的那温热的液体，终于叫她睁开眼睛。

碍于躲于其墙壁后面的耳目，她也不好太过直白地说明这一切，只得轻轻拍了拍他那以小幅度抖动的肩膀：“我没事。”可这三个字不仅没起到安抚的效果，反而叫胸口的湿意更浓，腰上的双臂环绕得更紧。

看来这实话是没人信了……

甜言蜜语 ...

不知待在这石室多久了，石室的门忽然被拉开，一时之间，光线射入，使得石室内的二人不适应地眯起双睫，用手遮挡住眼睛，以便适应这忽如其来的光线。

只见一个过过分纤细的身影，逆着那耀眼的光线，在他们微眯的目光中走了进来。

待走定到他们面前，趁着油灯的光芒，一张苍白却阴霾的脸出现在他们面前，风若情闪过一道了然的意味，而祁傲云则像一只长满刺的刺猬，挡在若情的身前，防备地看着乔雁山，“你来做什么？”

乔雁山越过他，将目光投向风若情，阴恻恻地说：“是你？”

“你指的是什么？”勾起一抹笑意，嘲讽地看向她，“脸色这么难看，还真是想不到。”之前见到她那老神在在的模样，还以为她真的是对待任何事，都不在意呢。

乔雁山愤怒地上前，抓过当在风若情胸前的傲云，将他抓过在自己的身前，右手掐上他的脖项，作威胁状，冲着风若情道：“你最好别跟我装傻。”傲云出手想要将她逼退，却发现在她面前，自己的武功竟然是三角猫，完全使不上劲。

想来，在府中跟师傅学的拳脚功夫，没有实战的经验，只能称得上是些花拳绣腿啊！

风若情倒是丝毫不担忧，微微皱着眉头，故作思考的模样，就在乔雁山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刻，如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恍然大悟道：“哦，莫非，你是在指那方元雪？”

那无意的模样，以及吐出的话语气得乔雁山双目冒火，果然是她！

就在将他们送入石室后不久，元雪竟然全身疼痛不已，面部泛青，明显是中毒的症状，竟是连她这个善于用毒之人，都对此无可奈何，想起那最有可能下毒的人，便是这风若情！

“你何时给他下的毒？”以自己的观察力，竟然是没有发现，连她何时动的手都不知道，神色复杂地看着那看似虚弱的风若情，她甚至怀疑自己，她是真的将她控制在手中了么，为何她中了自己的剧毒却是如此轻松、惬意？

“什么时候下的毒重要吗？”莫非她以为只有她会下毒吗？想想她在前世，这用毒也是重要的杀人手段之一，她喜好种花草，并不仅仅因为喜欢，更重要的是，那些花草对她来说，更是制作毒药的工具。

刚看到那片花园，她便远远地瞧见其中的几抹药草，混合在一起乃是一种毒物，而这种被称作向葵莲的毒药对她来说，并不陌生。是以，她也便先按兵不动，想要看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只不过，在离开前，在经过方元雪身边时，动了些手脚，如今看来，这乔雁山待这方元雪，还真的是如她所猜测那般，不单纯。

“解药呢？”想起小雪那痛不欲生的模样，心中的焦急便无法显示地展露在脸上。

可这正合风若情的心意，她等的也是这个时刻，想要解药那便要拿东西来换：“要解药？可以，用换的。”她认为自己不可能从她手中夺得解药，那她便非要夺给她看！

乔雁山自是明白她的意思，可却很不甘愿。手掐上祁傲云的喉咙，“信不信我杀了他？”她便不信，她舍弃解药保住的男人，会不顾他的死活。

看着傲云那涨得有些泛红的脸，风若情一道精光闪过，而后垂下头去，再抬头则是一脸欣然：“一起死，也不错。只怕再过几个时辰，又会有个陪葬的。”坚定的目光看向傲云，傲云的嘴角浮现一抹笑意与释然，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外人无法进入的氛围，使得乔雁山顿感挫败。

她，不能拿小雪的命开玩笑。

手忽然松开，傲云瞬间滑坐于地面，猛烈的咳嗽着，而风若情藏于背后的双手也渐渐松开……

“好，我答应你。”

乔雁山倒也利落，直接将手中的东西扔给了她，“即使你吃了解药，也要半个时辰才能恢复，依旧逃不出我的手心。”

看着风若情将药丸在鼻间嗅了嗅，“没想到，你倒是诚信了一回。”就在乔雁山认为，她要将药吃下时，她竟是将手心一阵紧握，将药丸捏个粉碎，粉末沿着她的手心滑过，铺散在地面上。

“你……”

傲云也是一惊，急忙跪坐于地，趴到风若情的身边，用手想要抓起地面的碎末，却是无能为力，着急却无力。

“你在自寻死路？”乔雁山震惊地看着她，这样的风若情叫她感到恐惧，叫她无法琢磨，莫非她真的连死都不怕？

忽然，乔雁山只觉眼前一晃，那本该无力地瘫软在地等待死亡的女子忽然飞身而起，只觉眼前闪过一道亮光，一股叫她无法估量的凌厉杀气以惊人之势直向她扑来。

她急忙翻身向一旁跳过，险险地躲开身子。

待站定后，却见风若情站定在门口处，而那祁傲云则是完全不知云里雾里，被她一把拥在臂弯中，那直射的目光竟是如此的充满嘲讽与讥笑。在她正为这变故而微楞时，门口已是空无一人……

“该死！”想起还未要到救小雪的解药，乔雁山差点气得朝着自己的脑袋敲去。翻身而起，追随那离去的两人。

追至庭院，只见风若情二人被自己的手下团团围住，也幸得她在这石室外以及院落中安排了些人手，才没叫她跑去，不过就算她逃入竹林，也必定找不到出去的路。

见乔雁山出现，众人纷纷挪了个道。

“你没有中毒？”看着精神抖擞，面露浅笑的风若情，单身一人，并带着一名男子逃离石室，不用多问，便也知是没有中毒，只不过她不敢相信自己极为自信的毒物竟然也有失手的一日，“那你之前是在耍

弄我？”想到这一点，乔雁山眯起了那细长的双睫，没想到她乔雁山竟然也会被人戏弄！

“这样说似乎重了些。”将额前散落的发丝拂到耳后，“只不过知己知彼，想要看看乔寨主的漏洞在哪里罢了。”没想到，这漏洞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个男人，看来这乔雁山也是个情痴。

“解药呢？”

“有本事就亲自来拿！”探开手，一副挑衅的模样。

“你竟然敢如此猖狂，看我怎么收拾你！”乔雁山身旁的一名蓝衣女子已是看不惯风若情这嚣张的模样，提掌便冲着风若情飞去。

“哼，不自量力！”这样的小角色，竟然也敢当这马前炮，不怕死地冲到她面前。只一掌，便将那冲到眼前的蓝色给震飞，如抛物线般抛在空中，落于地面后翻滚了几圈。这一幕叫本想上前的小人物皆是及时定住脚步，惊骇地看着她。

乔雁山上前，接过一旁递过的尖刀，直直地看进风若情的眼中，眼中透露着一股愤怒与杀气。风若情自是知道，这乔雁山是认真的，而她也并不敢轻敌。将傲云揽于身后：“跟紧了。”

双方皆是在评估着对方的实力，忽然，乔雁山冲上前，顿时刀光剑影，风若情因要顾着身后的傲云，倒也一时与那乔雁山僵持住，没想到，这小小山寨，倒真是藏了一尊大佛。

忽然，风若情旋身，从指尖射出一道金针，那本是准备偷袭傲云的女子顿时倒地抽搐了一下，便没了声息，“我最讨厌，有人在背后捅刀。”

这阴毒的一招，叫乔雁山也变了脸色。如此毒物，竟是与她不相上下，而这风若情仿佛长了第三只眼，在打斗的过程中，每当她想要使毒时，借被她给巧妙地拦截了下来，一次可以说是巧合，那两次、三次呢……

握紧了手中的尖倒，她已经感觉到自己握刀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再这样斗下去，她或许会输吧……

就在两人又要纠缠在一起时，一名手下慌张来报。

“蓝丞相亲征，命精兵点火烧了竹林！”

听到这消息，乔雁山竟然轻笑出声，冲着风若情讥讽地笑着：“没有想到，三日未到，便有人耐不住性子了。风大人，你的威信还真是不管用。”

风若情倒也不恼，这种激将法对她还真的是不管用，那些个小兵小将，她还真不放在眼里，况且，她又不是她们的主子，她们的主子是女帝，自己可从未指望过她们。

“她们说，要将逆臣风若情与我们瓦埔寨一同……”

风若情收了掌势，没想到女帝竟然连这么点时间都撑不了，如此着急地想要杀了她。看着乔雁山：“还打吗？”

乔雁山倒也顺着这梯子自己往下爬，松开手中的尖刀，冲着她冷哼了一声。

“要和我合作吗？”风若情看着当前的形势，她并不想充当英雄，以一敌千，利用这瓦埔寨的资源，也相当不错。

见乔雁山怀疑地看向她，看来，不给她点甜头，她是不会相信自己了。

看着那风若情只用一根银针，便让方元雪恢复了平静，乔雁山终是松了一口气。虽说同意了与她合作，却对她的能力感到怀疑：“你有什么方法能击退那队精兵？”

虽然她自信，自己的瓦埔寨的实力，与那精品一搏未必会输，可她依旧对风若情所说的不费一兵一卒取胜的感着兴趣，如若真能减少伤亡，那真的可以一试。

风若情极其有把握地一笑：“你的长项是什么？这瓦埔寨最不缺的是什么？”

乔雁山恍然道：“毒……”可这毒皆是近身方可用，如何用这毒，将这三千精兵全数歼灭，却是个复杂的问题。

～

趁着瓦埔寨的众人在做着准备，乔雁山倒是大方地给风若情与傲云二人安排了一个房子休息。

看着祁傲云有些别扭的模样，以及哀怨的目光，风若情终是败下阵来，“你想知道些什么？”看来自己的威信在自己这个夫君的眼中，越来越可有可无了。

“你是因为没有中毒，才会将那颗给我的吗？”这是他一直无法理解，本来是被惊喜环绕的心，却因这而尽数破裂。虽然很庆幸，却男儿家的心思总有些矛盾。

“的确。”风若情那老实的回答，叫傲云本是期待的心顿时憋了不少。

“不过，我会将那唯一的一颗解药毁了。我会自己想办法让我们两人都活下去，也不会叫他们当作笑柄。”如若真的全部中毒，那便真的落于别人的掌控之中，而这份施舍便是捉弄，最终依旧逃不过一死。

如若真是这样，她宁愿靠自己！

虽然在风若情看来，这只是实话实说，可在傲云听来，却是天地间最美妙的甜言蜜语……

竹林惊魂 ...

火势蔓延，越过瓦埔寨，几乎摧毁了整座竹林。

蓝丞相让部下将这焚烧之名一同泼到风若情身上，以风若情无视皇权，破坏竹林为由，与那匪贼共剿之，并下令，精兵前行，剿灭这藏于竹林之中的所有匪贼以及风若情。

士兵们皆是精神百倍地手握刀枪，朝着前方开进。想着没有了这竹林的掩护，自己定能施展身手，将这群土匪给尽数歼灭。

忽然，“嗖嗖”的几声破空的声响从前方传来，士兵们抬头一看，只见从前方袭来一阵箭雨，而士兵们碍于之前的经验，似乎早有准备，纷纷蹲下，将手中那坚硬厚重的盾牌举起，使身子躲于那硕大盾牌后面，只听噼里啪啦的声响袭来，箭纷纷撞击在盾牌之上，无力地落于地面。

就在所有的声响渐渐消失之后，士兵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慢慢挪动盾牌，偷偷瞄向前方，见没有了危险，才渐渐直起身子，站立起身。

就在这时，那些落于脚下，躺在被烧得仅剩下灰烬的地面之上的木箭，忽然发生了变化。那明显比普通箭身粗实的箭，似受了什么刺激，不断地向上空冒着阵阵紫色烟雾，一阵呛鼻的气味浮起，顿时，“咳咳”的轻咳声四起，而士兵们也纷纷掩住口鼻。

“大家不要怕，我们继续前进！”领头的官兵忍住不适，扬起手对着乱了阵脚的士兵大声喝令道，以求能够稳定军心，“这不过是敌人的障眼法罢了，我们只要跟紧队伍就行！”

听到这句话，士兵们似乎从那阵惊慌中回过神来，更是透过那层层紫烟，警惕地四处张望，跟紧前方的队伍，握紧了手中的兵器。

“啊——啊——”忽然，几声凄惨的尖叫声在队伍的前方传来，包括那信心满怀，叫喊出声的领头官兵。

本就精神十分紧张的士兵们纷纷将刀枪对准发声处，却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慑心魂……

此时的紫色烟雾已是有些消退，只见那领头官兵以及几名士兵赤露在外的肌肤出现斑斓的色彩，面部的经脉清晰可见，七窍渗透出血丝，双目泛红，瞪得大大的。浑身如同被千万条蚕虫正在咬啮一般，痛楚难当地用双手的指尖搔弄着面部以及手背，用力之狠，将满脸抓出道道血痕却不自知。

他们不停地嘶吼，如猛兽一般仰头呐喊，那声音、那神情叫剩下的士兵皆是惊恐万分。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忽然这几人面部纷纷溃烂，并从那被抓错的伤痕中流出黄水，并越流越多，从那黄水中散发出酸腐的臭味，那几张脸便是红黄相浸透，极其恐怖，几人倒于地面，似是没了力气，仅睁着那血红的眼睛，残喘着，望着四周的人，从眼睛中透露着不知是求生还是求死的渴望……

这种极其惨烈的模样，叫大家纷纷别过头去，不敢正视，甚至有几名士兵直接转过身，吐了出来。

“啊，你……”

忽然，惊呼声四起。剩余的士兵看着周遭同伴面部皆浮现淡淡的斑斓色彩，就同那腐烂的几人刚开始时一样的症状，心中的恐惧更是提升到最高点。

顿时，这片刚刚焚烧完，还有些残余热气的竹林一角，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血的海洋，惨叫声响彻天际……

听着远处那微弱的如魔鬼般凄惨的叫声，听着在前方监视的下人的回报，乔雁山一阵哆嗦，她甚至可以从来报之人那惊恐的瞳孔以及颤动的身躯想象到，那场面是多么的叫人震慑，转头看向风若情的目光中更是充满了防备与畏惧。

“那就是你配的毒药？”

“是啊，不会要了她们的命，却会叫她们痛不欲生，这身子会一点一点地腐烂，这种痛苦除非死才能解除。”

“直接杀了她们不是更直接。”她真不明白，为何要如此麻烦的，用如此残忍的手法，她使毒只论生死，这过程一概不论，只要能让人立即死去的毒药，那就是好药。

很显然，她无法理解风若情这个在死亡线上挣扎之人的冷血与无情

Chapter_6

，“错，战场上死人很多，可剩下的人依旧向前冲。我要的，是要攻其心！我要她们亲眼看看，这血腥的场面，让她们无时无刻不在害怕，下一个死的……就是她们自己……哈哈……”

风若情眼中包含着嗜血的兴奋，让乔雁山是一阵胆寒。

魔鬼，真是魔鬼！

乔雁山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自己是不是不该惹这个女人，或许自己眼前的这号人物，比起“她”，更为恐怖！

“下面就交给我吧！”乔雁山防备地看向她，自己还真怕，这个魔鬼一时杀出瘾，将她苦心经营的瓦埔寨也给毁了！

待乔雁山出去布置下面的计划后，感受到身后有些急促的气息，风若情转过头，看向脸色有些苍白的傲云，看来他是被刚才的自己，给吓到了吧。毕竟，自己如此残忍冷血的一面，从未在他面前展现过。

“你认为我做错了？”虽然她从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待敌人，她从不心软，可此时问出了口，才知道心底还是希望得到他的认可，此时，对他的回答，竟是有些紧张。

看着风若情正看着他，祁傲云定了定神。

有些复杂地看向她，他知道她是冷情的，对任何无关紧要的事或人都不放在心上，可今日，他才更走近她，原来她不仅冷情，更是冷血，这样血腥残忍的一面，他这二十几年从未经历过。

“在这世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而这也是今后我要走的路。”既然决定要当冥门之主，那她便没有其他的选择，她所要走的这条道路上便注定会充满血腥，而这也仅仅只是个开始，“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你后悔了，那么我会送你回去。”的确，是她一开始便不顾他的意愿，将他拉入了这淌荤水。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猛然地摇着头，虽然他一时无法接受她如此大的变化，也一时无法深刻理解她这句话的含义，可想到从此离开她的身边，却是从心底反抗，头也便不由自主地摇了起来。

比起离开她的身边，他更愿意陪着她，即使是要一同走上这条危险的路，他也情愿。

暗自松了一口气，风若情拉过他："这件事过去，我会离开西盟，你愿意和我一起？"傲云同她不同，她本就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割舍不下的，而他却有祁家，虽说这祁家待他并不好，可她依旧担心自己会败给那该死的血缘。

微微思索了片刻，点了点头："恩，我愿意要和你一起离开。"望着她，坚定地回答出自己的心声。

自己的母亲如今有正君，有那么多的子女，并不需要他，他夹在中间反成多余的。和风若情在一起的时光，是他这二十几年以来，最幸福、最开心的日子，而他想要服从自己的意愿，主动地抓住自己的幸福。

如若她选择是一条崎岖血腥的路，那么他更不应该让她在这条孤寂的道路上孤身奋战，他要跟上她的步伐，同她一起并肩同行！

在这相视中，风若情似乎理解了些，唇角的那抹冰冷逝去，勾出一抹温柔。

两颗心似乎在这次碰撞中，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而另外一方，当这损失惨重的失利消息被传到蓝丞相耳中，以及当那名领头的官兵被抬放在她面前时，蓝丞相抖动着那满脸老皮的两腮，两只耷拉松弛的眼皮覆盖着的眼睛更是要冒出火来。

那官兵的脸部以及双手满是结了冰霜的血肉以及黄水，甚是恶心，那本该强壮的身子，也是扁了不少，可以想象其衣服里也跟这脸差不多模样，更叫蓝丞相惊恐的是，那人还睁着那双血窟窿，用滴着黄水的手伸向她，想要向她求救。

“啊——”蓝丞相抓过挂于墙壁上的长剑，一把砍去了那名官兵的脑袋，那看不清面容的脑袋翻滚了几圈，滚在了她的脚边停住。

将那滴着黄血水的长箭一扔，向后退了几步，指着这一堆混乱：“全部，全部给我烧了！”

胸口起伏不定，她不能就这么退缩，她定要借这个机会剿灭瓦埔寨，以及那毁了她宝贝外孙女的风若情！

通过士兵的描述，这毒应该是渗透进肌肉，随即缓缓地渗透入内脏。那么，只要不露出皮肤，她们便拿她没有办法了……

～

这一阵骚动之后，剩余的半数士兵在蓝丞相的命令之下，重新整装，重新进发。

每个士兵全副武装，手上戴着厚实的手套，头上都裹着一层布衣，仅仅露出一双眼睛，与两只鼻孔。

有了上一次惨痛的教训，每个人的眼睛中皆是充满了恐惧，害怕那不知何时会来的危险会忽然出现在自己的周围。

这一次，前行的速度很慢，到达了竹林深处，也未有任何的异常情况出现。

可就在此时，“咚咚咚——”在她们身边响起了一声声巨响，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药包被弹射到她们脚下，裂开后细微到不可见的白末掺进空中，又是毒！

这一次，士兵们有了前车之鉴，皆是用手捂无双眼，不让一存肌肤触碰到空气中的粉尘，等待着毒气的消失。

稍许，四周归于宁静，士兵们兴奋地放下手，看着四周。

她们成功了，用这个方法，果然可以避开此毒。

只是……为何这毒不是同之前一般发出紫雾?

忽然，一个个士兵砰然倒里，用手抓着自己的胸口，仅仅数秒，便如一根冰块，僵直了身子倒于地上，一动不动地断了气息。而也就

在这几秒之中，本是站立的一片皆如叠罗汉一般，一个覆盖着一个，虽说没有之前那般的叫人作呕的血红场面，却是杀伤力十足。

“哼，那群白痴，以为用这个笨方法就可以攻破我瓦埔寨吗？除非她们不用呼吸，否则我有的是办法，叫她们有来无回！”受了风若情的刺激，乔雁山也使出了自己最毒的药，将这股子闷气全部发在这些前来进犯的人身上。

而这一次大败，则彻底将蓝丞相的心理防线给击破，她一个人烦躁地左右踱着步子，看着本是三千的精兵，仅剩不多，且剩余的人皆是受了惊吓，如见了阎罗一般，胆怯不敢向前。

真是一群废物，难道她要就此放弃？

忽然，一阵阴风吹过，蓝丞相惊恐地回身，看着坐于正座，翘着腿，一脸狐媚笑容的厉王，退后了几步。

“你……你是怎么进来的！”从未听闻厉王会武，如今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过几个侍卫的监视，来到她面前，如何不叫她惊恐。

“蓝丞相，今日本王才知道，你有多无能，枉费本王对你有着那么高的期许。既然你想当个废物，那本王就成全你！”又是一阵阴风闪过，厉王已是离去，直接朝着竹林的方向飞奔而去。

而屋内的一声叫吼，将屋外的几名侍卫引进屋，只见蓝丞相如痴傻了一般，在地上连滚带爬，嘴上沾满墨汁，咿咿呀呀地叫着……

侍卫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说道：“蓝……蓝丞相，她疯拉……”看来，接连失利，将蓝丞相给气疯了！

剩余的士兵们听闻这个消息，虽然震惊，却是松了一口气，如今出此变故，没了主帅，是必要回宫，那么，她们也便无需再此当人肉箭靶了！

以最快的速度，士兵们抬着已经痴傻的蓝丞相，如躲避凶神恶刹一般，离开了这片如废墟一般，阴森恐怖的竹林。

而就在她们前脚刚离开，另外一道墨绿的身影，跟着厉王的身后，闪进了竹林……

两方对峙 ...

听闻蓝丞相与来剿灭的士兵尽数离开后，瓦埔寨的众人皆是喜笑颜开。其中，大多是些豪爽且不拘小节的人，这顿时欢呼声四起，四处皆是奔跑跳跃的身影。

对于这次不流血、不受伤的取胜，她们还是非常激动的。瓦埔寨中一向以能力为先，是以对于风若情，大家也都多了份欣赏与尊重。

为了庆祝此次胜利，瓦埔寨中为数不多，且平日里大多女儿家性格的几名男子更是自告奋勇，难得的围绕在灶台间，为那些英雄准备着各式各样的菜肴。

席间，虽都是些土家风情的菜肴，却是都香气四溢，吃起来香醇可口，饶有风味。

“真是没想到，风大人与我们乔寨主都是用毒的高手，真是不分伯仲！我是佩服了！”端起酒樽朝着风若情高高举，仰头一饮而尽。

手下对风若情的赞赏，令乔雁山冲着她一阵瞪视，尤其是坐于自己身边，身子刚刚恢复的小雪，也在别人的描述中，将那景仰的目光投射到那女人身上，则更是叫她气闷。

这样的女子，她有着份欣赏，也不想与之为敌，更不想让她继续留在瓦埔寨勾小雪的魂，是以，在这场酒席过后，她们就让她离开，自此桥归桥，路归路。

“你们的感情还真深厚，看来本王是来晚了。”

这一道悠闲懒散的声音叫乔雁山手心一抖，本就病态的面容更显苍白。而其他人则是忙抄起手中的家伙，防备地看着这个不知是敌是友的家伙。

此时，已近月夜，只见月夜中，站着一名青衣女子，目光在月光的映衬下闪烁不定，深邃地盯着那坐于案前，唯一没有丝毫惊诧的风若情。

“你是什么人，胆敢闯入我瓦埔寨！”那名向风若情敬酒的女子冲着来者大叫，却完全被忽视，青衣女子竟是连一个余光都没有赏赐给

她。

一怒之下，女子借着酒劲，抄起手中的长矛便飞身冲了过去。

乔雁山伸出手，刚要发声，还未来得及阻止。却见青衣女子已是抬手，掐住侵袭者的脖子，微一动力，只听“喀嚓”一声，那本是精神十足的女子便歪了脖子，像一堆软泥般落于地面，顿时失了气息。

“不自量力。”青衣女子丝毫不觉着自己刚刚结束了一条生命，从袖中掏出一块锦布，将那只杀人的手擦了擦，仿佛是沾了什么脏东西一般，顺手将那擦拭过手上脏物的锦布扔于地上。

这一幕，这一丝毫不将她们放在眼里的举措，激怒了瓦埔寨所有的人。

在这里，每个人都如同兄弟姐妹一般，手足情深，见同伴遭此横祸，且受如此的侮辱，一个个抓紧武器，便要冲过去为其报仇雪恨。

“师姐，住手！”

师姐？从乔雁山口中发出的这两个字，让冲动的众人平静了下来。而丝毫不为所动的风若情也抬起头，看向她。

原来，是这种关系啊！

青衣女子依旧紧紧地盯着风若情：“师妹，看来你是将我的命令置之脑后了。”本想着让这风若情，葬身于此，没想到，最终还是她自己亲自动手啊。

看着这同样出众，有着相似气息两人，乔雁山却是冰了手脚。她清楚地知道师姐的凶狠，而她却有了放过风若情的私心……

一旁的方元雪倒是第一次见到她如此神情，轻推了她几下，却不见她有任何的反应，扒过身子，好奇地看向她的脸，才发现，那苍白的额头上，冒出了丝丝冷汗。

看向那妖娆的女子，她到底是什么人物？

“厉王，竟然在这里碰上，还真是巧合。”近日来，西盟内部的小骚动不断，不是边疆官员叛乱，便是土匪横行，而自己遇到的这瓦埔

寨，却又不似一般的土匪贼窝，尤其是那乔雁山，谦恭有礼、身怀绝学，如此人才怎会在这小小寨中做个土匪头?

而且，她看自己的眼神，并不单纯。

这乔雁山的背后，必定令有高人。

原来是厉王啊！

厉王走上前，毫不在意周遭那些将她当作官差围绕起来的人群，接过风若情手中喝了一半的酒水，一饮而尽，伸出那粉红的舌尖舔舐红唇，回味无穷，极尽妖娆。

“真香。”如此暧昧的话，叫四周的人皆是冷汗直冒。

就连风若情也是皱起眉头，身侧的傲云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伸手紧紧抓住若情的手臂，防备地看着厉王。

忽然，厉王手中的空酒樽直直地冲着风若情的面部飞来，若情一把将傲云推至身后，伸手接住迎面而来的空袭物，感受着它所带来的强力冲击。

两人一个对望，风若情手心运力。

顿时，众人只见两人同时飞身而出，瞬间交手纠缠在一起，打斗声响起。而两人之间如同与四周相隔离，众人只见空中划过道道打斗所带来的灿烂的色彩。

“砰”的一声，惊天动地。

在一阵撞击中，两人皆借着冲力，向后退了几步。只见地面之前留下两道深痕，被触撞到的坚硬石板也出现了条条触目惊心的裂痕。

两人站立两端，厉王赤红了双眼，盯着风若情的眼睛里充满了兴致，毫不理会她那不住往地面滴血的右手。

只见其手背被抓出道道交错的抓痕，甚是狰狞。

而站在她对面的风若情则是抚着胸肩处，嘴角溢出血丝。

这一场交锋，似乎是厉王更占上锋，那些本是围绕的人群，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一步。

傲云从身后急忙上前，颤着手擦拭去她唇角的血丝，双睫中似有水波荡漾，“不要推开我。”就在风若情再次想要动手前，他大声叫道。那心疼以及不妥协的目光让若情忘了动手，看着他，望进他的眼睛深处，唇一寸一寸地裂开。

知若情明白了他的心意，傲云转身，张开双臂挡于她的身前，坚定地迎接前方的危险。

看着一个男人，将自己为母鸡一般保护着，虽然力量微薄，却是舍弃自己的一切来保护她，这深深地震撼到了她的内心最深处。

没想到，在这个异世，竟是第一次叫她体会到了被人保护的滋味。

就在厉王再次要冲上前，想要将眼前的障碍物消灭时，一道墨绿身影冲了过来，挡住了厉王的攻势，厉王似是知道有人，收了内力，却依旧将来人撞飞三米之外，身着墨绿衣装的男子无力地倒于地面。

厉王向前几步，走向那名男子，笑容中包含着风雨欲来、令人窒息的惊恐。

她蹲在虚弱的男子身前，伸手抚摸上那秀雅的面容，“芙伶，你也来了，是怕本王杀了她？”

是她“无意”中透露了自己要来瓦埔寨的行踪，也是她“无意”中放松了对她的警备，更是她“无意”地杀了沿途的守卫，假意无视他的跟踪。

他果真来了，也果真为了救她而现身，一切如自己所料，可为何自己此时该死的就这么不痛快呢?

转头看向一旁已是失了踪影的两人，余光瞄到芙伶那庆幸的笑容，那样的笑容在她厉王府竟是从未为她展露过。

欧阳厉琼彻底怒了：“今日，我便叫你认清楚，你爱慕的人对你有情还是无意！”一把捞过芙伶，朝着风若情离开的方向追去。

竹林后是一片山坡，此时，已是夜幕初垂，天渐渐暗了下来。

风若情忍着肩伤，点住周遭的穴道，暂时止住要呕出的鲜血。

那厉王倒真是个狠角，内力深厚，下手丝毫不留情，那一掌几乎是想要将她至于死地般，她果真是自己到这以来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啊。

身后一股不寻常的冷风袭来，她自是知道那厉王已经追来。

转身，将身子半倚靠在傲云的身上，转动着自己指尖的暗器，手法巧妙地发出几枚银色毒针，却被厉王那敏锐的感官所察觉，翻身躲过那暗器。

厉王似是看透了她的小动作，一把将芙伶拉到自己的身前，不知从何处便出一把精巧的黑色匕首，抵在芙伶的脖颈，“你，过来。”挑衅地看向她。

神色复杂地看向芙伶，终是放下了转动暗器的手指。

对于芙伶，她虽然不能回报他的感情，却也不想做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毕竟是因为她，芙伶才会进入厉王府，也是因为她，他才会在此时受困于厉王的刀间。

看向傲云，眼神的交流，透露着她的想法与决定。

虽是担心，傲云依旧点了点头，他不笨，从芙伶的舍身相救以及那脉脉含情的目光，可以看出他对若情的情深意重，这样的男子，他没有立场，阻止若情去救他。

风若情迎着飕飕寒风，走到厉王面前。

伸过手，想要抓过芙伶，却因担心误伤，反倒有些缩手缩脚，而厉王则是看准她的这一弱点，借机出掌，再一次将她震飞，依旧打在原来的伤口处。

本就翻滚于胸的血腥再也忍不住，喷了出来，内息紊乱，且依旧不羁地笑着，嘲讽地看向甚是得意的厉王。

此时，芙伶却是欣然一笑，“芙伶得如此相待，已是足矣。”说完，身子猛然相前，抵上那把尖刀，厉王一惊，忙收回匕首，却依旧在芙伶那细嫩的脖项上划过一道浅浅的血痕。

若情一见，了然一笑。

原来，芙伶并不需要她来救。

看着身后那平静的湖面，趁厉王失态之际，拉过傲云纵身跳入。

巨大的“扑通”声响，使厉王回过神来，刚要起身，却被一双纤手紧紧抓住衣角，“别……杀他们，我……我给你做牛做马，什么……什么都听你的……，求求……求求你……放过他们……”

厉王看向忍着伤口的巨痛，为那风若情求情的芙伶，目光如璀璨的繁星，闪烁不定：“为了她，你可以什么都听本王的？你就那么喜欢她，为了她心甘情愿死在本王手中？”

芙伶急忙点着点，眼中含泪。

胸中的怒火再次上窜，一把抱起芙伶：“既然如此，那便叫本王看看你的诚意！”

芙伶不敢置信地看着她：“你……你答应了？”

“哼，下次见到她，本王定不会再这么放过她！”今日，她受了自己两掌，还能站立已是强撑，如今又在这刺骨的水中，如若真能存活，那她还真算命大。

再者，她叫自己起了兴致，刚才的交手，叫她发觉了有对手的乐趣。

风若情，别死得太早啊……

水中脱险 ...

抱着芙伶回到瓦埔寨，让方元雪为其简单的包扎伤口，而厉王则阴晴不定的坐在一旁，屋内的气氛因厉王的存在而显得极其凝重。

方元雪看着躺在床上，目光涣散的芙伶，轻缓地给他处理着脖子上的划痕。

待包扎完，厉王忽然起身，走到床前，“出去。”虽然没有瞄向方元雪，依旧看着芙伶，带着丝火气。

对着这冷酷的女子，方元雪着实担心那个躺在床上虚弱的男人，刚要开口，便被站在身后的乔雁山拉住，冲着他摇了摇头，直接将他拖出门去。

踉跄地走至门外，甩开乔雁山的拉扯：“大山姐姐，你今天是怎么了？”从那个女人出现，一向沉稳的大山姐姐便变得不同了，他真不明白，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到底和她是什么关系，竟然叫她如此害怕，“那个女人那么可怕，怎么能让她……”

“小雪！”大声喝止了他的话，方元雪楞楞地看向她。虽然平时自己经常会犯些小错，可大山姐姐从来没有这样的斥责他，看着自那女人出现后，乔雁山便一直展现的凝重，心里微微泛着不知名的情绪，闷闷的。

乔雁山沉默地看着被乌云遮住一半的明月，班驳的月光投射在树枝间。

“记住，不要惹她，否则连我也保不住你。”转过身，悠悠叹息了一声：“那个男人，不会有事的。”那个男人，是第一个能够让她改变主义的人，确实叫自己刮目相看，她待他应该是不同的吧。

如今欧阳厉琼亲自出现，那么她便不能再做个单纯的寨主，小雪是个单纯的男孩，她没有理由让他一直陪在她这个未来不明的人身边啊！

是时候，放他离开了……

～

暗夜里，屋子被关得严严实实，却依旧能够听到寒风刮在窗户上发出的声响，室内摆放着火炉，甚是暖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一灯如豆。

幽暗的烛火左右摇曳，厉王背灯而站，她的脸在这忽明忽暗的灯光之中，显得异常深沉，可芙伶却依旧直直地望向床幔，对于厉王此时的神情不予注意。

只见厉王一个抬手，身后桌上的油灯瞬间熄灭，屋内一片漆黑。阴暗的屋子仿佛旧似乎一座黑色的牢笼，那闪烁着的黑睫在这黑暗之中，犹如一头烈豹，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猎物。

伸手摸上那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看着他那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厉王眯起双睫，粗鲁地扯掉他头发上的玉钗，黑色乌发散落在枕头之上，加上他那无神的模样，就像是一个失了心魂的娃娃，除了美丽的容颜，毫无生气。

看着他这副模样，厉王的目光中充满了不悦。

那个女人有什么好，身边已经有了别的男人，如今又生死不明，他却还当个宝贝一样守着。真是令人生气的固执的家伙。

俯下身子，对上他的视线，目光灼热地盯着他，想要望进他的灵魂深处。

看着那微微闪躲的目光，厉王嘴角浮现了一抹别具深意的邪恶笑容，看来他并不是全完的没有感觉。

右手抚摩上他的发，真是顺滑柔软。

将那发梢放到嘴边，闻着那份属于他的幽香："你真香。"他定是施了什么魔法，才会叫她这么沉迷于一个男子的身体。

是的，就是身体。

欧阳厉琼，闪烁的目光看着他，忽视掉见他迎上匕首时的那份恐惧，将自己对他的那份不舍全部归于对他身体的迷恋。等到她对他的身体没有的眷恋，她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她——欧阳厉琼，不应该为了一个男人，而改变原本的计划。

神色复杂的低上头去，吻上他那因受伤为显得苍白的唇，感受到他特意地屏住呼吸，想要躲过她的掠夺。更加粗暴地吸允着，想要将他的呼吸全部吸入口中，手抚着他的身躯，挑拨着他的身体。

终于，他再也无法继续保持着他的平静，轻轻的颤动着，伸出手想要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欧阳厉琼。

唇慢慢下移："你不是说，为了她，做什么都愿意吗？"一句话，止住了他所有的动作。这可并没有叫厉王高兴，反叫她的掠夺更加充满侵犯性。

直至深夜，两个身影疯狂地舞动着。女子粗重的喘息，以及男子的娇吟哭喊，久久不息。

～

而在那深水之中，落于那冰冷的水中，因那水一时带来的冲击以及压力，使得她的伤口痛得窒息。

风若情感受着这彻骨冰寒的湖水，透过衣衫侵袭上她的身子，如针刺般疼痛，而临时止住血的伤口似乎受了这外部的刺激，再次气血翻滚，叫她一阵晕眩，眼前开始慢慢地便得模糊。

将傲云紧紧抓在手中，感受着他不断胡乱摆动的四肢，明白了他不会游水。

想也是，这深闺中的男子，甚少有机会学习泅水的技术。

猛地摇了摇头，将脑中的混沌扫去，保持着头脑的清醒，抱着傲云朝着前方的那块浮木游去。

抓住浮木，将傲云拖了上去，自己抓住另外一头。

傲云抱住那救命的稻草，深深地猛吸了几口气，将吸入口中的冰水全部呛了出来，而那因落水而受到惊吓的神经也慢慢恢复，神智也渐渐地清醒。

傲云转头，借着阴暗的光线，看着风若情那惨白惨白的脸，而因为寒冷，这惨白的脸上透着份青色，潮湿的头发散落的额前，这是他第一次见她如此落魄的模样。

那渐渐涣散的目光，见到他的清醒，而闪过一丝安慰。

傲云的眼眶渐渐发红，就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之下，她还是眷顾着自己的安危，明明丢掉不会泅水的他，自己逃脱，却依旧要带上他这个扯后腿的。

如若此时，他还不明白她那隐藏在背后的感情，那他真的就是太迟钝了。

很多人，即使是血亲，大难临头也是各自飞。而自己是何德何能，竟然得到她如此的情义，想着一直以来，全部是她在暗暗保护着

自己，而自己却从未为她做过什么，心隐隐的感到一丝伤感。

而这一次，若情受了如此重的伤，如今他们又困在湖面之上，生死未卜。

他不能再这么懦弱下去，这一次，不能再让她一个人拼命了！

主动吻上她的唇，由着她的唇，感受着她由体内散发出来的冰冷，知道她的体力已经接近底线，心中散出浓浓的心痛："交给我吧。"是的，这一次，就由他来守护她吧！

诧异的看着他，微微一笑，闭上眼睛，将整个身子伏在浮木之上，暗暗运动体内的内力，保持着身体的知觉。

浮木在湖面之上，使劲地摆动的双腿，顺着寒风，向前漂浮着。傲云感觉到自己身子已是快麻木了，看着若情，抓着她的手感受到她肌肤上传来的冰冷，更是心焦。

"撑着点，若情，撑着点！"鼻子泛酸，脸上湿润，已是分不清楚这到底是湖水，还是因为自己担心若情而流下的泪水。

不知在这湖面上漂浮了多久，傲云将若情整个身子横伏在浮木之上，而自己则攀附着她，靠着她哈着气，想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她取暖。

睁着双眼，看着前方。

隐隐地看着前方的一片白色，心中一喜，更是猛地蹬着双足，向前方游去。

感受到湖底的双脚，已经能踩到地面，心中一阵激动。

傲云忙附到若情的耳边，声音颤抖着："我们有救了！"拖着浮木，将若情拖到湖边。

躺在地面之上，喘息着。感受着冷风透过潮湿的衣服，袭进身子，更显凉意。爬到若情的身边，感受着她脉搏的跳动。

还活着，还活着。

将若情背上自己的背部，撑起身子，向着前方前进着。此时，他必须要找个地方取暖，否则若情定会撑不下去的。此时，傲云十分庆

幸自己的身体比一般的男子结实许多，才不至于在此时毫无办法。

踉跄地走到一片空地，地上有着生过火的迹象，一旁还留着两块取火石，想是之前的人所留下来的。傲云轻轻放下若情，激动的上前，到不远处拣了些树枝，将这些树枝靠拢在一起，摩擦着取火石，而因为疲倦，以及寒冷，双手早已麻木，几次摩擦都未点燃。

心中越是心焦，手越是抖动得厉害。

“别急，慢慢来。”

一道虚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傲云不敢置信地回头，看向勉强撑起身子的风若情。

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松了开来，若情的醒来，仿佛是一道镇心剂，将他起伏不定的内心平静下来，而她的一句微弱的话，也让他迷茫的内心有了方向。原来，他竟是如此依赖着他的这个小妻主啊！

看着数枝燃烧起来，火星在跳跃着，身子渐渐暖和起来，包括那渐行渐近的两颗心……

初次杀人 ...

暗夜中，月落星沉，四周万籁俱寂，一切都显得那么朦胧。

在篝火旁休息的半晌，两人身上的衣裳皆干了些，风若情也渐渐恢复了许体力。不过由于内力受创，胸口间气血翻腾。

将戴在手上的指环套在傲云的中指之上，并教给他使用的方法：“一个时辰，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信任的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她这么说，是将自己的整条命都交到了他的手中。在这荒芜的地方，他们已成为一体，若情明白，只有自己尽快恢复，才能早点离开这里，早点回到冥门。

傲云捏紧手中的指环，咬唇点了点头。心中暗暗地下着决定，即使是搭上自己的性命，他也定要保护她的周全。

风若情靠着一旁的大树，盘腿坐下，双目微闭。

而傲云也知，此时她正在运功疗伤，不得有丝毫的失误，便坐在一旁，警惕地四处张望着。

半个多时辰过去了，四周依旧悄无声息，傲云转头看向已经静坐了许久的若情，此时，她的脸色已是恢复了些红润，唇也不再苍白干裂，额头冒着细汗，看来是恢复了不少，傲云那提得老高的心便也微微放了些下来。

“这鬼地方，竟然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这藏宝图明明就标的这里，结果连个蛋都没有找到，运气真背！”

“那边有亮，好象有人，过去看看？”

“……”

两人略显粗重的对话从远处传来，似乎是被这片通明所吸引，朝着他们的方向，越来越近。

傲云警惕地坐在风若情的身前，用自己的身子挡着她，双目紧紧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透过篝火的照映，只见两名中年女子站定在对面。一胖一瘦，容貌皆一般，倒也配衬。

微胖的那名女子看了看点燃的篝火，又转头看了看一脸戒备的傲云，一脸嫌恶地撇着唇：“本以为有什么艳福，真是扫兴。”没想到，转悠了半天，却是见着这样一个叫她倒胃口的男人，真是没趣。

勾过头，看向傲云的身后的女子，却是一惊，双目一滞。目光在傲云与若情之间来回扫荡几个来回，忽而，那本就不大的双眼更是眯成一条缝，只从那条缝隙中隐隐能见出一丝贪婪与兴奋。

虽然这二人此时头发微湿，浑身狼狈不堪，却依旧可见那绸缎质地的长袍，以及发间价值不菲的发饰，这两人，定是贵族的公子、小姐，或许是相约私奔的情人，虽然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可不管是哪种情况，皆可判定，此二人身上定是藏着许多宝物。

想到这，更是嘴角上扬，想来她们此次的寻宝并不是颗粒无收啊！

只见她忽然旋身，在微瘦的女子耳朵边嘀咕了些什么，那名微瘦的女子忽然转头，打量了他们一番，那目光叫傲云心中打了个突，心中泛起阵阵不安。

两人似乎达成了什么共识，只见微瘦的女子走上前，傲云警惕地将食指搭在指环之上。

“我们之前在这起的火，你们倒是会拣便宜。”嘴角微微勾起，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眼中充满的奸诈。

虽知她们心怀不诡，可此时为了若情，他也不敢太过与她们争执，况且这里没有什么人烟，之前的痕迹或许是她们留下的也不定，的确是他与若情占了她们的位置，便也低头道了个歉。

“道歉就行了啊？”那本站在后面的胖女人忽然走上前，丝毫不客气地用那圆鼓鼓的手指直指傲云：“我们之前在这丢了个价值连城的红翡，在我们之后也就你们来过！”那瘦女子听到这，更是点头称是。

傲云憋红了脸，气愤地看着她们。

“我们并没有见着你们所说的红翡。”他和若情来了之后便没见到什么红翡，如今她们这是在暗指他与若情是贼吗？这样的指控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没看见？我看是被你们给偷藏起来了吧！”

“就是，别和他们废话，直接搜他们身，找不到便用他们身上的东西来抵押。”两人猥琐的笑着，看向傲云与若情的眼中皆是放光。她们定要将此二人身上所有的宝物全部搜刮过来，再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抛尸野外。

“我身上的东西可以给你们，可是不许你们碰她！”此时傲云也是冷下了脸，一直以来，由于若情的保护，他从未遇到过真正的危险，这一次，他却切身地体会到了。此时，只有他一人，而且，他有要保护的人，他要勇敢，不能够退缩，也没有退缩的余地。

只要她们不打若情的主意，那么他身上的那些身外物可以丢弃，他也并不想与她们直接起冲突。

见傲云如此说，两人一个对视，更是认定大鱼乃是身后那落魄却依旧美得惊人的女子。

“有你讨价还价的份吗？”微瘦女子一口回绝，讥讽地看着他，仿佛在嘲笑着他的天真。既然已经到了这儿，她们两人便谁也别想逃！

两人一步一步地走上前，如同猎人般，将傲云与若情当作是口中的猎物。

“再上前，我就不客气了。”

“哈哈……”听到一个男子说出这样的话，两人似是听了什么笑话，大笑起来：“不客气？你可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可是江湖有名的双鬼，一根手指便能将你给捏死！”说话间，胖女人更是伸出两根手指，悬空摆出一个捏东西的造型。

话后，两人依旧向前迈进。

傲云咬着唇，按在指环上的手指微微颤抖着。

他虽是习武，却从未伤过人，而如今……

是啊，就像若情说过的，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如果自己再不动手，那么他与若情皆会处与危险之中，如若真是如此，那么他要为自己与若情选择活命的机会，他——别无选择！

茅塞顿开，对准那两名女子，猛然间转动指环，只见几根如线般纤细的银针，飞速地从指环中飞射向二人，两人中针后却是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翩然气绝倒地。

这也便眨眼的功夫，傲云见着倒于地上的两人，受了些惊吓。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却是不如想象般那般惊恐。

转过头看向丝毫没有受影响的若情，原来想要保护一个人，竟是这般的不顾一切。他此时已是明白，自己对若情，竟是比想象中还要在意，不，比在意还要深的感情。

情意绵绵地看向若情，却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神情有多么柔情。

为了她，即使未来是一片血路，他也甘愿陪她一同走过……

在这一段小插曲之后，倒也安静。

又过了不到半个时辰，风若情猛然间睁开眼睛，看向挡在自己前方，警惕地环顾四周的傲云，余光瞄到那一旁已是僵化的两人。刚才的事情，她自是知晓，只是未睁眼罢了，虽是给了傲云指环，却未想过会真的遇到危险，而他会真的动手杀人。

让一个深闺男子，动手杀人，真的是难为他了。

一旁的篝火依旧通明，想来也是他的功劳。

心中如有一条溪流，正在湍湍流动，化解了那份冰寒。

不自觉的想要触碰他，右手抬起，搭上他的右肩，却不想过于紧张戒备的傲云却是使出几招拳脚功夫，来对付这侵袭之人。

若情抿唇一笑，巧然间将他双手圈固在背后，将其整个人拥在怀中。

傲云见是她，一直紧绷的神经全部放松了下来，僵硬的身子立马瘫软在她的怀中，不再反抗。

风若情用手抚过傲云的唇瓣，指尖感受着他那灼热的呼吸，“谢谢。”忽然间放下手指，以唇代替，来势汹涌，探入他口中的舌，纠缠着他口中的那份柔软与细嫩，不给他一丝一毫的逃避。

只见在这深吻之中，傲云的脸颊渐渐红润起来，得了自由的双手也怀上若情的肩膀，主动回应着这样的热情。

“里衣也该烘烘干了。”若情环抱着他腰身的手向上一伸，解开他那样式简单的上衣，只见里衣依旧含着水渍，贴在他的身子上，将他的身躯展露无遗。将其解开，抛至篝火旁。转眼间，那经过湖水浸泡而显得白皙的身躯暴露在这拂晓之中，泛着淡淡的光泽，风若情双目含着火星，直勾勾地望向他，只觉替内血脉賁张，想要他的念头盖过一切，黑瞳中闪动着不加掩饰的欲念。

在这冰冷的野外，褪去了所有的衣衫，本该是寒冷彻骨才是，可傲云却觉在若情那炽热的目光中，浑身异常的燥热。

风若情的黑睫中闪过阵阵暖意，温柔地看向他，将自己身上的衣衫也尽数褪去，抛至一旁，身子渐渐压低，覆盖上身下那温暖的身子。

在这寂寥、寒冷的野外，两人如放生到原野的野兽，享受着对方所带来的一切快乐……

两位老者 ...

临行时，风若情余光瞟到那早已气绝的胖女子手中紧紧捏着的长卷，那应该便是她们两人之前提的所谓寻宝图吧。一把取过，见着那一张羊皮卷早已被人摸得破旧泛黄，上面勾画着条条杠杠，圈圈点点，还真像那么回事。

握掌，将其捏个粉碎。无论是在哪里，总会有那些个无聊的人弄出这些所谓的藏宝图，引起无数的血拼与争斗，并以此为乐。而这张图也是如此，没有具体的说明，只有引人欲念的几笔，着实可恶。

看着被丢弃一旁，那早已被湖水泡得西烂的银票，哀叹不已。看来只有找到有人烟的地方，用一些金银首饰先作抵押，换点银子再作打算。

“走吧。”转过头，看向刚刚整好着装的傲云，在这严寒之中，没有条件换装以及清洗，两人皆是尽显狼狈，可脸上却挂着与之不相衬的欣然微笑。

点了点头，傲云走到若情的身边。

经历了前一夜的生死相依，他不再是个闺中男子，他也不会再躲在若情的身后，总是依赖别人的保护，成为她人的负担。从今尔后，他要与她并肩，他要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变成能够与她一同走下去的男人。

此时已是清晨，难得阳光早早洒射向大地，照射在两人的脸上，有一股懒洋洋的意味。

走了稍许，却未见一个活物，在这异常宁静的氛围中，却听水流冲击石壁，所发出的声音直冲入耳膜，可见其水流之急，而这水流便

是将她们带入这荒凉之地的罪魁祸首。

可见，这地方已是被这湖水环绕着了。

在这异世，这个地方并未有所记载，如今她们因巧缘来到这儿，倒是叫风若情生起了一股探究的欲望，转头看向湖水的另一边，看向太阳初升的东方，“我们一直往东走。”这里既然出现那两个女人，那么便定可以有离开的方法。

这儿的湖面上没有船只，那么只有往深处去寻找了。

这片地方倒也大得吓人，朝着东方，在这片荒芜的树林中，整整走了一个多时辰，却依旧未见一个人烟。

忽然，风若情的耳朵一动，敏锐的听见远处刀剑相撞击发出的锐利啸声，带着傲云朝着那声缘处走去。

如雾里看花，被远远地隔离在外圈。

只见白发苍苍的两位老者，却是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两人各自手执长剑，目光如炬，如临大敌般紧盯着对方，瞬的，风若情只觉得眼前一花，两剑如严冬飞雪般朝着对方扑了过去，那锐利的剑柄发出阵阵亮光、闪出无数晶莹的光彩，透露着森冷的气息，叫人忍不住心生寒意。

好快的速度，好叫人惊恐的力道！

风若情心生防备地站在傲云的身前，这两个人，连自己都不知在她们手中能够走下几步，如此高手，竟然会隐居于此，原来在这异世，也是高手如云啊！

之前皆是西盟国百姓对风若蓝的称呼叫她产生的偏差，以为武学天才也不过如此，可与那深藏不露的厉王交手，以及见到眼前这两人之后，便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真正的高手皆是不轻易出手的。

“铿锵”一声，两剑互击的金鸣之声再次响起，同时朝外圈散发出阵阵余力，风若情只觉胸口一个撞击，沉闷不已。而圈中的两人却依旧互不相让，被撞开后再次纠缠在一起，似是不死不休。

就在风若情以为，定要分个胜败才会罢休时，空中响起一阵哀怨、细细的叫声，只见一只浑身纯白的白狐，仅仅无毛的鼻尖以及尾端是黑色，耳廓短圆，两只眼珠圆滚滚地盯着打斗中的两人，甚是可爱。

虽然好奇这生长在冰天雪地的白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可接连见到怪异的事情，风若情与傲云便也不再大惊小怪，对于风若情来说，连她都能来到这奇异的世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只白狐的出现，叫两位老者顿时停住争斗，那名老夫神色愉悦地挽上了那名老妇的臂膀，而那老妇则是转头冲着他微微笑着，那笑容中充满了爱意与宠溺，甚是亲密，丝毫无法想象，前一秒他们之间还拼得你死我活。

“宁，看来我们的小白是饿了。”两人走到白狐的面前，老妇蹲下身子，将白狐抱入怀中，苍老却骨节分明的右手轻轻顺着白狐的白毛轻轻抚摩着，而那白狐也舒适地在那老夫的怀中找了个位置，耷拉下耳朵，舒服地闭上眼睛。

而这可叫一旁被称为宁的老妇心生不悦，她皱巴着眉头，嫉妒地看着那占了自己心爱男子怀抱的小白狐：“琰儿，你可把小白给宠上天了。”语气极度幽怨，惹地小白狐懒洋洋地睁开眼睛，甚为鄙夷地瞅了他一眼，差点叫她火冒三丈。

忽的，她转过身，死死地盯着风若情站立的位置，一个掌风直接扫射了过去，风若情环着傲云灵敏地跳过，只见被掌风扫过的背后，那棵百年老树顿成两截，可见其丝毫不留情面，令风若情与傲云皆是一惊。

“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那名老妇见风若情竟然逼开了自己的一掌，也是一阵诧异，看来真是自己老了，隐居了那么多年，这外面竟也出现了如此的青年才俊，“不过，擅自闯入者，只有死！”既然，找不了白狐的麻烦，那么找这两个人的麻烦总行了吧。

老妇冲着两人飞了过去，直接将手中的长剑刺向风若情。

“宁？”另一位老者疑惑地唤着自己的老伴，今日的她怎么会如此冲动。虽然诧异，却没打算插手，毕竟这世间能对她们造成威胁的人，可说没有。

风若情自知如若硬碰硬，必定不是她的对手，况且她的手中还有一把利剑，是以此时采取以退为进，步伐轻盈、身手敏锐地躲过她的攻击，在其手中也走下了几十招。

可不想那老妇人更是两眼放光地盯着她：“闪躲什么，怎么不动手？”说完，更是招招阴狠。

傲云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捏着衣角，瞪大双眼盯着她们。

风若情边躲边朝后退着，猛地拉过身后的傲云，毫不迟疑地朝着老时的老路跑回树林，听着背后那老妇人的一声咒骂，以及剑身灰挥洒所发出的破空声，她踏足如轻燕般，踩在那破枝烂条的地面上。

“砰”的一声，掌风重重地打在风若情的背部，傲云只听风若情闷哼一声，随即粘稠的液体喷洒在自己的脸上，不敢置信地回头，看着满头冷汗、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风若情，心中满是心痛，泪水随即滑落：“若情……”

为什么这一两日，他们总会遭遇如此的坎坷与灾难，为什么每次都降临到若情的身上？

似乎是自知跑不了，风若情一把推开傲云，“快跑！”如若真的跑不了，那么至少要保住一个。

风若情转头面对着那已经追上来的老妇人，而她的身后则是站着她的夫君。

既然此时已经没有了其他的生路，那么她便会孤注一掷，自己拼死找出活路。眼中闪动的坚定的目标，神色骇人地盯着她们两人，如同一头不服输的野狮，在向自己的对手展示自己的霸气。

“我不走！”傲云从她身后爬起，站在她的身旁。

“呦，倒也是对苦命鸳鸯啊，可惜啊可惜，就要双双撞死在我的手中。”那名老妇人极具兴致地看着他们，有势在必得的自信，只见她抓

紧手中的长剑，便想要冲过来。

瞬间，数跟银针射出，在阳光照耀下发出银光，只见傲云扳动着指间的指环，直指那老者。可他却是估算错了，这老妇人毕竟不是之前那三脚猫的两人，只见其剑风轻扫，便轻易地将数根银针纷纷扫落在地。

“想要救你那小情人，这点功夫可不够看啊。”两个老者这才将目光投射到一旁的祁傲云身上，本以为这男子也就是个娇弱需要人保护的普通男子，不想却有如此胆魄，面对她们，竟然也敢不要命地冲出来，只可惜，这一身武学底子太薄，着实需要些个指导。

祁傲云轻咬着唇，的确，他在厉王伤了若情之后，便一直懊恼，为什么自己不再强大一些，为什么自己总要成别人的后腿，如若他的武功再强些，那么他定可以助风若情一臂之力。

“废话少说。”风若情朝前站了一步，挡住了两人直射傲云的视线。

只见若情轻抬右手，空中顿时弥漫阵阵幽香，就在那两名老者警惕地屏住呼吸时，一根银线闪动，风若情直冲那老妇人冲了过去，老妇人一个闪躲，却依旧叫那衣袖缠绕进丝线之中，风若情双手一拉，那半截衣袖顿时被分离了开来。

“好利的暗器。”而要如此熟练地使用丝线杀人，也需要有不菲的内力，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那老妇人依旧一脸兴然，而另一位老者则难得的面露忧色，被刚刚那一幕吓得心惊胆战，而他怀中的小白狐也起了精神，睁大两珠玻璃球一般的眼珠，看着眼前的这一片混乱。

那老妇人似是开始认真起来，将手中的长剑扔给自己的老伴，而她则从怀中取出一条长鞭，鞭上钉满细刺，她在空中一挥动，发出破空的响声。

朝着风若情的位置，一个甩动。风若情早有防范，及时闪躲了过去，而被长鞭扫到的树木则顿时断裂，轰然倒里，如一具尸体，没来

得及申诉半句，便被打入死牢。

看来这细鞭，虽然不粗，却是威力比粗重的鞭子攻击力要大许多。

又是几鞭，依旧是被风若情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

“哈哈——”那老妇发出叫人惊恐的笑声后，长鞭如生风一般，如一条充满具毒、灵活蜿蜒的毒蛇，在空中四处奔走。老妇人不再一鞭一鞭地抽，而是将其挥洒开来。

虽然艰难危险，可依旧难不了风若情，她依旧毫发无伤的躲闪着。

却见那鞭子的方向一歪，朝着傲云的方向抽去。风若情一惊，急忙以身相挡，傲云没有多少内力，如若受了这一鞭，不死也残！

将所有的内力集中到后背之上，重重地受了那一鞭。

紧紧捏着傲云的双肩，若情双脚几乎要瘫软了下来，全身疼痛地叫她想要尖叫出声。她单膝跪地，面容如鬼般冰冷苍白地吓人，却依旧恶狠狠地盯着对面的老者，一副不驯的模样。

而傲云则是直接环抱住风若情，想要以自己的身子来挡住接下来的鞭子。

“还真是个情种。”就在老者想要继续挥鞭之时，身旁的老伴伸手握住了她握鞭的右手，冲着她摇了摇头，动情地看着相依的两人，“她们，很像当年的我们。”转过头，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妻主，“宁，你不觉得吗？”

简单的一句问话，叫老妇人轻哼一声，将鞭子收回怀中。

看着对面那两人，想是也离死差不了多少，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便转身想要离开。

不想，被握住的右手被紧紧地拉住，转过头，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夫君。

“救救她吧。”此时，苍老的男子的眼睛，便如其怀中的白狐一般，圆骨骨的，充满乞求与讨好。

沉默了稍许，那叫宁的老妇人终于碍不过自己的夫君，“仅此一次，伤好了便叫她立刻离开。”对于救这个女子，她倒也不是那么排斥，毕竟她那不怕死的拼命冲劲，以及深厚的功底，死了也实在可惜。

旋身想要去拉已是陷入昏迷的风若情，却不想被傲云防备地挡住。

“不想她死，就让开。”挨了自己一鞭的人，皆是当场毙命，而她，如若这么不争气，那么她也没有办法再救活她了。

傲云顿了顿，终是让开。毕竟以这人如此高强的功夫，也没有必要来欺骗自己，况且，在如今这情势之下，也只有死马当作活马来医了。

老者叹向她的鼻间，不敢置信地看着她，怎么会?

挨了自己一掌，又受了自己那么重的一鞭，内力早该被打得破散，怎么会有一股力量在维系支持着?

却见其脖间一根丝线，老者一个拉扯，却见一颗正闪动着微弱光芒的水晶，双手一滞，就连她身后的老人也是满脸诧异：“这不是……”

“看来，是到我们还恩的时候了。”看着手心的水晶，老妇人第一次露出和煦回味的神情，耐人寻味……

授武报恩 ...

风若情被两位老者架进了一件极其寻常的屋子，就在傲云也要紧跟入内之时，那名唤琰的老者挡在其身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要看着她。”傲云知道，自己不是这人的对手，却依旧挺直腰竿，出声要求。

若情受了那么重的伤，他要看着她，陪着她。对于伤了若情的这两人，他没有办法脱去防备之心，即使这两人不知为何反悔要救她们，他也暂时没法对他们产生好感。

“你进去只会打扰她们，你跟我去准备午膳，她们应该能赶上。”老者依旧不退让地挡在他的身前，笑话，疗伤的时候，最忌分心，也最忌被打扰。放他进去，除了担心也帮不上其他的忙，还不如陪自己去打打下手。

老者和煦地笑着，将屋外挂着的竹篮勾了过来，朝他提了提。

傲云的唇角微微一动，不甘地接过竹篮。或许是这老者总是显得温柔，也或许是之前他为若情求情，对于他说的话，自己愿意相信这么一次。想想自己与若情已经是一日多未进食，若情如若醒来，定是饿了，便也不再反驳他的要求。

跟着老者，来到后面的小平屋。听着老者的喋喋不休，若情知道了他叫秦琰，曾经是江湖儿女，听着他讲述自己闯荡江湖时的经历，以及所遇到的希奇古怪的事情，傲云一声不吱。

虽然老者说得精彩也很动情，可自己此时心中有事，为若情担忧着，加上身体饿得虚弱的荒，却是也没力搭上腔跟着他附和。

这里除了两位老人，以及一只白狐，倒也没有其他人烟。这白狐似乎是通着人性，老人将它放下后，它便自己跳到一旁的小暖窝中躺了下来，满是绒毛的脑袋朝着里面蹭了蹭，便挂着笑容睡下了。

这么荒凉的地方，叫傲云想起之前碰见的两名寻宝的女子，傲云有些迷糊，她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而且怎么会没有碰见这两个奇怪的老人家。

“这几十年来，倒也有几批人马到过这里。不过，却没有一人能够活着离开。”两只哟偶些浑浊的眼珠，直直地望进傲云的心中，准确地抓住他此时的所思所想。

面对如此可怕的敌人，傲云低下头，不再去直视他的眼睛。忙将竹蓝放在一旁的矮蹲上，将篮子内的食材一一取出，放在案台之上。按照曾经师傅教给他的步骤，将食材清洗干净，切好放在一旁的碟子内。

而那秦琰倒也不动手，只在一旁看着他的动作。看着他不熟练的握菜刀的手法，以及被切得有大有小、粗细不均的食材后，他忍俊不禁笑了出来。

自是知道自己的手艺粗略，况且被他这么一笑，傲云倒也面色一僵，勉强的扯动嘴角。

接过傲云手中的菜刀，手法利落的刀起刀落，就如若比武耍剑时那般毫无多余的动作。只听得菜板之上传来错落有秩的声响，食材便分碟归类好。

“当年，我也不会厨艺，可后来发现，为自己心爱的人做饭，是一种享受。”带着浓浓的满足与幸福，下刀虽是利落却显温柔。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既然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活人走出去，为什么要破例救他与若情？而且，这秦琰性情较温和，可那性情暴虐的老妇人，怎么最后也改变了主意，那么积极地去为若情疗伤？

“你知道宁她的姓氏是什么吗？”秦琰熟练地将切好的食材下进大锅里，用铲子翻滚着。

那个奇怪的老妇的姓氏？困惑不已地摇了摇头，他怎么会知道。

“欧阳，他叫欧阳宁。”

欧阳？傲云灵光一现，那不是西盟皇室所独有的姓氏。

“她是皇族人？”皇族的女子，与跟着母亲跑江湖的男子，为什么她们会隐居于此，似乎也有了解释。

点了点头，似是回忆起那段甜蜜而又充斥着枯涩的往昔，秦琰手中的动作顿了顿。当年，宁是最有希望登上皇位的皇女，而他则是宁成就帝业最大的绊脚石，就在先皇千方百计要除去他时，宁为了他脱离皇室，放弃唾手可得的一身荣华，与她隐居于此。

听着秦琰的讲述，即使是讲到最坎坷的遭遇，也是带着幸福与快乐，如一只经历太多苦难，终究化茧为碟的彩碟，只记得如今的光彩，而忽视过往必经的苦难。

对于这样的经历与情感，傲云是倾佩的，对于之前没有什么好感的欧阳宁，也多了份尊重之感。毕竟，一个处于荣华之位的女子，为了忠于自己的情感，心甘情愿地与自己心爱的男子隐居，做个村野妇人，这样的决绝，就连普通女子怕是也做不到。

“当年我们在逃亡时，是冥门的门主收留的我们。”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看到那丫头身上的冥门主人信物的时候，会那么惊讶，那时的冥门刚刚被三国围攻自降，而自己与宁却恰巧撞进了她们的领地，不想，那门主不仅不因她们的身份而记恨排斥她们，反而收留照顾他们。他清楚地记得，那里的大多人，都是那么善良友好。可以说，冥门是他们黑暗之中的一盏明灯，是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照亮前路的启明星。

而这一次，仿佛往事重演，冥门的新少主竟然无意中闯进了他们的眼帘，莫非是上天冥冥中注定，给她们一次还恩的机会?

“冥门？”傲云毕竟年岁不大，他出生的时候，冥门早已被世人所淡忘，也不再有人再提起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的词，是以他对这冥门毫无概念也是不足为奇。

见他如此懵懂，秦琰也知那丫头还未向他表明自己的特殊身份，既然如此，他也不便多嘴。这冥门牵扯太多的是非，它的出现注定会颠覆如今的格局，以傲云现今的实力，即使知道了这一切是非也不见得能够帮上什么忙，反叫他白白担心。

如若那丫头注定要登上高位，那么这小子如若跟不上她的步伐，今后必定会郁郁寡欢。看来，他也有了其他可以报恩的方式了。

“其实救她，只是是希望这世间多一对有情人罢了。”几十年以来，摸索到这里的人，不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便是些别有居心的，如若将这些人放出去，那么这个地方便不会再如此安宁，这也是自己从来不阻止宁杀了他们的原因。

可这一次不同，这两个人的眼中透露着人善之美，即使是那看似冷血的丫头，也是真切地关心着自己的夫君，不惜以命相拼。

他喜欢这两个孩子……

有情人？听到秦琰如此描述自己与若情，傲云显得有些迥然。在他人眼中，他与若情真的已经算是——有情人了吗？心中顿时如抹了香蜜一般，甜丝丝的。

余光扫射到一旁的小白狐，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的孩子呢？"成婚那么久，怎么会就她们两位孤寡老人在一起，她们的孩子没有陪伴在她们的身边吗?

不想，这个问题，却叫秦琰神色一黯，而傲云也随即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可能揭开了他过往的伤疤，就在不知该如何是好时，秦琰终于开口了。

"曾经怀过一个孩子，在逃亡时，流了。这么多年来，便一直再未怀上。"扯了扯僵硬的嘴角，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虽然宁一直不介意孩子的事情，可这总归是自己心头的一个憾事。

傲云抱歉地看着他，将手覆上他那如苦竹般的老手，无声地安慰着。

孩子，是每一个男子的渴求，尤其是为自己心爱的人生一个孩子。想起自己与若情，她们已成婚数月，手轻轻地抚上自己依旧平坦的腹部，何时，他与若情才能有一个属于她们的孩子呢?

可能是交了心的原因，之后傲云与秦琰相处得很是温馨，而秦琰那高超的手艺，看着金饼熬茄子、拔丝山药、氽大甲等色香俱全的菜色一一出锅，真是叫一旁的傲云大开眼界,却也是垂涎三尺。

～

到午膳时，若情也确是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虽说看起来依旧未全然恢复，却也精神了许多，而那欧阳宁则是难得好脸色的陪在一旁，两人似是达成了什么共识，相处极其融洽。

因为秦琰之前对自己讲的故事，傲云对这欧阳宁也不再反感，况且她也确实救了若情，那便更是少了分敌意。

小白狐到了午膳的时分，也不用叫唤，便自动醒来，它优哉游哉地围绕着桌子转了一圈，用那小鼻子嗅了嗅，竟是蹭了蹭若情的裤角，随即直接跳到了她的腿上，仰起脑袋，两只滚圆的眼珠垂涎地望着桌上丰盛的食物，讨好地看向身后支撑着自己的美人。

“这小白，真是见色忘主。”枉费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好菜好汤的招待它，没想到在美人面前，那么快便将他这个老主人给撇在一边。秦琰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似是宠爱自己的孩子般宠着这只小白狐。

傲云看着他那笑意浓浓的模样，忆起他之前的心伤，不禁感到些堵闷。

“丫头，你的伤还需三个月才能痊愈，这三个月，你就和你那夫君一同留在这儿吧。”欧阳宁完全将之前的打斗置之脑后，拍着风若情的肩膀，似是待自己多年的老友般热情诚挚。

听到说若情的伤还未痊愈，傲云直忧虑的看了过去。可三个月，栖云轩上下定是以为她们已经葬身水底，定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不已吧，不确定地看着若情，等着她的决定。

风若情迎上他的目光，冲他点了点头，示意他放心。

“好，就三个月。”这欧阳宁已经同自己提了冥门的事，而他也便趁热打铁，装出虚弱的模样，继续留在这里，对那欧阳宁提出要她传授武艺的要求。虽然她似是看透了她的心思，却也未明说，默许了她的行为。

厉王？没有想到她竟然会成为自己来这里以后的第一个强敌。

在这里，既可以暂时躲避她的侵袭，又可整装自己，待她离开这里，定会好好款待厉王，将芙伶从她手中救出来，叫她向自己低头哀求！

而栖云轩，她也事先做了准备。那里的人在自己离开时便分批撤离，就算女帝与厉王有什么心思，也是枉费。冥门，有了宁老等人的安排照料，她也放心。

三个月后，她定要回到冥门，在这异世大方异彩！

～

暗夜之中，残月在那厚重的云层之中若隐若现。

厉王府内。

身穿白色里衣的女子，黑色的长发微显凌乱地披散在肩头之上，目光凌厉地瞪着甩了自己一个巴掌、此时正瑟瑟发抖的男子。他是一脸落魄，衣衫皆被自己撕裂，挂在他那白玉般的身上。烛台晃动，映衬得女子那如雕砌而成的俊颜显出森冷的寒冷气息。

“怎么，那风若情才死了半个月，你就开始反抗本王了？”听她如此一说，芙伶更是哀戚，少主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在厉王的渲染之下，京都之中皆传，少主是畏罪自杀，早已葬身于湖底。而栖云轩则被女皇查封，栖云轩内的所有人皆惊慌逃窜离开。

抬起头，勇敢地看着她那双如恶魔般的眼睛，忽视那黑色瞳孔之中所暗藏的寒气，忍住从心里涌上来的害怕。这半个月来，面对她的强取豪夺，自己是处处忍让，身心受尽侮辱，可今日无意之中，从小厮口中得知少主毙命的消息，心唰的冷了下来，如若少主已经死了，那么他也无需再对这个恶魔委曲求全，大不了一死，不定能与少主能在黄泉路上重遇。

伸手钳住他那高昂的下巴，撇着唇，两人都毫不相让。欧阳厉琼猛地低头缄封住那张诱惑着她却又叫她生气的粉唇，热情如闪电一般，想要点燃他身体内的火焰。她以最狂热的热情燃烧着他，以最放肆的狂吻钳固着他，双手则更为大胆地游走在他的全身，肆意地揉捏爱抚，惹得他羞辱的几欲落下泪来。

可此时，已经入了魔的魔鬼，即使是泪也不能叫她停下，仅仅是最为简单的一个吻，以及他身上的暖意，却也叫她失去了平日的冷静，拥着他的身子不肯放下。这个妖精，已经让她变得不再像她！

忽的，胸口一阵刺痛传来，似要撕裂她一般。

似是意识到了什么，毫不留情地将芙伶推倒在床上，自己跳离他的身上。已经有月余，没有发作过了，芙伶的出现，已是快让她忘记自己异常的体质，此时发病，男人是最好的解药，而当下，自己的床上也有着合适的人选。

可面对芙伶，她迟疑了。发病时的欢爱，会将自己体内的毒转移到他的身上，他能否承担得住，活下来，连她自己都不敢确定。

她竟然该死的害怕那最坏的结果，她竟然害怕他会死去！

直接揪住床上的芙伶，想将他扔出屋外，可见他如此穿着，终是心一软将他推到一旁的塌上，面对如此反常的厉王，芙伶缩着身子，惊恐地看着她。

欧阳厉琼惹着胸口的疼痛，打开房门："奎安，带个男人过来！"奎安见厉王那异于寻常的脸色，也明了是什么事，不多过问便匆忙离开。

不多时，奎安挟着一名幼嫩的男子前来，将其推进屋内，便只身守在屋外等待例行的善后工作。

欧阳厉琼将那男子拉过怀中，省去了一切步骤，直接将其放倒在床上，扯去男子的衣裙，面对如此粗暴的对待，初经人事的男子被吓的大哭出声，就连一旁的芙伶也是苍白着双手，张大嘴巴看着这一幕。

只见那男子哭喊着，似是要将屋顶给掀掉，而双目赤红的欧阳厉琼却是充耳不闻，肆意的掠夺着他的一切。芙伶上前想要阻止，却被欧阳厉琼直接甩到一旁，重重地蹲坐在地面之上。男子那绝望的叫喊声也渐渐沙哑了下来，小手揪紧了身下的床单，对于在自己身上的魔鬼无可奈何。

在这张床上，上演着最为肮脏的欢爱。

持续了将近半个时辰，男子渐渐闭上了双目，失了声息，女子完事后一脚将男子蹬了下去，而奎安则是恭敬的进屋，将似要端气的男

子扛在肩上带走。看着这一幕一幕在自己的眼前上演着，芙伶觉得自己心彻底的冻结。

明白自己的行为吓到了他，可她并不想多说什么，况且这一切，也不是一言两语就　能解释得清楚的。

“你，真的是个恶魔，恶魔……”极度震惊之下，芙伶似是失了心，心中烦躁疼痛不已。她不仅仅伤害了少主，而且还在自己的眼前，如此对待一个男孩，原来这才是她真正的面貌，才是西盟众人口中那暴虐的厉王——欧阳厉琼！

是他自己惹错了人，是他自己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她！

“恶魔？哈哈……”面对这个称呼，欧阳厉琼不怒反笑。这个称呼，自她回到这西盟后，便成了她专有的称呼，而她也从不在意，也不发表任何的意见。可今日，这两个字由他口中说出，却是叫自己觉得异常的刺耳。

“是恶魔又如何，你注定是恶魔手中的玩偶，永远逃脱不了！”既然不想让他死，那么他便永远待在自己身边，永远做自己禁锢宠物。

既然，他也认定自己是个恶魔，那么她便做个真正的恶魔给他看！

三月之约 ...

风若情随着欧阳宁来到树林的一角，刚刚踏入站立在那儿，便感觉到自己仿佛漫步在云端之上，云雾飘浮在脚下，浑身如没了地面的支撑，便得轻飘飘的。

这儿的风力比别处要来得更为强劲得多，袒露在外的脸蛋之上，被这刺骨寒风吹得生疼，风力侵压过来，风若情感到胸腹内的气血如浪涛一般，一波一波地翻滚上来。

以风若情女子的身份，虽然有深厚的内力功底，加上脚下的虚无云雾，此时顶在这样的风口，依旧还是显得有些吃力。双脚分立而站，才能隐隐地站定，不至于被刮得后退。

“怎么，这么点风劲就受不住了？”一声调侃，却丝毫不留情面的嘲笑着。

如此被一个近百的老人瞧不起，风若情还真是头一回。可看着那欧阳宁苍老却依旧挺拔的身影，直立在这氤氲的白雾之中，丝毫不为所动。仿佛在她周边形成了一股保护圈，将她圈固其中，连发丝也不曾扬起，依旧伏帖地垂于脑后。

风若情心中有些烦躁，这几日她接连的受伤，让她不敢再轻敌，对于今后也有了新的打算。如今，许多事情迫在眉睫，宁老以及殇等人都在等她，没有她的消息，她们定是很不安与焦急。

这三个月，她要抓紧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强些，只有这样，她才不至于如此落魄的两次落败，才能更有力量去保护周边的人。

就在她思绪飘浮之际，风若情只觉一阵如吸盘般的吸力席卷着她，若情暗自运力抵挡着，却不想在她毫无防备之时，从背后扑来一手，直接将她给推入到前方那看不真切的未知空间。

站立在那漆黑一片的八卦空间之内，感受着其中散发出的阴森恐怖的气氛，那流风刮发出的“呜呜”声响，就仿佛是厉鬼索命般，叫嚣着嘶叫着。

空气中夹杂着潮湿腐烂的气味，就是连她这个见多了死人的，在血海中活过来的人，都忍不住要屏住呼吸。

本以为这个悠扬的幽谷是那两个老家伙的世外桃园，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有这样一个神奇，而又隐蔽的地方。又或者这个地方便是欧阳宁那老妖怪打造出来，专门用来修炼武学的。这就不难解释，她和他那夫君，为何皆是有着高于常人许多的绝学了。

“想要我传授武功，通过这关再说吧。”外围传来欧阳宁的嬉笑声，“一个时辰，如若撑不下去，可以求饶。”欧阳宁完全将传授风若情武功当作了一场游戏，将风若情当作一只小玩偶。这么多年，难得有个合她口味的臭丫头来到这儿，自己不好好照顾她怎么可以呢?

风若情可以想象，站在外圈的那个欧阳宁，在那一脸橘子皮的脸，露出看好戏的模样，十足的惹人生气。

把她当作小玩偶，也要看她乐不乐意。

要知道，她是风若情。是经历了众多苦难都挺过来的风若情，就算是再大的局，就算是啃骨吃肉，她都能挺过来的风若情。

这一关，即使是龙门虎穴，她也照闯不误！

转过身，在这没有一丝亮光的黑暗之中，双睫就如同是两颗明珠，熠熠发光。

黑暗之中，风若情敏锐的感觉到，有无数的生物在靠近着她，传来厚重的喘息声，不多时，她便感觉自己被围绕在中间，四周喷洒着呼吸时所带出的热气。

是悍熊！

看来，除了动手杀出一条血路，她是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拿出缠绕腰间的软剑，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强大的实力造就了她的自信满怀。

这些悍熊，想要以自己锋利的牙齿与爪尖，以及笨重的身体威胁到她，恐怕还差得远呢。

漆黑的一片，被一片一片的红色所渲染出道道光彩。

刀起刀落，没有丝毫的落空与累赘浪费，每一刀都引起一声凄惨的哀号，带出喷洒的温热鲜血，风若情用着最极端的手法，最阴毒的刀法，最致命的狠辣，结束了一头又一头悍熊的生命，而且皆是一刀毙命。

那些排在后面还未来得及冲上来的悍熊，听到前方同伴所传来的惨叫声，看着笨重的同伴在跳起的同时，便被一刀挥洒跌落到地面，发出震撼天地的巨响，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一头头皆是心胆俱裂。它们似乎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力量在风若情面前只是如螳臂挡车一般，不堪一击，便也失了斗志，开始四处逃窜。

在这里，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光明只有风若情手心鲜红的软剑所散发的反射光芒，而这鲜红的光芒却犹如是地狱的使者，它所到之处，发出凌厉的破空之声，以及阵阵哀嚎啼叫，它的所到之处，皆是变成了死亡之地，带走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无一例外。

站立在这血泊之中，感受着脚下的粘稠与手中的湿润，如此浓厚的血的气息，自己有多久没有闻到过了?

仿佛自从她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成了风家那无用的二小姐，便变得安逸，变得没有了拼死的战斗力。

原来前些日子，都是她太过于享乐了。

对于厉王那一战，或许并非是她真的敌不过，而是她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没有发挥出她原有的力量。

没有想到，在这个鬼地方，遇到那个怪老女人，竟然意外地唤醒了她潜藏在身体深处的内力，唤醒了沉睡在她身体中许久的狂狮，唤醒了她嗜血拼搏的戾气。

悍熊的撤退并非代表着结束，它们似乎搬来了更多的救兵。

“嗷嗷”野狼的叫声，老虎的挑衅声……

声音此起彼伏，不绝如缕，风若情兴奋地握紧手中的软剑，兴奋地召唤着她体内还未彻底散发出来的潜力。

凶残的大型动物竞相朝着她奔跳过来，这一次，似乎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策略，竟是有一些偷偷地躲藏在风若情的背后，伺机等待着，准备着一举成功的“刺杀”。

但是，无论它们再怎么聪明，毕竟也只是些动物，在风若情如此重的暴戾之气下，它们也只有以自己的血来祭祀着风若情手中的软剑，来满足风若情杀红了眼的双手。

它们再也无法坚持，在风若情面前，它们便如同一根尚未发育成熟的细苗，如同一只嗷嗷在哺的小鸟，毫无还击之力。空气中的鲜活的血腥味，属于同伴的血腥味，叫它们心惊胆战，纷纷弃甲落荒而逃。

欧阳宁站里外面，听着八卦阵内渐渐变得安静，从风若情进去到现在，也只不过才不到半个时辰而已，怎么会如此诡异的宁静?

欧阳宁不禁有些担心，不会是那个倔强的臭丫头，死也不肯跟她求助吧?

忙几个旋步，破了这八卦阵。

瞬间，本是漆黑的前方变得通明。

可那红艳艳的一片，却是叫欧阳宁心中一紧，瞪着双眼，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只见鲜红的血如河流一般，流淌在八卦阵的各个角落，粘稠而浓厚，地上横躺着七零八落的动物尸体，那些堆砌在一起的尸体，不是被一刀砍断了脑袋，便是拦腰截成两半，死法各异，却都叫人恶心不已。

而风若情便如同浴血的狂魔，没有人性的夺命阎王，站立在这片狼狈不堪的血泊之中，细软却质地甚好的软剑垂于地面，不断地向地面滴落着血滴，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打破着这一片寂静。而风若情则是双目早已赤红一片，唇角一侧上扬。

“这就结束了吗？”如此兴奋的模样，似是还没享受完这一场喋血的游戏，还没有杀个过瘾。

仅仅不到半个时辰，她便将这个地方便成了人间地狱。

欧阳宁神色复杂地看着她，杀光这些动物并不困难，她所要磨练的不过是一般武者所缺少的战斗的经历，以及战斗中敏锐的知觉，想要她在这生与死之间突破自己最大的潜能。

看来，是自己没有真正地摸透她。很明显，她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磨练，因为这个年方二十多的臭丫头，竟是比自己还要无情，还要更精于、习惯于血的杀戮。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欧阳宁低声问着，又好象是在自言自语。

自己的那个恩人，似是找了一个了不得的接门人啊。看来，冥门的崛起之势已是无人能挡，当年冥门所受的侮辱，终于有得报之日了。

这三个月，她会将自己此生所学，全部传授给她，也算报答了当年恩人对她与琰儿的收留之恩。

～

而在另一处，祁傲云也认了秦琰为师傅，接受着他手把手的指导。

练习了几日的基本功，这一日，傲云终于被允许碰触长剑，开始正式的习武课程。

这几日的练习，难度、方式与内容，与他在祁府与府中所聘的武学师傅所教授的完全不同，之前自己所学的皆是些花拳锈腿，中看不中用，也没有好的体质以及内力做支撑。

如今，他缺少锻炼的身体在这疯狂的练习中，不久便疲软了下来。

可是想到秦琰所说的“只有变强，才能永远地跟随在风若情的身边。”他便也没了怨言，他知道风若情在欧阳宁那儿不断地强大着，如若自己依旧停留在原地，那么他们之间，真是会越来越远，远到他再也没有办法跟上她的脚步。

是以，这些日子，他坚持下来了，他明显察觉到自己的体质变得更硬实，也感觉到自己体内窜动着的一股真流，急欲绽放。

握紧手中的长剑，咬紧牙关，他要相信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师傅，我来了！”说着，按照秦琰教授给他的方式舞动着剑身，倒也是有模有样。秦琰意思地躲闪了一番后，一个出手。

只听“哐当”一声，祁傲云的手腕被一股力量震得发麻，剑柄顿时从手心中脱离了出来，剑掉落地面，翻滚了几圈方停下。

秦琰出脚轻挑，将剑挑高，滑入手中。这十分寻常的一把剑在他手中，竟然像活了一般，显得如此的虎虎生威，他的招式直接却凌

厉，使长剑光亮四射，流光溢彩。在他舞剑的同时，他的周边仿佛镀了一层淡金色的光晕，异常夺目。

收剑站定，定定地看着祁傲云。

“今后，那丫头要走的路必定是条血路，如若你不变得强大些，会成为她的阻碍，会成为敌人攻击她的软肋。你们的感情，会成为你们之间最大的绊脚石。”

秦琰看着他，他不希望这对一同经历苦难的小情人，在今后互相抱怨。

他希望，这份难能可贵的真挚情感，在将来充满阴谋的道路上能够长长久久，不至于破碎无痕。

原来，自己竟是为了她们而心急不已。

是以，这几日，他明明知道这小子底子薄弱，却依旧坚持这频率异常大的内容与难度。毕竟，三个月的时间真的很短，他如果想要变强，如若真的想要和那丫头一同走下去，那么他就就必须要撑过来。

血路？傲云看着秦琰有些担忧的神色，这个词，之前若情也曾经说过。见到了厉王的追杀，见到了这两位老人家与若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那欲言又止的“冥门”，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风若情，自己的那个小妻主，从一个世人皆传的无能二小姐，变成击败风若蓝的神才；竹林那一战，她又变成一个心机复杂又狠毒的女子。

她给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诧异，难道，这些还不是全部的她？

她到底还有着什么样的身份，是他所不知道的吗？

虽然有些担忧，有些害怕知道，可他依旧会问。因为他已经下了决心，无论若情有着多少的秘密，有着什么样的复杂背景与身份，她都是那个与自己拜了堂、入了洞房的风若情。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交心情浓 ...

只有到深夜，傲云与若情才结束一天的忙碌，得以自由。

这一日，由于傲云心中的疑惑，也导致了他在习武时的分神，秦琰也没有继续这种效率不高的练习，便叫他早些回屋休息。

坐在床头假寐，等待着迟迟未归的风若情。

“吱呀”一声，开门的轻微声响，还是让傲云醒了过来。

进屋的风若情，相较于之前，明显结实了许多，更多了一份女子的硬朗之气，眉宇之间有着属于霸王的英气。

怎么他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

一丝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慌乱从心底涌现出来。

“若情，‘冥门’，你听过吗？”积压心底许久的疑问，没有酝酿，便直接问出了口。

许是没有想到傲云会如此直接的问到冥门，也或是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风若情微微一楞，转睫看着他，停滞了稍刻。

“可以告诉我实话吗？”风若情的迟疑，叫他明白了，她对自己有所隐瞒，也知道了，冥门是她所隐瞒的最大问题。他希望自己能够融入她的生活，自然希望她能够将自己当作夫君，当作枕边人，一同分享酸甜苦辣。

风若情诧异地看着他，本是敷衍的话顿时收了回来，收进了肚子里。

只见他的脸孔因紧张而殷红一片，眼神晶亮，有着坚持，在烛光下倒是十分诱人。这样坚持的他，还真是很少见到。不禁心中一紧，想来他是想到了些什么，也明白了些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吗？”终于屈服在他的坚持之下，风若情不自在地叹了一口气，尽量保持着声音的平静，他是自己的夫君，如今他们已经脱离了西盟，不久便要回到冥门。

他作为自己的夫君，迟早会知道这一切。

不假思索，傲云坚定地点了点头。

风若情坐到他的身旁，将他拦进怀中，述说起冥门的历史，以及她与冥门之间的关联。

“……事情，就是这样……”

傲云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一双放在她膝盖上的手握成了拳头，指头泛白，随着她的描述，松了又紧、紧了又松，心中辗转飘过紧张、担忧、不可思议……

话音落下，屋内有着长时的宁静，只有晃动的烛火在飘荡着，风若情等着他的消化，也等着他的决定，有着淡淡的不安。

冥门，是一个被灭百年的国家，它的出现，注定要打破如今的格局，而她也注定要走与常人不同的道路。

忽然，傲云转过身子，双手搂上风若情的脖子，身子贴上她的，眼睛也直勾勾地平视着她，两人之间那似有若无的暧昧在空中激烈地碰撞着。

见傲云眼中没有出现她所设想的不苟同以及谴责，若情也便松了口气，回应似的紧紧怀上他的腰部。

“我爱你。”不容置疑说出口的告白，令风若情心湖那沉寂了多年的死火，瞬间流动。

“无论你是风家二小姐，还是冥门的少主，无论你要走什么样的路，我都愿意陪着你。”将潜伏在心底许久的心声说了出来，事先他已想过，即使若情是强盗、匪贼，他也会不离不弃，永远跟随。

这样的情感，不用再多加揣测，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自己的这个妻主，已是无法退缩与改变的铁一般的事实。

这样深情的告白，风若情虽是面部没有太多的表情变化，可她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悸动，心在颤抖。

前世，她的容貌自是招引了不少飞蝶，向她表白的不在少数，可她却丝毫不为所动，冷硬无情的心没有被撼动半分。而今日，同样的话语从他的口中说出，却是大大地震撼了她的心灵，直直地砸进了她的心湖底部，被深深埋藏在湖底淤泥之中，永远珍藏。

莫非，是因为自己在乎他的缘故吗?

难道，他早已走进了自己心，自己心底的冰湖已经为了他，而冰川融化了吗?

“你确定？”唇角轻启。

“确定！”抿唇点了点头。

“不后悔？”嘴边的裂缝越来越大。

“不后悔。”怕她不相信自己，傲云似要将脑袋摇散，左右摆动着。

“你啊……”无奈地叹息一声，便是彻底的缴甲投降，将他拥入怀，就着那份甜蜜的暖流，激烈地吻了上去，舌头探入他口中，与其相互交缠。

许久，风若情忍住高涨的欲念，离开他的唇。

“回到冥门之后，我们要个孩子吧。”在这之前，她都未做好要个属于自己骨血的孩子，许是自己孩童时的经历，也或许是害怕失去。

而在这一刻，彻底交了心之后，浓密的幸福感几乎要将她淹没。也燃起了要个属于她与傲云的孩子的念头。

“孩子，会有吗？”已经成婚那么久，夜夜欢爱，也未怀上身孕，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身体上存在问题。

“会有的，我保证。”她有些迥然地转过身，将傲云压倒在床上，手在他的身躯之上游走，拉开他身上的腰带，手从松开的衣襟中探了进去，摸索着他滚烫的胸口。

她突然有些谴责自己，傲云的担心是多余的。成婚以来，每次欢爱，她都会带着不伤身体，却能防孕的熏香，因为那时的她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及足够的时间，去改变自己的角色。

是她的不是，是自私的她，忽视了傲云的心情。

待回到冥门，不再颠沛流离之时，她们会有个孩子的。

将自己的歉意带到行动中，拥着他躺在床上，温柔地扯开彼此的衣服，烛光照在两人的身上，叫她们的喘息声更浓。

傲云借着烛光，将手探上若情那柔软的腰身，使得她僵硬地闷哼一声。

“妖精。”

低下身子，不再压抑自己，彻底地释放……

云雨过后，傲云已是累极，沉沉地睡去。

若情拥着他，拉过裘被紧紧包裹在他的身上，自己却汲取他身上所特有的温暖。看着他的睡颜，暖暖地笑着。

原来，幸福可以这么简单……

～

经历了那一夜的交心，两人的感情瞬间升温了数度。

两人之间仿佛有一根无形的引线，将她们牵扯在一起。深夜的那么点事没人知道，可每日清晨离别时，两人也毫不忌讳地在那两位老人家面前，来个深吻缠绵，直叫她们僵直着老嘴，说不出话来。

倒是对于留在这幽谷中习武，两人变得更为积极。

傲云也一日之间，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的学习，配合着秦琰的安排，进行的复杂的练习。许是由于心情的原因，吸收的能力也大幅度提升，就连秦琰也不得不赞叹，爱情的力量果真惊人啊！

弹指之间，三个月很快便过去了。

一道明亮而华丽的白光划破空际，一白一紫的身影在林中飞舞着，速度快得叫人眼花缭乱。只见年轻的紫衣女子剑势如松涛雪浪，沛然不可抵御。白衣老者虽然剑剑都将其隔开，却显得有些吃力。

这场比斗似是场持久战，秦琰与傲云皆是担忧地站在远处，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紧张着。

只见身着紫衣的风若情捏紧剑柄，其手中长剑顿时如柔韧竹条般滑向前方，缠绕上欧阳宁的剑身，划出一道刺目的光彩，便将欧阳宁手中的长剑卷离手心，在空中飞得老高，落于远处的地面。

“我输了。”欧阳宁颤着手，已经好多年，没有尝到落败的滋味。

没有想到，这臭丫头的悟性及资质竟然如此之高，仅仅三个月，便将自己的绝学学得有模有样。刚才的比试，自己也是依靠多年修炼的内力为支撑，最终依旧是败在体力之上。

不要几年，待这臭丫头的内力修为更进一步之时，自己或许便完全无法与她抗衡了吧，而那时的她，应该也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抗衡了。

风若情知晓，分离的时刻已是到了。

抱拳对欧阳宁行了个大礼，虽然平时对其不理不睬，心里却是没有丝毫的不恭不敬。对于她的无私传授，自己是感恩的。

这是第一个，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要求的教授她武功的人。

而傲云则是完全忍不住，泪水脱眶而出。

“同我们一同离开吧，我们定会好好照顾您二老的。”这么些日子的相处，他早已将这两位古怪的老人，视为自己的亲人，分离在即，却是浓浓的不舍。

欧阳宁与秦琰深感安慰地笑了笑，却是摇了摇头。果真不枉费她们如此疼爱这两个小辈，可她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已是没有了踏足大陆的欲望，只希望能在这幽静的地方安度晚年。

“云儿，虽然三个月时间很短，可我传授给你的武功足够让你不受欺凌，你定要好好协助丫头……”秦琰最是受不了这样的气氛，一句话未说完，便也“呜呜”地捂嘴哭了出声，与傲云抱成一团。

一同来到离开的渡口，傲云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

秦琰怀中的小白狐也感受到了这份离别之凄凉，从秦琰的怀中蹦跳出来，摇动的小尾巴，碎步跑到风若情的脚边，小嘴紧紧地咬着若情的裤角，不让她离开。

小白狐也是通人性的，这些日子，它已是与若情和傲云混得很熟悉了。

“罢了，你们将它一同带走吧。”秦琰苦笑了番，他与宁也不知有多少日子可活了，小白那活泼的个性，不该陪着她们，被困在这孤独的地方。

本想拒绝的若情，看着他那哀求的双睫，终是点了点头。

抱起脚边的小白狐，踏入那隐约可见的小木船。

船慢慢地离开岸边，朝着前方驶动。

风若情背船而立，既然非离开不可，那便不要回头，不要去看任何叫她不舍的人或物。

傲云看着岸边那越来越模糊的两道身影，刚刚憋回去的泪腺又要涌出。

再见了，这个承载着他的幸福以及成长的地方……

转过身，同风若情一同直视着未知的前方，看着身侧目光炯炯、充满期待的若情，手挎上了她的臂弯，依靠在她的身上。

小白狐从风若情的怀中蹭出脑袋，那水晶般的两颗眼珠子里充满暧昧地来回盯着两人猛瞧。一记炒栗敲上了它的脑袋，随即直接一个盖锅将它的脑袋压下，而做了这偷袭小人的风若情，却像个没事人一般，继续眺望着远方，只除了那残留嘴角的一抹笑意。

行经白离 ...

与外界隔绝了那么久，再出来时已是时至暖春。

和煦的春光，清澈的湖水，带来一阵悦耳舒心的曲目，心旷神怡。

到了彼岸，风若情带着傲云，赶往设在白离国边郊的冥门。

而要去那，必定要通过西盟通往白离的关口。也幸得九皇子远嫁和亲，加上利益关联，才使得两国关系融洽，通商贸易，想当然，这关口的检查也并不严密。

渡了河，并非一片繁华，却是一片黄沙滚滚。

风若情首先用从殇那学来的易容术，为自己与傲云做了些整装。毕竟，以两人的长相，也太过招摇过市。不多时，相当平凡的小商贩

夫妻打扮的二人，便偕同走出。

两人经过三个月的磨砺，已不可同日而语，使着轻功，仅一日半便来到关口。

祁傲云拉了拉挎在背上，两位老人给她们准备的干粮，看着一旁粉尘未沾的风若情，再摸了摸自己的脸，却是捋下了一些细细的粉尘。秦琰传授了自己那么多的功夫，最下功夫教他，而也他学的最好的，便是这轻功，不想比起风若情，自己还是差上一大截。

不过，比起三个月前那个无能、空有意念的他，现在的他有了底气，更也对于未来充满信心。

就如之前所想，关口的士兵检查并不刻意苛刻，对于她们这般太过寻常、繁多的小商贩，更是少了些不必要的过程。

入了白离国，所见的多是一片起伏不平的坡路，行人皆是骑马而行。环境的确不比西盟那般秀美富饶，却是别具风情，人与人之间也更是爽朗、真挚相待。加上如今的女帝闻人千止确实不失为一位明君，作为皇帝却是心胸宽阔，对于贤才皆是以礼相待，关心百姓，得

Chapter_7

到百姓的爱戴，这样君民一心的国家，才是真正可怕的。

傲云的身形在西盟男子之中，算是高大的。可在这儿，却是寻常得多，或是环境的缘故，这儿的人皆是身形壮硕结实，就连男子也是如此。如此反倒叫纤侬有度的风若情，显得有些突兀。

用手中的珠宝发饰换了两只马匹，飞奔了将近两个时辰，才来到除了白离京都以外，最为繁华的登州。

到了登州，两人先是来到当铺，点当了些银两。在幽谷里，那两老已是隔绝于世几十年，自是没有银票金银之类的钱财，倒是有些稀奇古怪的首饰宝贝，不想随便一件拿出来点当都令人称奇。光临行时，二老送的一小包，全部点当的话，不定足够她们建一座不小的城池。

无论在什么时候，金钱都是如此的重要。

揣着银两，两人先是去锦绣布衣纺购置了些质地优良的衣服，真可谓“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本是风尘仆仆、衣着朴素的两人，穿上绫罗绸缎，以及她们浑身散发的高贵气质与风度，即使是容貌无奇，却也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回视。

～

随即，两人准备找间饭庄饱餐一顿，却被前方的人群涌上前方。

道路中间被自动隔离出一条通道，两边百姓皆是伸长脖子，翘首以待。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傲云看着身边几个激动不已的男子，好奇道。莫非今日她们恰巧赶上什么大好日子?

“易将军，易青凡易将军啊……”听到傲云的问话，身边的人，尤其是年轻男子，仿佛在看白痴般鄙视地看着他，尤其是在他听了易大人名号后还如此一头雾水的模样，更是叫他们讥讽不已。

想来也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公子，连素有“美人将军”称号的易将军都不认识。

听着由远处传来的“滴滴答答”声，数马奔腾的声音显得又急又快，只见最前方骑着棕黑骏马，一脸自傲孤负模样的女子急速奔来，在她身后，整齐有序的队伍紧步跟随着。

而她的行近，更是惹得傲云身边那群男子的阵阵尖叫与兴奋地跳跃。

风若情无奈地轻吐一口气，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追星一族”吗，真的是同样的疯狂与热情。

而这样被众星拱月拌被崇拜的女子到底是何模样，就连风若情也不禁有些好奇。

眯着双睫，抬头看了过去。

包裹在铠甲之下，是一具结实却不粗壮的身躯，这倒叫风若情有些意外，毕竟在这白离见到同自己差不多身形的女子，还真难得。朝上望去，便瞧见一双美丽却充满骄傲的黑瞳，高耸、坚毅的鼻梁，不点而红的唇，没有想到，这白离的男子也喜好这般俊美的女子。

可惜，她对这女子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她那眼中的傲视及高傲，叫自己想起了一个人，被她毁了容貌与自尊的“姐姐”——风若蓝。

同样的被众人敬慕，同样的年少得意，同样的自认潇洒。只是不知道，是否同样的不知识人眼色。

对于这第二个风若蓝，她并没有那闲功夫去主动招认。

在这登州，她们仅能待上一日，养好精神便要继续赶路。

被这轰鸣的吵闹声惊醒，躲在风若情怀中的小白狐探出个小脑袋，半醒间迷糊地看了看四周。

白狐灵气十足，浑身雪白，可毕竟是个小动物，且喜欢赖在风若情的怀中。

在前世，风若情便也养过几条贵宾犬，且为其装饰得花枝招展，而这只可爱的小白狐，则更是激发她亲自动手的想法。

是以经过锦绣布衣纺时，她便也为它购置了一件孩童的粉红色小长袍，将它包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四条小短腿在外面。而露在外面的小脑袋，也用一块小粉布包扎得像个“海盗小贼”，并在上头扎了个小小的蝴蝶结，抱在怀中，活像个刚出世的宝宝。

随着那易青凡越行越近，身边所带来的拥挤便更甚。

风若情伸出一只手拉紧身旁的傲云，却不想身后的冲力，使得完全清醒的小白狐顺势跳出她的怀中，冲进了道路中央，而在这冲力之中，还有一个年轻男子被挤得跌了出去。

如若是一般的小狐狸，定能敏锐地脱离危险，而它却不是一般的小狐狸，是被人好吃、好喝、好睡娇宠养大的“小宠狐”，此时它正顶着一身粉红，被那奔驰而来、鼻间喷洒着热气的高头骏马所惊吓住，呆呆地站在道路中央，瞪大玻璃眼珠，张着小嘴巴，看着危险临近。

而同它同样表情与动作的，则是它身边跌坐着已是没了反应的男子。

易青凡也是被这变故一惊，忙拉动手中的缰绳。马儿被这重重的一扯，发出嘶鸣长叫，可依旧就着身体奔跑的力道，向前蹦窜了几步。

可就是这短短的几步，叫一旁的百姓看得心肝俱裂，一些胆小的男子则是直接捂住了双眼，害怕见着这鲜血倾洒的恐怖场面。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傲云心急如焚，想要冲上前却发现手被若情紧紧地抓住。

“真是个惹祸精！”风若情抱怨了一句，松开傲云的手，自己直接冲出人群。

推开挡住她视线的碍眼男子，将其一手甩到身后，右手直接抓起还在那上演“木偶记”的小傻子，顺势翻滚到对面。

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恰到好处。

易青凡深锁眉头、脸色一沉，不耐地看着挡路的两人。

如此无礼的模样倒叫风若情哑然，倒是比风若蓝那人前人后两张面孔来得好些。

她身边的随从忙翻身下马，扶起被风若情一甩之下二度跌倒，还未回过神的男子，“有没有伤到哪？”

男子恍若未闻，直勾勾地盯着依旧停留在马上的易青凡，面颊羞得透红。

随从看着他，似是没有大碍，便回身上马，冲着易青凡点了点头。

蹬着马鞍，临行时似无意般撇向早已站在人群中的风若情，虽这救人的过程只是叫人惊鸿一撇，可那般敏捷而灵活的身手，却深深印刻在她心里。

这个女子，不简单。

长龙般的队伍行远后，傲云冲到对面，捏着不知自己闯了什么祸，依旧探着小脑袋四处张望的小白狐，将其越养越肥的小腮帮捏向一边，惹得它抗议地“吱吱”直叫，又爱又怜道：“你个小白狐，一点也不叫人省心。”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一声如暖风般轻柔的声音诺诺地响起。

看着那陌生的面孔，风若情锁眉，救了他？

看着自家妻主那迷糊的神情，已是摸透她心思的傲云便知，她早已忘记，自己刚才为救小白狐而无意中救了人家一命。

冲着男子尴尬地笑了笑，拱手凑上若情的耳边，解释着被她遗忘在一边的男子是何人。

“你有没有受伤，要不到我那……”看着一直沉默的女子，虽是长得过于平凡，却有一双冰冷的夜空中如星般深邃迷人的眼睛，浑身散发的疏离气息，却是叫他忍不住想要靠近，感到安全。

就连那暗沉的面孔，也直接忽视掉。

易青凡易将军对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星星，而这个人让他感觉到距离的拉近。

“不用，傲云我们走吧。”甚至没再看他一眼，虽然现在她已是变了许多，对于自己身边所重视的人，已是学会了主动去关心，可对于无关紧要的人，她还是做不来热乎。

顺着人流远去，很快男子追随的脚步便冲散在人群之中，遥望而不可及。

难道，这个难得叫自己心动的女子，同易将军一样是天边的一颗星星，而且还是那一闪即逝的流星……

芙伶怀孕 ...

话说风若情与傲云离开的这三个月，各国的形势倒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赤耀国在其他两国进犯之际，竟是停止内部的权利之争，一同齐心抗敌。

西盟联合白离进犯赤耀，初战告捷之后竟是节节败退，财力兵力皆是损失惨重。除此之外，西盟国内一日之间，流寇贼匪竟是横行各处，数名边境官员叛乱。内忧外患之下，身处宫中的女帝欧阳井华兵力调配尤为紧张。

在接到前方传来的两国联兵大败于洛仓，看着派遣出去的十万精兵仅剩余不足五万后，一阵心痛，“将派遣到赤耀的兵力全部撤回吧。”比起贪恋别国的领土，不如保住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想来这赤耀也不是一块容易到嘴的肉，反倒是自己的国家如今小波动不断，五万精兵不可再费了。

而就在女帝欧阳井华的密令传出的第一时间，便有人将消息带入到厉王府中。

“想逃？本王可不允许。”乌黑的瞳孔看起来似乎是平淡无波，将情绪完全隐藏在双睫之中，叫人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可这并不包括追随她多年的奎安，也只有她才能在厉王面前有说话的分量。

“主子，这剩余的五万精兵为何不留为己用？”比起将其歼灭在赤耀，不如让其成就今后的帝业。

是的，这场战争本该是一面倒的形势，却因为厉王的参与而改变。赤耀国残暴女帝侯沛严，竟然主动示好，派遣使者联合起义贵族杨祜，一同敌外。且在之后的战役中，赤耀国似是将两国的行径看个痛透，总是来个出其不易，这其中的蜿蜒曲折，只有厉王最清楚。

“奎安，你知道比起称帝，什么更叫本王心里痛快吗？”她并非是对那高高在上的帝位感兴趣，如若是这样，现今她的实力便可轻易地夺得欧阳井华的位置，可是她并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样便没有了乐趣。

“比起帝位，本王更喜欢看欧阳井华痛苦的模样，哈哈——”苍凉阴冷的笑声，让奎安无奈地叹息，主子已是伤极扭曲的心灵，不知何时才能痊愈。

“禀厉王殿下，芙伶侍君身边的小厮来报，芙伶侍君在后花园昏倒了。”门前的侍卫急忙来报，谁人不知，这芙伶在厉王府享有的特权太多，这三个月厉王竟是对他的不敬与无礼不予追究，并长时间让其侍宠。

抓起手边的扶手，站了起来，率先走出殿去。

跟在其身后的奎安轻摇着头，这是她第一次见主子如此在意一个男人，就是不知主子自己看明白了没有，切勿以后追悔莫及。

来到自己的屋子，看着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芙伶，五味杂陈。

自从上次的纷争后，芙伶便如失了生气，对待她的残忍粗暴也不再反抗，可反叫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只能将他牢牢地栓固在身边，栓固在这冰冷的厉王府中。

“怎么回事？”

留守在厉王府的太医忙上前磕拜：“殿下，芙伶侍君怀了身孕，只是郁积于心、身体太多虚弱。”

“身孕？”目光如火炬般，仿佛要将跪在地上的太医给烧出一个洞，“那还不去开药给本王的侍君疗养身子？”

没想到他竟然会怀上本王的孩子，想起之前，被他的木然气极时与他的欢爱，如若至今没有怀上孩子，那才叫奇怪。想着结合芙伶与自己模样及性格的孩子，倒是有些期待。况且，如若有了这个孩子，芙伶是不是就会心甘情愿地留在厉王府呢？

“是，是！”太医忙起身开着药方。

环顾四周，“好生伺候着，再者不要将这事告诉侍君，否则——”这孩子，如若他现在知道，定会想方设法地打掉，只有等肚子大了，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一地的小厮如小鸡捣米一半猛点着头应声着，厉王的惩处手段可不是他们所能够承受地起的。

～

“那蹄子怀了身孕？”怎么可能，怎么可以？这府中虽然男子众人，却没有任何一个男子怀上身孕，而他祁葆杰，作为厉王的正君，也没有这个特权。凭什么，那个小蹄子会怀上？

“厉王殿下怎么说？”

享了祁葆杰好处的小厮诺诺地说：“听厉王殿下的口气，似乎是要留下这个孩子。”这府中的争斗，向来残忍，小厮抖动地如秋天里的落叶，不敢抬头看正君听到着消息时的反应。

长长的指甲掐进檀木之中，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自他嫁入厉王府，厉王共来过他房里三次，却日日留那芙伶在房里，嫉妒的虫子日日啃咬着他的心。这个他忍了，可这孩子……他堂堂正君都没有享有的特权，怎么能让那小小的侍君拔先，许是自小接受父君的教导，他不会叫任何男子威胁到他正君的地位。

此时的他，完全忘记了厉王是多么可怕的存在，也忘记了自己在这厉王府，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

～

饱餐一顿的风若情与祁傲云刚要继续赶路，准备前往冥门，前往位于白离东部边境的兰州。购置了一辆马车，这一路之上，倒也没有什么波折，看得出这白离确实是个安稳的地方。

在冥门建得很是隐蔽，从外处看便像是个寻常的府宅，可内部却是机关暗道遍布。

宁老以及殇等人对于自己主子的能力很是信任，这三个月没有主子的消息，却依旧按部就班地完成着之前的任务，暗中招募民勇，征集粮草。可不免有些担忧，毕竟，出再大的情况，三个月也该有消息送回来了。

“宁老，你说主子会不会真的出了什么意外？”虎头虎脑的火耐不住性子，直直地问着，却被一记暴栗盖了下来。

“胡说什么呢，主子怎么可能出意外？”

火委屈地看着烈：“你之前不是整日抱怨主子虐待你吗，怎么现在那么激动？”

“喔——，原来烈也在担心啊。”那一声“喔”极具曲折，风那锐利的目光直直看进烈那简单的心。

烈似也发觉自己的反应过度，有些不自在地闷哼一声，她怎么会激动？她怎么会担心？她只是觉得，那大魔头，定会祸害万千，不可能那么早便……

倒是青儿，整日为了祁傲云而冲着她哭哭啼啼，将她哭到无力。

“放心吧，我们应该相信她。”苍老却中肯的声音，稍稍平息了众人心中的不确定。

宁老想着那个矛盾的主子，她是上天派给她们的，是她们冥门等候将近百年的少主，上天定不会给了她们希望之后便立刻抽回。

少主，她定会安然无恙地回来的。

而这样的祈祷在翌日便得以实现，看着安然踏入的风若情与祁傲云，冥门上下皆是喜极而泣，将憋忍了三个月之久的担忧全部宣泄出来。

回到冥门的风若情感受着这份温暖，一份异样的情愫在心底生根，一抹发自内心的笑意浮现嘴角。那抹笑意带着暖暖的春意，平日里淡漠无奇的瞳孔似镀了一层金，闪动的耀眼的光芒，那抹难见的温柔笑容，如洗尽了尘埃中所有的浮华，拂过大家的心田，温暖了众人的心。

而刚刚回来的若情，便投入到忙碌的筹划之中，耽误了那么多时间，她不能再因为自己，而延迟大家的期望。

殇带着风若情来到暗道，同往地处城外、较为荒凉的荒滩所建的军营，且在这军营方圆十里，安排了众多人手与眼线。

幕光之中，刚刚靠近，便听见震耳欲聋的喊叫声，感受着踩踏地面所发出的轰隆响声，感受着兵者所带来的肃杀之气。

整齐有序的队伍，统一整装的服饰武器，甚是气势。

而这些士兵，也按照自己之前的指示，采用现代高效率的方式进行训练，这才在这么短的时日内，有这么高的效率。

殇定定地站在风若情的身旁，看着自己训练出来的军队，那有些粗犷，平日里很是镇定的脸上，却是布满了骄傲。

“这些士兵皆是从战争中流离无居所的难民中选出来的，大多是些无亲无故的人。”也因为如此，这些人才能吃得了苦，耐得了劳。在这里，她们不必再愁吃穿，不必再为了生存而奔波，这里，等于是她们的第二个家。

就算有些心思不良之人，想要逃离，也会在出了这座军营便如尘土般，消失在这个世界。

“我信任你的能力。”听着殇的描述，大致了解情况后，便也不多过问。因为她明白，权利不能抓得过牢，适度的放权与信任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果然，听到风若情如此说法，明白主子对自己的信任，殇甚是激动，也更坚定了今后誓死效忠的决心。

“冥门的崛起，便先从被霸的领土开始吧。”曾经三国分食冥门，领土被白离国霸占，而其他两国却是吞噬了残留下来的财富。夺回领土，才能让世间明白，冥门回来了；也只有有了站立的地方，才能慢慢夺回更多她们所失去的东西。

“是！”冥门被夺的领土，便是白离国如今的江都，对于这个被抢夺来的地方，白离并不等闲视之，江都之中，冥门的百姓后裔，皆被当作奴仆使唤，有专人看守，受尽屈辱，永世不得离开。

看着自己的同族承受着这样的侮辱，殇的语气变得有些忿忿不平，想着在少主的带领下，冥门重现，一阵心潮澎湃……

举兵夺城 ...

在西盟撤兵赤耀后，白离也备感压力，停止进兵。可她们不知，在她们东部江都，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

冥门所在的兰州距离江都并不远，大约三日路程，可两地之间却牵扯着潼安，如若要前去江都，必定要经过潼安。

“主子，看来我们只有暗中前往，将兵力分散，分批通过潼安，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引人注目。”密室中，深得风若情信任的几名能将皆协同她，一同看着地图。潼安有兵力把守，如若她们就这般浩浩荡荡的前往，必定会打草惊蛇，让敌人提早防范。

“何必如此浪费时间，就这么直捣黄龙。”她这一战，是要冥门一战立威名，她不是喜欢躲躲闪闪的人，也不喜欢为了不必要的理由浪费时日，她要以最短的时间，拿下江都。

是以，一日后，白离边境凭空出现几万兵力，直捣潼安，当把守潼安的令尹站上城墙，看着城墙之下一群不知来处的军队时，一阵手忙脚乱。这么多年来，过惯了安稳的日子，还未见过如此大的进犯场面，潼安城内的士兵也因长时间空闲而手脚“生锈”。

相较之下，潼安城墙之下，整齐有序的队伍，毫无分差的动作以及激昂的斗志，皆是叫城内镇守之手，吓破了胆。

这一战，可谓呈现一面倒的局势。

两军戎兵相见，潼安军竟是不堪一击，仅仅一个多时辰，便死伤惨重，城门被轻易攻破，令尹亲自举白旗投降，潼安失守。

由风若情亲自挂帅的军队，进入潼安之后，竟是如过场一般，在百姓紧闭的门窗，空无一人的道路上，直直地走出城去，竟是丝毫未做停留。并未像一般获胜军队一般进城烧杀抢掠，侵扰百姓。

当万人的军队离开后，吓破胆躲藏着的百姓纷纷探出脑袋，看着这支奇怪的进犯兵。

她们攻城，到底是为了什么?

“主子，这潼安真是太弱了，一点战斗力都没有，真不过瘾。”看着自己的冥门轻而易举地获胜，看着自己的士兵在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不免得有些沾沾自喜。

烈撇了他一眼：“不是她们太弱了，是我们太强了。”神色之中，也尽是自豪。小试牛刀，经过这一战，冥门上下皆是心中有底，对于夺回领土信心满怀。

只有风若情依旧不动声色地骑着马向前走着，对于自己身后的讨论并未吱声，直到那骄傲的口吻越来越烈时，才出声道：“安逸可以使曾经心怀壮志的人，变得不堪一击，潼安便是败在这一点。还有，骄兵必败，这只是开始。”

这一战，可以让士兵提高士气，而她正好可以趁着这股士气杀入江都城。可将领不可同士兵一般，有了士气而忘了谋划与平稳的心态，如若只记得浮夸，还如何带领手下的士兵取得胜利?

这一句陈述，叫身后的讨论声戛然而止。

争辩地最为激烈的烈与火二人，在这明媚的光线照耀下，脸上竟然泛起了古怪的红色。

而潼安被攻这一消息，也在最短的时间内被传入宫中。

女帝闻人千止接着前方秘报，“废物！”将手中的密报朝着来者的脸上一扔，那潼安虽说只是一座小城池，这么多年以来也算平静，这

才叫她有了忽视之心，派了那么个废物到那，可即便再无能，让潼安一个多时辰便失守，也丢尽了她闻人千止的颜面。

这支队伍，就这么凭空出现，能有多强?

虽然这么想，可作为白离国的皇帝，却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经过潼安，那便是直入曾经从冥门手中抢夺来的江都。

江都，冥门。

莫非?

“传朕旨意，点兵两万，命在登州的易青凡将军前往支援。”有了武将军易青凡，应该可以逼退那支古怪的队伍。闻人千止手紧紧抓住身下的龙椅，连她都未感觉到，那隐藏在深处的恐惧与害怕。

这把龙椅，白离的领土，以及江都，都是属于她闻人一族的!

～

几十年来，自从冥门手中夺取江都之后，为了训练皇女的才能，这片富饶地便一直由皇女轮流看守。而到了这一世，这江都已是送走了两位皇女，而现在的主人，则是现今的二皇女——闻人初阳。而她，与大皇女闻人秋二人，都是下任女帝的热门人选。

白离国盛传大皇女闻人秋性情温和，对于皇位并无野心，是以这闻人初阳登基为皇的可能性极大，对于她，百官也是低声下气，好生伺候着。

两日后，风若情等人到达江都。

黑压压的一群，兵临城下。

前一日，闻人初阳便得知潼安惨败的消息，是以对这前来进犯的人很是好奇。一早便站在城头，看着那人数叫人震慑的队伍，举止之间竟然丝毫不比宫中训练出来的精兵差。

尤其是屹立于队伍最前方的女子，虽是相距甚远，可她依旧看到那女子平凡的面容之上，眼如利箭直直地抬着头向她挑衅着。

隐去错愕，为了得到母皇的肯定，以及为了得到皇位，江都绝对不可以从她手中丢失!

右手高抬，隐藏于墙头的弓箭手纷纷站立，竟是布满整坐城墙。一时间，箭如雨般纷纷从高空中散落。

就在闻人初阳在庆幸着自己的谋略，在暗想着来个突其不意时，城墙外本是一片墨黑的士兵整齐有序地分成几组，并快速蹲下，高高平举起手中的盾牌，竟是毫无缝隙地组成了一道道巨大屏障，如雨般的箭纷纷倒于屏障之上，虚弱无力地蹦落地面。

而更可怕的是，那前方的几名女子，只这么静静地坐在马匹之上，面对箭雨，毫不退让。可诡异的是，这些箭似乎长了眼睛，无一射向她们，皆是从她们身侧掠过，她们所处的四周，便像一个闭合的空间，任何利物都无法刺入。

果真是，不可轻视！

之前想于之一战的闻人初阳，此时多么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否则怕是连她自己都小命不保吧。如今也只有等待母皇派来的支援，来个里应外合！

身旁的弓手似乎也发现了这一诡异的现象，看着这异常强悍的军队，也渐渐失了信心。

闻人初阳右手再一挥动，弓手们纷纷停止射箭，“锁城门，等待易将军前来支援。”感觉到身旁一片松了口气的呼吸声，紧抿着唇，“传本皇女命令，任何人不得离开江都一步，违者，立斩！”

如此威慑严厉的话，让本想着私逃的小兵止住了念头，脸色瞬间变得刷白。在这江都之中，也可说整个白离，安逸得太久，便也失去了斗志，尤其是这抢夺来的地方，更没有誓死捍卫的决心。这也是西盟与白离两国联合，也拿不下赤耀的原因之一。

～

夜黑风高，此时的江都城外，已经是暗如黑墨。

烈与风二人在后方军帐中眉头紧蹙，想着一日宣战，都得不到任何回应，不禁有些着急，如若这城门一直不开，她们便一直耗在这儿吗?

“这个闻人初阳，倒是比那潼安令尹机灵多了。”愤恨地蹄了下桌脚，这个狡猾的家伙，竟然聪明地缩在乌龟壳里，不出来，这可叫她们怎么办?

帐门忽然被掀开，傲云与青儿走了进来，给帐内的每个人带来一份夜宵。对于这行军打仗，他完全信任若情，便也不多过问，而他如今正努力地做一个贤内助，用从秦琰师傅那学来的手艺，来抓住若情的胃，而看着若情的肯定，自己则是甜丝丝的。

而他的到来，也让帐内紧张的气氛稍稍缓解，而第一个忍不住口水的便是烈。自从这次少君回来，他的手艺便大大地提高，只一次便叫她对那些食物点心爱不释手。

直接抓过青儿面前的点心，狼吞虎咽起来。

如此毫无形象的吃法，惹来青儿的一顿鄙视，这家伙……

还未等他鄙视完，手中的点心便被几只狼手粗鲁地抢走，一片皆是狼吞虎咽的豺狼。

风若情看着自己的手下那“可爱”的吃相，哪里还有刚才的愁眉苦脸，真是一群单纯的家伙。接过傲云手中为她单独准备的食物，也细嚼慢咽起来。

就在这时，帐门再次被打开，“报，登州易青凡带领一支军队正朝着我们靠拢，现今还有五十里行程。”

这一报，让帐内众人从美食中清醒过来，心焦不已，如若待这易青凡到达，她们还困在此处，那岂不是处境更为不妙?

“主子…”众人将期待的目光纷纷投向风若情，等待着她的指示。

军帐之中的烛光摇曳不定，衬的风若情重新易容的平凡侧脸甚为阴森。

“里应外合? 那我们便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里应外合，莫非她们以为，只有她们会用这一招吗?

今日，她便要在她们眼皮底下，来一个里应外合!

里应外合 ...

里应外合?

听到风若情如此说，帐内所有人都伸长脖子期待地看着她，可风若情似乎是故意卖着关子，捧起祁傲云送来的粥品细细品了起来，这可急坏了一干人等。

“少主，你说的里应外合是什么意思？”看着在这如此严峻的时刻，还如此轻松的风若情，宁老也不自觉地放松了心情，自己这主子总有一种特质，让人能够不自觉地去相信她，跟着她。只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叫她也焦急。

“出行前一夜，院落里火光点点，你们那是在做什么？”她向来浅眠，出发前一夜，屋外漆黑一片，可她却隐隐发现远处宁老以及殇的住处周围，空中透着亮光。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在她们围绕烛火台拜祭天神之时，有另一个人站在远处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以风若情见过的世面，当然知晓那是在祭祀，虽说她向来不信这些东西，可又如何解释自己现在所处的世界？所以那一夜，对于她们的行为也是不多作言语。

帐内几人面面想觑，不知该从何说起。

眼神交流，最终也还是年纪最长，最具权威的宁老来解释。

“那是在祭神，祈祷我们冥门能够旗开得胜，顺利夺回失去的一切。”想起百来年前所经历的耻辱，语气中不免带着些起伏，“我们冥门向来信奉天神，在每次丰收以及战争前，都要用菜肴酒饭进行祭祀，以求平安顺利，这是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传统。只不过这么些年以来，却未有机会……”说到这，倒有些伤感与缅怀。

“果然。”带着丝笑意与把握。

帐内陷入了沉默，都在想着祭神与她们下面的行动有着何等的关联。

“你是想利用祭神将我们与江都内冥门的后裔联合起来？”里应外合，她们如今在外，在内的除了冥门后裔，再无她人，是也，傲云做了大胆的揣测。

“不错。”风若情转头，向他投去一道赞赏的目光，点了点头。

无论在哪，信奉神鬼的人，信念不易被改变，而这样的信念也会流传到下一代。就算没有此习俗的人，见着了诡异的事情，也会不自觉地将之与神异联系在一起。

其实，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是害怕与信奉这些东西的。

傲云这一点拨，若情的肯定，让其他人眼前一亮，陷入沉思。

“可是如今城门紧闭，我们进不去，她们出不来，怎么联系呢？”挖空心思，烈那单纯的脑袋瓜子也想不出可以通行的办法。

“你们听过孔明灯吗？”

众人皱眉思索一番，摇了摇头。

那便好。风若情微一点头，心中自有把握。

孔明灯是最为简单、也最省时的办法，如若采取其他手段，便有些复杂。

明日夜里，她定会带领冥门夺回江都，“我们就让冥门这个名字，响撤天际，遍布天下吧！”

～

第二日，两军依旧僵持着，闻人初阳得意地看着表现得有些焦躁的异军，得意非凡。

看来这些士兵已是心焦气躁，不定不必等易青凡到达，她便可不战而胜。

想着这儿，且毕竟作为受人尊崇的二皇女，高傲之心向来有之，看着这倾向于她的天平，心中的喜，遮挡不住地展现在那眉眼之间。

“好生监视着，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本皇女禀报。”看来如今的情形也不必自己亲自查看。向身边的士兵吩咐着，便回到自己的休息营。

夜幕很快便降临了，这一夜，没有星星，天异常的黑。

可就在江都内百姓即将入睡之际，空中竟是如遍布闪烁繁星，整个天空被这些亮光点缀的透亮。城内百姓以及白离国士兵，包括驻扎在城外的冥门军队，皆是高仰头颅，惊叹地看着这一神气的景观。

这些亮点似乎顺着风向，朝着城中漂浮了过去。

“那，那是什么鬼东西！”看着城中道路上聚集了无数百姓，就连自己身边的士兵都随着那些亮点的移动而转动着脑袋。闻人初阳有些恼闷，如若这些东西是星星，怎么可能移动得如此明显，可如若不是星星，那又是何等怪物，竟是飞得如此之高！

可无论是什么，这样的纷乱对自己都是不利的，莫非她们是想造成她的恐慌，进而趁虚而入？如若真的是这个目的，她不会叫她们称心如意的，“吩咐下去，所有人坚守城门！”

就在其铿锵有力的吩咐刚刚说完，空中便如炸开了花，如无数星辰坠落，引起一片惊呼声。

“这灯笼竟然真的能飞上天！”直到亲眼目睹，冥门众人才相信这奇怪的事情。这一日，她们全部忙碌于糊这些又竹篦编成的灯笼，本是对灯笼飞天怀着极大的怀疑，可在灯笼糊好之后，按照主子的要求，在支架中间绑上一块沾有煤油或花生油的粗布，放飞前将油点燃，这灯笼便真如主子说的那般，飞上了天空。

看着一脸镇定的风若情，冥门中人已是将其当作神一般的仰望，看来这些年来的祭神，叫神明看到了她们的祈祷，派了位真正的天神给她们。这位神的使者，定会带领她们冥门，走向辉煌。

所有人挂起微笑，看着空中那代表希望的灯笼，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

繁星坠落，代表着一方的衰落，另一方的兴起。

当城内外百姓与士兵接着从空而降的锦条，看着锦条之上“天佑冥门，重夺江都”时，反应截然不同。

江都城内大多是受尽压迫的冥门后裔，见到这样的锦条，以如此无法解释的方式从空而降，皆是当作是神明指意，纷纷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手捧锦条，仰视天空，跪拜于街。

站在城头，看着下面矮了半截的身影，排满了整条街道，望不到边际，看着手中的字样，白离国的守城士兵已是失了信心，吓软了腿，用手边的长枪支地，才勉强撑住自己不断下滑的身子。闻人初阳将手中的布条揉捏，紧握手心。

冥门，竟然是销声匿迹数百年的冥门，竟然是那个只在传说中的冥门！难道真的是神明保佑她们？自己，真的可以抗击得过神明的旨意吗？

而城外，守了两日已经疲惫不堪的军队忽然欢腾起来，碰着锦条斗志满怀。

“是时候了，直攻城门。”

已经热血激昂，等得心急的众人，见风若情终于开口，摩拳擦掌急忙按照之前的计划分头行动起来。

本是拥挤的帐营，瞬间只剩下风若情与傲云两人，风若情透过帐篷的窗户，看着外面恢复默黑的天空，深夜的冷风透着窗户刮了进来，黑亮如绸的长发，如被赋予了生命，在这寒风中，肆意飞舞，魅眼收回，探向远处传来的呼叫嘶杀声。

没有想到，这样的残忍冷血的战争竟是由她发动的，她真的要踏着这一条条血路，走上高位吗？

一直以来，她都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流血，她不必有任何的负担，不必为任何人负责。可从今日开始，从这场战争开始，她肩头便抗上了无数条为她而死的亡灵，肩负着无数人的期待。

这样的重责叫她害怕，她真的可以承担那么多，她重视的人的期望吗？

远处的嘶吼不断，可却叫她生起高处不胜寒的恐慌。

就在这时，手心传来一阵温热。

“我会一直陪着你，走到最后。”身旁并肩之人，传来的坚定话语，叫她心头的阴霾瞬间散去。是啊，她已经得到了前世所渴望的温暖，还有什么可怕呢？

况且，她还有一个与她血脉相连的人陪着她。

余光下瞥，看向傲云的腹部。那里，已经在孕育着属于她与傲云的孩子，瞳色变得晶亮，透着期待。等这场战争过去，等她们重回江都，她便会将这件喜事告诉所有的人。

唇角轻柔地勾起，回握住傲云的手，“来到这里，真好。”在这里，她不再是一个人，她有夫君、有孩子，还有亲人、朋友，所有期待的，她在这里都得到了。

既然如此，那么她便会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那一夜，异世带来的孤寂的灵魂不再孤单。

那一夜，在殇的带领下，冥门士兵高呼“天佑冥门，重夺江都”八字，与城中百姓声声相应。

那一夜，本有些疲惫的冥门士兵如被神灵附身一般，个个激动万分、士气大涨，积极地握紧手中武器。在风的命令下，纷纷搭梯爬进城墙，城中沉寂百年的冥门百姓从内起义抗击白离士兵，个个奋勇无比，如有神助。

那一夜，城内外无需言语、心意相通，里应外合，杀得白离措手不及。二皇女闻人初阳未等到援军，便带着残兵败将，从别门逃离江都。

一切都按照神明的预测。

天佑冥门，重夺江都！

傲云有喜 ...

当两日之后，易青凡赶到江都时，城墙之上已是挂上了冥门的旗帜，那醒目刺眼的“冥门”二字，烧红了她的眼。

没有想到，一向英勇的二皇女竟然连短短的几日也没有支撑下去。

耳睹目染之下，她自是知道冥门，祖宗攻下冥门的光辉历史，岂是百年便可磨灭的。而如今，冥门竟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夺回江都，这一场战争如长了翅膀般，两日间便遍布三国，引起各国皇室的惊慌。

所有国家都将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指望她在冥门脚跟还未站稳前，将她连根拔起。

女帝闻人千止更是飞鸽传书，命她尽快赶去江都，夺回被抢领土。

可按照派往前方探察的士兵所言，城门上有重兵把守，防备甚严，不可莽撞地进攻，看来要从长计议。

而对于易青凡的到来，风若情已是恭候多时，自是知道有人到而不入，躲于暗处觊觎着她们。既然那易青凡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也只好奉陪到底，假装不知，等待着她的主动“捕捉”。

而她的犹豫，也正好给了她们刚刚大战一场的军队整顿休息、饱餐一顿的时间。

赶走了在江都内欺压百姓多年的白离人，看着自己的国家终于重振旗鼓，回来拯救她们于火海，皆是欣喜若狂，纷纷亲自动手，为军中的士兵送去热腾腾的饭菜，让之前流离失所的士兵感动得热泪盈眶，感受着这种亲人的关怀，家的温暖，镇守江都的决心也更甚。

可不同于其他人的狼吞虎咽，有一个人却食难下咽，没有胃口，那便是祁傲云。面对一桌的盛餐，就连风若情也是食欲丰盛，只有他数着米粒吃饭，那动作缓慢地连一旁的风若情都很难忽视。

她自是明白，近日来傲云的嗜睡以及不肯进食的原因，看来如今情势已定，也该让他知道了。

不顾傲云的推脱，唤来冥门的大夫。这种喜事，也只有真正的大夫来宣布才最叫人信服，也顺便让那大夫开些滋补身子的方子。

毕竟是少君，大夫战战兢兢地请了脉后，似是不敢确定，又再次仔细地把了脉，弄的祁傲云也是一头雾水，以为自己得了什么了不得的病。

待确定之后，大夫必恭必敬地立到一旁，面上也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说：“恭喜少主，少君这是喜脉。”没想到冥门刚刚打了胜仗，便有此喜事，看来是天助呀。

风若情听了，笑了起来。虽说自己之前已是肯定，可这有喜的消息再次得到确定，心中依旧是荡漾的满满的欢喜与感动。

而傲云则是瞪大着双眼，看着大夫：“你……你说什么？”喜脉，那是什么意思?

“恭喜少君，您有喜了。”大夫笑盈盈地拱手重复了一遍。

孩子? 想了那么久，期待了那么久，担心了那么久……

可当孩子真正来临时，多重复杂的心情一同撞击过来，叫他顿时失了反应的能力。

“出去吧。”看来她的夫君短时间是回不过神了，而且，这样的场合也不适合有外人在场。

抓过傲云那紧握的拳头，将其轻轻而又温柔地一根一根掰开，将那只伸展开的手放在他的小腹之上，自己的手覆盖在他的手上，一同感受着属于她们的第一个孩子。

感受到腹部传来的暖意，那种塌实而又幸福的感觉几乎将他淹没，傲云终于回过神来，另一只手放在若情的手背上，交合的手，将她们二人连为一体，萦绕在她们周围的，是一种叫“幸福”的东西。

似是想起自己这几日的少食，想起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我饿了。”这个孩子是他和若情的宝贝，怎么可以叫她受饿? 想到这儿，自己本就空空如也的肚子更是“咕咕”直叫唤。

“我让人准备些吃的。”这个孩子，在所有人的关爱与期待中出世，定会很幸福吧……

～

自芙伶怀了身孕、以及厉王的特别吩咐后，他俨然成为了厉王府继厉王之后，最为尊贵的人。对于厉王娶进门的正君祁葆杰，众所周知是个陪衬的花瓶罢了，厉王待他可谓可有可无；而芙伶却尤而不同。

他是第一个住进厉王寝室的男子；

他是第一个得厉王如此宠爱的男子；

他也是第一个怀上身孕、而得到厉王默许的男子。

这样一个男子，奴仆们皆将其当作佛像般抬着、供着，哪敢去招惹他半分?

吃的穿的用的皆为上品，大有超越正君的趋势，底下的奴才们纷纷猜测是，这芙伶是否会踢上祁家少爷，成为名至实归的正君。

缕缕阳光，投射大地。

树木枝芽挤着小脑袋，想要沐浴着暖风，就连鸟儿在环绕在花园间，嬉笑歌唱。

不知是否是因为有了身孕的关系，芙伶的肌肤变得更加剔透光滑，随着暖样的照射，透出淡淡却又耀眼的光泽与亮度，让跟在他一旁的小厮黯然失色。

本总是带着淡淡笑意的芙伶变的清冷了，仿佛对任何的事情都失了想要探知的渴望。

偶尔遇到的几位侍君见了他皆是必恭必敬，其中包括前不久还对他冷眼相待的男子。

芙伶有些诧异，有些怀疑，却丝毫未表现出来。

“没有想到，芙伶侍君竟然会第一个怀上厉王殿下的骨血。”

“是啊，厉王殿下那么谨慎，竟然会出这样的意外。”

“……”

话音随着芙伶的出现而戛然而止，几名小厮见芙伶并没有什么异常，便纷纷找了个借口退下。跟随在他身边的小厮惊恐地相互对视一眼，这可怎么跟厉王殿下交代啊?

深夜，欧阳厉琼在忙完所有事务后，回到屋内。芙伶如往常一样，早已蜷缩在被卧中，看着如猫儿般嗜睡的芙伶，欧阳厉琼连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嘴角的笑意是多么的柔情与不受控制。

脱去外衫，掀开裘被，从背后拥住芙伶，将他拥在自己的怀中，却没有继续的动作。

原来，这就是她这些日子不再向自己求欢的原因。

他不是没有感觉，一向霸道的厉王变得温柔了，一向对他索取的厉王竟然会关心他的身体，面对这样的示好与温情，本是有些矛盾的心情，在得知这件事情后，再次全副武装起来。

“我不要孩子。”这个孩子是毒药，会让他永远逃脱不了这个女人的掌控，会让他变得没有自我，这个孩子，不能要。

而如他所料，在他说完这句话后，身后的身体瞬间便得僵硬无比，耳边的呼吸也越来越重，对厉王已是了解至深的芙伶，明显地感受到那呼吸中夹杂着的隐隐怒火。

“你再说一次。”

明眼人都知道，此时的厉王已经化身为吃人的狂兽，只要一个不如意，便会撕裂身边的一切。这样的厉王，所有人都会害怕得退避三舍，却只有一人不怕。

“我不会要这个孩子！”语气转硬，更加坚定。

屋内变得诡异般的静谧，惟独残留着还未燃尽的烛台发出“噼里啪啦”的细响。

出乎芙伶的预料，本该勃然大怒的厉王竟然止住了怒火，翻身起床着衣。

“进来。”一声如他往常风格的懒散语调，平定而叫人毛骨悚然。此时她定是带着罂粟花般妖娆致命的笑容，虽然没有转身看向她，可芙伶就是可以猜测的到。

几名在屋外服侍的小厮匆忙进屋，哆嗦地跪着。

“没有事情要向本王交代的吗？”眼神中透射出谜样的色彩，紧紧地盯着呀前的头颅，似要将其烧出一个洞。

这一声问话，让那几名小厮更是不自觉地抖动起来，唇上下颤动着。

“厉王殿下，是……是这样的……”老老实实、源源本本，将白日发生的所有事情交代了出来。本想着以当然芙伶侍君的模样，似早知

道这事或者丝毫不在意，而厉王忙碌一日，也没有时间前去禀报，没想到……

“本王府中竟然还有如此多舌之人，还是消失的好。”细长的睫子一转，投向门口，淡淡的自言自语着。

一道冷风袭过，站于门外的奎安迅速消失。

“而你们，这舌头似乎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割了吧。”极其轻柔的语气，说出的竟是最残忍的话语。此时，跪于地上的几名小厮已是完全瘫软了身子，失去了重心的身子，软软地趴在地面上，竟是连为自己求情的话也说不出来。

依旧是一点也没有改变，芙伶转头看着她，看着她那嘴角残留的冷血笑意。

似是感受到他的怒视，欧阳厉琼转过头：“怎么，舍不得？”

芙伶死死地看着她，咬着唇，溢出点点猩红。毕竟是服侍了自己那么久的人，他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害他们失去说话的权利？贝齿终是松开，“不关他们的事。”

厉王瞳孔一暗。

“想救他们？既然如此，那便乖乖地待在府中养胎。”他总是为了别人而向她求亲，他的目光总是绕过她，施舍给其余不相干的人，而她竟然可悲地只能利用他的这一点，来逼迫他就范。

这个孩子，连他都不在意，为何自己还要如此的执着？而何每每伤害到他，自己便心生不忍，现在，竟然连他嘴角的红色也深觉刺眼。

这样的自己，真是没用，心隐隐作痛。

“好生伺候着，再出意外，小心你们的狗命。”已是明白自己的心不受控制地被吸引，披上外衫，不理会一屋奴才的激动，黯然离开自己的屋子。

屋外，月静如水，却照不进她第一次波澜起伏的内心。

斩杀易将 ...

白离国皇宫之中，闻人千止正坐高堂，看着殿堂之下的皇女、官员。如黑夜般深沉的双眼敛着灰暗不明的色彩，看着匍匐于殿堂之下、一身狼狈逃回宫的二皇女，双唇勾勒出一道不满嘲讽的弧度。

这就是叫她骄傲的女儿，竟然这么轻而易举地便被攻破城门，毫无反击之力。果真是不到危急关头，看不出各人的真正的本事，这个受人器重的闻人初阳，自己的爱女，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怕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吧。

想到江都竟然就这么简单地从她手中被夺走，虽然是满心的不甘与耻辱感，可闻人千止却依旧记得保持着一贯的和煦微笑。她跺着步子走下台阶，来到闻人初阳的面前，“阳儿，如今江都告急，易将军也刚刚到达，你怎么就回宫了呢？”

状似轻柔，却暗藏讥讽。

此时的闻人初阳已经失却了多年来的高贵与霸道，衣衫破履、满脸尘土，以及那颓废不安的神情，叫人无法联想到她便是那白离宠儿——二皇女闻人初阳。

她静静地匍匐在地上，那一场诡异万分的仗阵，那空中莫名出现的星火，以及那从空而降的神旨，都叫她失了自信。真正意义上来说，这是她第一次经历如此大的阵势，眼前却是满目的血、满目的千疮百孔。

在两面夹击之下，她败得彻底，败得耻辱。

郑重地朝着自己的母皇磕了一个响头，“江都在我手中被夺，请母皇恕罪！”

温柔地抚上低着的因赶路而甚是枯黄的发丝，搀扶着跪于地上的闻人初阳起身，“这怎么能怪阳儿呢？都是那冥门狡诈万分，才会叫江都失守。”

冥门，上百年没有消息，却如瞬间从地下奔窜出来似的，毫无征兆。

果真是不得不除啊，况且江都这百年来给白离国带来那么多的财富，怎么可以轻易就送还给冥门?

绝对不可以！

闻人初阳对于自己母皇的安慰，尤为感激，却没有注意到她眼底的那抹不屑。

“倒是潼安令尹，大敌当年，竟然举白旗弃城而逃，没有一点骨气，简直丢尽我泱泱大国的脸面！”声音凌厉，环绕四周，看向惊恐不安的官员，“我白离不需要这样的令尹及官员，迅速给朕将她翻出来，立斩！”

杀一儆百，而她，朕的二女儿，也再也没有争夺皇位的权利。

看来，如今也只有依靠易青凡的绝地反击了。

～

“你们这群胆小鬼，只会躲着藏着的懦夫……”

看着每日轮流更换的，站在城门下辱骂宣战的人，风若情直觉好笑。莫非这易青凡以为她同其他的肤浅之人一般，经受不住这样的辱骂?

叫她受不了的，反倒是这易青凡的按兵不动。

等了她几日，期待着她的反击，猜测着她到底能有何妙计能够攻进这江都，可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死板的方式，言语攻击，外加截断粮草?

这便是白离百姓称呼为“美人将军”的易青凡?

真是叫人失望。

想来长期的安逸，叫白离的斗志薄弱的。

“少主？”殇带着丝疑惑，她真不明白，如今手下的士兵已经恢复，且异常精神勇猛，虽说这易青凡有些战绩，却不是她们冥门的对手，少主为何要拖延战机，任何这易青凡羞辱。

“这易青凡倒是有些本事，手下的士兵也不比之前所遇到的。”

“我相信，冥门的士兵定可所向披靡！”

难得，总是沉稳的殇能够坚定地说出这样的话。风若情拍了拍她的肩膀，“打仗不仅要靠武功刀枪，更要靠这个。”手指轻轻点了点自己的脑袋，“我不希望作无谓的牺牲，多一些谋略，便会少一些死亡，为我冥门保留住更多的实力。”

春日的暖风吹过，柔美的阳光照在她白皙的容颜上，可最吸引殇目光的却是她那嘴角所洋溢着的自信，这样的风若情太过耀眼，而这样耀眼的女子竟然是她的少主，带领冥门走向成功的人！

之前有些躁动不平的心渐渐平复下来。

“少主准备怎么做？”少主向来深思熟虑，让大家信服的人，自己怎么会忘记了呢？

风若情看着挂于一旁的战鼓，向来开战之前，都要敲击战鼓，而今日，她便要利用这战鼓，清除一切杂草障碍，赢得这场战争。

“殇，冥门被占百年，恨吗？”

瞳孔瞬间变得幽深，抿唇不语。

恨？怕是这种情绪已经不能用恨来形容了吧。这样显而易见的答案，根本不需她的回答。

“这一战，便放开打。一洗之前冥门所受的屈辱！”

“好！”呼吸变得不匀，内心暗藏的激动因为风若情的肯定，而无法抑制地全部涌现出来，肩膀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着，紧握的双手紧紧抓住衣衫下角，露出苍白的骨节。

一雪前耻，早已期待的一日，终究要到来了！

～

夜深人静，月白风清。

看着紧闭城门数日的冥门，易青凡暗笑。

不可让上战场的士兵饿肚子，断兵之粮草，是战场上战无不胜的法宝，而她，只需坐等成功。

正在她冥想之时，隆隆战鼓之声从城墙那边传了过来。

战鼓之声起，即代表出征开战。

猛然起身，嘲讽地笑着。

果然沉不住气了，幸好她早已准备。

暗夜之中，士兵等待防备了几日，听到这战鼓声，憋了几日、充斥满胸的斗志全部涌出，纷纷冲向前去，只见从城门冲出一列军队，直朝她们冲过来。

两方交兵，白离士兵异常兴奋，可在即将交战那一刻，冲出城门的士兵却掉转马匹，退了回去。城门再次在她们眼前，紧紧闭合，毫无缝隙。

“哈哈，我还倒是什么强兵，能将二皇女逼退，原来如此懦弱、不堪一击。”易青凡得意地大笑着，想着那群如鼠辈般逃窜回城的小虾，不禁更加自满。想着自己那光辉的战绩，即将再次添上光辉的一笔，她更骄傲不已。

“冥门算什么，易将军威名在外，定是叫这些还不成气候的小兵小将吓破了胆。”一旁的领兵忙嬉笑巴结讨好着，这样的夸奖对易青凡来说很受用，只见那笑容不断扩展，遮挡不住。

“让下面时刻准备着，提防那些鼠辈的夜袭。”哼，只要来一次，她便打得她们有来无回。

这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

隔了两日，深夜中的战鼓声再次隆隆响起，众人又是匆忙起身迎敌，可依旧如上次一般，两军还未交战，冥门的士兵便退了回去。而接连几日，冥门都不断地在暗夜中摇旗呐喊，但是却不应战，让易青凡等人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夜不能寐，原本的斗志也因如此的反复无常而变得脆弱不堪。

就在白离士兵对战鼓声形成条件发射时，却不断有一部分人马暗中忽然偷袭。

白离兵不知这阴险的冥门何时隐藏、何时偷袭，便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易青凡毕竟有些头脑，稍稍一想便知这是冥门所使出的诡计，可城门不开，别无它法。

“少主，我们这样做，如若传出去……”站在城门之上，看着城门再次不定时地打开，发出的一小支士兵偷偷朝着敌方阵营侵袭而去，殇不安地说着。如若这件事被别国的人知道，冥门一向以来的形象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知道之前冥门为何会覆灭吗？”目光冷冷地看着前方漆黑的一片，“因为太过不知变通。战场上，正直是行不通的。只要你成功，那么便可以颠覆一切的说辞。”

“况且，这次战争是不会传出去的。”在殇不解的目光中继续道，“因为她们将全部命丧于此。”殇不知道的是，她已经暗中飞鸽，让建在兰州的冥门派遣军力，从后方包围易青凡，而她此时也正在等待她们到来，再正式发兵进攻，而后方的军队也会彻底剿灭逃兵。

所以，这场战争，白离国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两日后，暗夜中白离士兵再次听到熟悉的声音，忍着那疲惫的身子，起身穿衣迎接战争，本以为又如之前一般，不会交兵，却不想这一次，冥门的士兵如潮水一般涌出城门，一个个皆是养精蓄锐，精神百倍的叫吼着，那叫声似乎要将敌人给击垮。

而直到此时，白离兵才知，这一次是真正地交兵战斗。可待她们勉强打起精神，准备反击时，却已经被激亢的军队冲击地溃不成兵。

眼见情势不妙，易青凡带着一小支士兵，准备从后方逃回。却在半路遇到另一支浩大的阵仗。看着手下的人一个一个地倒在自己的面前。易青凡怒火中烧，她竟然会败得如此彻底，败得如此羞辱。

甩开长刀，混入人群中，浴血撕杀着。

而她倒也不愧年纪轻轻，便爬上将军这个宝座，甚是本事，孤身一人便杀出一条小小的血路。易青凡刀上、身上沾满鲜血，她便不信，凭借她的一身武艺，会杀不出去。可那人流没玩没了，刚杀完周围的人，便又涌上另外一批。

手越来越沉，身子也越来越无力。

“易将军，怎么作为一个将军，身手只有如此而已吗？”如此毫不留情面的讥讽，直叫一向对自己十分自负的易青凡气得快吐血。

围绕身边的士兵纷纷退后，为来人让出一条道。

篝火之下，飘逸的红色身影，洋溢着讥讽的平凡面容，却带着叫人无法忽视的气质。而她的手中，正抱着已经睡得像猪一般沉的淡蓝色小狐狸。

这样熟悉的组合，这样熟悉的面容与气质，叫她脑中灵光一现。

是她！那个在她马下救人的女人！

没有想到，她竟然便是冥门的主人，早知如此，真该在登州便杀了她！

“让我猜一猜，你是不是后悔没有在登州便斩草除根？”抱着小狐狸，走到她的面前，丝毫不怕手握大刀的她突然的刺杀与偷袭。

看着易青凡那更显阴狠的目光，风若情便知道自己猜对了，“呵呵，可是就你？”绕着她走了一圈，“啧啧啧，怕是连我一根寒毛都碰不到。”

如此的贬低，叫易青凡再也无法沉默下去，抄起大刀便朝着风若情挥砍了过去。

一道刺眼的剑光掠过，一片血红的大刀以难挡的速度袭向风若情，可她只懒散地半开着眼，轻柔地抚摩着怀中的“小懒猪”，一点也不觉紧张。而她这样的态度，恰恰彻底刺激了易青凡，握着大刀的手抓得更紧。

就在大刀离风若情只一拳之距时，那低垂的睫光中闪过无趣与决然，“自不量力。”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易青凡手中的大刀瞬间落地，并诡异地碎成一片一片……

全场静默。

身后的士兵恭敬且仰慕地看着自己的少主，誓死效命的决心更甚。

易青凡不敢置信地看着走到她身前，俯视她的风若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

以自己的身手，竟然没有看到她出手！

手中酥麻的感觉还在，而地上那已成碎片的刀片也依旧还在……

“你……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才能在如此年轻便拥有如此惊世的武艺？她到底，是人还是魔？可无论答案是什么，她都知道，自己这一次是彻底地输了，不仅输了这场战争，更输了自己的这条姓命。

风若情伸出手，轻轻撕去脸上的伪装，顿时，易青凡楞住了。

依旧是那双如琉璃般的眼睛，可那光滑如丝绸般的容颜，在夜光下散发唯美光彩，加上其浑然天成的高贵和霸气，耀眼的连她都无法挪移开杀目。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她哪还敢承认自己那“美人将军”的称号？

这样的美貌不属于白离国，而世间可称得上绝世的女子，便属西盟的风若情，莫非？“你是风若情？”

冷哼一声，“记住，这张脸将会颠覆这个世界。”从今日起，冥门已站稳脚步，而她也将以真面目示人，让风若情这个名字，伴随着冥门遍布天下。

“而你，是自行了断，还是要我亲自动手？”今日，不会走出一个人，哪怕是颇具才华的易青凡。

迟疑而目光闪烁，看得出今日自己是必定逃不了。终于，作为将军的自尊叫她抄起身旁的碎刀片，划向脖颈，血溅当场。

“倒也有些勇气。”

起身面对自己手下的军队，看着那一个个景仰钦佩的目光，风若情笑了，她定会带着这些人的信任，一直走下去……

厉王遇刺 ...

“侍君，殿下真是宠你，赏赐那么多珍宝。”小厮看着堆满桌案的珠宝、上好的锦罗绸缎以及从各个国家搜罗而来的稀奇玩意，羡慕不已。前些日子，自侍君怀了身孕后她们便发现，厉王如变了一个般，虽不至于变得怎么太过温柔，却也不再对着侍君冷嘲热讽，只是用目光这么深邃地紧盯着他。

只是上次的争执……

而芙伶却丝毫不领情，前几日送来的几堆东西他连碰也没碰，便堆砌在角落里，如今又送了新的一批，他不懂，厉王到底想耍什么阴谋。在他刚进厉王府时的相互试探，到之后风若情的死，叫她们两人关系不断交恶，想来是因为孩子的关系吧。

低下头看向自己依旧平坦的腹部，五味杂陈。

对于这个不在预料之中到来的孩子，他的心情是复杂的。而想到那欧阳厉琼是因为这个孩子才改变对他的态度，竟然难得主动以物来示好，心中更是躁闷不已。

“殿下已经几日没回府了，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因为芙伶的心善，且不多言，服侍他多时的小厮在他面前，倒是多舌了些，可芙伶并不讨厌，毕竟通过他们的描述，自己可以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自从上次因为孩子而起的争执矛盾，她夜间甩门而出后，自己便再也未见到过她，只是透过这隔三岔五送来的礼物感觉着她的存在。而这几日的漫漫长夜，他却是孤枕难眠。没有了已经渐渐习惯的温暖体温，没有了强有力臂膀的霸道拥抱，这夜变得异常寒冷。

本以为，她是在别的侍君的屋中，没想到她竟然根本没有回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之前即使再晚，她也会回屋就寝。难道她是在外花天酒地？想到这，不免头脑中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刚刚对她的改观因气恼而全部推盘。

近来，西盟国内内讧频起，流寇横行。

聚龙斋包厢内。

“殿下，皇上最近已经开始怀疑了。”奎安恭敬地站在一旁，将近日来欧阳井华派遣人手，暗探厉王府的行动禀告给厉王。

这几日，厉王皆忙于这些行动，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躲避自己对芙伶那不寻常的心思，并将这份苦恼烦躁全部倾泻在这些行动中，引起西盟国内的一阵混乱。

“她终于沉不住气了。”欧阳厉琼笑了笑，看着她着急、撕去伪善的假面具，还真是痛快。远征赤耀的失败损失，加上国内的纷扰，她就是要一点一点地吞噬、一点一点地叫她恐惧。

如今百姓被流寇侵扰的不得安宁，可无能的官员却无法解决，这也使得商人、百姓对欧阳井华产生了怀疑。流言正是扰乱宫中威信、扰乱国家同志的一种手段，而她恰恰抓住了这一点。

“奎安，如今正是本王在百姓之中树立威信的时候。”

“是，我这就去布置。”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去。

“府中，近来还好吗？”就在奎安要踏出房门之时，背后响起了一声有些别扭的问话。

“府中一切安好。”奎安忍住嘴角即将溢出到笑意，故作镇定道。她知道，如若她真的笑出来，主子定会当作是嘲笑，尴尬到死。

目光闪烁，微微向一边飘移过去，看这一旁的窗户，“他呢？”几天故意的躲避，反而叫自己更想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讨厌她，恨着她，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虐待自己到身子，他是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真是个不识实务到男子，哪个男子不是哭着闹着想要怀上她厉王的骨肉？也只有他，将自己当作毒虫，离得远远的。

自己明明随手便可抓到比他美千倍百倍的佳人，而且个个以她马首是瞻，可是却舍不得放手，非他不可。

自己还真的是，有病。

“殿下您是指谁？”

一道阴森恐怖到冷光直射到那明知故问的奎安身上，“奎安，本王今日才知，你竟然如此愚笨，是不是要本王亲自指点指点？”胆子放大了，竟然跟她绕弯子。奎安作为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她能不知道自己指的是谁？

看着厉王已经接近暴怒的边缘，奎安便也不和她打马虎眼，“芙伶侍君近日来很好，只不过，听下人说，厉王殿下您送过去的珍宝全部被堆砌在一角。”

“他不喜欢？”以往身边的男子，收到这些东西不是都喜笑颜开，对她异常热情吗？“男人不是都喜欢这些东西吗？”

看着自己到主子，奎安哀叹着。

主子看似风流多情，可遇到真正喜欢的人，却是像一张白纸。

“可能，芙伶侍君不同于其他男子吧。”目光幽邃，想起那淡然如菊的男子，他总是穿得素雅，也不像其他男子那般争风吃醋，对殿下也是可有可无，却是意外的吸引了殿下的全部注意力。

不得不说，这个男子看似平凡，却有着光芒四射，叫人无法忽视的气质。连她，都升起一股欣赏。奎安暗自想着。

“那你说，他会喜欢什么？”此时的厉王，哪有一点凶残冷血的模样，一副好奇宝宝的望着奎安。

看着这样反常到厉王，奎安冷汗直冒。

殿下看来已经忘记了，自己连她都不如，还是个未经历风花雪夜雏儿，“这……礼物不在轻重，应该是心意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却看多了猪跑，而根据她的悟性，应该是这样吧。

“心意？”欧阳厉琼轻声咀嚼着这个从未接触过的词，默默思索着。

忽然，厉王与奎安对视一点，厉王一个眼神，暗示奎安不要作声。

“奎安，近日来京都花楼中出了什么出名的小倌？”虽然是对着奎安讲话，目光却是微微撇着一旁的窗户，嘴角含着笑。

“回殿下，这绮梦阁倒是出了几个……”毕竟主仆多年，无需言语，便配合默契。

在两人交谈美男的过程中，那窗外悄悄到来的黑影又不动声色地离开。

“殿下，看来皇上开始行动了。”虽是这么说，可奎安脸上却未露一丝担忧。

她相信主子的能力，更相信自己的能力。

～

在西盟流寇窜行，朝廷剿灭无果，百姓受苦之时，厉王开仓并以金钱对百姓进行救助，为失去家园的百姓安排住处，加上有心人氏的特意渲染与宣传，使得厉王深得民心。

虽然朝廷也出钱救助，却是被当作理所当然，而厉王这一举，为其形象与威信大大的加上一笔，一时之间，平日叫人不敢靠近的厉王竟然成了百姓心目中的英勇俊美的活菩萨。

不仅如此，厉王还主动提出前去围剿流寇，彻底救百姓与火海之中。

对此，百姓呼声极高，迫于压力，女帝虽然不愿，却又不得不顺应民心，应允了她的请求。

想着欧阳井华那气得发紫的脸，欧阳厉琼一阵痛快。刚从宫中出来，趁着明媚的阳光，欧阳厉琼漫步在街道，以建立亲民的形象。虽然不少百姓认出了她，却惧其之前的名声，只是远远的看着，不敢靠近。

这一日恰巧是赶集的日子，街道两旁皆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位物品。

目光被一个平凡的摊位之上那晶莹剔透的玉钗，简单却不简陋，在这些零散多样的首饰之中，却是如此显眼。不知为何，这个玉钗叫她想起那个多日未见却时刻影响着她的男子。

在百姓的尖叫惊呼声中，欧阳厉琼走向那个已经快要瘫软了腿的摊主，拿出那支玉钗端详了一会，“多少银子？”

“不……不用银子……”开玩笑，她又不是不要命，胆敢向厉王要银子。

面露不悦，却因围绕着的百姓，而发作不得。再抬头，已是一脸关切与体贴，“本王怎么可以占你们的便宜。”从怀中掏出一块碎银子，扔到摊位上，“这些银子应该够了吧。”看多了珠宝香玉，自是明白这玉钗大概值多少银子，虽然光滑剔透，却并不是上等的玉品。可她可以肯定，这个简单的玉钗芙伶定会喜欢。

将玉钗包裹好，装入怀中。

顿住脚步，扫过一旁，继续向前走着，来到一条小街巷时，身后跟随的脚步声更加明显。

就在这时，窜出一群流寇装扮的杀手，目光中含着谨慎与凶残，想来是要取她的命。

欧阳厉琼转过身，定定地看着她们，“怎么，跟着本王所为何事？”

几人诧异地看着她，想着自己已是十分警觉，没有想到还是被她发现，目光更加凌厉，防备地看着她。

忽然一人飞身过来，将剑直指厉王，想要取首级。

只见欧阳厉琼冷哼一声，飞身跃了起来，长长的衣衫在空中划出一道青色的弧度，快速地与那冲上前的刺客撕杀在一起。身影不停地交错着，分不清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只有叫人惶恐的金属撞击的声响。

就在其他刺客想要上前助阵时，只见一个身影从高空中飞出战圈，头朝下直直地摔向地面，巨大声响之后，刺客头撞击地面，当即在地面上蠕动了几下，便失了声息。

其他刺客惊恐地打量着飘然落地的女子，那个十年来从未展现过武功的厉王，一身青衣，眼睛像一潭深泉，没有丝毫的温度。

只见其手握软刃，雪白的剑身，明晃晃的，异常刺眼。而嘲笑与杀气从那眼中放射出来，迸发四射。对于那刚刚被自己杀死的刺客，却是连余光都没有施舍。

这样的厉王，哪里是什么不会武的人？

看着她刚刚与那人不分上下，这样的厉王倒也没有什么可怕，“一起上！”那个领头的刺客一声令下，几人一起翻身上前。就不信以她们几个高手的身手，能杀不了一个厉王。

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刚刚还费了一番功夫才逼退敌人的厉王，竟然几个错身，在几招之内，便将其余的刺客皆打落于地。

“你们今日失败的最大原因，便是低估了本王。”她欧阳厉琼岂是个被人耍弄的女人，刚才的打斗只不过是因为好奇，以及近日来没能活动筋骨的缘故。

这话以及刚才那一手，叫几名刺客升起一股不安。

地面的细小石快离开地面，升至半空，在几人惊恐的目光中，飞速滑向地面几人，在其还未来得及抗议时，石块便扎进她们胸口，并从另外一侧飞出……

速度快到没有丝毫的血迹滴落，几人便失了性命。

奎安忽然出现在一旁，看着街巷中的一片狼狈，“殿下，这些尸体由我来处理吧。”怎么她总是要处理这些？之前是殿下解毒时所用的男子尸体，再则就是这几名刺客的。

“恩。”在奎安极其效率地将几人运走之后，欧阳厉琼举起软刃，剑面显示着她那带着浅笑的面容。忽一抬手，软刃深深划过自己的左边手臂，血顿时溢了出来。

如那嘴角的一抹笑，鲜红而妖异。

～

“厉王殿下遇刺受伤了！”一声大叫，传进府内，也传进了芙伶的耳朵。

受伤？那样一个武功高强而又诡计多端的人，怎么会被行刺，而且还受了伤？

起身急步来到窗前，看着窗外的一片混乱以及那血染衣衫的女子。顿时，他抓紧胸口的衣襟，感觉自己周遭的空气全部凝结起来，浑身穿行的血液全部冻结。

厉王被手忙脚乱的众人扶进屋子，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厉王的身上，甚至忽视了一旁的芙伶。

床上的人玄衣散发，一身褴褛，尤其是手臂处，虽是作了简单的包扎，却依旧不断地从伤口中溢出鲜血。如此狼狈的模样，哪里还像叫人生畏的厉王。忽然，躺于床上的厉王睫光一抬，与他对视上，神色自若且平静，望向他的目光复杂难懂。

本该是大快人心，暗自窃喜，可芙伶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忽略掉心头那一抹撕裂的痛，不自在的撇开与厉王对视的目光，想要遮掩住内心的不平，在厉王的深邃的注视中悄悄地退出房屋。

站在屋外的花园中，看着随从大夫进进出出。

稍许，奎安来到他身边，“侍君，殿下让您进去服侍。”

本以为以芙伶侍君对殿下的不待见，自己要花些唇舌，没想到他只是微微一楞，迟疑了一会便转身进了屋。

看来，芙伶侍君并没有所见的那般讨厌殿下。

原来，殿下也不是完全的单相思啊。

矛盾心境 ...

“本王口渴了。”芙伶前脚刚踏进屋子，便听见欧阳厉琼那无病呻吟的命令声。

果真还是那个不顾别人意愿、喜好命令别人的厉王。看着她那副叫人生气的安逸神情，本准备踏向桌子的脚收了回来，转向一旁的塌边，坐了下来。想着平日总是自己被欺侮，而现今她难得一次的病瘫在床上，能耐他何，便也无惧地看着她。

芙伶他那通透漆黑的睫子里纯净如往昔，没有一丝的杂质。而那眼中所闪动的灵动调皮的光芒，就像在这一片纯白中加入了一丝色彩，光彩夺目，夺去了欧阳厉琼所有的注意。

这样的芙伶，多了份生气，多了份可爱。

本该生气的她，却因为这份生气与可爱而放松下来。用那没有受伤的手臂艰难地撑起自己的身子，想要伸出手自己去拿一旁桌上的茶水。可却不小心撞到了其身旁的矮蹲，矮蹲轰然倒地，发出刺耳的撞击声，而欧阳厉琼也无力软下了身子。

芙伶急忙起身，将她按回床上后，将一旁的矮蹲扶起。无奈地瞪了她一眼，看着她那有些委屈、有些受伤的神情却又无法谴责她什么，只得重重地跺着步子，将心中的不甘全部发泄在这地面上。来到桌前，倒了杯茶水恨恨地递给她，随着他有些粗鲁的举动，甚至有几滴水溅了出来。

见欧阳厉琼只是这么看着他，却迟迟不肯接过茶杯，便直接“砰”的一声朝矮蹲一放。

谁说他温柔体贴，气质脱俗，在自己面前，他便完全露出了原形，甚是粗鲁。欧阳厉琼哑然失笑，可这样的他，在自己眼中却是如此独特而有魅力。

一把抓住芙伶那叫自己迷恋的修长细嫩的手，牢固的不容他逃脱，哪里像刚才那般连起个身都无力的模样？只见她从怀中掏出玉钗，放入他手中后，便松开手，似没事人一般转过她的目光，接过一旁的水，喝了起来。

芙伶看着手中的玉钗，有些好奇地看着那故作镇定的厉王：“这是什么意思？”虽然第一眼便喜欢上这个玉钗，可对于她无缘无故的举止还是感到困惑。

“送给你的。”轻咳一声，有些心虚地目光四处飘移着。谁能想到，原来亲自送个礼物竟然会如此的难为情，如若叫外人看到她如此这副憋屈的模样，那简直是威信扫地。

“这是本王亲自为你挑选的。”余光看着芙伶转身，想要将这玉钗一同放进角落，急忙出声道。

芙伶顿了顿，狐疑地看着她。

“你有什么目的？”平白无故对他这么好，还亲自为他买礼物，这不像她，“是为了孩子吗？”如今，也只有这一个解释了。

气恼着他的不解风情，却又无法在他猜忌的目光中说出自己的心意，不禁有些气闷：“你可以这么理解。”赌气地将头撇向一边。

可想想，这能怪谁，都是之前自己对他的漠视与残酷，叫两人处于如此的境地。

芙伶不去理会心中的失落是什么，毫不迟疑地将玉钗放进角落里，与那些之前送来的珍宝放在一起。

“你……”欧阳厉琼深锁眉头看着他，“你就这么讨厌本王？”他怎么就不能同其他男子那般，对她温柔些，对她讨好些？他怎么就不能当收到礼物时，欣喜地收下；当别人对他好时，不要这么执拗？

“对。”丝毫没有思考，便脱口而出。

“就因为本王伤了那风若情？”欧阳厉琼眯起双眼，那神色中有着暴风雨前的宁静。

芙伶并没有回答，只是紧抿着双唇，眼中透着一股恨意与气愤。

“如若那风若情真的死了，那你是不是准备恨本王一辈子？”

芙伶目光闪烁地看着她，之前，少主的果断与能力叫他佩服与爱慕，而面对那等待许多才出现的少主，他曾经誓死效忠。可眼前的这个人却伤了她，毁了她们冥门等待了百年的光明。如今，少主死了，冥门的人下落不明，而她却停留在这里，怀了敌人的孩子。

虽然之前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可现在……

复杂的心情，连他自己也无法摸透自己心底真实的想法。

“我……”

“殿下，听下人说您受伤了……”本是静默的屋子，一道尖锐的哭丧声打断了芙伶刚要做出的回答。

欧阳厉琼期待着的答案因为这忽如其来的一声而落空，愤恨不已，看着那穿的一身花俏，头顶一脸厚重妆容的祁葆杰，“你来做什么?”

祁葆杰瞪了芙伶一眼，随即在转向欧阳厉琼的时候，看着她手臂上包扎好的伤口，脸上泪水在眼眶中转动着，一脸的心痛与怜惜，仿佛稍一言语便会滑落下来。想要探向厉王受伤的手臂，却被她轻易的躲开。

感受到厉王不耐烦的目光，却不愿退缩。

这些日子，自己在这深府中仿佛就是一个透明人，不仅自己的妻主从不来看他，就连下人也怠慢他。自从那小贱人不知耍了什么手段，怀了厉王的身孕，整个厉王府全部围绕着他转，这已经威胁到了他作为正君的地位。

他不甘心，而这样的羞辱，他堂堂祁家最受宠的二少爷也承受不起。

“殿下，您伤的重不重……这……”楚楚可怜，如若被其他女子见到，肯定会为他而感到心中绞痛，想要将其拥入怀中好好安慰一番。

芙伶那本已被搅动的心湖，因为这一幕，而再次恢复平静。

他怎么会因为这种人而动摇，他怎么可以因为那一个小小的玉钗便对其消退些恨意？他怎么会忘记，这厉王府中，不只有他一个侍君，她的男人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员。

看到站在一旁露出讥讽、不屑地看着她的芙伶，欧阳厉琼顿感头疼，这样的他仿佛又恢复到前些日子的模样，不为任何人所动，“出去！”

祁葆杰转过头，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看向芙伶。芙伶无所谓的想要转身，想要将空间留给这位正君，他不断地麻醉着自己，不要在意，不要在意。

“你不许走！”祁葆杰被一股大力推倒，如炬的目光仿佛要将他燃烧殆尽，“你，给我滚出去！”

在情敌面前被这样的怒斥羞辱，顿时，祁葆杰的脸上红白相见，急得两眼通红，这一次，泪水无须憋忍便滑落下来，看着厉王那毫无商量的决绝，深知她的冷酷，便也不敢真的惹怒于她。迅速地爬起身来，捂住嘴巴“呜呜”哭着奔了出去。

“你会不会太过分了。”见她如此无情地对待自己的夫君，芙伶不免有些难过。对待正君都如此，那么行同蚂蚁般存在的侍君那又如何呢?

“你不用管这些。”她娶祁葆杰，对祈家的觊觎，她不想告诉芙伶。虽说自己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是黑如碳墨，可她依旧不想再为其添上一笔。

这个对话后，两人都不再主动出声。

看似和谐却异常诡异的气氛，在两人之间散播开来。

～

话说，厉王因为为百姓出头，而被流寇暗中刺伤的消息在市井间不胫而走，百姓对其的尊敬更甚。而厉王不仅没有因为这次刺杀而受到恐吓，反而更加坚定了要为百姓出头的决心，这叫为其担心的百姓更是感动不已。

而后厉王大张旗鼓地带领一小支军队，在百姓的欢送中踏上了除匪之路。

仅仅一个多月，便不断有捷报传回京都，厉王身先士卒，亲自上阵指挥，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形象更是深入民心，一时之间，厉王的名声有直逼皇权之势。

而在这一个月之中，冥门的兴盛与崛起也在短时间内传遍了整个大陆。

白离国几次反扑行动都被风若情的计谋所扑灭，损失数名大将以及精锐部队。在不断的守城战争中，冥门建立了自己战无不胜的威望，得到了江都百姓以及士兵的爱戴与拥护。

冥门虽未建立帝权，却有一位得到众人景仰的少主。江都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位少主是何种模样，也没有人知道这位少主为何不亲自登基为皇，建立自己的皇权。可她们知道，这位少主却有着无数皇家所期待的百姓信任与跟随，有着最勇猛强大的兵力，为其誓死效命。

风若情仿佛有着极其强大的向心力，她就像一阵旋风，吸引无数人为她赴汤蹈火，出生入死。

冥门在建立之初，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样的冥门不仅使得白离国惧怕，同时也使得其他两个国家对其高度的警惕。

面对江都的久攻不下，白离国也没有了更好的办法以及兵力去面对冥门那以一敌十的高昂气势。而冥门的不断强大，最先威胁到的便是离它最近的白离国。这样的危机使得兴盛多时的白离国皇宫中充满的阴霾，而最为急噪苦恼的便要属女帝闻人千止。

“谁愿意出使江都？”

女帝闻人千止此话一问出，殿堂上竟无一人做声。全部的官员皆是低垂着头颅，屏住呼吸，想要使得自己变得透明。

本来，使者不该由她们这些官员前去，为此次求和，为表对冥门的重视，这重任便也轮到了她们的身上。

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可白离国毕竟连同其他两国一同侵犯过冥门，对于白离国，冥门定是深恶痛绝，此时主动送上门去，岂不是任其宰割？

“哼，没有人要毛遂自荐？”眯着眼，看着殿堂下自己引以为傲的官员，平时国泰民安时一个个伸长脑袋要加官进爵，而如今大难临头之际，真正要她们发挥本领时，却是没有一个能领头之人。

“母皇，让我去吧。”

这一声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只见大皇女闻人秋跪于堂前主动请旨。

女帝欣慰地看着那唯一叫自己信任的女儿，之前的秋儿对于什么事都不在意，甚至是没有继承皇位的野心。可自从从西盟回来，迎娶

了西盟国九皇子欧阳耀华之后，便渐渐主动接触朝廷的事务。

无论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她，自己都感到无比欣慰。而自己虽然也有意让其继承大统，可她也必须以自己的能力让白离百官及百姓信服。冥门正是需要积累人心之时，这一次出使，虽然会有些波折，却不会有危险。

“好，这一次便由你前往江都。”

再遇故人 ...

当闻人秋赶到江都时，本以为要费一番周折才能够被放行，却不想只是让手下一同跟随的人通报了一声，城门便丝毫不避讳地被打开。

从门内走出一群精兵，带领着她们入内，入眼的一幕竟是一片沸腾。

江都街道之上，市井小贩的叫卖声，来来往往的人流，热闹非凡。虽然每个人都很忙碌，可她们的脸上都洋溢的笑容与快乐。前些年，当她来到这里时，是一片死寂，如此大的反差，莫非全是因为那冥门的少主?

看得出，百姓对冥门的到来是欢迎的，对这冥门的少主是仰慕的。

这个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闻人秋心中不禁打了个突。

来到那多年前冥门所建的宫殿，之前这里一直被白离国占领居住着，而今真是时来运转，又回到了她们冥门的手中。

到了门口，身侧跟随的几名侍从被留下，仅允许她一个人来到曾经女帝专属的御书房。只见御书房内，一个熟悉的身影背对着她。在日光照耀下，朦胧的光晕环绕着她，如诗如梦，叫人看得如痴如醉，不忍将目光移开。

“你便是冥门的少主？”闻人秋看着她那深紫色的衣袍上绣着的银色蟠龙，这样的穿着昭示着她的身份。可看她的背影，明明是一个年纪尚浅的女子，真难以叫人相信，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年轻少主，深

受众人爱戴与拥护，带领着冥门夺回江都，在这世界里打下一片天，竟然叫白离以及其他两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闻人秋，白离国倍受瞩目的大皇女。闻人千止那老家伙怎么会放心让你前来，她难道就不怕我杀了你吗？”悠散如金石丝竹般，懒懒地说道。

虽然是背对着闻人秋，却依旧叫她感到一种无法忽视的压迫。

自己自小便是白离国的长皇女，自小便被培养着拥有凌驾一切的属于皇家的霸气。平日里别人见了她，皆是被她有意无意所散发的魄力而震撼住，无不诚惶诚恐地服侍着她。可今日，她竟然有一种气势被压的感觉，而且还是这一道背影。

缓过神来，“作为白离的大皇女，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就像之前前往西盟和亲的说辞，这一次也是如此，更别提她如今的心境已经有了改变，那高高在上的皇位，对于她来说，是胸有成竹，“如今江都已经物归原主，我白离也并不想与冥门为敌，可如今冥门却处处打压……”

“不想为敌？”这应该不是冥门率先挑衅吧，她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罢了，怎么能算是打压呢？看来，她们早已忘记之前冥门遗孤百姓在她们的压迫下，凄苦的生活。如今来求和，应该也是因为白离国已经被冥门的侵袭扰的不得安宁吧。

“堂堂大皇女，这是来求我收兵吗？”那道背影慢慢地转过身，淡然地看着她。嘴角噙着讥讽的笑，嘲笑着她那颠倒是非的本领。

“你……你是风若情……”那熟悉的身形，世间少有的面容，那明明是叫她印象深刻的——风若情！

“好久不见了，大皇女殿下。”迈下阶梯，走到她的面前，“还真是荣幸，能够在大皇女殿下的脑中留下一席之地。”

闻人秋就这么看着她，沉默不语。虽然风若情说这句话时带着微笑，却是叫她觉得浑身仿佛置身于冰湖，结了一层冰霜。

“你不是已经……”她不是已经死了吗？因为欧阳耀华的关系，她对这个女子异常的熟悉，在西盟时，她便已经察觉到耀华对她不同寻常的感情。而前一段时间耀华的失态，也是因为她的事，而通过她私下的调查，才得知她在西盟国所出的事情。

可现在，她怎么会好端端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并且成为这灭迹百年的冥门少主呢？

“呵，世事无常。”嘴角那弯曲的弧度越拉越大，“大皇女不也是，之前的无欲无求，而现在，眼中充满了欲念与目的。”自从闻人秋带着欧阳耀华离开西盟，白离国内便接二连三的发生变故，四皇女被遣散边疆、七皇女被弃冷宫，而这些，怕是都与这看似面善的大皇女脱不了干系吧。

垂下目光，掩饰住眼底的惊诧。

“耀华他爱你。”语气中带着淡淡的落寂。

“那又如何？”想用人情跟她套近乎？看来闻人秋并不了解她的个性。人情？那也要选对人，区区西盟国的九皇子，便想叫她放弃迟早会到手的胜利？

不得不说，她还真是天真。

“你知道吗，是我对不起他。不顾他的意愿将他带到白离国，因为两国的利益而迎娶他而夫。”如若不是自己，欧阳耀华应该还是那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九皇子，享受着西盟女帝以及凤君的宠爱，是自己逼得他离乡背景，使得他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她应该补偿他所失去的，如若他想要，即使自己不喜欢，也定会努力去争取。

甚至于，这高高在上、充满荆棘的皇权之路。

闻人秋说得煽情，可对于闻人秋与九皇子之间的事情，风若情并没有兴趣去听，而关于她的改变与想法也与自己无关。她所在意的，只有事关自己以及冥门的事。

对于敌人，她也一向不会心软。

“今日在这里，掐死你便如同掐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在闻人秋警惕的目光中，嘲笑地转身，“可是，我不会伤你。请你回去告诉闻人千止，我会让她亲眼看到白离在冥门手中败亡，亲眼看着冥门的领土不断扩张，一点一点地吞噬掉她的老命。”

“还有，真不好意思，你的帝王梦怕是再也无法实现了。”

“你……”如此大言不惭的风若情，真的是很叫人生气，却偏偏，自己清楚地明白，她带领下的冥门，或许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你这是威胁我白离？”

风若情冷然地瞥了她一眼，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直到看到闻人秋眼底的惊恐与害怕，才笑着开口：“这不是威胁，而是事实。”

无论她怎么认为，冥门对白离以及对于其他两国的敌视是不会改变的，屈辱了那么久，如若不为其有个宣泄点，那么冥门所有的人皆是不会甘心，而这最好的宣泄点，便是让欺侮过她们的国家，在这个世界销声匿迹。

～

待闻人秋无功而返，则代表着白离与冥门之间再无缓冲的余地，这一场战争也是势在必行。在这次出使无果后，白离国的精锐军队全部处于备战状态，高度警惕着，时刻准备与冥门大战一场，而白离虽骁勇之人较多，却缺少上战场浴血奋斗的经历，因此这能挑起大梁之人，也并不为多。

闻人秋并没有对百官说出冥门少主的身份，在白离，也只有她自己和欧阳耀华两人在西盟见过风若情，对她有着较深的渊源。对于其他人，告与不告，她都依旧是冥门的少主，都是必须要面对的敌人。

回到自己的府宅，神色恍惚。想起自己唯一娶进门的正君，自欧阳耀华嫁给她后，便对自己没有好脸色，而她因为歉疚也就随了他。直到西盟女帝盛宠将军之子秦虞，凤君地位被威胁的消息传入白离，欧阳耀华才与她结夫妻之好。

她深处宫中，处在这尔愚我诈的阴谋中，自是明白，他如此大改变的原因。

他是想利用她，往上爬。

而这，也是自己亏欠于他的。

在西盟，自己便对这个九皇子存在着好感，那时的他有着自己所一直期待的纯真，在那宫中就是一个异类的存在。而在这里，他的成长与坚忍，也叫她心疼与懊恼。

已是接近日暮，可自己的府中依旧是灯火通明。

进到屋里，遣退所有的侍从。

见她回来，欧阳耀华冲着她微笑着，可闻人秋明白，这笑容中有着叫人无法忽视

Chapter_8

的戒备与疏离。他改变得太多，变得善于伪装，就连外貌，也褪去了青涩，因为怀了身孕而变得成熟与丰韵。

看着欧阳耀华那已经微微隆起的肚子，算算时间，如今已经是将近五个月了。

隐去所有的情绪，笑着迎上去，蹲下身子，将耳朵贴上欧阳耀华的肚子："你和孩子还好吗？"无论是怎么样的阴差阳错，她都将其当作是老天的安排，对这个孩子充满着期待与关心。

"恩，我们都很好。"睫光一转，"这次出使，成功了吗？"

那充满期待与对孩子疼爱的神情瞬间收住。他从来关心的都不是她，他仅仅关心着出使的成败，对其仕途及皇位的影响，而忘记去关心自己的妻主是否在江都遇到困难与危险。

将自己在宫中描述的情景再次简单地转述了一遍，果不其然，得到的是他的失望与隐藏在眼底的戾气。虽是习惯于他对她的无视，可这样的态度却仍然叫她心中一紧。想到风若情，无法避免地升起一股羡慕以及嫉妒。

慢慢起身，坐到他的对面。

"还记得风家的二小姐吗？"

虽是垂着瞳孔，却从缝角中注意到，在她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欧阳耀华身子微微一僵，看来他依旧是惦记着那绝世的女子。

本是不想告诉他，可想到风若情对白离国的宣誓。她坚信，风若情迟早会将大军开进白离，而耀华也迟早会看到她如光一般耀眼的存在。与其到那时，他痛恨自己对他的隐瞒，还不如趁早告知于他，让他心里有个准备。

当他再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则是完全被打蒙，头脑中如有无数蜜蜂一般"嗡嗡"作响，叫他无法思考。她的容颜、她那无情的话语，都

像是昨日才见才听似的，一片清晰。来到白离后，自己仍然注意着她，可几个月前，她的亡故却是叫他史料未及，也失落了好一阵。

难道，她并没有死?

“她便是冥门的少主。”

欧阳耀华在她继续着话题时，神色只微微一闪，即使心中激涌澎湃，却极力压制了下来，只淡淡地说道：“没有想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能想到，一个人可以从无能之辈，在短短数月便称霸一方，成为一方霸主。

而他特意的无所谓，不知道闻人秋会不会发现什么异样。虽然特意表现得不在意，可那高度集中的精力，以及静心屏气，全然逃不过闻人秋这个自幼习武之人。

“我在离开时，特意打听了一番。她并没有再娶，而那与她在西盟成亲的祁家少爷，也怀了身孕。”对于风若情在感情方面的重情重义，自己是十分钦佩的。

在这世上，极少有女子可以只钟情于一个男子，就连她自己，现在作为皇女，对于母皇的暗示，她可以装作不知。可今后如若真的继承大统，那么一切都由不了她。

耀华双手捏得死紧，揪皱了被褥也不自知，只听有些沙哑却咬牙切齿的痛恨声：“她们之间的感情，还真是好！”她在放弃了她们之间的指婚，让他远嫁白离后，竟然可以过得如此风光，而他更痛恨的则是，她似乎完全忘记了，他——欧阳耀华的存在。在她风若情的心中，自己难道就真是个微不足道的存在吗?

他好不甘心，好不甘心……

早便已听闻了关于冥门的过去，祖宗也将这事当作一段光辉的历史来叙述给他们这些小辈听。可在转述中，不尽为事实，她们皆是为她们的侵略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在欧阳耀华看来，虽然冥门声势正旺，可毕竟刚兴盛不久，如若只是依靠白离国，那么或许不会将其尽数剿灭，可如果如同百年前那

般，三国联合呢?

百年前可以做到，那么现在也一定可以做到。

看着他的沉默，对他了解至深的闻人秋已经知道了他的决定。而她也承认自己的奸诈，利用他对风若情的矛盾感情，来让他拉拢西盟国，心甘情愿地出兵助白离抵御冥门的攻击。

看来，不仅是耀华变了，连她自己，也变了。

祁少耍毒 ...

当厉王扫平匪贼、回到京都，百姓竞相自行组织前往观望、迎接她们心目中的英雄。

这一次的除匪行动，使得“厉王”成了匪类惧怕的荆棘，百姓护身的活佛。

女帝欧阳井华纡尊降贵，亲自前去城门口迎接，文武百官皆陪同前往。女帝如此“圣眷”，一时之间，厉王的风头无二。

厉王也不谦逊，倒是显得轻狂，对于女帝的恩赐丝毫不推搪。

而女帝对她的不满，也因此升至到了顶点。

不日，在女帝收到从白离国飞来、欧阳耀华的锦书后，倒是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冥门的出现，她本就是很担忧。只是暗自庆幸着冥门离西盟相距甚远，如今火势也还没有烧到西盟，加上近来自己也被些琐事弄得焦头烂额，便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今不同，欧阳厉琼的存在，在她看来，就像是一道催命符，是她心底的一根碍眼的刺，严重威胁到了她的皇位。

这一次，使得欧阳厉琼在百姓中的呼声极高。可自己却没有十足的把握去消除她对自己的威胁，或许将她调配出去，会给自己一些时间来缓冲、去准备吧。

欧阳井华看着手中拟好的圣旨，想着如此一来，这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便得意不已。可她不知道，往往，期待得越高，跌得也会越惨。而欧阳厉琼，也并不是她周围那些能够轻易被掌控住的人。

～

自从几日之前，听闻欧阳厉琼即将安然归来后，芙伶便日日不能安眠。

每当他强迫着自己入睡时，总会在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棱角分明的女子容颜。

而这一日，自一大清早，厉王府内便不断有人来报厉王的行踪，每个人都精心装扮，等候着厉王的归来。可这欢迎的锣鼓声却迟迟没有飘扬进厉王府内。

迷离的月光之下，芙伶那黑色柔顺的发丝随着风轻轻地飞扬着，他那红唇轻抿，漆黑的眸子如迷上了一层水雾，为自己如此不寻常的行为感到困惑。

“侍君，外面凉，容易冻着，还是进屋等殿下吧。”如今芙伶侍君或许怀的就是厉王殿下的长女，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如若有什么闪失，别说是他，就算是整个厉王的人也承担不起。

小厮的叫唤声惊醒了他，看着小厮担忧的目光，有些羞恼：“谁说我是等她的。”

这欲盖弥彰的否认，小厮也只得应声附和着。在厉王府内，明眼人都能看出芙伶侍君与厉王殿下之间存在着的火花，而每个撞到火花口的人，也都会受到牵连。之后，府中小厮便都装着傻，保着自己的小命。

感觉到身边小厮了然的目光，气恼地跺了跺脚，回到屋内躺在床上，强迫着自己入睡。

直至深夜，轻微的“吱呀”推门声，将芙伶从睡神那叫唤了起来。

也因他一直睡得不太安稳，脑海中尽是思索着其他的事情。

芙伶知道，此时进屋的必定是那欧阳厉琼，月余未见，他眯起双眼，想要在这一片昏暗之中去看清楚她的模样。

见她走向烛台，点燃火星，屋子顿时便得一片通明。芙伶赶紧闭上双眼假寐，如若叫她见了自己到这时还未入睡，不定还认为自己是

在等她呢。

听着轻微的脚步声，感觉到欧阳厉琼渐渐走近床边，走到了他的身旁停住。虽然自己是闭着眼睛，却依然感觉到有一束很强烈的目光在注视着他，而在这样的注视中，不禁开始紧张地握紧在被褥底下的手心，感受着手心溢出的细汗。

欧阳厉琼看着那微微颤抖着的睫毛，目光中含着一丝惊慑人心的光芒，目光微闪，就这么看着紧紧地盯着他。

那男子粉红水润、如樱桃一般的唇仿佛是在勾引着她去品尝，欧阳厉琼深吸了一口气，直接弯腰堵住了那张红唇。

芙伶猛然睁开眼睛，“吱吱呜呜”地抗议着，可奈何欧阳厉琼的霸道以及属于女子的力道，他的唇始终无法从她口中逃脱。

欧阳厉琼将这些日子以来的情绪全部汇集在这一个吻中，狂野而激烈。

在芙伶即将被吻得窒息之前，她终于松开了他，舔着唇角，回味无穷。他的身体就仿佛是柔软的棉花一般，叫人摸着爱不释手，才多久未见到他，怎么就对他如此的眷念。

“不装睡了？”噙着笑，直说得芙伶刚刚恢复的脸色，白一片，红一片，尴尬不已。

一路赶回京都，为的便是能见到他这个惹人精。可是，回宫后百官为其举办了宴席，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在百官以及百姓中留下好的声望，她必须得去。

“我……我不是在等你，你少自作多情了！”极力维持着之前那平淡的口吻，可却因之前那激烈的吻而破了功。

“我有说你是在等我吗？”见他这么不打自招，几日来赶路的疲劳已是消退不少。她并不愚笨，之前是迷雾遮盖住了她的眼睛与脑袋，可这一路，稍加想象，便可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寻常，而今日，她更加肯定他的心思。

而让这份心思不断滋生的最好的办法，便是等待。

她不能够逼得他太紧，也不能够放得太松，对于他，自己还真的是煞费苦心、用尽脑汁。

懒懒地褪去长袍，侵上他温暖的身子。

“不行。”推桑着她的毛手，抗拒着她的亲热与靠近。

“我会小心不伤到孩子的。”伏在他的身上，小心地撑起手臂，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压到他的肚子。靠近着他的耳边，轻声诱哄着。

而同时，双手也不闲着，熟练地解着他的里衣。

芙伶只觉得她有些凉意的手探向他，随即身上传来一阵凉意，再一见，身上仅着的单薄的里衣已经被褪至身下，露出他的一大片雪嫩肌肤，在烛台之下，竟是如此清晰美丽。

因为怀了身孕，芙伶的身子变得更加圆润，肌肤吹弹可破，异常粉嫩，那样的叫她渴望以及难以自抑。

惊呼一声，想要拉过被褥，将自己遮掩住。

可欧阳厉琼黑眸中渗透着几分狡诈的笑意，悄悄地压住被褥的一处，让他不能得逞。

“这么美、这么柔软的身子，为什么要将它遮盖住？”

“你……”

不容他争辩，欧阳厉琼再度俯下头，吻住他，吞噬了他所有的抗议，让他在这个绵绵的深吻中变得气喘吁吁，变得不能再继续言语，忘记所有对她的抗议。

芙伶叫她吻得娇喘连连，只觉口干舌燥，浑身如置身火海般滚烫发热。

欧阳厉琼抬去头，黑色的瞳孔望进他意乱情迷的双眼，看着他为自己而失去神智，一股极大的满足感涌上胸腔，这样的他，叫自己的身体陷入疯狂，想要暴虐地向他索取着一切。

漫漫长夜，两具身体干柴烈火般燃烧着。

～

翌日，女帝直接以昭告天下的形式，将圣旨送至厉王府。以厉王足智多谋而由，命其前往友国白离共同讨伐乱贼冥门。

手中抓着这道“强制驱逐令”，嗤笑一声。自己的这个皇姐，莫非以为自己多么了解她的脾气？难道认为用这一招调虎离山之计，就能将她给除去吗？她可以直接以武力从她这位皇姐手中夺得西盟，可如若这样，便会少了很多的乐趣。

欧阳井华并没有给她许多时日来准备，三日后，她便得“遵从”圣旨离开京都。

深夜，欧阳厉琼来到屋内，不顾芙伶的推搪，再次要了他。

由于腹中的胎儿一日日地长大，那心血相通的感觉，芙伶也渐渐便得平静，虽然依旧对欧阳厉琼保持着距离，却也没有刻意的排斥。

今日的风特别的大，吹灭了烛台躺在床上，听着冷风撞击窗帘的声响，欧阳厉琼紧紧地将芙伶搂抱在怀中。

“跟我一起去白离。”欧阳厉琼不容置喙地开口。这已是她的决定，无论他是愿意去或是不愿意去，自己都要他偕同离开。

这一次出行，路途遥远，或许往返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将他一个人留在厉王府内分娩，也有些不放心，且她也不想错过她第一个孩子的出世。

与其这样，还不如将其随身拴在自己的身边就近看着。

欧阳厉琼没有想到，她的这个决定，引发了一个软弱男子深藏心底的嫉妒魔鬼，小心谨慎的她竟然会差点栽在这个决定之上，栽在一个她平日里从未正眼瞧过的男子手中。

府中的忙碌，看着下人们精心地为那贱人购置前去白离时取暖的衣装，嫉恨的小苗在祁葆杰的心底瞬间成长为一棵乌黑发紫的大树。

这一次，厉王的胜利归来，百姓对其暴戾的印象完全改观，受到了京都无数男子的爱慕，而他这个厉王正君也是风光无限，府外男子望他的眼神中都夹杂着羡慕。可有谁知道，厉王这次回来，他竟是连一面都没有见上。

他与自己的妻主，就仿佛是过路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连奴仆都不如。

厉王决定带芙伶一同离开，更是当头一棒，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屈辱。隐藏着的危机意识已经冲破堤坝，他不能再这么隐忍下去，他不能让别人夺走他的位置，他要给那个贱人点颜色瞧瞧。

拿出一小包银色的粉末，那是几日前的暗夜，一个自称要帮助他的蒙面女子，偷偷塞给他的。之前他虽然心动，却不敢真正的行动。这一次，为了保住自己正君的宝座，他什么都抛出去了。只要将这包粉末偷偷地浸泡在茶水中，让那个小贱人喝下去，那么便不会有那个威胁到他地位的怪胎，而没了那个怪胎，厉王便也不会对他另眼相看。

阴冷的旋风吹拂着他的发丝，遮盖住他那万分诡异的笑容。

～

听闻厉王即将带着自己怀孕的侍君一同前往白离，厉王府内男子才知，原来只要怀上孩子，便可抓住厉王这个多情女子的心。个个烧香拜佛，询问偏方，期望着靠着孩子一步登天。

小厮们看着装扮得雍容华贵的芙伶，虽然以往纤细的身材不再，脸也不是特别的美艳动人，可他却是有着一种温暖的气息，吸引着别人的靠近。而他的一举一动，皆是优雅得让其他男子感到卑微，甘心地去服侍他。

见他朝自己走来，从前厅来的小厮赶紧欠身行礼。

芙伶看着他有些熟悉的面孔，他记得这名小厮乃是欧阳厉琼身边的人，不知他此次单独来见自己是什么事：“厉王派你来的？”

小厮点了点头：“是，昨日风凉，厉王殿下担心侍君身有不适，特派小人送些补药过来。”微微低垂着脸上带着笑容，可眼睛的深处却是阴沉沉的，透着冰冷的残忍。

因为其是厉王的随身小厮，因此当他独自前来时，屋外的小厮并没有阻拦他，只当他是来传达厉王的命令。

见芙伶咬着唇，对于厉王的“关心”沉默不语。这些日子，厉王不顾他的意愿，让其陪同前往白离，再则便是私自为其购置衣物，如今又派小厮来送补药。这样的盛情让他感到压力，感到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心底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他深知，那个以强硬之姿硬闯入他生命的女子，已经渐渐地搅乱了他的心湖。

小厮见他没有反对，便将补药放在桌子上，之后便站在一旁伺候着，等待他的进补。

“你出去。”

小厮刚要出声，却被芙伶一个淡漠的眼神望了过去。小厮也明白，这位侍君看似温柔，却是固执地连厉王殿下也没办法，便欠了个身退了出去。

芙伶捧起瓷碗，为了孩子，他不应该和她怄气。

缓缓地将碗送到嘴边，慢慢地仰起头……

看着这一幕，躲在屋外的小厮则露出一抹诡计得逞的笑容……

严厉惩罚 ...

就在厉王筹备着远征时，这次几万来余精兵，女帝可谓费劲心思。既想将厉王远调、远离西盟，又害怕其掌控住兵力、对自己不利，特派将兵符放在同行的武将军秦骛身上，明了说，便是她堂堂厉王表面是代表西盟出使的王爷，其实只不过是个毫无兵权的陪衬品罢了。

而她如若拒绝前往，那便是有损她刚刚取得的好名声；而如若就这么去了，便是趁了女帝的心，如了她的意。可即便如此，欧阳厉琼依旧要去，她要叫欧阳井华知道，即便是将她远调，也是毫无用处的。

这秦骛之子秦虞在宫中得女帝盛宠，因此这秦骛在赤耀国失利后，并未受到责罚。此次，更是被当作亲信，派遣在厉王的身边当作眼线。

而此时，冥门的队伍也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壮大着，频频出兵，迅速占领了白离国的金襄、雁岭、定盐等北部周遭郡县，在白离国的北部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割据的势力，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了白离的恐慌。

厉王看着不断传来的讯息，这个冥门，真是了不起，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在这样的围攻氛围下，四周皆是强敌对其虎视眈眈，却依旧能破茧而出，这个冥门，就算欧阳井华不命她去，她也会找时间去会一会。

“殿下，正君他……”紊乱的气息，有些失去沉稳的脚步声传来，

“本王知道。”将手中的茶盏放在一旁，“奎安，你失态了。”前些日子有人私自闯入厉王府来密会她的正君——祁葆杰，又怎么会逃得出自己的耳目，而她也派遣了人手防范着祁葆杰的一举一动。

而祁葆杰与她身边的贴身小厮勾搭上，也叫她更加肯定了这幕后的黑手便是她那可敬的皇姐。而那包药也早已被她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掉了包，换成了真正安胎的补药。

这也是她老神在在地坐在这里的原因。

“芙伶侍君他失踪了！”

欧阳厉琼淡漠的眸子一窒，冰冷地看向奎安：“你说什么？”失踪，怎么会失踪？难道当她厉王府是个可随意来去的地方，“失踪？到底怎么回事？”平白无故，一个大活人还能消失了不成！

“芙伶侍君，就这么平空消失了，小厮们见他迟迟未出来，才知……芙伶侍君他，消失了。”奎安也是一脸的不明所以，“就连暗中保护侍君的暗卫也没有发觉可疑之处。”这件事，最让她担忧的是，厉王府警备竟然如此松懈。

明艳的五官透露出恍然，以芙伶的身手，绝对不会毫无破绽之处地离开府中，一定是有外人插手。可到底是谁？是谁有着如此高深莫测的功夫，是谁能就这么逃过她手下的眼睛？

宫中高座皇位的那位，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人才吗？

咬牙切齿道：“那送药的小厮呢？”莫非是她小看了一直躲藏在她身边的眼线，难道她还有接应的人？

想到芙伶可能是被暗中劫走，想到他可能此时正浑身颤抖地蜷缩在角落里，等待着她的营救；想到他那双淡然冷静的双眼，此时盛满了空洞与害怕；想到他苍白无神的脸，透露着慌张，她便绞痛不已。

她一定要将他找到。

“她已经被压送在暗室。”皱着眉头，想起下人描述的那人看着空空的屋子，诧异的神情，看来她也对此事毫不知情，也只是别人手中的棋子。她也算倒了大霉，这一次，殿下定会将她当作出气筒狠狠整治。

“很好。”看向奎安，“将本王那亲爱的正君也带到暗室去。”小小的一个祁葆杰，竟然也胆敢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动她的人。原本还想放过他、放过祁家，看来，如今是要改变计划了。

～

“你们这些奴才，竟然敢这样对我，我要见殿下，我要见殿下……”祁葆杰对着与自己“交战”了多时，终于无奈之下一声不吭，便架起自己的两名侍卫嚎叫着，心里有着不安。

当他在自己屋里等待结果的时候，没有等到流产的消息，却听到说那个贱人竟然凭空消失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竟是比流产还消失得彻底。可还没等他兴奋完，便来了这两个瘟神。

“我们正是请正君前去见殿下。”奎安迈了进来，冲着那两名侍卫责备道，“怎么磨蹭那么久？”都让她们来将近半个时辰了，竟然还没有将那祁葆杰，一个不会武功的单薄男子带过去，真是办事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两名侍卫不安地看着厉王身边的大红人，有苦叫不出。

谁能想到，这么个看似瘦弱的男子，竟然发起蛮力来那么惊人，赖皮的功力更是一流。如此比较下来，她们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芙伶侍君。

见奎安竟然亲自前来，想着定是厉王殿下等得不耐烦了。便也不再多客气，直接将他架在空中，任凭他双脚在空中挥舞，直接将其带到那传说中阴森恐怖的暗室。

来到暗室门口，两名侍卫放下了他，将其一个人推入其中。

只见暗室内，四周都是厚实的石墙，踏入其中，便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感到一种透骨的冰冷，叫人心生恐惧。祁葆杰此时才终于肯定，这平日里极其隐讳的暗室，是个充满着残忍血腥的地方。

小心地朝前走着，却忽然被不远处的一幕所彻底惊吓到。

只见一个血肉模糊的女子，两只眼珠已经被挖掉，而那两颗沾血的眼珠便静静地躺在她的身旁，身上满是血痕，看得出是被人一刀一刀地将其身上的肉剐了下来。

而那人听见了他的声音，想要张口询问时，他才发现，那人的舌头已经没有，就连嘴巴里面，也是血腥的一片。

他认得这个人，她便是从他手中接过药，要帮他的那个女子。

见到自己的同伙如此的惨状，他再也无法在这里再待上一分一秒了。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这群混蛋……”小溪般的眼泪再也顾不了形象地直往下流，回头拍打着已经关上的坚硬的石门，叫喊着。可任凭他的小拳头怎么使劲，那石门就是丝毫不为所动，依旧固执地挡在他的身前，阻拦着他的生路。

“哗哗——”巨大的声响在他背后响起，心中升起警惕与不安。

小心翼翼地转过头看过去，只见大量的水从石室的上层倾泻而下，在这密闭的空间，水渐渐浸上了石室的地面，并也磨人的速度渐渐提升的水面。

他会被这些水活活淹死！

难道厉王就那么那小贱人？为了那小贱人竟然要想将他杀死？

“我是祁家最受宠的二少爷，你们不能杀了我！我娘、我爹一定会找我的，她们要是知道我就这么被害死在厉王府，她们一定不会放过

你们的！”想他祁家可是京都首富，也算是京都名人，厉王不也是因为这一点，认为自己与其相匹配，才要迎娶他为正君的吗?

厉王殿下一定是忘记了祁家的存在，她一定是一时冲昏了头脑，才想要杀了他，一定是这样的！

“祁家，现在还算是祁家吗？应该此时已经挂上本王的旗帜了吧。”一道悠远的声音传进石室，仿佛遍布整个角落。任凭祁葆杰怎么四处张望，都找不到声音到底是从何处发出来的。

“什么……你在说什么……”他家里到底怎么了，殿下怎么会这么说?

“可真是孝子，连祁家出那么大的事都毫不知情。祁家各处的产业已经转入到本王的手中，你们祁家现在只不过是个空壳子罢了，有什么资本与本王叫板。就算是之前的祁家，也是没资格站到本王面前！”口气冰冷，渗透着股阴狠。

“怪只怪你，本王原本想，如若你安分，那便收留你在厉王府。可没想到，你竟然敢动他！说，他现在在哪？”

之前的那小厮，任凭如何逼供，皆是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可不知道并不代表自己会放过她，是以也就有了如今她不堪入目的血人模样。

而这祁葆杰，不过是个棋子，想来也是不知道芙伶的下落，可她却傻傻地抱着一丝希望。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看着已经漫上小腿冰凉的水，鼻涕眼泪全部流了下来。

“不知道，那就等死吧。”一道悠悠的声音之后，石室便再次恢复了平静，只听到水“哗哗”流淌的声音，以及那“血人”吱吱呀呀的鬼叫声。

水，不断地向外流淌着……

渐渐地流淌上了他的胸口，与脖子。感到一种压迫的窒息感，张大嘴巴，呼吸着这石室中仅剩不多的空气，脸上的泪水早已与水滴所

相混合，分不清你我。

在这石室中，本有的呼吸，随着水的浸泡，而渐渐地没了生气，渐渐地恢复了血染的寂静……

厉王府少了一个溺水身亡的正君，府中的人不感到诧异，而京都内的人也只当他没有福气服侍厉王殿下，幸灾乐祸地想着这正君之位。

“殿下，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是继续前往白离国，还是留下来寻找芙伶侍君？

“本王定要找回芙伶以及本王的骨血！”白离国、冥门，算什么？都是与她不相干的人或事，这一次，欧阳井华的玩笑开大了，既然如此挑衅与她，那么便应战吧，“欧阳井华，你终于彻底惹怒本王了！”

攻进宫门 ...

就在离京前一夜，武将军秦骛竟然携带女帝御赐的兵符、率领准备前去白离国的数万精兵朝京都皇宫突袭而去，进入京都之后，更是烧杀抢虐、无恶不作，原本繁华的街道变得血流成河，百姓也是惊恐万分地看着这些忽然反叛的贼军，苦不堪言。

“陛下……陛下……”

小官一路高呼，上气不接下气地找到正在虞贵妃房里寻欢的女帝，几乎要带着哭腔、抖动着身子惊恐地说着：“陛下，秦骛大将军她……她造反了……，不久便要攻进宫来了……”

“你胡说什么？我娘她怎么会造反，陛下，你千万别听她们造谣！”秦虞忙攀上女帝的手臂，故作镇定，可眼中的慌乱却出卖了他。

“造谣？都已经攻进来了，还能是造谣吗？”挥开秦虞那柔若无骨的小手，没有了以往的甜言蜜语与柔情蜜意，只有冷漠与尖酸。

“把虞贵妃带着，随同朕一同前去会会秦将军。”欧阳井华嘴角拂过一抹轻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费劲心理去收买利用的人。

“还有，将宫中以及京都所有的兵里调集起来，务必挡住反贼的势头！”

很快，众多官员便聚集在一起，簇拥着女帝，其身前以及身后跟随着大批的侍卫，听着宫门之外嗜血的撕杀声，惨叫连连，惊的宫门之内排排站立的文官个个强打着精神，忍住想要退缩的双脚，老老实实地站在女帝的身边。

秦骜将军所率领的反贼极其骁勇，在一阵撕杀中冲进了宫门，反叛军纷涌而上，将宫中的百官团团围住。

“大胆秦骜，朕如此信任于你，你竟然背叛朕。”至今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费劲心思拉拢的人，自己施加恩惠，认为其会死心踏地的人，怎么会忽然倒边。

明明是同样的容颜，同样的身形与声音，怎么会这样?

“娘，你怎么能这么做？虞儿不信……虞儿不信……”秦虞在侍卫手中挣扎着，看见自己的母亲，以如此反叛的角色站在自己的面前，他一脸的震惊与痛苦。

他不信，而且母亲也没有理由会这么做。如今他们正受帝宠，而自己身为宫中的虞贵妃，因为有着女帝的恩宠，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在这后宫之中，没有人敢对其大声言语。而他母亲，在这西盟也是根基稳固，实在是没有理由，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有损自身形象的事情来。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一定有。

只感觉一阵冰冷袭上他的脖子，秦虞难以置信地看着身后的侍卫手中长剑，正稳当当地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叫他不敢摇动丝毫，“陛……陛下……，这……这是做什么……，快让她……将剑放下去，虞儿害怕……”

平日里，只要他用这种惊恐娇弱的声音哀求陛下，陛下总是对其疼爱万分，可这一次，他是压错了宝，没想到，这平日里夺取盛宠的撒娇，竟然使得女帝眼中闪过一丝厌恶，并迅速地转移开在他脸上的目光，直直地看向前方的秦骜。

“如若你再执迷不悟，休怪朕手下不留情，取了你宝贝爱子的性命！”口气中没有丝毫的犹豫以及商量的余地。平日都传，这秦将军尤为宠爱她的这个儿子，这也是自己一直以为已经抓牢她的缘故。

“哈哈——”只见秦虞竟然仰头大笑，鄙视地看着自己的“爱子”哀求的目光，以及女帝信誓旦旦、以为自己定会放手的神情，“要杀要寡，随便。”

“不，娘……”他的娘怎么会说出如此无情冰冷的话语，爱他的娘亲怎么会不顾他的生死，还火上浇油，将他推入火坑?

可对于他的哀求，秦骛没再多看他一眼。

这样陌生的母亲，叫秦虞彻底的失望，身子失去了重心，软软地依附着身后挟制着他的人。

“朕没有跟你开玩笑！”欧阳井华想从她脸上看出一丝不舍得或是不寻常，可是没有，她似乎就如同她所说的那般，丝毫不在乎她儿子的生与死。

既然如此……

“动手。”

此时的秦虞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知觉，他看不到身后侍卫点头领命，看不到刀光反射在其脸上的光芒，看不见从自己脖子上滴出的点点鲜红……

本是一朵极其娇艳的红玫瑰，便这么香消玉陨，遍眼是那一抹红，而他的眼睛，直至断了气息，依旧死死地睁开着，不死心地看着这叫自己无法理解的变化，看着自己耍了那么多阴谋、用了那么多的心计得来的荣华与尊贵，全部变成泡影，消失在空际。

而他的死，依旧没有得到自己母亲秦虞的正眼相看。

只见其挥了挥手，身后的士兵全部簇拥过来，“昏君杀我爱儿，我秦骛此次反抗正是为爱儿讨个公道！杀！”

如此颠倒是非的本领，着实叫百官以及女帝心惊，她难道是想将她们杀尽？想以如此“正当”的理由，为自己的反叛找借口吗?

两军再次奋战到一起，杀得天昏地暗，毫不留情。

“保护陛下，保护陛下！”身后的侍卫将女帝围绕在中间，在拼死杀敌的过程，慢慢退后，将女帝带入到远离战火的宫殿。

进了宫殿，侍卫忙将宫殿大门紧闭：“陛下放心，我军定能将反贼逼退！”

“恩。”欧阳井华已是失可之前的贵气，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不知自己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皇姐，别来无恙。才几日不见，怎么会如此落魄呢？莫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从殿堂正中传来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侍卫忙抽出长剑，挡在女帝身前。却被一股重力袭上胸口，顿时被拍飞在半空，倒于地上，断了气。

“你——欧阳厉琼——”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本就怀疑的人现在正幸灾乐祸地站在自己面前，正是直接告诉她，她的预料没有错。而且欧阳厉琼所展露的这高深的武功，也着实达到了她想要的效果，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吓马威。

就是眼前的这个人，点燃了这混乱的一切。自己明明时刻严防着她，怎么还会让她有可趁之机？

只见欧阳厉琼稳稳地翘着腿，丝毫不忌讳真正的女帝便在眼前，大逆不道地坐在皇帝宝座之上，“难道被我说对了，要不怎么摆出这么一张哭丧的脸来？”

“欧阳厉琼，你到底对朕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放下翘起的腿，故作思索的模样走了下来，“皇姐是说那秦骜？他老早就是本王的人，皇姐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那秦骜就算认了别人为主，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了？”

“那个虞贵妃真的是秦骜的爱子吗？本王怎么记得，她真正的儿子早在十年前便在本王手中了呢？”掰着手指，轻佻地算了算。

原来如此，印象中的确有一段时间，秦将军的爱子染了重病，两三年未让其爱子露面，再出来时，众人便理所当然得认定那妖媚的男孩便是秦将军捧在手心里的爱子。

原来这就是秦骛忽然倒戈的原因，原来这就是她面对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眼前，被抹了脖子，眼睛也不眨巴一下，原来在很久之前，欧阳厉琼刚回到京都那会，她便在对自己布棋，等着自己自动地朝下跳。

十年，隐藏了整整十年才行动。

欧阳厉琼，朕知道你心思深沉，却想不到竟然深沉到如此的地步。原来这十年来，她堂堂西盟女帝，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操纵在自己手中，却是最愚蠢的一个人。被人暗中耍了那么久，竟然都毫无知觉。

“远征赤耀，也是本王引你前往，而你亲自点了秦骛率兵前往。”不错，那次远征，损失惨重，的确是她在背后操纵一切。不过即使她不用秦骛，她也有其他的人选备她选用。

无论她怎么选择，她都是自己手中跳不出去的蚂蚱。

欧阳厉琼笑看着欧阳井华，皇位对她来说，真的是唾手可得的东西，只是相比较起来，看着她痛苦，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你这一次，想怎么对付朕？”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原来自己精心栽培的武将军，一直是自己身边的棋子。当她认为自己在算计着别人的时候，再多的危险她都是胸有成竹，可当她知道，自己竟然是别人手中的玩物后，精神上的支撑便彻底地被打倒。

“本王的侍君，皇姐给藏到哪了？”其实，这才是她提前行动，攻进宫中的原因。

“哈哈——”女帝大笑起来，“想不到你也是个痴情的种，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而向朕出手。”

眼睛微微转动着，黑眸子中闪过皎洁：“他的确在朕手中，不过除非你退兵，否则朕是不会说的。”有了可以利用的把柄，女帝紧紧地抓

牢，想以此来解决这一次的危险境况。

“你还没有资格跟本王谈论条件。”欧阳井华拍了拍掌，只见殿门被打开，推入了一名风韵尤存的男子。

“庭筠！”女帝惊呼一声，忙上前搀扶起他，却被凤庭筠一把甩开。

自从九皇子远嫁，女帝另立秦将军的爱子为贵妃，人人皆道曾经风光无限的凤君已经被打入冷宫，被女帝彻底相忘于脑后。可任谁看见眼前这一幕，都能看出，女帝对这凤君有多紧张，有多爱护。

“皇姐，有凤君在这儿，你还要跟本王谈条件吗？”一阵疾风闪过，凤君已被掐住脖子，提上了半空，“亲爱的皇姐，本王的侍君，到底在哪儿？”

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如此痛苦地挣扎着，面部渐渐变得青紫，抓住欧阳厉琼的臂膀：“朕不知道，朕真的不知道……你快把庭筠给放了……”

“哼……”手渐渐松开，看来芙伶是真的不在这宫中。难道还有另外一批人手？

欧阳厉琼冷眼看着地上“相亲相爱”的两人，原来，她与欧阳井华真的是同一类人，总是伤害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总是会为了一些目的而忽视身边的人，果真是同样的血统啊……

殿门被推开，门口奎安半跪着，“殿下出兵救援京都，已经将这群祸害百姓的反贼尽数压制住，秦将军已经弃甲投降。”

“恩，很好。”微微侧过头，却没有看向那吃惊的女帝，“宣告天下，西盟女帝欧阳井华因此次贼人叛乱而受到惊吓，乱了神智。百官拥戴，由本王暂时掌管朝政。”

“是。”奎安领了命令，便退了下去。

“好阴险的心计，这叛乱的是你，建功的也是你。不仅控制住朕，又得到了天下人的拥护，果真是好计谋啊！”这样阴险至极的小人，竟然与自己周旋了十年之久，果真是太可怕了。

“皇姐还是好好养病吧。”嘴角挂着死冷笑，让守在殿堂外的侍卫进来，看守着已经没落的女帝。自己迈了出去，迎向那耀眼的光芒，迎向西盟的新一页篇章。

～

短短十日时间，西盟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女帝信任的大将军秦骛，竟然为一己之私带兵攻进皇宫，幸得厉王及时带兵赶到，才平息战乱，平息百姓疾苦。厉王继反流寇后，再次升级为“神”一般的存在，成为百姓心目中西盟的天与地。

而女帝欧阳井华却因极度悲痛以及惊吓、乱了神智，由凤君照料着在后宫安心养病。而其也没有合适的、符合年纪的皇位继承人，也未立过遗嘱。是以，通过百官以及百姓举荐，由厉王暂时代为管理朝政。

竟也形成了上下一心的“和谐”的诡异画面。

而秦将军也被秘密斩首，可只有厉王以及奎安知道，秦骛本就亲眷不多，而她则带着失而复得的爱子以及家人归隐田园，再也不会露面。

“殿下，这是冥门送来的信笺。”奎安百思不得其解，这冥门怎么会主动寻上门来?

欧阳厉琼打开信笺，随手一揉便仍在一旁的案上，“想要本王出兵助她讨伐白离国，真是坏了脑子。”它冥门与自己与什么亲密的关系，怕是敌对的关系更为贴切吧。

“这……冥门还送来了一个小纸包……”奎安不安地将纸包从怀中掏出，递了过去。量她再冷静，也猜不透，这冥门到底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将层层叠叠的纸包打开，一根简单朴质的玉钗出现在她眼前。

这是……这是她亲自挑选，亲手送给芙伶的礼物！

“冥门，竟然是冥门！”咬着牙，恶狠狠道，怪不得她派遣出那么多的兵力去探察芙伶的消息，都是毫无所获，几乎叫她失了自信。毕

竟，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倾巢而出去寻找，竟然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这种可能性少之又少，除非是这个人已经死了。

就在她即将失去信心去寻找的当头，竟然会冒出一个冥门，原来是冥门搀进来一脚，原来是这个连她都无法探清的冥门……

“奎安，本王要立刻动身，去冥门！”

“殿下，冥门是敌是友还分不清楚，就这么前往……”奎安担忧的问，虽然她相信自己主子的能力，可来人竟然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之下，将侍君虏走，那么定也是属于高手之流，殿下在那人面前，也未必能讨到什么便宜。

“本王一定要亲自前往！”既然邀请了她，且芙伶可能被挟持在那，就算是龙潭虎穴，她也会去闯它一闯。

双重诱惑 ...

因为怀有身孕的关系，祁傲云已经在风若情的命令下，不允许太过操劳，就连小事也不让插手帮忙，完全将他当作易碎的娃娃般照顾。而冥门的人，更是对其腹中的孩子充满了期待，时刻看护着他，生怕他出一点意外。

也幸好这段时间，冥门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且冥门中人才济济，自有人帮忙若情处理各项事务，他也倒落得清闲。

在这冥门，每个人都对他很好，可却没有几个能够达到交心的程度。在这里，幸好有青儿陪着他，可最近他似乎有些反常。

只见本是很开朗活泼的青儿，两眼无神地看着窗外，不断地唉声叹气着，似乎有了天大的事，压在他的头上。

“青儿，你在想些什么？”真搞不懂，这个青儿，来到这里又不像在祁府那么受压制，在这里，可谓是他们这么年来最开心幸福的时光，不用去看别人的眼色，而他自己也不必再猜忌若情的心思。

“啊……”回过神来，扭捏着红透的小脸，有些难以启齿。

傲云走过去，抓过青儿的手，担忧地看着他：“青儿，你我虽是主仆，可你知道的，我一直将你当作是最好的朋友、知己。你有什么

事，不能同我说吗？”

逃避着傲云的目光，吱吱呜呜，忽然他深吸了几口气，似豁出去了睁大眼睛，定定地看着面露忧虑的傲云，愤愤不平道：“其实就是那烈拉，她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看见我像老鼠碰见猫似的，躲得我远远的！”

之前还在栖云轩时，他明明待自己很好，还帮他一起维护傲云。可自从来到冥门后，她便渐渐变得忙碌，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而最近，他似乎态度有些古怪。

傲云了然地看着带着苦恼的青儿，“她躲着你，你很难过吗？”

“难过，怎么可能？她不理我，我还不想理她呢，小气鬼！”

可能连青儿自己都不知道，他在抱怨烈躲避他时的语气，就像是备受妻主冷落的小夫君，带着丝撒娇、带着丝柔媚。

真的是他的疏忽，青儿跟随他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意识到他也是个男子，也需要一个女子去疼爱他。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精力与能力，而如今不同了，一切多安定下来了，这烈除了性子暴虐些，却没有坏心，为人善良正直，倒也满适合青儿这个单纯的男子。

哪日同若情探探口气，看看这烈到底是什么意思，如若她对青儿也有那份心意，那很好。如若没有，那也好早日让青儿断了心思，另谋他人。

“少君，少主回来了。”

门外的通报声，让傲云一阵惊喜，青儿更是兴奋地蹦跳起来。

“都半个月了，你都不担心哦。”青儿真是搞不懂自己这笨主子，任谁家妻主出去救其他一个男子，都会担心的吃不下睡不着，况且他这若情主子，还是一个如此出色的女子，容貌身份才能皆是人中之龙凤，简直就是一个吸引狼男的闪光点。再说，他也打听过那芙伶，听说是个气质非凡，叫女人难以抗拒的男子，连他这个局外人都在为自己的主子担忧起来了。

轻笑一声，“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信任若情。

在离开之前，若情便同他坦白地说明了一切，她这一次去西盟国，是为了暗中从厉王手中解救出芙伶。对于芙伶那个如水般让人平静的男子，他充满感激。感激他为了维护若情而奋不顾身，是因为她们，他才会身陷厉王府。

若情去救他，也是在情理之中。

况且，他与若情一同经历那么多酸甜苦辣，如若他还是怀疑若情，那便显得太过小气，不够大度。

“走吧。”分别了半个月多，就算他不想自己的妻主，他腹中的孩子也该想自己的母亲了。

～

“若情。”来到前厅，见着自己这些日子来朝思慕想的女子，而其身后只跟随着风、火等亲信，却不见芙伶之人。

风若情使了个眼色，身后的几人垂首退了出去，并体贴地将房门关好，将这独处的空间留给这一对分离多时的爱人。

“啊——”见屋内没有了外人，风若情一把抱起傲云，惹得他一声惊呼，若情稳步走到一旁的椅子旁，将傲云轻轻放在上面。

傲云看着她，半月也不见，她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如之前那般霸道，却带着浓浓的甜蜜，让他砰然心动。

“芙伶呢？”

见傲云询问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若情便也彻底放下心来。

“去休息了。他怀了厉王的骨肉，这一路上倒也辛苦他了。”她当时暗中潜入厉王府，得知芙伶已经怀了身孕，也知道了厉王的改变，她待芙伶极好，这反叫她这个营救的人显得有些多余。

可没有想到，倒叫她看见一幕有趣的画面。男人之间的争斗，着实可怕，那厉王倒也有些脑子，偷偷地将药换了包。可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她决定将选择的权利留给芙伶他自己。

如若他自愿留下，她会尊重他的选择；而如若他要选择离开，她也会带他逃离厉王府。

而他，选择了离开。

看得出，芙伶并不如表面那般不在乎厉王，既然如此，那么她便放下将厉王除去的念头。就让她来推波助澜，来点拨点拨那个欧阳厉琼吧。

可她也不是一个愿意吃闷亏的人，之前吃过那女人那么大的苦头，这一次，她必须要为自己做一件事，她才会助她抱得美人归……

风若情低着头，在迷离的日光之下，那饱满而而性感的唇，牵扯出一个小小的弧度。

～

仅仅五日，属于冥门的禁区便闯进一小批人马。

“来得还真快。”看来是从她将信笺送到的那一日，这厉王便快马加鞭地朝着冥门赶来。

风若情转过头看着轻咬红唇的芙伶，“芙伶，你还敢说她一点都不在乎你吗？”

芙伶神色复杂的看着前方，他想不透，那么骄傲谨慎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就这么毫无准备地来到冥门，是真的为了他吗？难道真如少主所言，她——喜欢他吗？

傲云与若情相视一笑，这其间的磨砺是每对爱人所必须经历，她们当年也是这么相互怀疑着彼此的感情，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芙伶与厉王之间的感情，她们这些外人所能帮的着实不多，还是需要她们两人自己去领悟，这样得来的感情才会更加深刻，更加值得珍惜。

握紧若情的手，这世间待他真的不薄，虽然没有给他亲情，却给了他最难能可贵的爱情。

～

在厉王达到时，天空满是阴霾。

看着眼前这戴着半截面具，遮盖住鼻子以上的面孔，“想要本王出兵相助，却不以真面目示人，本王还真怀疑冥门少主的诚意。”

风若情的眼角轻轻抽动了一下，这厉王无论是何时，都是她难得一见的对手，为了还芙伶的恩情，也为了芙伶以及其腹中胎儿将来的幸福，她只能将这女子笼络过来。既然不能成为敌人将其除去，那就尽量成为友方吧。

虽然未来两方不知是否会对上，也只能交由上天。这一次出兵相助，权当抵消之前自己因她而受的伤。且冥门虽然如日中天，却是在外的兵力还未完全调配回来，这段时间，如若有厉王所带的西盟兵力，那拿下白离国便是唾手可得。

“厉王无需谈诚意，如若还想要回自己的侍君和骨肉，那便照我说的去做。立刻出兵一同攻下白离。”

“你以为本王会在意那微不足道的男人？”轻轻的说着，仿佛对她开出的条件嗤之以鼻。

这样的反映才像她以前认识的厉王。

轻笑出声，“在意不在意，我们可以试试。”

坐于亭间的玉石桌之上，两人毫不示弱地互相瞪视着。

周遭的花草微动，玉石桌周围萦绕着一股迫力，似乎是在相互探测着对方的实力。稍许，萦绕着的迫力渐收，厉王轻眨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因所受到的冲击而抖动着，暗自隐**体不适：“本王出兵之后，本王要得到该得的一份，包括芙伶。”

这个女子的功夫，不亚于自己。厉王第一次遇到如此棘手的人物。

看来，冥门并不是偶然而起的神话。

“可以。”爽快地应了下来，攻打白离国本就不是为了她们的领土与财富，只不过是要秉承她有仇必报的个性，为冥门之前所承受的出一口气。

“如若你出兵，我不仅可以给你所想要、放了芙伶，还可以帮你解去身上的毒。”也只有这样，芙伶跟着她，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

“此话当真？”即便她再沉稳，此时听到隐藏在自己身上二十几年的毒素可以解去，她也不免激动难当。她受够了每隔一段时日便要与自己讨厌的男子交和的痛苦，这叫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无法掌控自己人生的蠢货。

可这毒，就连她的师傅都没有办法，这样一个女子，真的能帮她吗……

可随着她坚定地点头，欧阳厉琼选择了相信。

“那芙伶便暂时由你照顾。”欧阳厉琼不知为何，从这戴着面具所露出的炯然有神的眼睛中，她竟然会不自觉地去信任她，想来，就是她的这种特质，使得无数的人自愿跟随，与其同生共死吧。

果真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联合出兵 ...

厉王并未离开冥门，而是修书一份回西盟调遣兵力。

而在这段等待兵力到达的日子，风若情并未让厉王见到芙伶。她不想惹来多余的麻烦，也不想去探测厉王那诡计多端的心眼。且为了隐瞒身份，风若情将之前自己身边熟脸全部调遣开去，就连傲云，她都是将其隐藏好，不叫那厉王见了去。

在这段时间，冥门在外的军队也分批回到江都，且不少江都百姓自愿参军，同冥门一同向白离国复仇。其胸腔中隐藏多年的熊熊烈火，将冥门的士气提升到最顶点。

虽然冥门的兵力并未达到完全的强劲统一，可不断的炮火，却依旧叫白离国上下人心惶惶。

而青儿与烈这对欢喜冤家，则是为这份紧张增添了一份绚丽多姿的色彩。

青儿本就是个倔强且自尊心强烈的男子，见烈这些日子躲避着不理睬他，他便也来了脾气，就在青儿陪同着傲云，两人再一次无意中

碰见面，烈旋着脚步想要转弯绕行时。

“站住。”

谁都知道，现在这冥门，除了风若情，便是这怀了身孕的少君最为尊贵，没有人敢忤逆他，万一惹得他不高兴，动了胎气，那罪过可就大了。

“好巧，少君。”烈赶紧收入已经跨出的右脚，回头身，故意逼开青儿，直对着傲云。

傲云轻轻顺了顺自己被凉风吹散的发丝，将其额前的几缕顺到耳后，“烈，其实叫住你，是想托你个事。”轻锁眉头，尽现哀愁，却因其风韵而更叫人忍不住为其分忧解难。

“少君直管说，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定是义不容辞！”热心肠的烈一听祁傲云如此说，立即壮志凌云地应承着。

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看了眼身侧那气到胀红了小脸的青儿。还说对人家没有意思，现在这满目愠火又是为了什么？果真是同这烈一样，是个单纯的家伙啊。

这一次，就让他这个“主子”为他出头，探探这烈的态度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我感到很惭愧，身为青儿的主子，却没有尽到职责。”神色戚戚然，无意抬首间，发现在他提到“青儿”这个名字时，烈她明显的一滞。

果然，并不是他家青儿一个人害单相思。

拉过青儿的手，轻拍了拍，“我是想托你看一看，这冥门之中有没有适合我们青儿的优秀女子，也好了了我的这份担心。”

“主子，我……”青儿已经是完全傻掉，看着自己这相处了多年的主子，怎么感觉本是善良的主子，头上冒出了一个黑面小恶魔？

“我知道，青儿。”祁傲云捏着青儿的手，似是想起了什么让他哀伤的事情，“这么些年真是难为你了，跟在我身边不仅没享到福，还叫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连终身大事都耽搁了。”仿佛是解开了一道禁锢

多年的枷锁，晶莹的泪水像是决了堤般直往下流，这泪水中含着真切的歉意以及对青儿的感激。

如若没有青儿，怕是他早已在那深苑中孤单而死了吧。

而他这一流泪不要紧，却是把青儿同烈吓得够呛。

“你……你别哭啊，这对胎儿不好……”手忙脚乱地帮着傲云擦着眼泪，青儿忍住泛酸的鼻子。

“烈，你到底帮是不帮。”

“我……”咬着唇，有些尴尬地看了眼青儿，目光闪烁着叫人看不懂、猜不透的光芒。她不就是因为对自己面对青儿时，这忽如其来的奇特情绪而感到不安吗，她从未想过要涉及儿女情仇，也从未想过要婚娶，她本打算将这一生全部奉献给冥门。

将青儿嫁出去也的确是个好主意，可面对青儿的哀怨的目光，她却迟迟无法松口。心口如有无数的蚂蚁在啃咬着，让她痛心难当。

“没有关系，我也可以找其他人帮忙。”

“我帮！”见祁傲云如此说，想着如此娇俏可人的青儿不久便会被送到别的女人怀中，这两个字便脱口而出。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定是不会尽心尽力去帮青儿找良配。

“我不需要你帮！”青儿蹦跳出来，像点了火的狮子，冲着烈恶狠狠地咬牙切齿道：“要找，我自己会找！”挑衅地看着她，难道她认为自己是嫁不出去了，那他就嫁给她看！

“好，如若青儿看中了，我便让若情给你们牵线搭桥！”傲云似是看不出两人之间的那股子火药味，兴冲冲道。

她便不信，到了这一步，烈还能忍得住气。

～

这些等待的日子，说是漫长，却也是眨眼间的事。

虽然厉王在这冥门中四处走动，想要“偶然”间遇到自己想要见到的人，可那人却始终没有露过面，这叫她一度怀疑，芙伶是否在这

里。可当那“面具少主”无意中将芙伶总是随身带着的指环“显摆”出来后，她便是再怀疑，也得留在这里探个究竟。

落木萧萧时，厉王的亲信奎安终于带着精锐的部队赶了过来。

风若情并未因为手中有“人质”而对这些远来的将领及士兵稍有怠慢，她戴着面具，亲自出城相迎接，礼数尽全、赏赐丰富。冥门待这些远来的士兵更是如朋友般热情欢迎，仿佛就如亲姐妹般礼迎。

西盟士兵看着高台之上那遮面女子，虽是看不清面容，可那举止端雅，矜贵出尘，就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她在说话时，态度恭谦、言语温和，叫人不自觉地想要追随，听从她的一切指令。

这种收买人心的做法，这种深谋远虑的心思，叫厉王不得不重视这个“敌人”。

有勇无谋的是莽夫，而有谋无勇的则懦夫。可是她，这个冥门的年轻少主，不仅有自己勉强与之抗衡的功夫，还有着狡猾的心计与谋略，这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厉王想着，自己的弱点她从不掩饰，因为她自己没有人可以以这个弱点威胁到她。祁葆杰没有办法，西盟的女帝欧阳井华也没有办法，却是叫她栽在了这个女子手中。

是她太过自信、太过自大了。

冥门少主的这一重视，使得从西盟远道而来的士兵对冥门有了些敬慕，对这一路上的颠簸也少了些哀怨。

稍做休整后，两军联合，便准备共同向白离国京都攻去。

在出征前一日夜里，厉王主动找到风若情，提出了要见芙伶一面的要求。

细雨绵绵，秋柳在这萧瑟的细雨中迎着清风轻轻摇曳着，空旷的池塘边，精致的凉亭中除了厉王、芙伶以及风若情之外，再无其他生息。厉王转头看向风若情，轻笑一声，风若情走了出去，站在一边，保持着距离却又能时刻看着她们之间的动态。

芙伶微垂着睫毛，而厉王却是阴晴不定地看着他，不知过了多久，厉王终是沉不住气地开口：“那人待你倒是不错。”在厉王府中郁郁寡欢的芙伶，才来到这里不到一个月，却是明显的气色红润了许多，人也变得更加丰韵健康，这叫她不得不介意。

而这更叫她怀疑，那戴着面具女子的身份。

“说也奇怪，被虏来这里，以你倔强的个性早该闹翻天了。”说的轻柔，却是让芙伶担忧地看着抬头看向他，他知道，她越是轻柔，则越是叫人难以防范。

手摸上她的下巴，不顾他的反抗，将他的脸抬高直视着她。

红唇凑进他的耳际，缓缓地开口：“你说，风若情到底死了没有？”

芙伶猛的惊醒，甩手拨开她的控制，退后了几步，戒备地看着她。

“果然，没死吗？”厉王眯着漆黑的眸子，幽深的目光看向亭外，那正直视她的风若情，“戴着面具，是为了向本王掩饰你已死的身份吗？风若情。”

她太了解芙伶，只有一个人能叫他不加反抗、心肝情愿地留在这陌生的环境，而以往查不出那风若情的身份，也因冥门而得到了解释。

一直以来的困惑，到了这一刻全部得到了解答。

亭外的人，听了她的质疑也不否认，竟是伸手揭开覆盖在脸上的面具。

风华绝代，叫人无法转移目光。

那张脸，真真切切地告诉厉王，她便是芙伶心心念念许久的风若情。

“呵呵……”一股被耍弄的屈辱感叫厉王笑了出声，没有想到，她这一路的担忧都是她的自作多情，她的一路奔波全部是笑话。

仿佛感受到了她的怒火，随着她的笑声，她的四周的细沙不安地颤抖着。

风若情也戒备地看着她，以防止她做出伤害到芙伶的举动。

“呜——”轻声痛苦的叫声，让厉王猛地从自己暴怒的世界里回到现实。只见芙伶捂着自己的腹部，神情痛苦地坐在一旁的石凳上。

就在风若情要起步前，厉王终是放下了自己的自尊，走了过去，默默得运着内力，舒缓他的疼痛。

芙伶看着她，虽然是依旧一脸的气恼，动作却十分轻柔。这些日子，他在这冥门看得很清楚，她看似暴虐，却对他极尽忍让。

老实说，一直以来，她并未对自己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除了伤了少主这件事，而如今，少主也还活着，并因祸得福。

他似乎也没有了坚持的理由，为了孩子，为了他自己，他的确不该再这么折磨她们彼此了。

“跟我回去。”厉王有些别捏地开口，这是她难得的退步，芙伶自是也清楚这一点。

可是……

他摇了摇头。

眼见了厉王神色又是一变，芙伶忙按住她要抽回的右手。

厉王暗叹一句，看来他始终做不到对他彻底的无情，“你……还爱着她？”虽然不甘心，却似乎只有这一个理由了，她真的为自己感到悲哀，即使他回答是，他也依旧无法做到对他放手。

就是用抢的，她也要将他抢回西盟。

芙伶温柔地勾勒起唇角，甜美而可人。

原来彻底放下心防，竟然使他发现，厉王竟然如同一个孩子，如此地缺少安全感，而这样的她，竟然只是因为他，心底涌上浅浅的满足。

“我对少主只是敬仰，没有爱了。现在的我，早已是被你霸占的侍君。”这个女子，以如此强势的姿态进到她的生命中，早已将他逼得没

有了任何的退路。

“回去之后，本王立刻封你为正君。”以为他在为自己侍君的身份而不满，厉王急忙道。她要让她这第一个孩子成为真真切切的厉王嫡女。

这段时间，厉王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风若情以及傲云都会尽数告知于他。是以，他也知，厉王为了自己，将想要伤害自己的祁葆杰等人处死。这一点一滴，怎么能叫他继续无视她的付出?

“这一次出兵相助，算是偿还了你之前对少主的伤害。这一战之后，我便毫无亏欠且心甘情愿地随你回西盟。”只有这样，他才能心无芥蒂得接受她，才会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个新生的生命。

见他终于松口，厉王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双目闪烁着亮光，盯盯地看着他。

西盟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战利品，况且，这一战，只会让西盟更强。

“风若情，你答应过本王的没忘记吧。”

“当然。”她身上的毒不解，那便永远是芙伶与厉王之间的一道坎，“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贺礼。”

两名各有特色却同样优异的女子相视一笑，蔓延出让芙伶猜不透的默契。

翌日，西盟与冥门共同出兵白离，其势如破竹，直取京都。

传说，联姻到白离国的欧阳耀华在得知自己国家的变故后，气极攻心，动了胎气，大皇女极为担心，宫中、府中两头跑，甚是操劳。

厉王与冥门少主亲征服，如此两位出色的头领，带领着这支联合军步入顶峰。白离国在这样的攻势下节节败退，白离国一时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

白离神使 ...

当风若情以及厉王攻打到白离国京都城门口后，京都城门紧闭，门内却是乱作一团。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老百姓早已是吓得魂飞破

散，多是过惯了安稳的日子，却少了份拼死的勇气。不少有些家底的百姓以及商人已是收拾好家当，携带着家眷逃离京都。

而相对穷困的人则是无奈地被锁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孤城中，心生绝望。

毕竟风若情代表着冥门，而厉王被举荐代为掌管西盟国的朝政，准确的说便是掌控着西盟的半壁江山。而厉王的野心从来都不小，她的阴狠、以及之后剿灭匪贼的英姿，就连远在白离的百姓也略有耳闻。如此位高权重、代表着两大富饶国土的人物亲自前来征伐她们白离，怎么能不叫人心惊、心寒?

如若说，还有谁可以对她们面临破国的白离伸出援手的，那便是赤耀国。可那赤耀连自己国内的纷争哄乱都无法解决，更别说来帮助她们了。

看来，是天要灭她们白离啊。

百姓整日守在宫门口，期待着女帝采取有用的措施来迎敌。而这一日，宫中走出一名小官，在城中的街道墙壁上贴上一张红纸公告，红色代表着有喜庆的事情，这时候还有什么喜事可报，这一抹红，使得这冷寂了几日的街道周围聚集了众人翘首以待的百姓。

“神使……神使要来了，我们白离有救了……有救了……”

百姓看着公告，哀戚了许久的苦相竟然在见到“神使”二字时，变得比二月里的鲜艳花朵还要红艳。

白离国自很久之前，每个朝代都会有一名“神使”，而这神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起女帝更加的得民心。

每朝的神使皆是尊崇神的旨意，从刚满周岁的孩童中挑选，而被选中之人便一生不得婚嫁，毕生为白离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每个被选中的神使，自小便接受比皇女更为严格与丰富的知识灌输，以及武学的传授。

如若白离国遭遇险境，神使便是白离国的守护神；如若白离国安稳百年，那么再优秀的神使也只得待在冰冷凄凉的殿堂一世，永不得

出现。

加上女帝对这神使在百姓中的威信以及号召力极为防范，是以这神使在这宫中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她们便像是白离国的一个影子，永远只得生存在其光辉的背后。

虽然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地见过神使的模样，却根深蒂固地将神使视为神派遣到白离、守护白离的使者，将其视为无所不能的存在。而这一次，是几百年来，神使的第一次现世，更是叫众人期待万分。

而当神使出现在宫城之上，早已将皇宫围得水泄不通的百姓仿佛看见一道白色的光束环绕在那名出现在城头的男子身上。

一身白色的衣衫，似是白衣飘飘的仙子，在这白离宫中，没有人会穿上白色的衣服，谁也不敢在女帝面前穿着如此素色以及不吉利色彩的衣衫，且没有气质的人穿出白色衣衫只是更加突显出自身的不足，可这一身穿在神使的身上，却是如此高贵如神仙。

他那及腰的长发在日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圈，因长时间待于屋内，本就有些病态的白皙皮肤迎着耀眼的光芒，更是显得透明，发出淡淡的粉色色泽，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可人们依旧能感受到他那水晶般晶莹清澈的眸子散发出的淡然与平静。

他便像是一个无意间缀入人间的繁星，不食人间烟火，透明的仿佛即将随着其身后的空气，一同消失掉。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傻傻地贪婪地望着他，那种美竟然是叫女子无法产生任何的贪念，本该嫉妒的男子也是忘记了所有的反应，就这么与自己的女人们一同看着他。

不知过了多久，人群中终于有着骚动。

“男人，竟然是个男人……”

“白离国的神使竟然是个男人，这……”

“难道我们便要仰仗这样一个稚嫩瘦弱的男子吗？”

“……”

在这女子为尊的世界里，人们皆是有些贬低男子的能力，尤其是这种容貌太过出色的男子，更是被当作是祸水般的存在。而这被她们赋予重任的人物竟然恰巧是个如此绝世的男子，这叫她们更加地担忧。

远远的人群中一个十余岁孩童被拥挤的人群撞倒在一旁，眼看践踏的人群便要撞到她的身上，一只从高空飘落下来的白色长色绸带将那名女童席卷住，将其带出人群，并轻放在一旁的空地上。

这一幕，叫喧嚷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

只见其接过身后小官递过的长剑，他高举长剑，看似轻松的挥向一旁的铁杆，拳头粗细的铁杆瞬间便成两截，而细薄的长剑却完好无损。这需要多么深厚的武学修为以及内力为支撑，这一手，使得有些置疑的百姓两眼放光，振臂欢呼。

混在人群中的殇看着高台上，对着人们的追捧丝毫不在意的男子。看似风光无限，却让她隐隐的为他感到心疼。如若真如传闻那般，那么自小便身为神使的他，定是自小便被剥夺了人类的情感，定是没有体验过人类的酸楚，他在白离国就仿佛是个工具般的存在。是一把白离国号召民心的利刃，而这把利刃，在伤到别人的同时，也伤到了他自己。

而刚刚他解救那名女孩时，却让她感觉到他不像自己所猜测的那般冷清，他其实是个善良且渴望真实的人。她仿佛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他并不是为了威慑住别人而出手相救，而是纯粹的因为想要救。

甚少有波动的心竟然为了如此强劲的“敌人”而心疼，殇感到无奈而可笑。

少主派遣她偷偷潜入白离国京都，可不是叫她来同情别人的。以敌对的角度来看，这个男子的确比白离国其他的权贵要棘手的多，不仅得到拥护，也有能力，看来，要拿下白离势必要有一场恶斗。

～

当日夜里，柔柔的月光中透着几缕迷雾，神使的寝宫里氤氲弥漫，散发着属于处子般青纯甜美的香气，沐浴在温水中，身后来自小厮的擦拭，这一切都叫他感到迷惑。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便处在这深宫中，只是教他本领的师傅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便再也未出现过。他几乎没有别人所谓的眼泪与笑容，他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

莫非，这么多年来的孤寂，便是为了这一日吗？他的存在便是为了这个已步入暮年的国家吗？明日，他真的要亲自带领着这些人，去体验血流成河的感觉吗？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可太过孤单且无聊到不想反抗的他，也没有必要去反对。

窗外的微风徐徐地吹着，吹过他迷惑中透着股火星的眼睛。

“神使，水凉了吗？要添些热水吗？”身后的小厮总是不住地开口询问着，可他只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不只是这些小厮，就连那宫中穿着华贵服饰的人，也是一脸疑惑，甚至有些鄙视地看着他。

他自现身之后，便没有发出一个声响。他能听懂别人所说的话，却不想自己动嘴。所有的事，皆是以手势或者以笔代劳。

因为，孤单已经叫他早已忘记如何去张嘴说话。

～

翌日，还未待殇彻底了解这被称为使者，却没有自己名字的男子，他已经开城迎战。

他的出现，瞬间招集了万员士兵誓死追随，只见他坐于战马之上，眉宇间依旧是平静如水，不似像即将上战场拼个生死的将军，而像个平和的精美瓷娃娃。可这样的他，却依旧从周遭散发出一种魅力，让所有人都坚信他必定能取得胜利。

开了京都城门，他改变了原来的固守城门，让敌人疲倦的被动作战方略，而是下令大举进攻，并分派两支奇兵对冥门与西盟的联军的后路进行包抄，断了其后路。并从两侧进行夹击。

两国联军在其轮番攻击中，竟然不敌，败退后方。

神使初战告捷，等候在京都的百姓以及宫中百官，兴奋的欢呼不已，对神使的崇敬更甚。而一切躲藏起来的百姓，听闻在神使带领下，白离国首次告捷，也纷纷回来自己的家，欢呼这叫人欣喜的一刻。

本以为白离只不过是瓮中之鳖，风若情与厉王倒也疏忽了，却不想蹦出个奇怪的人物，使得她们遭遇了出征以来的第一次失败。战败当夜，风若情便收到殇的密报。

神使……

白离国，竟然还留着这么一手。

风若情揪着手中的密报，眉头紧锁。

这个男子，明显比之前的将领有头脑多了，不仅有勇气亲自带头出兵，还有着谋略、懂些兵法，这样一个出色的男子，比这世界上的大多女子还要出色，不可不防。

“呵，不过是个男子。”这一路上，厉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讥讽风若情的机会，这会儿见她难得有些愁色，竟然是为了这么一场小小的败仗，这还真不像她。不过是一个有些功夫的男子罢了。

风若情不想理会她。

厉王乃是这个朝代的人，根深蒂固的男卑思想已是无法改变。可是她不同，即便是男子，只要能力卓越，同样是值得尊敬与认真的对手。想她在前世，身为一名女子，却亲手取了无数男子的项上人头，除了自己那干爹，还真没有什么男子可以赢过她。

“我们已经出征三、四个月了，你不担心好不容易抢来的西盟，被有心人顺了去？”

厉王满不在乎地冷哼一声：“有什么可担心的，本王还不认为有人有这个本事。”她既然敢出来，那便是一切都安排妥当，她手下的能力她自是清楚，想要从她手中抢回西盟，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算算芙伶也快要生产了，难道你也不担心？”

本是欠揍的神情一滞，想起芙伶已是怀孕八个多月，也便是一个多月，她同芙伶的第一个孩子便要出世：“所以，本王没有空在这停留，你最好给本王早点收拾了那不知打哪冒出来的男人，尽早收兵回去。如若你叫本王赶不上芙伶生产，哼——”那后果，可不是她能够承受的，就算芙伶再怎么求情，自己定会将那冥门闹个人仰马翻。

“如若你尽心配合的话，定是不成问题。可如若……”嘴角的浅笑，使得风若情像只狡诈的狐狸。

之前的小争小斗，厉王多为旁观。这一次，虽然以她一己之力，未必会输，可她实在看不过眼，这将战争视为游玩，将所有事情都置之身后清闲的要命的女人。

既然要看戏，那么她便将其一同拉入这戏中，叫她也体会一次当戏中主角的滋味。

而另外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原因，便是她同厉王的心态一样，并不想在这磨蹭太多的时日。也就在芙伶产后月余，傲云也便要生产，她也不想多试探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

是以，白离，她势在必得！

而且，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

第二日，面对白离神使的主动叫战，风若情将军队分为两支，厉王带领其中一支奔向战场，与神使的军队相抗衡，而风若情则站在不远处的高山之上，时刻注视着那神使的动向，其身后跟随着之前潜入白离国京都打探消息的殇。

擒贼先擒王，她只需将精力对准那名男子便是。

神使即便再有能力，也没有实际战斗的经验，自是比不过老奸巨滑的厉王。虽然一开始依靠着士气战了上风，却渐渐地在厉王的耐力及经验之下，落了下风。

这男子，如若再过几年，必定是战场上不可小瞧的一只雄鹰，可她风若情最喜欢做的事，便是将这雏鹰扼杀在摇篮里，毁去他一切可能成长的机会。

凌厉的目光、冰冷的笑意，看着远处处于弱势，却依旧平静面对的男子，“殇，轮到我们了。”

“少主……我……”殇吱吱呜呜地不知该如何开口。

“怎么？”这样迟疑的殇确实少见。

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殇才抬眸开口道：“能不能不要杀他。”那个男子，想到他死，她竟是极其不舍与心疼。

本以为少主会刨根问底，而她也准备好接受盘查的准备，可……

“可以。”这是殇第一次开口请求她，无论是什么理由，她都不会拒绝。

“额？”

殇感动地看着风若情，这种没有理由的信任，紧紧地抓住了她所有的忠心。这一生，她只认这一个主子，只效忠于她。

随即，风若情带着另一支军队，直接向那神使撤退的方向开进。

骑在马上的神使只觉一阵疾风扑来，便被拉下马去。

殇带着兵马追赶着白离剩余的兵力，而风若情则单独面对这传说中武功很强的神使。

白色长衫，翩然飘起，手中挥洒的剑雨，如蒙着薄纱般飘渺美丽，带出丝丝凉意。

“果真有两下子。”风若情轻挑着眉，运功迎上。

几个轮回的对阵，看似不分伯仲，可男子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攻出去的力道被反噬回到自己的身上，心脉已渐渐有些不稳。每接一招，便感到由风若情身上所传来的冰冷。

忽然，一股奇异的香味卷入鼻口之中，脑袋越来越沉，动作也越来越迟缓，慢慢地闭上眼睛倒了下去。

此时殇也处理好残余的事情，来到了风若情的身边。

只见风若情在那男子身上点了几道穴道，费去了他的功夫，并将一粒绿色药丸塞入他口中，才将其丢给身后的殇：“随你处置。”

“少主，你给他吃的是？”担忧的看着躺于自己怀中，昏迷不醒的柔美男子，那样的轻，那样的脆弱，叫她不忍心去触碰。

“他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与人生。”她并不认为，一个毫无情绪的人，往事能有多么的快乐，况且殇看中他，那这些往事只会是障碍，不如消去了好。

即便是殇再反对，她也还是会这么做。

无论是什么情况，她总是不容留下丝毫的马虎。

那一日，白离告破，余留在宫中的皇室中人以及官员尽数虏获并关押在一处，派重兵把守。慌乱中，大皇女的正君欧阳耀华早产，诞下一男子，也幸得是男子，才免于被除　根的厄运。而欧阳耀华提出想要见冥门少主的请求，也被直接无视。

殇自愿留守白离，处理后期的事务。

虽然殇并未明说，可风若情了解，她是为了那名男子。便也不多加勉强，放心地将白离交于她，自己与厉王快马加鞭地赶回冥门。

芙伶产女 ...

待安排好一切白离国后续的事务，风若情便和厉王两人便将身后的大批军队分别交予奎安与烈等人，自己快马加鞭地率先赶回冥门，沿途中不断有人接应，更换着马匹与干粮。

就这样，本是十几日的路程，缩短为将近十日，而这一路可谓风尘仆仆，当冥门前来迎接接应的人，看见这两名浑身粉尘的女子，差点认不出来她们便是自己要等待的，本应该风光无限、凯旋归来的主子。

赶回的时辰刚好是酉时，太阳已缓缓地朝着西方落下，夜幕初垂，落日的余晖倾洒在这经过装点、焕然一新的冥门宫城之上，宫城外百姓笑逐颜开，幸福而平静。

已经得知冥门获胜的消息，江都的百姓已是在自家门前挂上大红灯笼，整座江都城便如庆贺新岁一般，皆是一片火红，喜庆万分。

风若情稍作遮掩，看着那人来人往的人群以及繁华密集的街市，每个人如升入天堂般笑着，心中不禁有股轻松与满足。原来，她早已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的一员，将冥门视为自己的家，将这冥门中的人们视为自己的朋友与亲人。

在这里，她有爱人、朋友，不久的将来，她还会有与自己骨血相融的孩子，一股甜甜的幸福感与满足感涌现出来，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感慨万分：来到这里，原来也不错。

当日夜里，冥门上下为凯旋的若情与厉王设宴，举城欢庆。

而宴席的主角却是早早地离席回屋，找到自己心心念想的心尖尖。

风若情回到屋中，见着了已是挺着巨肚的祁傲云，虽然想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冲动，可这还是第一次，她们两人要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分离。

这么长的时间，相思虫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两人的内心。而也正是这一次，才叫她们两人明白，对方在自己心目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两颗相互依靠的心也慢慢地一点一点融合到了一起。

风若情用指腹轻轻摩挲着他的面颊，神情与动作皆是温柔之至。她的目光如一片汪洋，几乎要让祁傲云淹没其中，而其中的陈杂的情感杂糅在一起，也只有傲云才能够读的懂。

原来，被一个如此冷然的女子挂念与宠爱，竟然是如此幸福的事情。而更加幸运的是，这个女子，恰恰是自己所喜爱的妻主。

自从在孤岛上与两位老人三个月的相处，风若情便渐渐地向他敞开了心扉，渐渐地让他能够摸透她的在乎，她的心思。这也使得，两人之间变得越来越信任对方，越来越在乎以及习惯于对方的存在。

风若情眯起双眼，看着傲云那因激动、娇羞而红润的脸，眸子中的笑意更加浓厚："你使了什么样的法术，竟然捆住了我的心。真想就这么把你拴在身边，一直带着。"如若不是因为他肚子大了，且芙伶在冥门也需要个贴心的朋友照顾，这一次出征白离，即使再危险，也定会将他给带在身边。

就算是死，她也要让他陪在自己身边。原来她一旦爱了，竟然是如此的霸道，也幸好傲云能够承受她这种狂热的方式。

见若情如此说，傲云"呵呵"地笑了起来，双目闪烁着亮光的看着这嘴巴似是抹了蜜的女子："这还是你第一次讲得这么直白、这么……肉麻……"调侃的看着她的眼睛，傲云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不过，我很喜欢。"这样的若情，更叫他心动。

忽然，两人含情脉脉的对视被风若情打断，只见若情猛的低下头，狂烈地吻上傲云的红唇，如狂风暴雨般恣意地吞食着他柔软的一点，将这几个月的情感全部倾注到这个吻中，传递给他。

感受着她的"侵略"，虽然她热情的叫他惊讶，狂野的叫他几乎要承受不住，他甚至可以尝到唇里那咸咸的血腥味，可他却隐藏了所有的疼痛，接受着若情这倾注了所有的一切的热情，与她一同燃烧。

终于，若情松开了对他的钳制，用大拇指轻揉着他被自己吻到红肿、显得娇艳欲滴的唇，眼中有着歉意。

她，竟然失控了。

"这几个月，还顺利吗？"傲云故意岔开话题，想要将她的注意力从自己的唇上转移过去，他不希望看到她眼底的歉意。

"还好。"而明白他心意的若情也顺了他的意，不过她当然不会将这过程中的艰辛同他讲，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实在没有必要叫他以

及她们的孩子多担心什么。与其讲自己的事情，她倒更愿意知道他这几个月的生活与感受。

“听说你最近和芙伶成了闺中密友。”虽然身在远方战场，可这冥门中的一举一动皆是有专人向她回报，尤其是关于他的。

这两个男人的关系交好，是在她的预料之中，却没想到，傲云能屏弃之前芙伶对她的情感，真诚地与他走近，代替自己去照顾这样一个帮了她很多，却情深意重的男子。

“芙伶人很好，只是我担心……”

“担心厉王？”不用傲云明说，若情便能猜出他心中的担忧。

点了点头，“厉王心思深沉，手段狡猾，处处占着强势，我担心芙伶会吃亏。”傲云总记得在瓦埔寨里，那厉王凶残的将她们逼到绝路，以及芙伶脖间的一条血红细线，这样一个女人，芙伶与她在一起，自己总是觉得不放心。

真是担心则乱。

风若情捏了捏他皱巴在一起的眉头，颇为无奈：“你是不是忘记了，你的妻主好象也是这样的人吧。”说到心思深沉，她能够为了一些目的隐藏自己这么长时间；说到手段狡猾，她也不相逞让，或许她比厉王更加嗜血、更加不留情面。

这么想想，她倒是能理解那厉王一些，原来自己与她都是同样类型的人，只不过她们遇到的男人不同，所表达爱意的方式也不同。

怪不得，命运总似乎让自己与她牵扯在一起。

祁傲云认真地思考了一番，竟是茫然地冲着风若情点了点头：“还真的是这样。”一直以来，他总是看到若情体贴温柔的一面，且自动将其残暴的一面过滤掉，也从来不认为她对敌人的暴虐有什么不对。

看来，嫁于她那么久，自己真的是被她带“坏”了。

是不是芙伶也同自己一样，并不害怕那厉王的阴毒。又或者厉王待芙伶并不如她在外人面前表现的那般无情？这么多的疑问，几乎叫他脑袋炸掉，只摆出一个无辜而又困惑的表情望着风若情。

那呆呆的模样，配上一个巨肚，还真是诡异的谐和。

忍俊不禁，是不是坏了身孕的人总是喜欢胡思乱想呢？风若情轻点了下他的额头：“你呀。”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

～

而相较于这边的浓情密意，厉王与芙伶那一边却是气氛异常诡异，两人相互不示弱的望着对方，一股低压蔓延在两人之间。

“你到底在闹什么别扭。”本以为应了他的要求，回到这冥门，会见到一张欣喜的笑脸，却不想，一进屋，这芙伶便摆着一张苦瓜脸给她看。使得她满心的火苗瞬间被冷水熄灭，顿时冰冻在湖底。

“你真的准备做西盟国的皇帝吗？”自从决定接受他之后，心底隐藏着的情感也宣泄出来，考虑的问题便也多了起来。之前在西盟，厉王的举动，以及现在代理朝政的身份，登上皇位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几个月，他不断的在思考着她们之间的未来，可越是想的多，便越是惊恐与害怕。

“这有什么不好，本王可以封你为王后。”虽然她并不在乎这皇位，可想着这从皇姐手中抢来的肥肉，岂有放弃不吃的道理？越是那欧阳耀华在乎的东西，她就越想要得到。而芙伶，她已经承诺给他正君的身份，她们的孩子也会是她的嫡女，他还有什么不满足？

凄凉的一笑，果真厉王还是厉王，是他理解错了，也期盼的太多。

“我要留在冥门。”

“你说什么？”厉王危险的眯起双眸，她已经为了他委屈了那么多，他还想出尔反尔？

“我芙伶就算再不济，也不会在那深宫中，看着自己的妻子娶进一个又一个的嫔妃、美人！再则，如若你当上了西盟的皇帝，那么势必会与少主对敌，我不会与少主的敌人在一起。”作为冥门的一员，他坚

信，少主可以带领着冥门登上顶峰，对于冥门前行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都无法视而不见。

他知道，少主以及冥门的朋友定不会勉强与怪罪他，反而会祝福他与厉王，可自己终究是过不了这一道坎。

“芙伶，你不是个胸狭隘的男子。”

“错，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叹了口气，厉王揉着眉心。

“就算不是皇帝，也多的是女子三夫四侍。那风若情掌控着这冥门，难道就只会有祁傲云这一个夫君？说出去，谁会信？”就算风若情没有这方面的考量，难道这冥门上下就不会为了政治的利益，为她们的少主寻觅其他的男主子?

“冥门在这世上是个异类的存在，所以才会受其他三国的打压。在冥门，少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终生只迎娶一位少君，而且我知道，现在的少主很爱少君，也定会像之前的几任门主一样专情。”经历了几任与世间女子不同的门主，冥门主人只迎娶一位少君仿佛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连带冥门中的女子也有着这样的虔诚，是以，在冥门中的男子是幸福的。

而从冥门出来的他，之前接近厉王是另怀目的，是以也并未在乎过她身边到底有过多少男人。可一旦将她升为妻子的角度，那么他的渴望便也多了起来，他也希望自己的妻主是个心中只有他的女子，他也希望可以得到专一的爱情。

“你真是，不可理喻！”只闻一声“砰”的巨响，厉王气恼的拍着桌面，站了起身。

却不想，这一声巨响，使得芙伶惊恐的朝后退了一步，却不想拐到了脚边的桌角，脚下被这一绊，顿时失去了平衡，身体朝一边倒去。

“啊——”芙伶惶恐地用手护住自己肚子，笨重的身体应声倒在地面上，忽如其来的锥心的痛苦，几乎让他彻底昏迷了过去，可手下的

肚子不断传来的疼痛叫他努力咬着牙，让自己不要就这么放弃。

而他的头撞在一个坚硬的物体上，已是失去了痛觉，只感觉到粘稠的液体顺着他的面颊留了下来，可是他没有空去理会这些。

“孩子……孩子……”沾染上血红的左手紧紧抓住肚子，泪水潸然而下，他几乎能够感觉得到，温热的液体不断地从她的双腿间流失，使得他的下摆皆是一片血红。

“芙……芙伶……”厉王完全被这一幕吓着了，直到见着满目的猩红，才回过神，冲到芙伶身前，双手剧烈颤动着，将他抱起，紧紧地拥在自己的怀里。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芙伶，别睡，听着，我跟你道歉，是我错了。我输了，我什么都听你的，你别吓我……”此时的厉王已是完全地失了分寸，失去芙伶的恐惧叫她无法不妥协。

这满心的惊恐已叫她放下一切自大，也忘记了一切高贵的自称。

那满眼的鲜红竟然将她堂堂女子的眼泪逼得脱眶而出，那心底的恐怖几乎要将她拉入到地狱的深渊。

“别哭……孩子……”朦胧中，芙伶看着那总是暴怒的女子竟然两眼温热，这样的她依旧是播动了他的心弦。

狂妄自大的厉王，并不适合眼泪。

况且，如今还有更重要的事，他的孩子，不能出事！

“恩，你放心，我会救活我们的孩子！”抱起芙伶便冲了出去，直接来到风若情与傲云的房间，忘记了那风若情是自己一直看不顺眼的女人，猛拍着房门。一路上见着这一幕的人，也皆是跟随其后，来到风若情的房屋外。

打开门，刚要咒骂的话语在见到这惊异的一幕而顿住。

“救救他，你赶紧救活他！”厉王抓住风若情的衣袖，威胁道。

甩开她的手，风若情不满地看着她怀中的芙伶，“不用你说，我也会救活他以及他的孩子！”不用想，便也知定是这厉王惹的祸事。看来，傲云或许也说对了，她还真的是太过相信这厉王了。

隐约中，芙伶听见少主的铿锵有力的承诺，渐渐放下心来，因为他知道，少主承诺过的事没有办不成的。放松之后，疼痛便再次袭来，这种痛入骨髓的感觉叫他生不如死，加上额头以及从身体中流失的血份太多，终是失了体力，沉沉地睡死了过去。

“芙伶！”大呼一声，芙伶这一睡可把厉王吓得不轻，将怀中的芙伶猛的摇动着。

“他只是昏过

Chapter_9

去了，不过如果你真想救他，就赶紧松手，将他交给我！”

耳边传来的话，让厉王停止了冲动。

她说什么？能救活，还有希望……

僵硬的双臂渐渐松了力道，怀中一个落空。她就这么待待地看着忙碌的人群在自己眼前来来去去，不断地从那风若情的屋内端出一盆血水，每个人都视她为无物，从她身边疾步走过。

感觉自己已是站了许久，她不敢进屋，不敢去听叫自己无法承受的任何消息，如若就这么彻底的失去芙伶以及孩子，那么她……

那么她，还要那皇位做什么？孤单的，只有她一人，没有人与她分享这一切，她还要这江山做什么？

她之前的时间，全是生活在仇恨中，为了报复欧阳耀华而伪装着自己。如今，难道还要继续活在这份报复中，而去伤害自己唯一出现的幸福吗？

虽然那风若情并没有说，可是她看得出，那女人夺天下的同时是快乐的，是带着千千万万冥门百姓的期盼；而她自己呢，却是折磨着自己，也在折磨着别人。

想的越多，便越是觉得自己活的可悲。

“啊——”振臂高喊，喊出了自己淤积在心底所有的情绪，她压抑的自己太久，久到已经迷失了本来的自己。

“哇……哇……”嘹亮的叫声从风若情的房屋内传出，厉王激动地看着那半阂的房门。

半阂的房门被打开，风若情走了出来，不情愿的冲着他开口：“是个女孩。”

“芙伶呢？”难道？

“父女平安,不过他现在身体很虚弱，还在昏迷中。”

这四个，使得神经紧甭的厉王踉跄着朝后退了几步，“那就好，那就好。”转过身，朝着外面走去。

“你……不进屋看看？”虽然对她不满，可她这么反常的反应，却叫人心惊。

“我先回西盟了，她们父女，就拜托你了。”声音悠悠地传来，待她处理好一切，有能力给芙伶他想要的幸福时，她会亲自来接回她的夫君以及孩子的。

看着那落寂离开的身影，傲云抓住若情的手：“虽然她很可恶，可是这一刻，我却觉得她很可怜。”虽然认为芙伶跟着她不会幸福，可是她就这么离开，却也不是他所愿，难道这厉王就这么放弃芙伶了？

“她会再回来的。”或许是英雄惜英雄，风若情竟然能够猜到她要回西盟做什么。或许这样，才能使她与芙伶得到真正的幸福吧。

从这一刻，风若情才坚信，芙伶跟着厉王，定会得到永远的幸福。

生男生女

厉王走后，芙伶沉睡了两日才清醒过来。而当他醒后，也不多过问厉王的事，对于厉王的消失不见也似乎丝毫不在乎，便知这一次芙伶是对厉王彻底死了心。这叫若情与傲云也不知如何同他开口，告诉他厉王离开的消息。

而当他醒来后，看着躺在身旁的女娃，光滑细嫩的肌肤，小小的身躯，浑身散发着属于新生儿的**，极其可爱。而那张脸，却像极了她的娘。想起那个可恶的女人，芙伶本以为自己已经在心中铸造了一个铜墙铁壁，却依旧被戳穿一个细孔，阵阵刺痛袭来，叫他几欲窒息。

原来，自己虽然自己一直压抑着自己不要去想她，可却在这压抑中，早已微微动了情。可心微动，奈何情已远，他与厉王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所追求的生活完全不同，自己终究是无法忍受无数的男子

同他来分享同一个女人，如今真是物也非，人也非，事事非，往事如过眼云烟，不可追忆。

“非，就叫她芙非吧。”

声音如同被砾石磨砺过一般沙哑，听着沉默了几日的芙伶终于开口说话，傲云激动的张着嘴巴，泪水如决了堤一般，直往外涌，拖着笨重的身子来到他的身边，握住他的手，说着：“好好，就叫她芙非，就叫她芙非！”

就算是叫芙一、芙二、芙三都行，只要芙伶能够开口讲话便成，自己真的担心，芙伶就这么压抑着自己、一直沉默下去。

若情虽然嘴上不说，可傲云依旧能感觉的出她的担心与自责。

芙伶是因为若情，才会故意去接近厉王，也才会经历那么多的坎坷，即而落得今日这么凄惨的下场。

自己没有主动去问，若情便也没同他说，厉王到底为什么离开冥门，是以，在他观念里，这厉王是个彻头彻尾的负心汉，根本配不上芙伶这样美好的男子。

在接下来的日子，有个芙非这个女儿的陪伴，芙伶整个人也渐渐地恢复了笑颜，仿佛又恢复到之前那个幽雅温柔的芙伶。可是，傲云总觉得，他的笑容中少了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看着芙伶的女儿——小芙非，那甜美可爱的模样，傲云便羡慕不已，不禁想象着自己与若情的孩子，而期待中也多了一丝担忧。

当然，这股情绪的波动自是逃不过若情的眼睛。

临近产期，若情也放下一切事务，每日早早便回来陪伴着傲云，不想错过自己孩子的出世。

夜里，屋内只点了一盏油灯，周围尽是一片安详的宁谧。

愁色不自觉地浮现在面部，连傲云自己都没有发现。

“你最近在想些什么，不能同我说吗？”若情思索了一会儿，终是开口询问他。

若情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已是快要生产的孕夫，心情无此低落，怎么有利于顺利的生产？就是对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况且，她们之间，信任已经不再是问题，他还有什么不可以告诉她的。

就是厉王的事，虽然是自己的猜测，并不确定，可只要他想知道，自己也依旧会告诉他。

望着若情有些责备的目光，隐藏在其中的浓浓关切几乎透过这一个注视渗透进他的整座心房。她之前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女子，如今以如此充满爱意、关怀的目光看着他，这叫他更加想为她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可如果……

“若情，你是喜欢女孩还是男孩？”就是一般人家，都希望能生个女儿来继承香火，而若情这般的人物，也定是这样期盼着。如若自己叫她失望，那……

“无所谓，都喜欢。”惊讶的看着他，难过，这几日他如此这般，竟然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吗？若情如此通透的脑袋稍微一想，便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如若……”

拢起裘被，遮去寒意，将他轻轻搂入怀中。

“傲云，你这是在怀疑我，还是在怀疑你自己？”若情摇了摇头，看来无论是在哪个朝代，都或多或少有着这样的思想，如果今日不彻底叫他放心，他还是会抠住这个问题自己朝不好的方面继续想，做一些无谓的担心。

“其实，在落水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孩子。”老实的说出自己之前的想法，也正因为如此，傲云才会成婚那么久，也未怀上身孕。

“哪有女子不想要孩子的？”傲云有些诧异，尤其是若情这样的女子，更应该要个孩子。

“在我看来，落叶归根，我并不想为尘世一些思想所禁锢住，况且我也不认为那时的我，可以做一个好母亲。而后来，因为你以及一些

其他的事情，我才开始有了活在这世界上的存在感，才开始期盼你和我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我看来，都是我们的骨肉，我都会一视同仁。就算是女儿，她也需要和其他有能力的人一同竞争，我只将冥门交到最有能力的人手中。所以我并不会像其他人一般，有这样的思想存在，你尽可放心。”

风若情一口气、耐心地说出自己所有的想法，听了这一席话，傲云沉默了。

“如若你还担心，我可以向你承诺，无论男女，我们都只要这一个孩子。”她想告诉他，即便是男孩，她也会好好栽培，努力付出自己所有的爱。

那低垂的脸上挂着甜甜的笑意：“那如果孩子生出来，同我一般丑怎么办？”只生这一个孩子？那怎么可以，他一定要为她生几个宝宝，使她们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

若情听的出，那声音中已是没有了低沉，多了些轻快，便知傲云已经想通了，心情也不禁轻松了许多：“那正好啊，长大后也定能找个像我这般优秀的妻主。”

“嗤”的笑了出声，贴近若情的胸口，感受着她的温暖：“今日才发现，你竟然也这么油嘴滑舌。”原来在这场爱情赛跑中，不仅是自己变的更加坚强，他的小妻主也变得更有人情味儿了。

～

自从那日的交心之后，傲云彻底放下的忧虑，满心欢喜地准备着新生儿的出世。而他那大得惊人的肚子，叫冥门的人看着皆是有些担忧，纷纷猜测着，这孩子到底是个多大的宝宝呀。

而不久后，大家的疑惑便得到了解答……

“哇——哇——”

“恭喜少主，少君生了个小小姐。”接生的人怀抱着软软的小“肉疙瘩”，冲着一旁焦急看着的风若情报着喜。

“恩。”看着自己的女儿一眼，便匆忙将目光移到傲云那满头大汗的脸上，见他依旧一脸痛苦的神情：“怎么回事？”怎么生完还是这般模样？

“还……还有一个……竟然还有一个……”

又是一阵手忙脚乱，待不到半个时辰，接生的几个人皆是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抱着另外一个娃娃，几乎要虚脱地冲着风若情笑着：“是……是个小公子！”

风若情虽然欣喜，却是更为担心躺在床上的傲云。

只见他额际的发丝已经粘稠地沾在面颊边，气息微弱，想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他已是到了极限，用手将他额头边的发丝缕到一旁，接过身后小厮手中的温汗巾。

“少主？”

“你下去，我来吧。”温柔地用温汗巾为傲云擦拭着面部。

小厮看得满是诧异，哪有女子能如此放下自尊，为自己的夫君擦拭身子？没有想到，少主竟然如此爱少君。

悄悄地带上门，接生的人也将两个婴儿抱出去清洗，将这里留给这一对有无数话要说的有情人。

不知过了多久，傲云才从沉睡中醒来，感觉自己的身子似是要撵过一般，毫无力气。睁开眼睛，眼前模糊的一片逐渐变得清晰，对上那双温情而美丽的眼睛。

“孩子呢？”

手中的温暖更甚，傲云感觉到若情几乎使出全部的力量，想要将自己所有的心情全部从手传递给他。

“谢谢你，给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恩？”疑惑地看着那一脸神秘的若情，傲云一头雾水。

拍了拍手，门外的小厮急忙应声，随即匆忙将清洗好的孩子抱到她们面前。

“她们？”难道，这两个孩子都是他的吗？

接过小厮手中的孩子，将她们放在床上，放在傲云的身旁。两个孩子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却是有着极其相似的容颜，有着风若情那绝世的影子，看得出，长大后，也定是个迷倒众生的绝代英才。

“谢谢你带给我的这两个孩子，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幸福。”眼眶发热，风若情极力隐住眼底的温热。原来，做了母亲竟然是这样的感觉，何德何能，她竟然也受老天的眷顾，在这里有了夫君，有了孩子，有了她渴望已久的家。

她，真的很幸运。

“这一世，我会与你走遍天际，看遍繁花满地。”若情对着傲云，许下这一世承诺，“这两个孩子便是我们的见证，女孩便叫风傲繁，男孩便叫风云满，可好？”

“恩！”虽是无力，却用尽全力，固执地点着头，泪水滴落，尽诉心底的感动。

～

冥门少君产下一龙一凤，象征祥瑞降临，举国上下，皆是为着这件大喜事欢庆不已。

这堆砌而来的礼物更是源源不绝，几乎要将傲云的屋子淹没，芙伶自得知傲云产下龙凤后，也展露了最真诚的笑意，给予他最真挚的祝福。

两个初为人父的男子，更是整日带着孩子，黏糊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孩子的事情，几乎将整颗心扑在这孩子的身上，这还引起了若情的强烈不满与嫉妒。

身边环绕着三个可爱的孩子，芙伶便也渐渐忘却心伤，渐渐将厉王收藏在心底，不去忆起。

日子在孩子的哭笑声中飞逝，三个月后。

“傲云，你有没有觉得，少主最近有些奇怪？”芙伶是一头雾水，为什么每次少主见到他都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甚是诡异。

“有吗？”揣着明白装傻，傲云故作不清地摇了摇头：“我没有发现，你想多了吧。”这可是一个惊喜，要说也不是由他来说，傲云神秘地笑着，他与若情可是很期待那一日尽早的到来呢。

只是，这等待的日子也稍微长了些，她——也快来了吧。

离别之时

这一日，芙伶守侯在冥门的后花园中，猜测着傲云约自己前来的理由。可已是过了约定的时间，傲云依旧未到。

刚想去傲云屋里看看，是否出了什么事，却见到了一个他最不想见到的人。一身蓝色绣衫，神色有些憔悴，可望向芙伶的目光中却是毫不掩饰的炽热。

本该是恨的，也该上前大骂她一顿，可当这本该意气风发的女子以如此姿态站定在自己面前，他失却了所有思考的能力。待回过神来时，却是猛得回身，不去看她，想要疾步离开花园。

“芙伶。”带着哀求的口气，这样反常的厉王叫芙伶不由得有些担心。

可是……在她那般伤害自己后，他怎么还可以这么没有出息？在心中臭骂自己一顿后，狠下心不去理会她的哀求，迈开步子，想要远离这个一直给他带来痛苦的女人。

“芙伶，我来接你了。”急急地叫住那个急欲想要逃离的人，忙碌了几个月，便急着回到这里见他，伤害过他的事她记得，那满眼的猩红她也记得，而他现在不想见到她，也在情理之中，她没有立场去怪他什么。

这一切都是自己造的孽，是自己在咎由自取。

“接我，呵——”听到她如此大言不惭地说着似是施舍的话，芙伶便觉可笑，讥讽地冷哼，因愤怒而回过身，“来接我，我便一定要与你走吗？厉王殿下，您似乎太高估您自己、也太抬举我了。”

“我可以给你所想要的……”在他面前，她已经彻底忘却了身份，厉王此时彻底的清楚着，他对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她想要告

诉他，自己已经可以给他所想要的爱情与未来，想要告诉他自己的悔悟与决心。

可话还未说挖，便被芙伶无情地打断。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真是好笑，他要的是专一、要的是永远，就算她知道，可又怎么可能给得起，“无论你要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和你走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现在，在芙伶的心中，他只想狠狠的伤害她，以此来平服自己再次泛起涟漪的心湖，来平静再次见到她而泛起的酸楚。

“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全部都可以给你！之前伤害过你的事，我跟你道歉！”厉王从来都是个直爽的人，对于自己的过错，她并不会去遮掩或推搪，而对于芙伶，她更是不会遮遮掩掩。

“难道你给我，我就一定得要吗？在你伤害过我那么多次之后，以为一句道歉就可以得到原谅吗？”想起过往，泪水在眼眶中打着转，眼睛湿润，在日光下闪着剔透的光泽。

厉王上前，钳住芙伶的纤瘦的肩膀，拉住了他想要离去的步伐。

“怎么，厉王殿下又想强迫我吗？”不屑地低头看着自己肩膀那苍白的五指，语气中带着嘲讽。

听着芙伶如此不留情面的话语，厉王紧抓的手缓缓地松开，收回到自己的身侧，握紧垂于一旁，看着芙伶毫无眷顾的离开，这一次，厉王并没有出声阻止。

～

来到自己的房屋外，却见傲云早已等候在那。

“芙伶，你怎么哭了，难道是那家伙又欺负你了？”本是带着期待笑颜的傲云，见着一脸狼狈的芙伶，满是诧异。只见芙伶满目苍白，无声的泪水滑落两颊，而他却依旧面无表情。虽然他的神情看似无所谓，却叫人感觉的出，他的内心在哭泣。

本以为是皆大欢喜的画面，等回来的却是这样的芙伶，傲云真是急的要命。

“那家伙，竟然还敢把你欺负成这样，我还以为她真的悔改了呢，真的是……”傲云愤愤不平地为他打抱不平，在心中咒骂着那个该死的厉王。

“是你们放她来找我的吗？”本是与傲云很是亲近的芙伶此时却是带着疏离与哀怨，“如若你们不想我待在冥门，我可以自己带着芙非离开。”

“不是这样的，是那欧阳厉琼已经……”她已经舍弃了很多，做了很多，这些都叫他与若情不得不感动，这才认为她与芙伶或许可以真正地走到一起，是以才会想助那厉王一把，成就一对有情人。

“她的事，我不想听。我累了，想休息了。”芙伶打断了他的话，他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厉王的事，也不想再让这个人再次进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

不待傲云出声，芙伶便进屋，关上了门。

看着那紧闭的房门，跺了跺脚，都是那该死的厉王害的。

“笃笃笃——”地踩着重重的步伐，找到厉王，那厉王面对质问，却是一声不吭，只丢下一句“我要留在这里，直到他答应同我一起离开为止。”便转身离开。

两人的古怪，着是叫傲云伤透脑筋。

自那日之后，芙伶便整日与芙非待在屋内，尽量不出屋，就算出来，也只是在自己的屋前转悠，而厉王也不主动去打扰芙伶的这份清净，每日只远远地看着他与自己的女儿。

虽然厉王并未多说些什么，可若情以及冥门中的人皆是感觉到她的改变。而对于她与芙伶，也是抱着默认与乐观成见的态度。

厉王这一待，便是一个多月。

虽然芙伶刻意忽视厉王的存在，却依旧可以感觉得到，那总是在暗中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已经一个多月了，她怎么还不离开，她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是有很多野心要一一完成吗？留在这冥门，到底是想做什么？

“咚咚”的敲门声，这个时辰会是谁呢？这些日子他刻意的疏远，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他不想听的话题。

犹豫地看着屋门，那轻敲门的声音依旧不依不挠地响着，有着誓不罢休的架势。

“芙伶啊，是我。”

“宁老？”

芙伶急忙起身将门打开，尊敬地叫唤着。

对于冥门的大家长——宁老，冥门每个人都是充满尊敬，当然，他也不例外。对待别人，他或许可以使使性子，可是对宁老，他便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宁老则是看着他长大的长辈。

门外，白发须眉的宁老没有因芙伶的迟迟不开门而有任何的怒意，只是眼角含笑地耐心地守在屋外等待着，这反倒叫芙伶有些不好意思。

进屋后，宁老也不拐弯抹角：“芙伶，对于她，你打算怎么做？”

芙伶眼角闪过一丝慌张，表情瞬间僵硬住，他扯开嘴角笑了笑，“宁老，您看，我屋里也没准备着些茶水，要不我去看看。”

对于他的借故言他，宁老却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过去，毕竟，这事如若自己再不出面，怕是也没人可以帮他了。

就连是若情想要亲自出面说情，也是被他给拒之门外。

“你知道吗，厉王除了你和非儿，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想起那个本该桀骜不逊的厉王，如今却是为了这个傻小子，甘心放下了一切，如今连那火暴的脾气也改不不少，这样的女子，他放心将芙伶交到她的手中。

只希望这个傻小子，别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幸福。

“宁老，她怎么会一无所有，他手握重权，身边萦绕着那么多的美人，那么多人以她马首是瞻，她什么都不缺！”也正因为她什么都不缺，自己在她身边才会是多余的一个，卑微到连他自己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你还不知道吗？”怪不得他能对厉王如此的冷漠与狠绝，想来是他还不知道厉王为他所做的一切，那么骄傲的一个女子，为了芙伶所放弃的，连他这个已是过了风花雪月的老人都不禁为其感动，这样一个女子，除非是真的爱上，绝不会为了一个男子做出那么多的牺牲。

想来都是大家误会了，傲云以为厉王已经同他说明白了一切，而冥门的其他人则以为傲云同他说了，却不知，弄到最后，芙伶竟是对情况丝毫不了解。

厉王不说，这芙伶也是不开口，如若不是今日他这个老人家亲自前来，这误会是不是便越滚越大了呢?

真是一对磨人的小情人。

“厉王之前回到冥门，将大权交还给了西盟原来的女帝——欧阳井华，并撤回了一切把持着西盟京都的军队，而她也退出朝廷。现在来到冥门找你的她，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叹息了一口气，用余光看着芙伶的反应，“如今，厉王她是西盟也回不去，如若你再不理她，那真是太可怜了，也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

“宁老，这……是真的吗……”忆起一个多月前见到她，是那么的疲惫与消瘦，难道前些日子，她便是在忙这些吗？她就这么将自己隐忍了那么多年才得到的一切拱手让人了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说过的话吗?

“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全部都可以给你！”

之前在花园中，她所说过的话，如今是历历在目，原来，她真的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原来她真的可以给他所期待的平静与专一。想起自己当日所说的无情的话，想起她受伤的神情，心隐隐作痛。

“听说厉王一会便要出宫，也不知……”宁老见芙伶面露忧色，便知他听进了自己的话。

“宁老，我先出去一会，非儿就有劳您了。”匆忙地交代完一切，便慌张地踏出了屋。

离开，她要离开，她怎么能在舍弃了那么多之后，再舍弃他与非儿呢？她甚至都没有亲眼看一看，或者抱抱自己的女儿。

他，不能就这么让她走。

～

冥门宫门口，众人见芙伶竟是亲自赶来，皆是一惊。

想这芙伶避这厉王，着实厉害。同住在冥门，却是在一个多月内将厉王当老鼠般防范着，连个面都没有见上，如今却是主动找来，大家默契的相视一笑，随即纷纷找着借口退了开去，给这两个有情人制造着独处的机会。

“你……和她们处得很好啊……”看着那些人，离开时暧昧的表情，想着她们都是认同了她，什么时候，她是这么好相处的一个女人了？

冥门内部的团结，芙伶自是知道，而冥门内对这厉王的偏见，他也知晓，如今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大家的态度竟然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更是叫他诧异。

厉王并不回答，是贪婪地望着他，仔细地从他的发丝，眼睛一一看过去，想要将这几个月来的份全部补偿完。

“你要离开？”

想了想，点了点头，她现在的确是要离开。

见她点头，满腔的哀怨此时全部涌上心头，“你怎么可以就这么离开，就这么放弃我和非儿？”难道她就这么轻易，便要舍弃他们父女，难道就不能再坚持下去？难道爱一个人，便是如此轻易就能放手的吗？便如他，在她伤害自己那么多之后，虽然恨，可他却仍然割舍不下。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厉王嘴角的笑意扩散，如正午的阳光般耀眼夺目。

可能连芙伶自己都不知道，他此时的神情有多么慌张，有多么焦急，聪明如厉王，稍微想想，便知这中间的事实被某人有心的好心人

给扭曲了，不过，她倒是很感激便是。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有机会看到芙伶的真情流露。

看着芙伶为自己紧张的模样，这些日子的凄苦也算有了回报。

一把将芙伶搂入怀，那柔软的身体契合在自己的怀中，厉王满足地长嘘一口气："既然你要待在冥门，那么我也只好待在这里陪着你和非儿。既然要待在这里，我又怎么可以就这么白吃白喝，怎么说也要出宫寻找出路，以后好养活你和非儿。"

"真的是这样？"仰起头，紧紧地看着她的眼睛。

"当然是这样。"带着轻柔宠溺的笑容，轻点着芙伶小巧高挺的鼻尖，"要不然，你以为是怎样？我现在只剩下你了，我当然会死缠着你，直到你点头为止啊。"

听着厉王如此说，芙伶才真正感觉到她的改变，她不仅学会了尊重，也学会了为他人而改变。芙伶自是知道她并不喜欢屈居人下，尤其是对这个被她视为"死敌"的少主。

"你想去哪儿，我愿意同你一起离开冥门。"虽然自己之前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可却没有失去过什么，而她却是以自己谋算了许久的权势来作为补偿，他还有什么理由去怨恨、去苛刻他呢？

况且，她们之间还有一个非儿，同她一般俊美可爱的非儿。

芙伶看着她，她的身材修长，气度昂扬，长而直的睫毛覆盖着她那如翡翠般透明的眼睛，而这双眼睛此时正带笑注视着他，高挺的鼻子以及性感红润的双唇，以往的经历使得她浑身散发着自信而狂野的气质。

这样一个女子，竟是同少主一般，优秀得叫人望而却步，而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子，竟然被他忽视了那么久。老天待他真的不薄，给了一个爱他的妻子，给了他一个甜美娇俏的女儿，给了他满盈盈的幸福。

这一次，他会紧紧抓住老天安排给他的这一切，永不放手。

～

“你们真的要离开吗？”若情看着这唯一值得她尊敬的对手，或许现在她放弃了西盟，便也没了使她们两人交锋的理由，如今，或许应该说是朋友更为贴切吧。

厉王，与她极为相似。同样的狠毒，同样的不服输，也同样的给了一个男子一辈子的承诺。

她们两人看似无情，却同样是最为深情的女子，想要给自己的男人最大的幸福。

若情总觉得，自己有时能够懂她，本想着有厉王留在冥门，在自己的身边，这天下也只是唾手可得的易事。可她知道，这只是空想，骄傲如厉王，虽是对西盟放手，却不会与她联手，共同对付西盟。

“恩，我准备带着芙伶以及非非四处走走。”禁锢了自己那么久，也需要放松了，这一次，她便准备带着自己的家人一同游遍这青山绿水，“还有，谢谢你给我解了毒。”

风若情遵守了事前的约定，替厉王解了缠绕在身上二十几年的毒，使得她真正的获得了新生。

也是在不久前，芙伶才知晓厉王并非滥情，而是情非得以，以及自小的经历，是以对她，更多了一份怜惜与心疼。

“如若我对西盟出手，你会插手干预吗？”这厉王乃是西盟国的皇室中人，难道就真的能够放任自己的国家被吞食？若情至于仍然有着丝怀疑。

“不会。”她的母亲明知是什么人对她下毒，却为了江山而放弃了她，那么这一次，她有何理由去死守这座害了她一生的皇城？但是，她也不会推波助澜，她将西盟交到欧阳井华的手中，便是决定不插手西盟的事情，将来它是存是亡，她也绝不会过问。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无法改变的常理，或许，风若情的出现，便是老天注定，有着她自己的使命。

“那么，后会有期。”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不久的将来，她定会统一这异世，到时，相信她们还会再见。

惺惺相惜的两名女子，以及在一旁眼眶潮湿的男子，伫立在江都城门口，萋萋满别情。时光匆匆流逝，离别之时终究到来，而再见之日也在不远处朝着她们微笑。

潘伊蛊惑

厉王带着芙伶与芙非离开后，风若情也便开始了进一步的谋算与计划。

在收复江都，战胜白离国后，若情便将精力放在赤耀国，赤耀本就分崩离析，之前如若不是厉王从中干预，怕是早已被其他两国给瓜分完。

是以，对付赤耀，并不如对付白离那般麻烦。在赶回冥门后，若情便开始派遣了些谋士以及兵力前去赤耀。

赤耀国如今朝廷不思进取，内部争权夺利，使得百姓深受其苦，各路起义君纷纷截竿而起，而若情身边的风到达赤耀后，带领着冥门军队屹立在赤耀国的南方，占据了重要的一方。

在外人看来，烈足智多谋、在对抗朝廷的战争中屡战屡胜，且她生性豪爽仗义，渐渐的，烈的声名远播，部队不断地发展壮大，各路的起义军纷纷前来投靠她。对于远道而来的能人，烈也是热情地以礼相待，烈的名声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赤耀国。

之后，烈带着起义军趁着赤耀朝廷疲于应付各路匪贼之时，迅速抢占了赤耀的粮食供应地——兴仓，有了粮草的供应，烈的起义军再次以迅猛的速度扩大。夺取兴仓后，烈带领着各路英豪，又攻下洛城、襄山等地，在这一连战连胜的过程中，烈的威信在赤耀可谓如日中天，其雄才大略以及宽厚待人，皆是叫手下之人誓死效忠。

朝廷自是也对这支异军突起的队伍惊恐万分，派遣数次精君前来剿灭，却是皆以惨败收场，经过数月的对奕，烈终是攻入皇宫，从赤耀国女帝侯沛严手中夺取了朝政。

侯氏暴戾皇朝的败落，使得百姓尽相欢呼，满城欢腾，而对于解救她们于火海的烈是景仰万分。

在烈夺取朝廷后，在风若情的安排下，烈继续留守赤耀，且以烈的名义实施仁政，解决百姓温暖，只有生活安康，随后的收服赤耀才会更加顺利。

本是生活在一起的四人，如今殇留守白离国，风则是守在赤耀，这冥门之中也就剩下性格火暴的火和烈两人。

不得以施展本领已是够郁结，而加上青儿的婚配问题，烈则是更加不知该如何是好。

前几日，她无意中听到少君提及青儿的婚事，似乎是说要在冥门中给青儿指配一名女子而妻。而这几日，冥门上下张灯结彩，似是要举办什么喜事，问着忙碌的那些人，却皆是一脸神秘，当她问到底是什么事时，也只说了声“喜事”便不再理会她，继续各自忙着手头的事情。

越是胡思乱想，便越觉得这所谓的“喜事”定是与青儿有关，心里便如烧开的锅，沸腾难耐。

想着他为了别人而披上嫁衣，满脸娇羞的成为别人的夫君，便觉得难以忍受，猛地站起身，不行，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随着烈的匆忙离开，随即便有人偷笑着前去像少君回报。

听着同样等着看好戏的冥门中人的及时回报，正与若情逗弄着风傲繁、风与满的傲云暗自窃喜，“看来，不需要多久，我们冥门便要真的办喜事了。”

看着他那似得了多大便宜般的傻笑，若情不自觉中也随着他扯开的唇角，果真，这傻病是会传染的，自己竟然跟着他，做起算计烈的事来，虽然之前烈也没少被她整过。

“你就不怕烈她狠下心不去找青儿，那你这喜事还怎么办下去？”如此大张旗鼓的准备着，如若人家正主不配合，看他这个谋划人还怎么收场。

“如果她们不配合，那就当作是收服赤耀国所办的喜宴了。”冲着若情眨巴着眼睛，低下头轻捏着两个“呀呀”叫着的娃娃，“宝宝你们

说，这个办法是不是很棒？”况且，明明相爱的两人，怎么会忍受自己的爱人嫁于别人的痛苦，所以，她们一定会配合自己这场戏，一直演下去。

若情摇了摇头。真的是，有了这两个小宝贝后，自己这个夫君是变得越来越活泼、越来越童趣了，看来相处久了便会不自觉地转变，是一点也没有错呀。

而事实证明，傲云所说的是一点也没有错，半个月后，冥门中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主角便是人们心中已经暗中配好对的烈与青儿。

新娘刚硬、新娘柔美，倒也是相当搭衬的一对。

那一夜，是烈与青儿的新婚夜，也是冥门上下的狂欢夜。人们借着这场盛大气派的婚礼，来宣泄出冥门相继征服白离以及赤耀的喜悦，来宣泄冥门人对未来征服整个大陆的雄心，来宣泄在少主带领下，冥门越来越强盛的期待……

～

往日，和风轻抚着这座富丽堂皇的皇宫，繁花似锦、鸟语花香，都使得这座皇宫更加的生机勃勃。可是这一日，即使有着花鸟的陪衬，可整座皇宫都沉浸在死一般的寂寥之中，失却了往日的安宁与生气。

地上跪着一个满身伤痕的中年女子，身上还穿着战场上将领的铠甲，本该神勇无比的将领，此刻竟是满脸的苍白空洞，哀痛无力的声音响起：“禀陛下，邢州失守……”

女帝欧阳井华跌坐在龙椅之上，在她被厉王囚禁之时，赤耀国继白离之后，再次颠覆了朝政，本以为只是国内的纷争，却不想在短短一年时间，真正的幕后黑手才现身，将赤耀收于手下。

而那个人，竟然就是对她西盟骚扰将近一年的冥门，而那操纵着这一切的便是冥门的少主——风若情。

冥门，竟然在这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内，将这大陆的大半土地收入囊中。虽然她拼尽一切财力、物力，以及自己的才智，来抵御这一

场掠夺，却依旧是败的如此凄惨。

如今，她西盟想也是支撑不了多久了罢。

之前的风家愚笨二小姐，竟然能够在一夕之间，变得这般叫人生畏，她仿佛可以预见，那风若情，在不久的将来，会带领着冥门，成为这整座大陆的霸主。

早知如此，她定会不惜与白离为敌，也必会回了那闻人秋与耀华的联姻，也定会使尽一切手段叫耀华缠上这风若情。可事到如今，再说这一切，也都迟了。

而听着接连传来的消息，殿堂上已是无一人敢吱声。这一年，西盟可谓全员出动，所有有才学的谋士、将领纷纷踏上前线，却也是一一灰头土脸的回来，有的甚至直接血洒战场。如今，已是江郎才尽，毫无希望。

“陛下，或许还有一条路可行……”堂下走出一名老者，她正是当年与风家交好的一名官吏，“听闻那风若情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名男子，只要将那名男子送去冥门，或许那风若情会对我们西盟手下留情也不一定。”

“那人是谁？”

“在祁傲云之前，风若情唯一纳入房中的潘伊。”也正是因为风若情买下这名男子的那一日，她恰巧在一旁撞见了这一幕，两人的容颜皆是叫人过目难忘，便也记下了她们，而那名男子当时也提过他的名字，叫潘伊。

“好，好！哈哈——”宝座之上的欧阳井华的脸上呈现一丝狂野，叫底下的人看着顿觉心惊，“马上找出这个人，送去冥门！”

风若情那般专情的女子，既然能将那潘伊收入房内，便必定是对他心存好感，如今，也只有赌上一把，将西盟国的未来赌在这名男子的身上。

只是欧阳井华不知，真正喜欢过潘伊的风若情早已死去，而如今的风若情，却也不是个会轻易放过暗中算计她的人，无论这个人是

男，还是女。

～

一件银纹绣百蝶度花裙，腰间束着一根雪白的织锦攒珠缎带，梳着芙蓉归云髻，黑如漆墨的发间斜斜的插着一根宝蓝吐翠孔雀发钗，本就精致的小脸此时薄粉敷面，淡扫蛾眉，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更是润泽俏丽。

当这样一个国色天香的男子将其他人全部当作透明，笑盈盈且贪婪地望着她时，风若情倒是费了些工夫才记，他是何许人也。

潘伊，她刚来到这里的第一眼看到的男人，那个被她从床上踹下去的男人，那个被她买入府中却对她恨之入骨的男人。自刚来那日见到他后，她便也将这人抛之脑后，没有想到，借神通广大的欧阳井华的福，让她再次忆起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异世的。

不过，这个欧阳井华还真是费尽心思，难道她对付自己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吗？先是将与她一同设计的凌苔送进栖云轩，再则便是将这与过去的她有过肌肤之亲的男子送到冥门，难道一次的教训还不够，这欧阳井华还当自己是个随意沉迷于美色的傻瓜？

“现在你有一次自行离开的机会。”看在之前的风若情对他有点情份的面子上，她不想对他动手，但是如果他听不懂人话，那便另当别论了。

“情主，伊儿不走，伊儿想要待在情主的身边。”娇脆的声音，哀求的神情，都叫这潘伊看起来更是楚楚可怜，或许这表情可以融化其他的女人，可这些女人当中并不包括风若情。

而看这潘伊满脸充满欲念的脸，他似乎也没有吸取教训，自己当时已经放他一马，他如今倒自己找上门了。

“确定？”风若情清闲地翘起腿散漫而又幽雅之至，细而长的白皙手指轻轻敲击着椅面，而她的脸上挂着叫人迷惑的笑容，那美丽的面孔散发着致命的诱惑，让在场的人都无法移开目光。

只有冥门的人知道，这看似天使般叫人沉醉的笑容，却是地狱使者，是血与狠的征兆。屋内其他人同情的用余光偷偷瞄着那已经快要失去神智的潘伊，在他傻子般地深情点头时，皆是为其在心中默哀。

她们真的是不敢再看下去，这样一个美丽的男子，就这么将头点了下去，怕是一会他连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吧。

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一个人胆敢吱声，都在等待着风若情对这潘伊的最终判决。

“将他带去少君那，随少君处置。”

想起之前对那凌苔的无情，惹的傲云有些不满与担忧，这一次又是同样的问题，如若她就在这里将这潘伊给杀了，怕是傲云又会觉得她对曾经的情人太过无情。既然如此难以抉择，那么便将这个雪球抛给傲云来处置。

她也很想知道，傲云会留下他，还是撵走他呢。

惊呼声四起，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紧张的关头，少主竟然抛出这么一句话，叫所有的人都反应不过来。

少君在她们心中，是如此和善的一个男子。由少君来处置潘伊，那不是让他讨了便宜，说不定少君还会一时心软，留下这个祸患呢。

虽然不满以及担忧，可是少主的决定，自是有她的道理，冥门的人已经习惯于服从风若情的指令，便也动作神速地将这潘伊带了下去，送到少君跟前。

而潘伊则是满心欣喜，直觉地认为风若情并没有拒绝他，认为风若情对他还是含着情，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涌上心头，那祁家丑公子他早已听闻，只要他潘伊出现，那祁傲云还能成什么气候?

这一次，他定要将如此充满魅力，手握半壁天下的风若情，牢牢的抓在手心，再也不会错过。

～

祁傲云打量着站在自己跟前的潘伊，同之前被西盟女帝送给风若情的凌苔一样美丽年轻，可这一次，他却不是之前那卑微到极不自信

的祁傲云，如今的他，相信若情，也相信自己。而且，他也不再是一个人，他有了风傲繁与风云满，他不要再这么懦弱的退缩。

“你们少主说，随便我怎么处置？”

“是，少主是这么吩咐的。”低垂着头，侍卫毕恭毕敬的回答着，将风若情的命令回报给祁傲云。

祁傲云嘴角勾起，带着浅浅的笑。从这句话，他便知道若情的心意，她尊重他的意思，且她相信他的决定。而他也从这句话知道，若情对这个男子，是真的没有一丝的情意。

既然是这样，他又怎么能辜负若情的期许呢？

“那么，将他送回西盟吧。”他不想伤人，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将他直接送回去，这样，也还可以保住他的一条性命。

不留有丝毫的余地，直接吩咐着。

“你凭什么要我回西盟？情主都没有叫我回去，你凭什么？”听见这个比自己丑上百倍千倍的男子这样羞辱自己，潘伊也没了之前的柔弱，冲着傲云嗷嗷大叫着。

见到这般失态而显得异常丑陋的潘伊，傲云更是了解到自己的优势，了解到他吸引到若情的内在。

冥门的人，听见少君如此吩咐，自是合了心意，强行上前想要将潘伊拖出门去。

咒骂声不断，却得不到祁傲云的一丝回应。突然，潘伊似发了神力，猛得挣脱身旁女子的钳制，冲到床边便想要夺取在床上熟睡的两名宝宝。

屋内的人都惊恐地看着这一变故，想要阻拦的动作也稍微迟缓了一些。

“啊……”一声杀猪般的嚎叫，手臂传来的剧痛叫潘伊痛苦地尖叫着。他整个人趴伏在地上，颤抖着的左手抚上自己的右臂，却发现，竟是空空无也！

“我……我的手……我的手……”

众人回过神，看向右边臂膀处已是一片血淋的潘伊，他的身旁，正躺着那离了主人还在微微颤动着的手臂。

目瞪口呆，看着那面色清冷的祁傲云，如此狠毒的手段，竟然是少君使出的，何时，少君竟是也有着如此厉害的功夫?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么就是，此时的祁傲云多么像她们的少主——风若情。

“休想要动我的孩子。”祁傲云眯真双眸，脸上挂着冰结的冷冽。无论是谁，只要动了他的孩子，他都不会手下留情。傲繁与云满便是他的命，是他的底限，他不会叫任何人伤害到她们一丝一毫。

在孤岛上学的功夫，本以为再也不会有机会使到，没有想到，却是在今天，以这样的状况出现。这武功，本是为了若情而学，如今却成了保护傲繁与云满的工具。

明白了少君的意思，手下迅速将还未回神的潘伊拉起，像狂风一样，席卷而去。

而这里的一举一动，也随即传到风若情的耳边。听闻傲云的决定时，浅笑盈盈，而在听闻那该死的潘伊竟然胆敢伤害她的孩子时，却是眼露凶光。

“他，该死！”西盟也只剩一个空壳，而潘伊死与活都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暗卫跟随风若情那么久，自是明白她的这句“该死”并非气话，而是真的想要取那潘伊的性命，而她，也乐于完成这件事情。

那潘伊，真的该死。

二人世界

西盟国自从派出潘伊后，便将全部的希望押在潘伊的身上。可这潘伊却是有去无回，这一希望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传回，迎接她们的不是两国和好的喜讯，而是冥门大军压城的噩耗。

冥门军队来势汹汹，竟是比之前的还要凶猛得多。西盟残军奋力迎敌，终究抵挡不住冥门的勇猛，于两月后落败。西盟女帝以及其后宫嫔妃，皆被关押在一处，风若情与其夫君亲自前来西盟，处理一些残余的党匪。

而冥门攻破西盟国大门，是真正意义上建议起自己的王国，真正的第一次统一了这片大陆。虽然有人不服气，却也是抵挡不住时流的前进，统一的趋势不可阻挡。

这一次前来西盟国，大家的心境已是完全不同。西盟毕竟是她们成长的地方，对西盟，傲云是有着感情的，而以这样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心中是五味杂陈的。

这一路上，一直恩爱非凡的风若情与祁傲云却是叫跟随的随从惊的不敢吱声，只见平时向来和善的少君，竟然同少主耍起了小性子，这一路上无论少主怎么逗他讲话，他总是摆出个哀怨的神情。

而对少君使出的小性子，少主倒是难得的耐心十足，竟然丝毫没有发怒的迹象。其他跟随的人也只得假装自己是聋子、瞎子，将眼前看到的，耳边听到的当作浮云，好给少主与少君留下面子。

“傲云，你看这西盟的美景真的是不少。”气候宜人、景色优美，待一切安定下来，她还真的有心思想将冥门在这片大陆上的中心建立在这里。风若情一向不会亏待自己，只要条件允许，她会为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争取最好的生活居住的环境，以及最安逸的生活。

“傲繁、云满还那么小，我真的是放心不下。”不搭理这个霸道的家伙几日，傲云自己也是被憋的难受。这一次离开冥门，两个孩子因太小，自是不能一同带过来，而他自是放心不下，可这若情却偏他他陪同着一起来这西盟。

想想这个满脸惬意的家伙，又是诱惑又是哄骗地将他带到这里，便是满肚子哀怨，可不理她的决心才维持了几日，便彻底破功了。

想来，这若情还真的是他的克星，叫他无法拒绝。

若情环上他的肩膀，“冥门上下简直将那两个小恶魔当作宝贝一样供着，没有你这个当爹的在身边，也会活的很快活。”

想起冥门中那两个小家伙，自出生以来，便霸占了傲云的全部心神，她便满肚子火气。

刚开始她忍了，可是现在这两个小家伙已经成功地由纯真可爱的小天使晋升为恶魔，自会跑会叫之后，更是霸占着傲云不放，白日也便算了，连晚上也是吵着闹着要与她们的亲爹一起睡。若情可谓咬牙切齿，一日两日她也就算了，可是这两小恶魔却是丝毫不知适可而止，丝毫不能体谅她们亲娘的欲求不满。

是以，这一次攻破西盟国大门，其实并不需要她亲自前来，可她为了将傲云从那两个小恶魔手中抢夺过来，只好施以此法，将傲云给哄过来，来过一过难得的二人世界。

没有想到，她风若情竟然也会有与自己的孩子争宠的一日，和煦的笑容、满满的幸福，挂在风若情的嘴边，连她自己也未注意到。

～

就在两人到达西盟国不久，白离国来的暗卫竟是暗中带着闻人秋与九皇子赶来。而当以往活泼骄蛮的九皇子，以如此姿态出现在若情与傲云面前时，两人都沉默不语，风若情本要责怪暗卫的话也及时吞了下去。

面色蜡黄、头发干枯，双目无神，且清瘦了不少，丝毫看不出他便是曾经西盟国的那个叫众人头疼、充满活力的男孩。

“怎么回事？”就算攻下白离国，她也并未亏待于她们，怎么会落得如此的下场？

“少主，是殇命我等将她二人送到少主面前。”暗卫半跪于地面，不吭不卑道。

说完，在风若情的暗示下，悄然退出房屋，在外把守着。

“你别怪她们了，是我们无意中听闻冥门已攻破西盟，耀华吵闹着要过来见你，并以死相逼。”闻人秋搀扶着欧阳耀华，面上未露一丝一

毫的嫌弃与不耐，举止之间尽是轻柔体贴，叫旁人见了皆不禁心酸。

如此出众的女子，如此耐心地对待一名心不在自己身上的男子，欧阳耀华，有这样一个女子如此的爱着你，你还有什么不满，要将自己摆弄的如此落魄?

傲云在一旁紧咬着唇，神色复杂的看向自己的妻主。如此优秀的女子，不怪乎使得那么多男子如飞蛾扑火般扑上来，却是落的满身心伤。

芙伶幸得有厉王如此执着专情的女子相伴，有芙非那么可爱漂亮的女儿相陪，才得以彻底走出心底最初的情感，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那么九皇子呢，他能走出来吗?

“孩子呢？”

若情的这个问题叫闻人秋与九皇子一震，闻人秋忙转头看向欧阳耀华，见他并未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应才开口：“上次动了胎气，尔后白离被攻破不久，孩子便流了。”当厉王篡改了朝政，将欧阳井华逼下皇位，欧阳耀华得知后便是恼怒不已，不慎动了胎气，其后一直不是很稳定。直到白离失守，这一直小心翼翼保护着的孩子终究是没了。

自从白离国被冥门攻下，风若情便将那里的事务权权交予殇处理，而对于这些杂碎的小事，她也并未让人事事向其报备，这九皇子流产之事自是也不在她的关心范围之内。

傲云同情的看着九皇子，在闻人秋说话的同事，他眼中的痛苦与伤痛，尽入他眼。自进屋后，九皇子便未开口，性情变化之大，叫他都感到错愕。想是这个孩子对他的打击，真的太大太大，大到叫他失却了一切继续争斗的决心。

其实老天对他还是眷顾的，傲云回忆着。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他孤苦的活在祁府深苑，却是在其后让其得到了补偿，而九皇子，那十几年的辉煌却是用一辈子来偿还。

“这一次你们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其实，若情已是猜出一些原因。既然是欧阳耀华主动要求前来，那定是与他的爹娘有关。

“风若情，我要见我的父君，我要与他在一起。”欧阳耀华主动抬头，定定地注视着风若情，目光中带着企求。如若可以，他也不想让这样的自己出现在她的面前，可是，他真的不能放下疼爱自己的父君，如今白离国与西盟国皆是被破，孩子也没了，他便更没有继续留在白离的理由。他的后半生，要为自己、为父君而活，他要留在父君的身边，一直陪伴着他。

“那你呢？”欧阳耀华是西盟国的九皇子，自是有理由回到这里。风若情并不想做一个暴戾的统治者，也并不想赶尽杀绝，对于他的请求，她可以应允。可是闻人秋，她有什么打算，是继续老实地回到白离国，还是……

“我要陪在他身边。”虽然她们的婚姻从一开始便不单纯，耀华也并未真正地爱过她，可无论如何，耀华都是她的夫君，是被她拖入这浑水的，她不想背弃，她认定他是自己的夫君，便会一直照顾他，一直努力的爱着他。

在风若情的应允下，闻人秋与欧阳耀华二人很快被安排见了凤君，听下人回报，欧阳耀华在见到自己的父君后，大哭了一场，之后倒是渐渐变得会说会笑，而闻人秋对他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自己父君的关爱，以及闻人秋的疼爱，他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吧。

“不知九皇子何时才能看到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大皇女。”

“他会看到的。”风若情相信，闻人秋的付出定会有回报，而欧阳耀华也定会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若情，曾经我一度哀怨着自己的人生，可今日才发觉，我竟是最幸福的那一个。”虽然老天没有给他华丽的外表以及亲情的关怀，却是给了他爱他的妻主，给了他一对精灵般的孩子。相较于自己失去的，他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满意于他的说辞，若情一把将他抱起，压在床上：“可是，这些日子，我却非常的不‘性’福呢，你要怎么补偿我？”之前在冥门，有那两个小萝卜头在，傲云完全被霸占；而这一路，傲云因与她怄气，也是

在夜晚背对她而眠；到达西盟国后，又碰上闻人秋与九皇子之事，她真的快要成仙了。

说完，不同于以往的慢条斯理，风若情忍耐了多日的欲求全部宣泄出来，她直接用利齿咬上傲云的里衣，使劲地撕扯着，便得异常野蛮。她的双手，也在撕咬的同时，在她半裸的上身，肆意地游走着。

傲云轻哼出声，难耐的叫出声，扭动的身躯使得他的身躯显得更加诱人，引诱的若情眼中的欲求更加旺盛。

风若情熟练地将他的衣物褪下，让他迷人的身躯彻底的展露在自己的眼前，若情压上他的身子，将他压进被褥中，娇羞的傲云紧张的喘息着，无措地看着她，此时的傲云便像是一道上好的佳肴，等待着若情的细细书尝。

寂静的夜晚，富丽堂皇的房间内，在这柔软舒服的大床上，两人含情对视，两人的喘息以及心跳声显得异常清晰。

若情倾下身子，两人的身体交缠着，为这漆黑的夜晚点上最五彩斑斓的一笔色彩。

故人来扰

风若情成为冥门少主的事情，西盟国虽暗自对百姓加以隐瞒，却也在有心人的渲染之下，在民间私下流传。提到风若情这个名字，人们不免浮想翩翩。

以往的风二小姐软弱到无能，只剩下那绝世的容貌可以示人，而如今她却在短短年载便统一了其他三国，在这片大陆建立了霸主的地位。前后如此大的反差，直叫人们惊叹不已。

而这一次，西盟战败，冥门少主风若情竟然带着自己的少君亲自前来，这叫失国的百姓少了份伤痛，对这已经被批上一层神秘面纱的风若情充满了探知的渴望。可风若情却从未在西盟宫外露过面，这叫等候多时的人失望不已。

而在西盟宫中的风若情，在众人想象之中，接收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应该是忙碌不已，可如若给她们瞧见，轻风徐徐的午后，那庭院

中丰盛的点心以及两人惬意的情景，怕是会叫她们错愕不已吧。

可按照风若情的话说，“这难道能怪她不负责任吗？实在是冥门之中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实在是太多，多到无需她亲自出马罢了。”而她决定前来西盟，本就不是为了操劳，而是为了没有两个小萝卜头打扰的、甜蜜二人世界。

这些日子的软硬皆施，已经是叫祁傲云彻底的卸甲投降，心底是浓浓的幸福与感动，可表面上还是要装装样子。

本以为像风若情这般强势的女子，不会有如此柔情蜜意的时刻，可谁能想到……

只见风若情拿过盘中的虾子，剥去虾壳，将剥好的虾肉放在傲云面前的盘中，丝毫没有因为身后站着的小厮而感到任何的不自在，动作自然而又流利。

“我自己会剥。”傲云红的脸，都不敢转头去看身后小厮那别具深意的笑容，慢慢地凑到风若情的耳边，小声地说着。

可风若情偏不理会，将剥过虾子的手放入口中，轻轻地舔食着指尖的美味，目光如炬般，望向身后的小厮，直瞧得她们心里发毛。

“少主，我们先退下了。”其中一名小厮硬着头皮，上前顺着风若情的意往下说，随即逃命似的带着一干人等纷纷退下。

“现在没有关系了。”神情无辜地瞅着傲云，直叫他无可奈何。抓起傲云盘中的虾肉便放入他的口中，好不甜蜜。

“少主……”磨蹭了一会儿，一旁的小厮终于低垂着头，冒死上前，她甚至不敢看风若情那冒火的双眼，“宫外风家人嚷着要见少主您。”

“风家人？”皱着眉头，风若情与傲云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是……少主的母亲……”

“轰出去。”风尚利？当风若蓝败在她手中，伤了容颜之后，风家便一落千丈，加上厉王的反叛，她们更是没有了任何翻身的机会，如

今也只能算是一个落魄的小贵族。而今欧阳一族彻底灭亡，她们风家怕是连这个小贵族的地位也要不保了吧。

直到这时，直到可以从她身上获取利益的时候，才会想到，还有她这个女儿的存在吗?

况且，她什么时候承认那个老太婆是她母亲了？真没想到，这风家人还真的是厚颜无耻，竟然胆敢有脸面找上门来，想要认她这个被撵出门好久的二女儿。

她是该感到羞愧呢，还是该感到无比荣幸，然后带着感激的笑容随着她们重新入风家大门?

真的是天大的笑话！

“她们待在宫门外，不肯离开，还哭嚷着说少主您……”有些吞吞吐吐，想起宫外那群胡搅蛮缠的几个人，小厮带着些不安，带着些愤恨。

“还说了什么？”虽然已经能够猜到是什么，却依旧擒着完美的笑容，让小厮继续说下去。这种寻求彻底的失望，似乎是想让沉寂在心底，不属于她的渴望彻底打碎，让心底那对亲情最后的一丝牵挂扯断。

“她们到处宣扬，说少主您六亲不认，连亲生母亲以及姐姐都弃之门外；还说您身为西盟人，却做了叛国之事，为风家蒙羞，如今已经引起不少西盟百姓的愤慨。”

为风家蒙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认她这个为风家蒙羞之人呢？怕是她们的目的不是求着认她，而是威胁她主动回风家吧。

就这样为了目的，在百姓之中败坏她的名声，这样的女人，有何资格做她风若情的母亲?

傲云在一旁，以极具关切的目光注视着风若情，本以为她们之间距离很远，可这一刻，风若情脸上不自觉中流露的孤独与失望，竟是那么的波动他的心弦，与之前在祁家后院的他是多么相像啊。

原来，自己与若情，一直都同一类人，一直都是渴望着亲情与温情的可怜人，一直都是伪装着自己脆弱的内心，只不过，自己用的是傻气，而若情用的是对万物的冷淡。

“傲云，我想，也该带你拜会拜会我亲爱的‘母亲’了。”之前迎娶祁傲云入门，她已经被撵出了风家大门，傲云自是没有正式拜见过风尚利等人，今日，既然她们主要前来，那就让傲云见见，她的家人到底是怎么个厚颜无耻。

傲云走到她的身旁，抓住若情的手，彻骨的冰凉、深深的愤怒从若情手心传来过来，让他感到无比的心疼：“我会一直陪着你，还有傲繁与云满，都会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轻柔的嗓音，如柔柳轻拂，抚过风若情的心湖，泛起一阵阵的涟漪。

是啊，她已经有了傲云，以及那两个“烦人”的小萝卜头，她其实已经拥有了她一直所期盼的东西，她没有什么可失望的。

明白傲云的心意，重重的回握住傲云伸过来的手，回视坚定的一笑，笑意中包含了一切深情与承诺。虽然若情的力道叫他感到些生疼，可他依旧维持着脸上笑容，维持着这份坚定的信仰。

～

来到宫外，虽然有众人侍卫把守，可侍卫身后却依旧围绕的左三层右三层前来围观的百姓，见到风若情携带着自己的夫君出来，惊呼声四起。

“祁家那个丑男？还没被休啊……”

“听闻风若情将她的夫君宠上了天，莫非就是指这个祁家大少？”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将傲云拥入怀中，想用行动遮住她们的议论。

感受到风若情身体肌肉的紧绷，以及体内的真气流动，傲云便知，她是真的动了气，而这些人如若再继续这么说下去，怕是一会儿连性命都不保了罢。

单手环着她的腰际，想要阻止她的暴动：“我没有关系的，无论别人怎么说，只要我自己明白，我们之间并非是因为容貌而牵扯在一起，而是因为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便足够了。”一直以来，如若以长相来论，风若情与他怎么也不会牵扯到一起，这一切都是天命，是上天为弥补彼此的缺失，而特意做的安排。

她们之间的感情，是别人所无法体会与理解的，她们自己明白便足够了。

四处窜动的真气渐渐平息，风若情回首看着这场躁动的源头，那凄凄哎哎的风尚利一家，就连那毁了容貌、脸上攀爬着一条长龙的风若蓝，也带着不甘与愤恨的目光紧紧的盯着她。

风若情看向她们的目光中带着深深的厌恶，眼神凌厉而又森冷，而风尚厉与蓝玉洁似乎也感受到了风若情对她们的鄙视与厌恶，只觉一阵惊颤动，一股寒意从脚升到头顶，完全被风若情的气势所惊吓到，忘记了之前的苦闹，就这么傻子般的楞在一旁。

风若情首先回过神来，暗中捏了自己的父亲一把，蓝玉洁回过神来，冲着风若情转动着眼球，稍许眼睛里雾水遮盖，使得他看起来更是楚楚可怜，“若情，就算之前你对风家有什么误会，可风家毕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怎么能够如此的忘恩负义？”哭诉完还用衣袖将眼角擦拭了几番，引起围观之人更大的愤怒。

“妹妹，我不怪你之前对我暗下杀手。”风若蓝站出来，主动将当时的那一战，风若情的胜利说成是“暗下杀手”，“可是，希望你能知错能改，早日将西盟国还回来……”

“还回来？”

到嘴的肥羊岂有吐出来之理?

而对于风若蓝这个难得的天才……

“看来，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还想在脸上来个一刀，也好来个映衬。”仿佛盯上了一个猎物，风若情含着浅笑打量着风若蓝的面颊，直看得风若蓝心中发毛。

风若蓝急忙遮挡住自己没有受伤的那边脸。前些年与风若情的那一战，使得她颜面尽失，不仅失去了京都第一武学的天才称号，更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到了自己那个一直表现平平的妹妹身上。

这样的羞辱，真的是让她对风若情的恨意升至到了极点。

“妹妹，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毕竟是姐妹。”相信在那么多人的面前，风若情定不会卤莽行事，在这些人面前动手，再怎么讨厌，她也得装装样子，好平复民心。

可她有一点没有想到，那便是风若情从来不是一个会被礼所约束的人，也不会为了那些无关紧要之人，改变自己想法与行动的人。

风若情只一抬手间，风若蓝便被一狠诡异的冷风，重重地甩在一旁。

“啊……”一声痛呼，再抬首，蓝玉洁差点晕了过去。只见自己寄予全部希望的宝贝女儿，在失了帝宠之后，便没了任何出头的机会。如今，难道连她唯一完好的半边脸也彻底毁了吗？

只见鲜血从面部不断地溢出，顺着风若蓝的面颊留到下颚，长长的一道，正好与另一边的伤疤相对称，极具特色。

“蓝，蓝儿……”

风若蓝似乎此时才感觉到面部所传来的刺痛，感受到脸上的湿润，颤抖着手抚上自己的面颊，入眼的则是一片腥红。

不敢置信地看着风若情，“你……”她不敢相信，风若情便如此的不惧怕百姓的非议，不在乎自己的威望？

“你这个小蹄子，竟然对你的姐姐痛下杀手！”已经呆楞的风尚利怒斥着一脸无谓的风若情，她完全忘记了，她已经没有了任何立场站在这里，教训风若情。

“记住，你没有资格站在这里，以这样的口气同我说话，我是冥门少主，是这片大陆的统治者，而你——什么都不是。”将食指放在眼前，轻轻左右晃动着，嘴角的笑意邪魅而又醉人心扉，“亲爱的‘姐姐’，这就当是我给你的见面礼，这辈子，你就好好的珍藏吧。”

这道遍布面部的伤疤，怕是这辈子，也无法消除了吧。对风若蓝这样一个极其爱面子的人来说，这样的惩罚，才是最重吧。

“你，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母亲的吗？你这个逆女！大家来评评理，身为风家人，身为西盟的祖孙，竟然帮衬着冥门，这样的人，是我们西盟永远的敌人。”

身旁百姓躁动，蓝玉洁已是完全拿捏住了西盟百姓的心理，促使着她们而自己出头。

被冥门的侍卫拦阻在身后的百姓也开始挣扎着想要冲上前，向这个叛国之人讨个说法，一时之间，场面有着一度的混乱，而在这混乱中，傲云紧紧握着风若情的手，给予她支持，无论她做什么决定，自己都会一直陪伴着她，到最后。

忽然，一阵忽如其来的飓风席卷而来，卷起阵阵沙石，迷住了众人的眼睛，待万物平静下来后，人们皆静了下来，万分惊恐地看向站于中心的风若情，只见其扬起一手，轻轻摆动，随即缓慢地将手放置于身后。

“归顺冥门之人，皆免去三年的税务；而如若有任何歪心思，只有死路一条。”

谁都明白，风若情这是在先威胁，再加以恩泽，可即使知道，也没有几个人敢出声反驳，谁不想有个活路，且免税三年对她们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而几个依旧想要冲出来的人，立刻被身旁的侍卫毙杀于宫外。

受此惊吓，聚集的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下宫门的风家人。

“你们是要继续留在这儿，还是要我送你们离开？”这是她最大的退让，要么她们自动消失在自己的面前，要么便死在她的手中。

风尚利带着自己的夫君、与女儿，神情复杂的瞅了傲云一眼，便也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这便是我的亲人。”冷哼了一声，风若情与傲云望着那远远离去的几道背影，心底无比的平静。

可傲云却扯开唇角，笑了起来，“你不会杀她们的。”

“恩？”

“因为，你的眼睛中没有杀气。”如今，两人之间的了解已经无需过多的言语，便可相互猜透对方的心思，风若情刚刚虽然嘴上不绕人，却是对她们已经是处处留情了，否则她们也不会留着自己的命，风光到现在。

“她们，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她们已经无法激起我任何的心痛与恼怒了，杀了她们只会污了我的手。”从这一刻起，对她来说，风家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陌生，没有了之前淡淡的不平静。

从这一刻起，她，异世的一缕幽魂，便彻底的侵入到这具身体，毫无缝隙。

为爱容忍

经过这一波闹剧，西盟国的百姓对风若情对了份畏惧，风若蓝还未动手便再次落败，更彰显了风若情的深不可测，几个心胸澎湃之人出头后，皆是落得一刀毙命的下场后，再无人敢不要命的前来挑衅，且得到三年不上缴纳税的好处，反抗的意识更是弱了下来。

而自风尚利与风若蓝等人回到风家那败落的府宅后，四处宣扬风若情的残忍与嗜血无情，风若情六亲不认、冷血的形象瞬间在西盟百姓心目中建立起来。比起之前厉王的好色冷酷，更是叫人不敢贸然得罪，皆是远远观望。

任谁形象受到如此大的损害，都会气愤难当，可风若情却是只说了句“好”。

如今冥门刚刚将西盟纳入囊中，并不是实施仁政的时候。在这当头，只能以武力与恐吓才能震慑住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的“正义军”，有她这个恶名远扬，也为她们冥门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而风家，因其自身本就对她们没有任何的感情，所以可以如此的决绝，可傲云不同，他毕竟在祁家生活了二十几年，虽然不受重视，

却也或多或少有了丝感情存在。虽然傲云不主动向她提起，可风若情知道他隐藏在内心的担忧与关心。

她没有任何的立场与理由，让傲云为她切断血缘的亲情，这样的选择与放弃显得她太过霸道，也使得傲云在这份感情中太过被动。

“祁家最近怎么样？”瞒着傲云，私下让身边的暗卫去打探祁家人的消息。

自祁葆杰暗中对芙伶下毒，被厉王无情处死后，祁家便以极其诡异的速度损耗着，前段时间盛传祁家败落，一家人已是被驱逐，没了消息。

风若情知道，这也定是与厉王脱不了干系。像厉王那般爱恨分明的女子，对待芙伶的爱定是深入骨髓，同样的，对于伤害到芙伶的人，定也是恨之入骨。祁家算是彻底败在了无知的祁葆杰身上。

“祁樊谷带着梁思等人，随着流民到了城外，很是落魄。”暗卫这样说，已是有些保守。这断时间，两国的对立与战争，百姓受到极大的冲击。而祁家更是因其背后的“有心人”，而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将她们接到京都，找个院落安置下来吧。”她一向不是什么心软之人，这已经是她对待不喜欢的人，最好的安排。

暗卫办事的能力一向利落，仅仅三日，安置妥当的消息便传回宫中，祁家剩余的人已被全部安排住进了京都城西的一座不大的院落中，虽然不及以前的祁家富贵奢华，却相较于前些日子的流离失所，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波弄着手边的香玉，沉默稍许，“带少君去院落看看她们吧。”很想傲云的心，不再塞进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可她却是清楚的知道，这些过往无法彻底的清除，她可以对任何人耍手段、使狠计，却无法对傲云欺瞒半分。

她不会以爱情为名义，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夫君一切事务，来强制的排除掉他身边一切自己所不喜欢的人与物，她要的爱是光明磊落，落落大方的。

是以，为了傲云，她可以容忍祁家这群惹人烦的蚊虫在自己眼底晃悠。

～

傲云则是在若情神秘的笑容中，随着暗卫去办所谓重要的事。直到她被带到一座简朴却雅致的庭院后，暗卫便恭敬地站于他的身后，等待着他的踏入。

“这是哪儿？”满脑的疑云，止不住疑惑转头问着身后的人。可她们并未明说，闪过与临行时若情同样别具深意的笑容，“少君进去便知道了。”

知道从这些嘴硬的暗卫口中探不出什么，便也不再勉强，直接推开门率先踏了进去。

当他看见迎面走来的沧桑的女人后，错愕、惊喜以及感动等复杂的情绪同时涌上胸口，原来这几日若情忙碌不已，便是在做这件事情。她知道自己的担忧，也知道自己无法说出口的请求，她竟然是这样一个体贴入微的妻主，而这样的体贴入微竟然是只为了他。

“你是……傲云？”此时的傲云身后跟随着两名铿锵孔武的女子，三人皆是穿着上好的锦罗绸缎，虽只是极为简单的样式，却遮掩不住几人脱俗的气质，而走在前面的男子，浑身散发着一股贵主的气质，叫人心生卑微。

如若不是那有些独特的长相，祁樊谷几乎不敢想象，这便是她那丑陋不堪、被自己忽视多时的长子。

“娘。”这一声“娘”似是好久以前才叫过，事隔那么久，已是有些生疏与陌生。

“是你找人带我们来到这里的？”祁樊谷毕竟曾经是西盟的首富，头脑也属机警聪慧，这几日的经历太过奇特，无缘无故的来了一伙人，给她们银子给她们安排住所，甚至给她们找了几名服侍的小厮，这样好的事，就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叫她感到难以置信与不安。可

即使是不安，她也不想再回头，去过那种有一顿、没一顿的凄苦日子。

“你真的是冥门的少君？”当得知风若情竟然当上了冥门少主，想着以自己那儿子的容貌，定是没有希望保住自己正君的宝座，便也没将希望放在他的身上。没有想到啊，真是没有想到，傲云竟然比葆杰那孩子还要出息、还要有心计。

在她看来，能够当上冥门少君的宝座，且让风若情那样的女子如此重视，定是耍了些小手段，用了些计谋。

自己的这个大儿子，果真是没有白白养他二十几年啊！

“既然你是冥门的少君，那便定有办法帮助我们祁家重振旗鼓，还有帮你弟弟向那厉王报仇！”贪婪的目光直瞧得傲云心中不甚舒服，直接的话语叫傲云不禁心生凄凉。

那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却没有一丝的关怀，有的只有财势与贪欲。

“少君，少主说了，一切皆听从少君的吩咐。”就在傲云沉默之际，身旁的暗卫轻声向他传达着少主的意思，也便是说，只要他高兴，即便是帮助祁樊谷重建商业，她也并不反对。

而这是这一句，将傲云心底的混乱彻底播正。

为了若情，也为了冥门，他不能再这么一意孤行下去，让祁家住在这里，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他不该再有其他任何的想法。祁家未来如何，并非是由他一个人来决定的。

放下肩上的这份重任，他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

“娘，其他的事情你别多想了，你们便住在这里，如若有需要，会有人安排。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他要学会拒绝别人不切实际的要求，他要变得更为果断与决绝。只有这样，才能在冥门这个大家庭中，让人敬畏，做一个能够与若情并肩而行的男子。

祁樊谷虽然不满，可想要上前的脚步硬是被傲云身后两名女子那凶恶的神情所惊吓到，乖乖地退后。这亲生的母子没了亲情，只有贪

婪，那么，傲云也不会有任何的舍不得，而选择舍身离去。

祁樊谷虽然不满以及气恨，却也无可奈何，难道要它带着思儿，过着那样凄苦的生活？如今，也只有暂时住下，以后再想办法翻身了。

～

“若情，谢谢你。”刚一回到冥门，已是夜幕初垂，傲云便甩开步伐，冲回自己的房屋。而此时，若情坐于烛台前，翻阅着手中的来折。傲云扯起笑容，本是积聚了一路的话语，等到真正见到了她，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得冲着她叫道着最简单的感谢。

不仅感谢她对自己娘亲的关照，更感谢她一直以来对他的关怀与体贴，感谢她从未舍弃过自己，用最真挚的情感来包容他，让他成为这片大陆上最为幸福的男人。

风若情并不推搪，对于傲云的道谢，也只是抿唇一笑，全部接受。

“既然感谢我，那便用你的一生来感谢。”这一世，她认定了他为自己的夫君，那么便是一生一世，中途之中，她决计不会允许他有任何想要逃脱的念头，“而我，定会给你幸福的感觉。”

“好。”风若情如此直白的承诺与表白，再次叫傲云感到晕眩，巨大的幸福感与冲击同时袭来，叫他无法拒绝她的任何请求。

他已经完全爱上了她，如若要他离开，他定会生不如死吧。

“回去之后，必须以我为重，那两个小萝卜头必须排在我身后。”孩子般嘟哝着不满，叫祁傲云忍俊不禁，这么大的人，竟然还像个孩子般争风吃醋，尤其还是同自己的孩子，真是叫人没有办法。

“连傲繁、云满的醋你也要吃吗？”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自是当作命一般来照顾，而若情的名字也已经刻在她的心底，手心手背皆是肉，还真的叫他无法排出个一二，若情还真是给他出了道难题。

“恩，你到底答不答应？”耍起赖来的若情，自是有一股平时所没有的娇气可爱。

傲云闪过一抹笑，走上前，将若情拉至床边，为其体贴地褪下衣衫，唇贴上若情的双唇，随即转到她的背后，顺着她那无暇的美背吻下去，温柔地轻吻，若情抑制着满身心的舒适，感受着由背部传来的热气与濡湿，感觉自己已经被抛入到水深火热的境地。

风若情危险地眯起眼睛，他勾起唇露出邪魅的笑，反身拉过他压于身下：“这可是你自找的。”

迫不及待地压下身子，火热的月夜刚刚开始……

异世情缘

深夜，一道道银亮刺眼的闪电张牙舞爪地穿透云层，暗夜的空中漆黑的一片，黑中的一阵阵亮光发出耀眼却又叫人心生恐惧的可怕光芒。

“爹……”

“爹，开门啊爹……”

两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在屋外响起，伴随着“咚咚”的敲门声。

哀叹一句，风若情放弃了唇下的美味，翻身套上外衫，将门猛得拉开，瞪着这两个有事没事经常半夜找来的小家伙。

只见两个只到她腰部的小萝卜头，长着极其相似的面孔，两双眼睛像受惊的小鹿般楚楚可怜，粉嫩的小脸蛋上肉肉的腮帮鼓起，极其惹人疼惜的模样。加上她们那像极了若情的精致小脸蛋，更是让人见了忍不住想要上前揉捏一番。

可这几年，已经是彻底了解了她们本性的风若情，则是对她们这副“小面具”彻底的免疫了。就是这个面孔，使得她们俩兄妹得到冥门上下所有人的宠爱，在她的眼皮底下兴风作浪也没有人向她汇报；也就是这个面孔，霸占了她与傲云的大床数年，横在她们夫妻之间叫她不得为所欲为。

直到前几日，这俩兄妹才被她强行遣送到旁边的房间，本以为这样，她便可以与傲云在毫无影响的氛围下继续过她们的二人小世界。可安宁的日子终究是不易啊，每天夜里，这两个小恶魔总会有各种理由来打扰她们的清净。上一次是做了噩梦，上上一次是身体不舒服，再上上上一次听到窗户外有“呼啦呼啦”的声响，不敢入睡……

这一次，不用猜，她也知道她们能说出什么样的理由，继续让傲云心疼不已，继而收留她们继续待在这个房屋里。

直接越过她这个做娘啊，两人直接奔到床边，将小鞋子一蹬，便硬挤上了床，一边一个将傲云抱住：“爹，好可怕，外面雷雷好可怕！”

“恩恩，云满也怕怕……云满要跟爹爹睡……”

边说着，两人还边将小脸蛋朝着傲云的肩窝窝里挤去，如受惊过度的小白兔，寻求着保护。这可把疼子、疼女过度的傲云激的父爱泛滥，直满脸柔情地一手环抱着一个，轻拍着她们的小小背部，给她们压压惊。

企求的目光伸向若情，傲云有些不好意思道：“今夜，外面的确吓人了些，她们也不过才四岁，便让她们在这睡吧。”

风若情的脸色瞬间变得血绿，她仿佛透过那半遮的裘被，看见那两个插着黑色翅膀的小恶魔，在得意的冲着她笑，那脸蛋上，哪有一丝一毫的惊恐与害怕?

的确是她风若情的孩子啊，同她一般诡诈与善变，也同样喜欢缠着同一个男人。想来，这傲云还真是她们母女的克星。

挤上床，一把揪住云满扔到床的里面，虽然是自己的儿子，可她依旧觉得他黏糊在傲云的怀中，那一幕是异常的刺眼。

云满不满地盯着自己那神色可怕的娘亲，那神色仿佛是他只要说一句不满，便会被丢下床去。小云满嘟哝着小嘴巴，挪了挪肥嘟嘟的小身子，往床边移了移。

他才不要和娘亲睡一块儿。

看着被四人挤得满满的一张床，若情盘算着，想来是要找个木匠再打造一个豪华大床，怕是才能容纳下她们这一大家子。

～

“傲云，厉王与芙伶出现在西部边境，我们是不是该去拜访拜访老朋友？”便在冥门统一的第二年，她们便带着冥门全部迁徙到了西盟国建都，已经是四年过去了，经历前三年的政策，本有些反心的百姓也因安定的生活而失了“雄心”，局势渐渐安定，冥门正式成为这片大陆的霸主。

如今的冥门，已是完全进入正常的轨道，即便她暂时不在，也不会出任何的问题。而这四年，与那两个小家伙的斗智斗勇，也颇叫她无奈，如今就连想将那两个小萝卜头扔到别的房间也是甚为困难，现在趁她们不在意，将傲云拐出去，是最好的解脱那两个小萝卜头的方法。

而以傲云一直牵挂的芙伶为借口，则是最好的说辞。果然，听闻有了芙伶的消息，傲云不疑有他，直接应下了这次的远行。

当离开宫中之时，两个小家伙才从烈的口中得知自己的爹爹被拐走，皆是握紧着小拳头，小嘴巴中抱怨着这个小气而又恶毒的娘亲。也只有抱着各自的小抱被，相互取暖了。

而若情与傲云坐着精心布置的华丽马车，走着景色最为雅致的路线，闻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许久不曾享受过的自在与安静。果然，没有了两个小家伙整日在耳边唧唧喳喳，真的是舒适很多啊。

“还有多久才能见到芙伶？”傲云心中可是急的要命。之前芙伶在冥门中养胎时，他们便成了莫逆之交，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自从他产下芙非、被厉王接走后，便再无他二人的消息，虽然他也要若情打听过，却是迟迟没有消息，想是这厉王故意隐瞒了踪迹，不想叫任何人找到她们。

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他怎么可以错过。

“也就这几日吧。”因为选择了一些繁华的官道来行走，这一路的游玩也费去了不少的时日，这一路边走边玩已是花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断传递来的消息显示厉王与芙伶二人一直待在边城没有离开，怕也是故意在等侯着某些人的到来吧。

当若情与傲云进了边境城门，边立即有人来接待，引领着她们来到住处。

稍作休息整理后，问清厉王的落脚地后，若情便带着心急如焚的傲云一同前往。

如今已经没有了国与国之间的分别，这边境中，之前两国的人已经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虽说这里属于曾经西盟的领域，可这里的百姓也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兽用的毛皮，甚至一些房屋的建造也偏向于白离国的特色，有些白离国特有的风情。

两国人民经过了四年的交融，也消除了一些防备与陌生，渐渐生活在一起。

这一路上，百姓对这忽然到来、叫人无法忽视的两人感到好奇，皆是纷纷回头看向她们，尤其是那走在左侧的女子，姿容更是叫她们移不开目光，眼睛紧紧地随着她们而移动。

“最近我们这里似乎来不了不少美人……”

“是啊，今天这个女子似乎比前些日子出现的那人还要更美些……”

若情与傲云武功皆是不弱，一旁的窃窃私语自是逃不过两人的耳朵。极有默契的一个对视。

前些日子出现的，那定是厉王与芙伶了吧。想着不久便可以见到她们，两人皆是感慨万分，充满期待。

来到一座酒楼，与傲云选择了隐蔽的一个角落坐下，等候着那个即将出现的人。

“喝！”一声豪迈，吸引了酒楼中不少人的目光，只见一身着军服的粗犷、满脸通红的女子端着酒杯，伸向对面同样身着军服的几名女

子，“想我在这军中乃是战功辉煌，无人能敌。总有一日，我定可入那冥门，见一见传闻中的少主。”

“是，是。”其他几名女子连声附和着，一个仰头，便将手中的酒水全部饮下。

“人人皆传，我们的少主如若是个男子，定能当个名副其实的乱世祸水。我便不信，这世间能有如此貌美又有能力，这么完美的人，那岂不是妖精。”

“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理由那么拼命啊？”一旁的人哈哈大笑起来，就连周围的看客也是发出会意的笑声。就连若情的身旁也是传来极力压抑的轻咳声，只见傲云憋红的脸，用手掩住嘴巴，却是隐不住那眉眼中的笑意。

风若情终于知道哭笑不得是何种感觉，没想到她的大名已经以这样的方式传遍了这片大陆，女版的“乱世祸水”，亏这些人能想得出来，莫非这些拼死命表现的士兵，不是为了高升而想挤入冥门京都，而都是为了见她这个“祸水”一面？

她真的不知该作何反应了。

“真没想到，冥门少主还有这样的魅力。”带着调侃、带着浓浓的笑意。

猛然转过头去，看着站在离她们不远处的一男一女，以及男子手中牵着的明眸皓齿的小女孩。小女孩眨巴着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她们，随即小指头指向风若情：“爹爹，那个漂亮姐姐，就是她们说的水水吗？”

童言无忌，一个年仅四岁的小女孩的话对风若情来说，更具杀伤力，只见她的脸都变青了，却又无可奈何。

“芙伶。”傲云趁着若情发彪之前忙起身迎向她们，蹲下身子，看着那眉眼间极其可爱的小女孩，“这是小芙非吗？”

“恩。”点着那不大的小脑袋，伸出四根小指头，“非儿已经四岁了。”那可爱的模样，直叫傲云将她抱入怀中，舍不得放手。

“风若情，你的速度还真是慢。”厉王瞅着她，故意放出她与芙伶的行踪，便是为了引她前来，可不想，这一等便是月余。

“怎么，等不急了？”若情意味深长地看了她身旁的芙伶一眼，而这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叫傲云不明所以的回头看着她，见若情不语，随即又转向芙伶。

芙伶有些面色潮红的朝着厉王身旁靠了靠，将手抚向自己的腹部。

似是想通了什么，傲云惊叹道：“你……你有了……”

“恩，已经一个月多了。”芙伶有些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神情中有着浓浓的幸福，看来这些日子，他跟随着厉王，的确过得很好，傲云便也彻底放下心来。

“其实厉琼知道我很想念你与少主，便想让我回冥门安胎。”这四年来，厉琼带着他四处游玩，几乎游遍了这大山南北，他真的过得很开心，可离开了那么久，他真的很是思念冥门中的朋友，而这一次怀了身孕，一直与少主颇为不合的厉琼，竟也应允了让他回冥门养胎的念头。

听了这话，傲云可谓激动，急忙帮着她们收拾着行李，生怕那阴阳怪气的厉王改变主意。

当日夜里，看着枕边的夫君激动的不能入眠，风若情真的是为他们这两名男子的友谊而惊叹。

“既然睡不着，那我们便向她们看齐，也来怀个孩子玩玩吧。”虽然自从生了那两个小家伙之后，她便被迫减少了与自己夫君独处的机会，是以这几年她一直不想让傲云再生个宝宝来分散他剩余不多的注意力。

可今日见那芙伶怀了身孕后幸福的模样，便知男子从心底还是渴望着为自己心爱的女子生孩子的，说不定，让傲云再生一个孩子，那两个小家伙便可以将目标从傲云转移到这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身上。

越想，越是觉得自己这个想法甚好。

手直接探进傲云的里衣中，轻轻抚摩着他那光洁的肌肤，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躺卧在床上的傲云，此时的他已是完全的惊掉了，看着上方邪恶笑容的若情，他总觉得有种掉入陷阱的感觉。

若情目光灼热得像是火焰，贪婪地紧紧盯着他那等人采掬的迷人模样，随即以雷霆迅速地将两人的衣物褪去，低下头去轻咬着他的全身，惹得他发出激烈的喘息，双手无助地抓紧着身下的床单，头撇向一方，漆黑的长发披散在枕边，别具一番风情。

傲云以婉转的娇吟配合着若情的火热，久久的暧昧回荡在这带着凉意的房屋内，久久不愿散去，就像她们之间的感情，一直这么充满热情，一直延续到永远，永远……

命运的安排，两世的坎坷，造就了这异世的传奇爱情。两颗同样孤独的心互相温暖着对方，并获取着属于自己的温暖。

而这份温暖，定会如同那天边的彩霞，永远这么绚丽多彩、令人心生神往！

番外

耀华番外

自一出生，入眼的便是金碧辉煌的皇宫，身边萦绕的皆是以他马首是瞻的小厮，身着一身黄袍的儒雅女子便是他的母亲，而他的父亲也是位温柔美丽的男人，他自己便是所有人眼中的宝贝，捧在手中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在这后宫中，皇姐、皇妹们整日在师傅那学着功课，而同他一样的皇子也是习着礼仪，只有他，喜好捉弄宫中的小厮，甚至是母皇新纳入后宫的美人。

在这宫中，他俨然就是一个小霸王，说一不二，不买任何人的帐。而对于他平日里的一些恶作剧以及小心眼，母皇以及父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这样的他，竟然会在十岁那年，看上了一个光一样存在的女子——风若蓝。

那年的她风若蓝也就十七岁，早在之前她便闻名与西盟国内，

Chapter_10

人称天才。而深处宫中的他也是常常听起小官们私下里以崇拜的口吻谈论起她，说她五岁能书、八岁能武，这也使得自己对这个女子充满了好奇。

是以，在母皇举办的一场武斗宴席上，他偷偷地躲在一边。只见她面对宫中的两名高手依旧淡定且自信地笑着，以她一人之力轻松地扳倒宫中的两名高手，那落日的余晖洒落在她的身上，那俊美的容颜竟然让他晕眩了双眼，迷了神智。

这是除了母皇与父君，第一个叫他加以注视的人。当时心高气傲的他，便觉得，这样一个完美而优秀的女子，定是上天安排给他的妻主，也只有他这样尊贵的身份，才能配得上她。

当日，他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皇，母皇先是诧异的看着他，随即摸着他的脑袋，直夸他的眼好厉，听到母皇这样说，他便更是下定决心，要那风若蓝做自己的妻主。

这七年来，风若蓝周围所发生的一点一滴都有人会尽数转告于他，七年的时间，他让母皇将她的婚事拖着，便是为了等自己及笄之后，留为己用。

七年的时光很快便过去了，母皇宴请了所有高官，在那场宴席上，他见到了一名比风若蓝更为貌美的女子，所有的人目光全部越过风若蓝，投向了她身旁的那名女子，当然他也不例外，而当他知道这吸引了所有人目光的女子竟然是风若蓝那无能的妹妹后，便对她嗤之以鼻。

毕竟，像风若蓝这般才貌双全的女子，是世间少有。

那一日，他精心打扮着，一身绿色的丝质罗裙，一对灵动的双瞳，俏皮可爱，眼梢调皮地上翘着，眼睫毛一根根浓密得像扇子一般不停地扇动着。他邀请了风若蓝为他弹琴，让所有人都明白，他对风若蓝的誓在必得。

果然，那一日之后，对于他以及母皇的心思，所有人都心中明白。而他也是光明正大的让风若蓝入宫陪他，或者自己去风家看她。

在风家，他见到了一个谜一样的女子——风若情。人人皆言，她懦弱无能，在风家毫无地位，可这样一个女子，却总在有意无意之间惹得他暴跳如雷，让他生气却又忍不住想要靠近。甚至到之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住地往风家跑，是为了见风若蓝，还是见她……

要说风若蓝，她的确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对待她的两名侍君，也是极尽维护，这叫他万分气闷，想他堂堂身份高贵的皇子，怎么能与这样的男子相提并论？是以，他常常会冲着风若蓝发着小脾气，可即便如此，她也会尽量不与自己发生正面的冲突。

直到诺巧怀了身孕……

他不知道之后怎么会发生那一系列事情，诺巧在自己的面前流了孩子，随即风家人冲在房门口，看着他的眼中充满了斥责与厌恶，就连风若蓝也是直接抱起诺巧，未对他施舍一个目光。

诺巧的孩子流了，面对他的道歉，风若蓝以施舍者的角度侮辱了他，让他彻底失望。虽然风若蓝的确很优秀，却不值得他为她如此委屈。是以，他终于主动舍弃了自己七年以来一直的追求，放弃了与她的这段姻缘。

回到宫中，本以为会悲痛欲绝，可他的脑海中再会想起那淡然而又冷漠的绝世面孔，或许是那时的父君便看出了他一直不愿承认的心思，竟然让母皇为他与风若情赐了婚。

虽然他表面上有些怨母皇与父君不与他商量便做了主，心底却是溢不住的欣喜。

本以为他就会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与这个女子成婚，可之后白离国大皇女闻人秋的到来，以及风若情在宫中被捉到与一男子同床共眠，使得他与她彻底失了机会。

母皇为他与闻人秋赐婚，命其远嫁白离；而她，在被撵出家门之后，竟然向祁家丑少爷求亲。

他不服，他哪里出了错，他哪里比不上那个平民？

“除了皇子的身份，你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就是风若情给他的评价，的确，他这十七年来，除了不断地给人添麻烦，什么也没有做过。一直以来，母皇给他的爱，在这一刻让他感到怀疑，所有的人，都活得很真实，只有他一直在迷雾中走不出来。父君也为了他而进了冷宫，他的确该长大了。

去了风若情与祁傲云的婚礼，面对自己的挑衅，风若情给出了承诺，他的心一片一片地碎了，身旁安慰的声音，他全部听不见，只知道，这一刻，他就想这么睡去，永远不要再醒来。

原来，这就是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啊！

不久，他便随着闻人秋，去了白离国。

闻人秋虽然贵为白离国的大皇女，成为太女的呼声最高，可她却没有一丝的嚣张，她对自己很好，好到容易被他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好到他变得越来越霸道。

他是被权势放弃，是以他也想要体验一回手握权势的感觉。他开始回应闻人秋的关心，并在心存目的的情况下怀上了她的孩子。之后，面对他的野心，闻人秋只深深地注视了他一会，便无奈地笑了。

从那以后，白离国大皇女积极参与朝政，其他的皇女总是小错不断，更显得大皇女的沉稳利落。

只有他知道，闻人秋妥协了。

如若就这么下去，闻人秋定可以登基为皇，而他也定可以成为后宫之主，体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

而冥门的出现，使得一切都变了。闻人秋主动请缨前去求和，回来后，却告诉他一个叫他心惊的消息。那冥门的神秘少主，竟然便是一直被他埋在心底的——风若情。

他要强大给她看，他要报复她之前对他的舍弃。因此，他主动联络了母皇，让其出兵相助，可不久之后，西盟国政变，白离国失守，而他也在伤痛中动了胎气，流了孩子。

本以为他并不在乎这个与怀着目的怀上的孩子，可失去了他，却是从心底感到凄凉与无措，想起曾经的诺巧流掉的孩子，他哑然一笑，天定轮回，难道是想让他以自己的孩子来赔偿吗?

一夕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

闻人秋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依旧是那么温柔、体贴，而他依旧是无视她的付出。

年载，冥门统一了这片大陆，西盟国也被攻占。他想起他那可怜的父君，他要回去。

再次见到了风若情与祁傲云，风若情的眉眼间少了些锐利，多了丝柔情。想来，她是真的爱着她身旁的那名普通的男子吧。已经失去了所有争斗的勇气，他已是失去了一切的筹码，再见她时，竟然是觉得一直以来，她离自己都是如此的遥远，远到他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追上她的步伐。

闻人秋陪伴着自己回到了西盟，同他一起陪伴在父君的身边。

一年、两年、三年……

他身边总是有道温柔的声音提醒着他，天气凉了、该吃饭了……

终于有一日，他望向她，问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疑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笑了，第一次，他发现，她的笑容竟然是如此的温暖、叫人陶醉，“你是我的夫君，是我爱的男子，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爱?

“这便是爱，爱情不是都该轰轰烈烈的吗？”

见他如此迷糊的模样，闻人秋揉了揉他的头发，原来她的耀华同她一样，对爱情如此的单纯。自己一直以来，也认为自己对他只是怜惜与不舍，可这么些年的付出已经成了习惯，只有他能够勾起她的怜惜，也只有他能勾起自己的不舍。

是以，为了这份独一无二，她会一直陪在耀华的身边，就这么拉着他的手，一直走下去。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经历生死离别，也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轰轰烈烈才算完美，就像她们之间的这种习惯性的付出与接受，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爱情……

THE END

本文由久久小说下载网（www.txt99.com）下载，久久出品，必属精品。